武俠世界



$2.00

72

・特別介紹・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血鳳凰** 馮嘉・著



一隻血色珊瑚雕成的鳳凰，很好看，也有其術價值，但不太值錢，爲什麼有人要冒生命危險去奪取它？也許內中藏有值錢東西？但這鳳凰是空心的，內中一目了然……要知道箇中秘密，請留意本刊第37頁。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50.00
一年港幣$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57.00
一年港幣$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2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中元在長安天香樓上，炫露銀票，引來常昆與李愷爭相攀交，李中元着常往購宅第及僱請保鏢，同時答允李愷明日赴宴。有錢好辦事，不多久，常昆完成使命，引李往新購宅院，至是，李中元始才顯露他不尋常的武功，鎮懾了大風幫的大爺翁超，俯首聽命，李中元命他往聯絡長安城中另二幫派竹林、七虎的大爺，約時相晤，翁超欣然領命而去。翌日，李愷到來拜訪，親迎李中元到他府中，設宴欵待，李府宴會，設在第三進花廳之內，長安城中王家錢莊，共來了十個人，共分二桌——

日探天香院　夜闖威公府

五個眞正的大財東與李愷李中元自然坐在一桌。另外五位負實際責任的駐莊掌櫃，由雙城二老成奇郭偉陪坐在第二席。

身懷五百萬両銀票的主兒，在這五位財東眼裏，也有着非常的身價，大家對他都恭而敬之，諂而諛之。

李愷不是傻子，李中元也就不再裝作，在席上就掏出銀票，三一三十一，每家錢莊存了九十萬両銀票。

酒過三巡，外面忽然傳話進來，報道：「鶯鶯姑娘到！」

首先反應最强烈的，便是五大錢莊的東主，臉上現着驚佩之色一齊投目望着李愷。好像這位鶯鶯姑娘的來到，便給他們帶來了光榮似的。

李中元迎着環珮悅耳之聲望去，只覺眼前一花，幾乎一口氣給蹩住了。一位說多美就有多美的俏佳人，輕雲似的飄進了花廳。

大家臉上都堆滿了笑容，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李愷笑着迎上前去，從侍女手中接過那位鶯鶯姑娘，道：「鶯鶯姑娘這般賞臉，小生榮幸之下，更是感激不盡。」

鶯鶯姑娘微露貝齒，輕輕一笑，道：「公子有命，賤妾敢不前來伺候。」

李中元似乎被鶯鶯姑娘把魂魄都勾去了，鶯鶯姑娘人已到了席前他還兀自無覺。

李愷哈哈一笑，把李中元驚醒過來，道：「宗兄，鶯鶯姑娘有禮啦！」

李中元「啊！啊！」失措之下，鶯鶯姑娘已是萬福爲禮，發着銀鈴般的話聲，道：「公子萬安，賤妾有禮。」

李中元連連抱拳道：「不敢當，不敢當！」

李愷朗朗一笑道：「鶯鶯姑娘名滿長安，平日王公大人都輕易不得一見，今日居然芳駕親臨，都是你宗兄的面子啊！」

李中元這時已是窘得手足無措，又是一陣拱手道：「不敢當！不敢當！」他似乎除了「不敢當」三字之外，別的話都不會說了。

李愷笑着請鶯鶯姑娘與李中元坐了個肩併肩。

李中元對身邊人望也不敢再望一眼，其實這次他倒不是故意裝呆扮傻，因爲他實在缺乏這種場合的經驗，以致不知如何是好。

再加人類本能的激動，他這時心胸之中，已是掀起了滔天巨浪，使他不得不暗中吸了一口氣，做起內靜功夫來。

鶯鶯姑娘表現得不但文靜大方，而且更有着她那行業中缺少的高貴氣質，臉上掛着

適度的微笑，吐談之間，令人但覺其親切近人，而無輕佻浮薄之感。

李中元過去從來沒有機會訪問花街柳巷，但這位花中魁首，卻讓他觀念為之一新，慢慢的平靜了心潮。

酒宴沒有更進一步的高潮，始終保持着一種高雅的氣氛，顯見李愷不是窮兇極惡，張開了血盆大口，就想吞人的人。

席終人散之際，鶯鶯姑娘禮貌的萬福道：「賤妾落籍東大街，如蒙垂顧，不勝歡迎之至。」

李中元腦中留着鶯鶯姑娘這句話，回到自己的府第，心中便再也寧靜不下來。

第二天，李愷保持着相當的身份，沒有前來，他一個人無聊，卻忍不住想去看一看鶯鶯姑娘了。

他入境隨俗，換了一身光鮮的穿裝，看起來雖說不上風度翩翩，卻有着一種迥然不同流俗的氣質。

他沒有要常昆相陪，獨自一人找到了東大街，一座氣勢不凡的巨宅之前。

李中元最初心中還有點不敢相信，這裏會是鶯鶯姑娘所住的地方。

巨宅之前，大門兩分開敞着，從門外望去，只見門內迎面是一片花海，花海深處，散落地隱現着一些樓台亭閣。

但偶一抬頭，心中那點疑念，才完全消失了。

迎面門楣上，懸着一塊不甚大，但金碧輝煌的門牌，上面簡單地寫着三個字：「天香院」。

李中元心中暗想：長安天香樓是天下第一吃人的樓，這天香院當亦不例外了。

李中元鼓舞着自己，舉步跨門而入。

他人一跨入大門，立有一名長衫漢子迎着一禮問道：「請問公子要上那一院，小的好替公子領路。」

李中元怔道：「你們院裏還有院。」

那漢子道：「本院內外分三宮六院，各有不同的身……。」下面一個「份」字留在口中轉了一轉，沒有說出來。

李中元窘窒了一下，道：「本公子不知什麼院，你帶我去見鶯鶯姑娘就是。」

那漢子微微一猶疑，再次打量了李中元一眼，勉強的點頭道：「鶯鶯姑娘住在『蟾桂宮』，小的為公子領路。」轉身帶着李中元向花樹叢中走去。

李中元隨在那漢子身後，一路經過了不少樓台亭閣，最後到了一座銀白色的精舍之前，停在月門之外。

這時，那漢子高揚着嗓子大叫一聲，道：「鶯鶯姑娘有客。」

月門開來，現出二位素衣少婢，躬身肅客道：「公子請！」

李中元跨進月門，月門隨在他身後又關上了。

二婢迎着李中元進入一座收拾得非常雅緻的廳堂之內。

這時，那廳堂之內，已有三個人先他而到，每人身旁還有一位清麗的姑娘，陪着他們閒談。

二婢請李中元就坐之後，馬上有小丫頭奉上香茗美點，同時也出現了一位清秀可人的姑娘，向他萬福為禮道：「鶯鶯姊姊，昨晚偶感不適，起身稍遲，正在梳洗，請公子稍坐。」說着，便陪侍在李中元身旁。

李中元本來以為一來就可以見到鶯鶯姑娘，想不到還有比他先來的，都沒有見到鶯鶯姑娘，人家能有相當風度，他也只有微微一笑，道：「姑娘請坐。」

「謝坐！」那姑娘在李中元下首就座之後，欠了欠身，道：「賤妾秋月，有請公子見示尊號。」

李中元道了自己姓名，也不見那秋月有何異樣感受，秋月有一句沒一句找着話和他說，陪他消磨時間。

李中元一面與秋月姑娘閒談，一面轉動目光，打量着另外那三個人。

那三個人，有二個都已年在五十左右，與那相陪的姑娘，談得口角生風，忘其所然，另外一位，年紀只在二十左右，長得眉清目秀，極為英俊，但卻面色腆嘿，顯得心神不寧的樣子。

這位大約和他差不多，也是初來風月場中見識的雛兒，厚不起臉來。

李中元窘迫之狀，自己不覺得，但在那少年眼中，卻頗有同樣受罪之感。

李中元打量那少年時，那少年恰巧也心神不屬的四向張望，二人四目正好連在一條綫上，彼此均是微微一怔神。

那少年不好意思的臉色微微一紅，李中元對女孩子經驗不足，但與人交接，卻有他的一套，當下一笑，道：「這位鶯鶯姑娘，可眞不好見。」

那少年心裏可不正是有着這種想法，李中元一句衝破了識與不識之間的間隔，那少年雙頰微紅的點了一點頭。

李中元接着便遙遙一拱手道：「小弟李中元，請問兄台上姓高名？」

那少年公子道：「小弟簡又青。」

李中元一笑道：「我想兄台與小弟一樣，定是平生第一次。」

簡又青嫣然一笑道：「可不是。」

李中元因他那一笑，心中猛然一動，暗忖道：「他笑得好嫵媚，莫非是女的，……」此念一生，不由暗暗向他頸上一看，可不是，喉結骨隱而不現，分是個女孩兒家，雙眉一皺，接着另一個念頭，又與起在腦中，忖道：「她一個女孩兒家，來這裏做什麼？」

他本來想過去與簡又青結交，此一發現之下，不免一陣躊躇，舉足不前。

這時，外面忽然傳來一聲喝聲道：「鶯鶯姑娘客到！」

李中元轉目向廳門入口處望去，只見龍行虎步般走進來一個虬鬚大漢，他身形偉岸，長像威武，一跨入廳堂之中，便聲如洪鐘般問道：「那一位是鶯鶯姑娘？」

一位接待女子，畏縮地迎向他，顫聲道：「大爺請坐，鶯鶯姊姊，昨晚偶感不適，起身稍遲，正在梳洗，請大爺稍坐片刻，暫由賤妾侍候大爺可好。」

那猛漢雙目一鼓道：「你是什麼人？」

那女子打了一個哆嗦，低聲下氣地道：「賤妾春花……。」

那猛漢大吼一聲道：「老子要的是鶯鶯，你不是鶯鶯，誰要你侍候，快去把鶯鶯給老子叫出來。」

春花猶待婉言應付，那猛漢見她一張口，便喝止道：「廢話少說，快去給老子把鶯鶯叫出來，哼！什麼正在梳洗，你們

這些花樣，少在老子面前現眼，老子嫖南嫖北，就沒見過你們這些臭架子，要金子老子有的是！」

「是」字出口，伸手懷中，掏出一錠五十三兩重的金元寶，重重的向桌上一拍，只聽「彭！」的一聲，那隻金元寶陷入桌面上寸多深。

春花不敢多說，扭頭跑進去了。

那猛漢虎的一聲，坐在太師椅上，左右顧盼，威風凛凛。

他這一來，整個廳堂之內的氣氛頓時一變，變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大家都禁口不敢談笑了。

片刻之後，廳堂內外，隱隱籠罩着一股殺氣。

同時，那位春花姑娘忽然來到廳前，唱道：「鶯鶯姑娘到。」

珠簾一掀，鶯鶯姑娘柔若無骨的倚在二名素女小婢肩頭出現在衆人視綫之下。

只聽那猛漢大叫一聲，說道：「眞要得！」

鶯鶯姑娘在廳前微一駐足，向全廳之人星眸一注，盈盈一福，便移步向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客人之前走去。

那猛漢見了，心中怒氣一衝，大喝一聲道：「瞎了眼的東西，你難道沒有看到老子麼？」

這時，那春花的胆子突然壯了起來，跑到那猛漢前面，輕言道：「你大爺請息怒。那位老爺先來，已等了很久了……」

一個人既然分身乏術，自然只有以先來後到為序，這是最合理不過的安排。

詎料，那猛漢可不理這一套，春花一言未了，他已是虎目一翻，怒吼一聲，道：「去把鶯鶯叫過來，今天老子包了，那位不願意，站起來說話。」

客人還沒有人答話之前，只見廳外人影一閃，先後走進來二個漢子，直趨那猛漢之前，衝着那猛漢冷笑一聲，道：「朋友，長安城可不是要拳頭的地方，……」

他剛說到拳頭兩個字，那猛漢已是雙拳齊出，閃電般打在那兩人肩頭上。

那兩人沒料到這猛漢性烈如火，拳頭一幌就到了身前，閃身欲讓，讓過了前胸，卻沒讓過肩頭。

只聽「轟！」的一聲，那兩條漢子便被打得成了斷綫的風箏，飛滾出去二三丈外。

廳內外睹狀不禁齊聲爆出一聲尖叫。

尤其那鶯鶯娘姑更是被嚇得花容慘淡，不知如何是好。

「好大胆的狂徒，撒野撒到『天香院』來，那你是瞎了眼了。」

四個漢子，四根木棍，一擁而入，雨點般，向那猛漢身上落下。

那猛漢哈哈一笑道：「你們這些打手，在老子面前，還差得很啦！」

飛舞着雙臂，只見那些木棍碰上他的雙臂，無不從中而折，而那些被他撈中的漢子，便像稻草人一樣，一掄一個，都被他掄出大廳之外。

那猛漢掄完那四個大漢，目光一轉，身形平飛而起，一聲大喝：「鶯鶯姑娘，那裏走！」出手一把抓住了鶯鶯姑娘。

敢情，鶯鶯姑娘一看情勢不對，想趁他不留神之際逃出大廳去，沒想到那猛漢早就防着她有此一着，一個猛虎撲羊，把她抓個正着。

鶯鶯姑娘驚叫一聲，竟被嚇得昏死過去。

那猛漢可毫不知道「憐香惜玉」，抓着鶯鶯姑娘向椅子上一按，順手提起一壺茶，便向鶯鶯頭上沒頭沒腦的倒了一頭。

李中元陡然面罩寒霜，就要出手救美之際。不料那位簡又青已是一聲嬌叱道：「惡賊，你還不與姑娘……。」他口不擇言，道出姑娘二字，已知失口，話聲一歛，啞然撲向那猛漢。

那猛漢哈哈一笑道：「娃娃，你也想在地上打個滾是不是……。」

話聲未了，臉上驚容立現，接着是身形連退，被簡又青出手之下，逼得還不上手。

別看那猛漢力猛勢沉，抖足威風，但在簡又青閃電般的快速手法之下，完全用不上力，「拍！」的一聲，臉上先挨了一記耳光，接着，便「轟！」然一聲，跌了個仰面朝天。

簡又青厲叱了一聲：「滾！」

那猛漢那敢再發橫，爬起來，連那金元寶也不敢要了，逃之夭夭。

簡又青因為自己失口道出姑娘身份，也是不好意思停留，飛也似的跑了。

蟾桂宮從此一鬧，鶯鶯姑娘已被使女們送回內室去了，李中元只看了她一眼，連和她說話的機會都沒有，落了個乘興而往，敗興而回。

回到自己住所，在門口正遇見李愷被常昆送了出來。

李愷笑道：「宗兄，那裏去了，小弟受託來請你哩！」

李中元一怔道：「有誰請小弟？」

李愷一笑道：「你猜猜？」

李中元道：「那幾位錢莊東主。」

李愷道：「他們當然要請你，但這一次，卻不是他們。」

李中元搖搖頭道：「小弟這就猜不着了。」

李愷笑道：「量你猜不着，不但你猜不着，就小弟也做夢都沒想到，她會破天荒的請起客來。」

李中元道：「宗兄，你就別拐彎抹角了吧。」

李愷道：「鶯鶯姑娘。」

李中元一怔道：「是她！」

李愷道：「按照風月場中規矩說，一位紅得發紫的紅姑娘，是從來不主動請初見面的客人的，不過對宗兄你說，那就不足為奇了。」

李中元道：「此話怎講？」

李愷道：「小弟說出來，你宗兄可不要生氣。」

李中元道：「怎敢，請說。」

李愷道：「小弟說的是老實話，她可能看中你五百萬兩銀子的身價了。」

李中元訕訕的一笑，沒有答腔，心裏是多少有點不舒服，因為她看中的是他的錢，而不是他的人，這正是一個有錢人最不願聽的話。

李愷誠摯的又道：「宗兄，風月場中打滾的人，要不是為了幾個錢，她憑什麼這樣奉承你。我們也不過是花錢買笑，圖

一個高興而已，誰要以爲風月塲中女子眞會對自己有情，那就是所謂的瘟生了。」

李中元雙眉微微一皺道：「瘟生，什麼叫瘟生？」

李愷笑了笑道：「這個很難解釋，將來時日一久，你就知道了。」

李中元沉思了一下，不再繼續追問下去，眨了一眨眼睛，反問李愷道：「宗兄，你猜猜小弟剛才又是到那裏去了。」

李愷搖頭笑道：「宗兄，我們認識才二天哩，我又能知道你多少，你叫我從那裏猜起。」

李中元笑道：「去看鶯鶯姑娘去。」

李愷愕然道：「宗兄，你做的比小弟想的更快。」

李中元苦笑一聲，道：「可是我們沒有談上一句話。」

李愷迷惑的道：「她是不是假作態，沒讓你見到她。」

李中元道：「這倒不是，小弟在那裏等了她很久，好容易等到她出來，却被一位莽漢鬧散了。」

接着，便把當時的經過情形，一一告訴了李愷，當他說到那猛漢是被一位女扮男裝的姑娘打跑的時候，李愷的臉色忽然有着某種顯著的變化，緊接着問道：「那女扮男裝的姑娘叫什麼來着。」

李中元道：「好像叫箇什麼靑似的，……當時小弟沒有聽得太淸楚……。」

李愷難以鎭定的「啊！」了一聲，道：「難道會是她？……」

李中元笑了笑，道：「宗兄可是認識她？」

李愷答非所問，偬偬的道：「宗兄，鶯鶯姑娘今天既然出了事，晚上的約宴恐怕要改期了，小弟，這就去看看她，請宗兄靜候回信。」偬偬忙忙的告別而去。

李中元望着李愷隱去背影，微微一笑，回到屋內，叫住常昆問道：「你知不知道李公子有位朋友，叫什麼靑姑娘的？」

常昆道：「小的只知道李公子有位朋友叫倩姑娘，却沒聽說什麼靑姑娘。」

李中元一笑道：「那你就說說那倩姑娘吧。」

常昆道：「那位倩姑娘在長安城中，也是大大的有名，乃祖乃父都是當朝元戎虎將，自老將軍去世之後，現在將軍府就只有老夫人，倩姑娘和一位幼弟松齡公子了。」

李中元笑道：「你說了半天，她到底姓什麼？」

常昆也是一笑道：「小的糊塗，他家就是長安城鼎鼎有名的威公府，『郭威公』就是這位倩姑娘的親祖父，公子該知道郭威公吧。」

李中元點頭道：「郭威公，我當然知道……。」

話聲一頓，忽然問道：「威公府你熟不熟？」

常昆道：「小的認識他們府中二位分部管事，也曾去過兩次。」

李中元道：「那很好，今天晚上我們到威公府去走走。」

常昆猛然一震道：「公子，您要夜探威公府！」

李中元雙目神光一凝，注視着常昆道：「你怕事？」

常昆打着哆嗦，吞吞吐吐的道：「小的不是怕事，……但有二件事情，請公子三思而行。」

李中元淡淡的一笑，說道：「你說說看。」

常昆道：「第一，威公府位在竹林帮勢力範圍之內……。」

李中元截口，說道：「竹林帮値得顧慮嗎？」

常昆道：「但小的隨同公子前去，却有所未便。」

李中元「嗯！」了一聲，道：「第二呢？」

常昆道：「鶯鶯姑娘不是要請公子吃飯麼？」

李中元道：「她不會請了。」

常昆楞了一下，他對這位李公子眞有着莫測高深之感，不知他到底要掀起什麼風浪？深心之中止不住戰慄起來。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你放心，我更不願意出事，你下去好好調息養神吧！」

常昆不敢再說什麼，懷着滿腔心事，退了出去。

果然，李愷派人來說，鶯鶯姑娘的宴會改期了。

初更不到，正是長安城中燈火燭天的時候，李中元與常昆穿好夜行衣，便奔向了威公府。

威公府顯宦世家，目前雖然松齡公子年紀尚小，靑黃不接，但是府中還是氣派森嚴，非同等閑。

兩人來到暗處後牆之下，常昆望着高達四五丈的高牆，苦着眉頭悄聲道：「公子，小的今天只怕翻不過這堵高牆。」實在的，他現在便覺得雙腿發軟了。

李中元微微一笑，伸手拉起常昆，雙足微點，人已上了高牆，身形一伏，便隱身於一叢花樹之後。

常昆驚訝讚嘆之下，長長的吁了一口長氣，帶着李中元把威公府的形勢勘查了一番，李中元叫他藏在暗處，自己却身形一閃，奔向了深院內宅。

這時也不過初更剛過去不久，內宅花廳之內正燈火輝煌，有人在輕聲談論。

李中元隱身望去，只見一位五十多歲

那猛漢把四個護院打手打得落花流水。

的貴婦人身旁，坐着二位年輕小姐，李中元目光銳利，一眼就看出其中一位便是恢復了女裝的簡又靑。

如果她不是眞名實姓的郭小姐，那就是另外一位了。

這時，只見那位簡又靑叫了一聲，道：「姑姑，時間已經不早了，你老人家休息了吧！」

不錯，另外那位正是郭倩霞姑娘，敢情這位簡姑娘是她的表姊妹。

老夫人打了一個呵欠，說道：「好，我去睡了，你們也不要談得太晚了，早點睡吧。」

郭倩霞笑道：「媽，你就少操一點心吧，表姊和女兒都已經不是小孩啦。」

老夫人搖着頭笑道：「我看你們兩人在一起呀，就是放心不下……。」話是這樣說着，但她却笑着出了花廳。

老夫人一走，郭倩霞緊接着問道：「剛才的話你還沒說完，後來呢？」

簡又靑道：「沒有什麼後來了，我打跑那猛漢之後，不便逗留下去，就這樣回來了。」

郭倩霞道：「你爲什麼不跟下去查查那猛漢的來龍去脈？」

簡又靑道：「那有什麼可查的，這種事在風月塲中還不常有發生。」

郭倩霞搖了搖頭道：「發生在長安『天香院』就不尋常了。」

簡又靑翻着星眸，凝視了郭倩霞片刻，道：「你不是神經過敏吧。」

郭倩霞笑道：「表姊，說起長安來，我可要比你知道得多啊！」

接着笑聲一收，又道：「你道『天香院』的後台老闆是什麼人？」

簡又靑雙眉一揚道：「總不成……」

話聲剛吐，忽然從半空之中飄下一聲輕響，簡又靑話鋒一歛，舉目向窗外望去。

郭倩霞接口道：「是那李愷來了，你要不要見見他？」

簡又靑微笑道：「方便麼？」

郭倩霞啐了一口道：「表姊，你腦子裏想些什麼……。」

話聲未了，人已快若輕雲，從窗之中飛掠而去。

李愷還是白天那副打扮，態度安詳，迎着郭倩霞飛來身形，含笑招呼道：「倩妹，伯母安寢了麼？」

郭倩霞冷笑一聲道：「廢話，你這樣晚跑來有什麼事，直接了當的說了罷。」

李愷毫不因郭倩霞的態度不佳而有所氣沮，臉上笑得更濃道：「倩妹，小兄是爲昨天失約之事，特來道歉，並請倩妹給我一個表白的機會。」

郭倩霞冷然道：「不必了，你去找你的天下第一美人鶯鶯姊姊去吧！」說着，回轉身形，便待離去。

李愷急得大叫一聲道：「倩妹，你聽我說……。」幌身擋住了郭倩霞去路。

郭倩霞冷眼瞧着他，輕輕的「哼！」了一聲，道：「你能說昨天晚上你沒爲你鶯鶯姊姊在你府上大張筵席。」

李愷道：「小兄不否認……。」

一語未了，郭倩霞蓮足一跺道：「那還有什麼說的……。」

李愷截口道：「不過事實上署有出入

，鴛鴦算不得客人……。」

郭倩霞尖聲道：「好呀！她不是客人，那該是主人了！」

李愷苦笑道：「她更算不上主人，不過是小兄請去侍候佳賓的一枝花吧了。」

郭倩霞的小姐脾氣，來得快，也去得快，換上一副驚訝的神色道：「是什麼佳賓，令得你如此看重他。」

李愷道：「事情是這樣的……」伸手牽着郭倩霞的手兒，邊走邊談，走向後花園去了。

李中元正待暗中跟去窃聽之際，忽然身後傳來一聲輕喝道：「李中元……」

李中元猛然一回頭，只見簡又青已現身在他身後不遠之處，但簡又青見到他面容之後，話聲倏然而止，敢情李中元已經另外戴了一副人皮面具，她是叫錯人了。

李中元就在她微微一愣之下，把握機會，咧嘴乾笑了一聲，身形電飄而起，閃得一閃，頓失所在。

簡又青見那人身法實是太快，叫聲都來不及出口，那人已杳如黃鶴，除了驚愣之外，便不敢驚動大家徒增紛擾了。

她這時臉上神色數變，最後恢復了淡淡的微笑，迎着一陣碎步聲望去，只見郭倩霞與李愷從另一邊花樹之後繞了回來。

這時，郭倩霞已是怒氣全消，與李愷談得甚是高興。

郭倩霞一抬頭見到了簡又青，笑呼一聲道：「表姊，我們正要去找你呢！」兩人腳下加快，幌身到了簡又青身前。

簡又青不待郭倩霞介紹，先向李愷微一點頭道：「鴦鴛就是長安城中的李公子吧？久仰！久仰！」

李愷抱拳道：「不敢，不敢，在下對簡姑娘更是早已聞名，今日得識芝顏，幸甚！幸甚！」

郭倩霞在一旁笑道：「別酸了吧，大家回到屋內去慢慢談吧。」

三人轉到另一座離老夫人臥室稍遠的花廳之內，分別坐下，侍女奉上香茗細點，退去之後，郭倩霞望着簡又青一笑道：「表姊，恭喜你了！」

簡又青一怔道：「我有什麼可喜？」

李愷笑道：「簡姑娘你現在已是名滿長安的護花使者了。」

簡又青忸怩的一笑道：「快不要說了，那眞叫人不好意思。」

郭倩霞笑道：「說說有什麼要緊，還有人要請你哩！」

李愷接着一抱拳，說道：「在下身受鴛鴦姑娘之託，特來先容，明日一早，鴛鴦姑娘還要前來親致謝忱，並請姑娘賞光夜宴。」

簡又青忽然指着李愷，笑向郭倩霞說道：「表妹，現在看來，是越來越加明顯了……」

一語未了，郭倩霞已是截口叫道：「表姊，你這抱不平打得離了譜啦！」

簡又青又笑向李愷道：「李公子，我眞佩服你的甜言蜜語。就說得我這位表妹不但回心轉意，同時還對我這一片好心的表姊，有了怪責之意。」

郭倩霞急口道：「本來是我們錯怪了人家嘛……。」

簡又青一怔道：「我們錯怪了他？」

李愷笑着說道：「其中實在是很容易使人發生誤會，姑娘請聽在下一言分說如何？」

簡又青似笑非笑的說道：「我能不聽麼！」

李愷在簡又青冷嘲熱諷之下，耐着性子道：「不瞞你簡姑娘說，在下與鴛鴦姑娘實在有着不可否認的接近，但令表妹知道，在下與她的接近，完全是想請她在社會調查方面帮我的忙，簡姑娘，您該知道，江湖難混，長安這藏龍臥虎的地方更是難混，在下要不能消息靈通，長安這地方那有在下說話的份量。」

簡又青默默的聽着，偶然也點一點頭，表示她很能瞭解長安的情勢。

李愷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接着又道：「就拿這一次的事情來說，要不是鴛鴦姑娘無意中得到一個消息，在下也就不會注意那李中元了。」

話聲一歛，留着令人尋味的餘音，但看簡又青的反應。

簡又青淡淡的一笑，道：「我在『天香院』見過那人，不但普通得很，而且一身土氣，他有什麼值得人注意的地方？」

李愷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道：「這……這……。」

郭倩霞鳳目一凜，嗔責的道：「表姊又不是外人，你還能瞞着她麼？」

李愷一點頭，說道：「是，我這就實話實說了，到時候，還請簡姑娘，大力一助哩……」

郭倩霞笑道：「這個你放心，我表姊爲人最是爽快不過，你這個帮手是找對了人。」

簡又青笑着道：「那也不一定，那得看什麼事說話。」

郭倩霞「唉喲！」一聲，道：「表姊，你就別拿矯，給我一個面子吧！」

簡又青冷笑一聲道：「我給你面子，可是誰又給我面子呀！這種敬而遠之的滋味，你來受受看。」

敢情，她在什麼地方挑眼了。

李愷一楞之下，恍然頓悟，笑道：「小弟知罪，小弟知罪，小弟是不好意思改口，所以不敢唐突青姊。」

簡又青「噗哧！」一笑道：「這才像是自己人了。」

李愷做了一下揩冷汗的姿態，笑道：「做人眞難，尤其在你們小姐面前更難，處處叫人提心吊胆，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風雲變色。」

郭倩霞啐口道：「貧嘴！」

李愷適可而止的乾咳了二聲，話鋒一轉道：「據說江湖上最近接二連三的一連出現了好幾件過去僅聞其名的寶物，譬如：『血龍環』，『天一胆』，『氤氳子』，『孫天甲』等……。」

郭倩霞心急口快的道：「你爲什麼天南地北，又說到寶物上去了。」

簡又青道：「表妹，別打岔，叫他說這幾件寶物好像是傳言中的『翠谷』藏寶，難道已經有人打開了『翠谷』之秘？」

李愷一拍大腿道：「青姊說得不錯，翠谷之秘已經被人打開了。」

郭倩霞迷惘的道：「什麼叫『翠谷』之秘？翠谷之秘與李中元有什麼關係？」

李愷叫了一聲道：「我的小姐，你聽完了一次問吧。」

郭倩霞一生氣，悶聲不响了。

李愷歉疚的向郭倩霞一笑，接着道：「有人懷疑李中元就是那幸獲『翠谷』之秘的人。」

簡又青道：「不可能吧，我看他只像個土財主。」

李愷笑道：「青姊，我敢打賭，不管他今天身上有多少錢，過去他一定是個窮小子，他身上根本就沒有土財主氣味。」

簡又青一笑道：「關於這一點，我相信你的眼睛比我利，鼻子比我尖，我不和你爭，不過，我覺得不能因他發了橫財，就懷疑他得了『翠谷』之秘，天下發橫財的人多的是……。」

李愷道：「青姊說得是。所以我們並不認定他就是『翠谷』之秘的得主，只是對他懷疑而已。」

簡又青笑了一笑道：「話又說回來，就算那李中元是『翠谷』之秘的得主，那也是他個人的福緣，我們也不應該存那非份之想。」

李愷一笑道：「誰對他存了非份之想的念頭！」

簡又青一怔道：「那你們又是爲了什麼呢？」

李愷道：「小弟個人，對他絕無非份之想，但小弟却想說服他慷慨解囊，爲這次黃河水患災黎立一善功。」

簡又青欣然道：「對，你這種做法，我完全贊成，這樣說來，我也希望他就是『翠谷』之秘的得主了。」

李愷道：「凡是一件事情，有正面也就有反面，說不定就有很多人眞想分他一杯羹，因此也難免被他誤會我們的用心。所以我們在必要的時候，還得用點手腕，關於這一點，尚請青姊有此瞭解，不要發生誤會。」

簡又青點頭笑道：「這個我懂得，只要目的純正，用點手腕，我並不反對。」

李愷讚嘆一聲道：「青姊，小弟常聽倩妹說，你之爲人如何如何朗爽開通，今日一見，倩妹果然說得不錯，小弟敬佩之至。」

簡又青笑說：「我也聽倩妹常常說到你，說你有着過人之能。」

李愷客氣地道：「那裏，那裏，時日一久，你青姊就會看出小弟完全是一個草包。」

簡又青「噗哧！」一聲，嬌笑道：「有一點，我現在已經看出來了。你說話很甜……。」

李愷「啊！」的一聲，哈哈大笑道：「小弟甘拜下風，告辭了。」身形一長，射出窗外而去。

李愷去後，郭倩霞忽然問道：「青姊，你看李愷這個人到底如何？」

簡又青柳眉微微一凝道：「現在言之，未免過早……。」

話鋒忽然一轉，道：「我看松齡請的那個西席先生……。」

一語未了，忽然嬌叱一聲，道：「什麼人？」

聲出人起，喝聲來了，人已穿窗而出，好快的身法。

可是她快人家比她更快，她追出屋外之後，什麼人也沒有見到。

郭倩霞比她慢得一步，她所見到的，就更只有簡又青緊鎖的一雙黛眉了。

郭倩霞悄悄的道：「表姊，你沒有聽錯吧？」

簡又青苦笑一聲，道：「聽錯！你看這是什麼！」

說話之際，伏腰伸手從地上拾起一段枯枝，那枯枝斷痕猶新，而附近却無乾枯樹木，由此可見，那枯枝分明是被人從遠處打來。

郭倩霞再仔細一想，不由脫口叫道：「表姊，咱們可中了人家調虎離山之計，快回屋去。」

簡又青搖首笑道：「倩妹別緊張，咱們沒有叫人使用調虎離山之計的理由，我看是今晚你們府上來的不速之客倒不少，人家不露面，咱們不用理他們了，回去睡覺吧。」

簡又青帶着郭倩霞轉身進入屋內之後，就在她剛才立身不遠之處的一叢花樹之後，靈貓似的射起一條人影出了威公府。

這人不是別人，正是李中元。

李中元可不是被簡又青一嚇就能嚇跑的人，只不過是暫避其鋒而已，事實上他是去而復回，又隱在暗中了。

但現在他却帶着滿懷心事眞的走了。

簡又青不簡單，郭倩霞與李愷的交往看似正常，實則有很多令人迷惑的地方。

還有，那打他一枯枝的又是誰呢？如果他是李愷，爲什麼驚動二女之後，又沒有了進一步的行動。他敢自己和自己打賭，他所藏身的地方，絕沒逃開那暗中打他一枯枝之人的耳目。

大家似乎那有着一份耐心和期待，所以暗中雖然波濤洶湧，表面上却仍是靜如止水。

李中元想了一晚，第二天起來得很遲，用過中飯，他便照料着整理自己的宅第，藉以打發時光。

約在申時左右，李愷的爽朗笑聲便在庭院之中响了起來，叫道：「宗兄，小弟催駕來哩！」

李中元帶着滿身泥土，迎住李愷笑道：「不是晚宴麼？這時就去，未免太早了一點吧。」

李愷道：「不早不早，你還得有點時間打扮打扮哩！」

李中元訕訕的一笑，道：「我太土氣了。」

李愷道：「宗兄，你爲人並不土，但常言道：『入境隨俗』，你要在長安立業落戶，就不能不隨長安之俗，何況，今天請你的是鴛鴦姑娘，自然得修飾修飾。」

李中元苦着眉頭道：「可是，小弟事先一點準備都沒有……。」

一言未了，李愷接口笑道：「這個宗兄請放心，小弟都替你準備好了。」

說着，轉頭一聲呼喝道：「叫他們進來吧！」

一路傳話出去，接着只見進來十幾個男男女女，捧的捧，抬的抬，送來一大批日用衣物。

李中元感動得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未完）

新派奇情鬥智技擊故事

蕭逸·文
盧令·圖

春雨濺花紅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火眼金剛左大海，原是關外著名盜首，後洗手散夥，與妻黑馬蜂花四姑在冰河集開了家酒樓客棧，招接來往關內外的一衆皮貨客商，經營有術，生意可蠻不錯，那日，迎春坊來了一幇熟客，左大海忙不迭的招呼着爲首的賽呂布蓋雪松及其助手陶宏、季本立，在食堂喝酒，正高談濶論之際，驀地進來了靑松嶺首富譚大爺的愛女譚大小姐，陶宏見那譚大小姐生得姿容絕代，不禁口出讕言，致觸譚大小姐之怒，出手懲處，陶宏不服，撲前攻擊，反被譚大小姐摔出店外，値花四姑爲譚大小姐送菜出來——

＊＊＊＊＊＊＊＊＊＊＊＊＊＊＊＊＊＊＊＊＊＊＊

隔空傳內力　虎穴遇潛龍

花四姑把菜擺上，譚小姐大大方方的吃飯，再也不多看任何人一眼。

大門外，「黑虎」陶宏一跛一拐的走進來，全身上下彷彿全被稀泥糊住了，他雖然滿腔怒火，可也知道對方姑娘身手實在高過自己十倍有餘，再要不知自量，勢必還要更吃大虧。

打是打不過，嘴裏可不能吃虧！

望着譚家大小姐，他咬牙切齒的道：「好，妳個賤……」本想說「賤人」，一想到剛才這句話遭的禍，頓時把下個字呑在了肚子裏。

「我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哼！」說了這幾句話，可就一跛一拐的上樓去了。

譚大小姐根本就連正眼也沒看他一眼，繼續低頭吃她的飯！

「賽呂布」蓋雪松却有些坐不住，當時走下位來，一直走到了譚大小姐座前。

譚小姐放下了筷子，歪過頭來看着他，冷冷的道：「我就知道打了他，你就坐不住了！好吧！」

身子往起一站，把一領狐皮披風向着頸後一撩，那雙內蘊着無比精光的剪水雙瞳，直向着蓋雪松逼視過來，大有一言不合，隨時動手的模樣。

蓋雪松抱拳含笑道：「譚小姐不要誤會，在下無意與小姐妳動手，只是我那兄長並非惡人，只是一時口無遮攔罷了！」

「這個我知道！」譚大小姐冷冷一笑道：「所以我對他已是破格的手下留情，你看不出來麼？」

蓋雪松點頭道：「在下看出來了！」

「那還找我做甚麼？」

蓋雪松臉上一紅，吶吶的道：「適才在下見小姐與我那位兄長動手之時，功力驚人，似像內功中的『點千斤』手法，不知是與不是？」

譚小姐微微點了一下頭，道：「難得，這個小地方還眞有行家！是又怎麼樣呢！」

蓋雪松一笑道：「小姐僅以手中筷，將我那兄長千斤之軀摔了出去，可見又曾練有『女兒貞』的上乘眞功，是也不是？」

譚小姐妙目在他臉上一轉，冷冷一笑。

蓋雪松上前一步，一笑道：「在下蓋雪松自幼喜好拳脚，也曾下過些年功夫，今見小姐神功，一時技癢，願與小姐對一掌之功，印證手法而已，萬無唐突之意，不知小姐可肯賜敎！」

左大海昔日只知道蓋雪松身上有眞功夫，可是始終還不曾見他現過。

這時見他冒然要與譚家小姐出手，不禁心裏一驚！

雙方都與自己的買賣有大關係，眞要抓破了臉，面子可不大好看——

他急得上前拉着蓋雪松一隻胳膊道：「兄弟，你怎麼當起眞來了，譚小姐說開了也不是外人！來，來……」

蓋雪松却把他一隻手推開，朗笑一聲道：「大當家的，你放心，憑在下一介生意人，天胆也不敢得罪譚老前輩的千金，況乎譚小姐的武功高出小弟十倍，大當家的你又何懼之有？」

譚小姐插口冷笑道：「姓蓋的，這可是你自己說的，等一會你要是吃了虧，可怨不得我手下無情！」

蓋雪松道：「小姐垂鑑！」

譚小姐一雙杏眼在食堂內一轉，這裏倒也沒多少人，連客人帶夥計，不過十來個人——北面角上靠窗戶坐着的那個長衣客人

，兀自獨酌着他的苦酒，對於這邊發生的事並不注意，其他的這些人，每人眼睛都直着眼睛看着，顯然要看個結果！

……多年以前，譚小姐在家後門，爲了打抱不平，曾經摔傷了兩個馬賊，後來馬賊勾來了同夥，在一個月黑之夜，大舉出動，那一次如非譚老爺子親自出手，劊下了賊首「費叫天」的一雙肉耳，驚退了衆人，其勢尚不知如何是了！

自那次事件以後，譚老爺子狠狠的教訓了這個女兒一次，整整關了她半年不許出大門，並且力戒她以後再不許輕炫武功，否則定將重責！

那件事，直到如今，譚小姐還記在心裏，她當然忘不了……

偷偷的向家門口看了一眼，倒不見一個人出來，她的胆子就壯了些！

「我就給他點顏色瞧瞧，見好就收，諒他也不會鬧到家裏去！」

想到這裏，眼睛向着蓋雪松瞟了一眼，點一點頭，說道：「好吧，你劃下道兒來吧！」

蓋雪松一隻手往身上一貼一摔，已經把上身的海狸皮褂子脫了下來，向外一抖掄成一團，霍地向着譚小姐頭上揮下來。

譚小姐只一伸手，已抓住了皮褂一端，只見她玉手一摔，蓋雪松足下一蹌，手上皮褂險些脫手而出，可是他到底不是泛泛者流，第二次一提丹田之氣，雙足下紮，可就把身子穩住了。

緊接着雙方可就是實力的一較了。

就只見兩人手中的那領海狸皮褂登時扯拉了個筆直，在雙方內力貫注下，這件原本就極堅韌的皮短褂，更是固若鋼杵。

蓋雪松自信自己的「童子功」，已有了相當的火候，他要借着手中皮衣，力挫對方的「女兒貞」，找回一些「黑虎」陶宏丟失的臉面！

他又那裏知道，這位譚家的大小姐，由於自幼母親的亡故，父親的特別疼愛之下，把一身功力傾囊相授，「女兒貞」之外，另關「素女玄功」，使得這個看上去嬌生慣養的大小姐，事實上已是武林一流的頂尖角色！

「賽呂布」蓋雪松初尚無察，然而就在雙方相持了片刻後，已覺出了不妙——

刹時間，就只見他那張紅臉起了一陣顫抖，一雙眸子怒凸着幾乎要滾了出來。

再片刻，蓋雪松滿頭長髮微微顫動，瞬息之間，俱都宛若刺蝟般的，紛紛直立了起來。

譚小姐臉上帶出了微微的一絲笑容。

蓋雪松開始淌下了汗珠。

在場旁觀者雖然不少，可是眼前二人這般個比試方法，確實令人莫測高深。

坊主左大海雖然不知道雙方比試的細節，却看出了厲害的內功相搏，而且由外表上觀查，很顯著的看出了蓋雪松已落了下風，他得知內功一道多是氣行五內，一個收勢不住，可就難免錯走玄關，就是暴斃當場也是希鬆平常。

看到這裏，他可情不自禁的爲蓋雪松捏上一把冷汗！

譚小姐臉上帶着一絲冷笑，只見她那雙持衣的手霍地一抖，蓋雪松身子起了一陣幌動，敗象益加的顯明！

看上去這位任性恃强的大小姐，一心求勝之下，可就顧不得蓋雪松是否爲此受傷了。

在大家觸目驚心，眼看着二人勝負互分的當兒，誰也不曾注意北角裏的那位桑姓客人——

就見他的一隻脚，忽然由桌撐子上改踏下地面，他的那隻脚在接觸地面的一刹那，看上去搖搖欲墮的蓋雪松，忽然身子大震了一下，登時穩了下來！

蓋雪松原本刺蝟似張開的一頭散髮，忽然恢復如常，簌簌如常的披垂而下！

緊接着姓桑的客人另外的一隻脚再踏下來，譚小姐隨地神色一凝——

她不愧是內功中極流高手，一覺出不妙，頓時鬆把，五指一鬆，擰身，撤身，「刷——」的飄出了丈許以外！

鼻子裏「哼——」了一聲，那雙透着驚訝，鋒銳的眼睛却向着左大海看過去。

眼光再轉，又看向花四姑。

再轉，再轉——

最後盯在了北角長衣客人的身上，姓桑的客人正自仰頭乾下了手裏的酒！

「喂——」譚小姐充着他喊了一聲。

她身軀微閃，有如紅雲一片，「刷！」地一聲，已站在了長衣客人座前！

姓桑的徐徐抬起那張三分病容的清秀臉盤，木訥的打量着她！

譚小姐那張吹彈可破的嫩臉，莫明其妙的紅了一下，奇怪的是從第一眼開始，這個人就給她留下很奇怪深刻的印象——

說不上是一種甚麼樣的感覺，總之，這個人給與自己的不是像一般人那樣的感觸，剛才的一腔怒火，此刻在接觸到對方那對沉鬱深邃眸子的一刹那，居然蕩然無存！

對方的眼神，仍在直直的看着她，等待着她的發作，可是譚小姐竟然先已軟了下來！

她當然不能一句話不說，打量着這個衣着攷究，儀態斯文的人，她淡淡的道：「我在叫你，你沒聽見麼？」

「我現在聽見了！」那個人用着冰冷的聲音道：「莫非你對陌生人說話，一直是這麼不客氣？」

「你是誰？……幹甚麼的？」

「我是我！」那人說着緩緩站起身子來，欠身道：「姑娘請坐！」

譚小姐「哼！」了一聲道：「剛才我與那人比功夫的時候，可是你搗的鬼？」

長衣人道：「我不知道姑娘妳在說些甚麼？」

他那雙沉鬱的眸子，畧畧的掃過現場各人，微微笑道：「我一直坐在這裏，從不會離開，怎會搗鬼？」

現場各人下意識的都點了一下頭，證明他的話沒說錯，本來嗎，凡是有眼睛的人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你貴姓？」

「姓桑，桑樹的桑！」

「幹甚麼來的？」

「買賣皮貨！」

譚大小姐妙目一轉，說道：「你的貨呢！」

指了一下桌上那個行李捲兒：「這不是麼！」

譚大小姐向着行李捲兒瞟了一眼，覺得好笑，可是氣倒是消了。

「你這是甚麼貨？」

「姑娘莫非是個買家？」

「我只是問問罷了！」

「那就請恕暫不奉告！」

「哼——」譚小姐手裏的馬鞭，用力的在空中抽了一下，回身就走，大家夥的眼睛全直直的看着她。

她一逕的走到了左大海面前站下來，後者面上不勝驚愕，吶吶道：「大小姐……有甚麼關照？」

「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這個……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姓桑！我現在就去問他去——」

說着他就要向姓桑的走過去！

譚小姐嗔道：「不用了！」

「是！大小姐！」左大海好像對於這位小姐，一向服貼的樣子。

譚小姐微微嗔道：「後天晚上，我父親請客，左掌柜的去不去？」

「去！去！去！」左大海笑道：「府上每年請客，我從來都不曾缺席過，這一次當然也不例外！」

「這一次稍微有一點不同！」

「怎麼不同……？」

「這一次我父親打算請貴坊所有的皮貨客人參加，帖子明天胡先生會送來！到時候也請這位桑先生過來！」

在場的幾個皮貨商，臉上頓時現出了一絲異采，他們巴望着能够與譚老太爺搭上這條綫，直接做生意，已經不是一天半天了，難得這一次姓譚的會主動的下帖子邀請，這是何等值得炫耀的一份榮譽。

只是左大海的臉上，却微微現出了失望。

過去左大海可以獨佔恩寵，玩一手遮天的把戲，譚老太爺只跟他一個人打交道，銀錢過手，好處當然不少，現在看來這一套是要不通了。

他心裏好不氣餒，可是表面上無論如何不會露出來，嘴裏答應着：「是——」

一旁的長衣客人雙手抱了一下拳道：「姑娘太客氣了，在下此來，爲的就是要與令尊作成一筆交易，自然不會錯過姑娘的邀請！」

譚小姐回過身來——方才的一腔怒氣似早已消失了，眉梢眼角帶出一絲和諧。

「我是代家父邀請的！桑先生的大名是否可以見告？」

「在下桑南圃！」

「桑先生！你可精通武功？」

「畧通一二！」

譚小姐那雙美麗的眼睛在他身上一轉，道：「這就更失敬了！後天再見！」

說完轉身向外步出，在經過自己座前時，順手丟下了一塊銀子！紅影一閃，已飄出門外，緊接着胭脂馬長嘶一聲。

僵持在場甚久的蓋雪松，直到譚家小姐離開之後，嗯了一聲，轉回所坐位上！

「兄弟！」左大海問道：「剛才是怎麼回事？」

蓋雪松搖搖頭，苦笑道：「我也不知道——有人暗中助了我一臂之力！」

說時眼睛情不自禁的向着那邊座上的姓桑的看了一眼，站起來舉杯大聲說道：

「桑先生可肯移樽，共飲一杯如何？」

那個叫桑南圃的站起來，含笑抱拳，道：「萍水相逢，不便打擾，在下旅途跋涉，想休息了，告罪，告罪！」

說完挽起行李革囊，步下座位，二管事徐立忙迎過去道：「桑爺，我給你留了個單間！你跟我來！」

桑南圃點頭道：「勞駕！」

徐立要帮他拿行李，桑先生却堅持不肯，二人爭了一會兒，徐立爭不過，只得領前帶路。

「火眼金剛」左大海睇神向蓋雪松對了一眼，霍地站起來，他距離梯口最近，只一閃身，已攔在桑先生面前。

「桑先生你忒謙了，那裏有讓客人拿行李的道理？」——左大海嘴裏這麼說着，兩隻手已搭向桑南圃左手所提的革囊之上！用力的向上一托。

他安心是要伸量一下姓桑的路數，是以雙手上力道十足，十指力托之下，其力可當千斤，小小一個皮革囊，還不是手到而起？

可是事情顯然並非如此！

左大海的雙手方一觸及革囊，桑南圃抬頭一笑道：「掌櫃的——不敢當！」

只見他左手革囊向着左大海手上一落，表面上看起來，他很有意思把東西交給左掌櫃的，但是，左大掌櫃的却有些担當不起！

以左大海如此武功，並自負神力的人，竟然是當受不了這小小的一個革囊，桑南圃的這具革囊方自往左大海手上一落，左大海陡的覺出那看來不足三尺的皮革囊，竟然重若千鈞！

這麼大的力道，猝然加諸在左大海雙手上，左大海禁不住身子打了個踉蹌，只聽得足下「克嗤！」一聲巨响，所站立的一片梯板，突地裂開一洞，左大海右脚一脚踏空，直向梯板下陷落——

桑先生一笑道：「小心！」

那隻提着行李的右肘，伸出來向着左大海上身一托一架，重新把左大掌櫃的身子扶直了！

左大海登時神色一變，就像是看見鬼魅一般的打量着桑南圃！

桑先生哂然道：「貴處樓梯年久失修，該換換了！」

說完向着左大海欠了一下身子，自行向樓上步去，二管事徐立見掌櫃的神態不對，停步打量他。

左大海搖搖頭道：「沒事，你好好招呼這位桑先生，不可怠慢！」

徐立領命跟上，左大海這才緩緩回過身來，他老婆「黑馬蜂」花四姑以及幾個皮貨商都在直眉竪眼的瞧着他！

又低下頭來仔細看着踏破的樓梯，足有三指厚的樓板竟然從中踏了一個窟窿，左大海嘿嘿一笑道：「木頭朽了，不中用了！」

彎下身來，用力把整塊梯板扳了下來，隔着窗戶扔了出去，彷彿不願被人家看見似的！

花四姑心裏有數，碍着丈夫的面子自然不便多問！

左大海又回到了中間座上，這桌上現在只剩下蓋雪松一個人，還在喝着酒！

「掌櫃的，怎麼樣，碰見了邪事兒了吧？」

左大海用手在臉上摸了一把，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話可是一點都不錯！」

蓋雪松點點頭，冷冷笑道：「這人可眞是深藏不露，掌櫃的，你伸量着他是幹啥的？」

「我要知道也不會丟這個臉了！」

「你一點都沒摸清楚他？」

「有這個必要嗎？」左大海喝了一大口酒，夾了一筷子肉放到嘴裏：「你幹你的皮貨，我做我的生意，外面甚麼事與俺們沒關係，天塌了有個兒高的撐着，我們用不着操這個心！」

「可是——」蓋雪松皺着眉道：「這個人，也是幹皮貨生意的！」

「他幹他的，赫——我們管得着？」

「話是不錯！只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冰河集這個小池子裏，可養不起大魚呀！」

「你放心吧！」左大海左右瞧了一眼，見沒有甚麼人，才壓低了嗓子道：「一山還比一山高，姓桑的厲害，對面的那位也不是歪種！」

「你是說譚老太爺？」

「哼！等着瞧吧！」

「要眞是沖着姓譚的來的，那可有得瞧了！」

蓋雪松精神一振，好像把剛才與譚小姐比武時，險遭鎩羽的事都忘了——

「譚老太爺也眞該露露啦！十來年，摀着都快發霉了，說眞的——」蓋雪松聲音裏充滿了神秘：「憑他這麼一身本事的人，還眞有甚麼顧慮？」

「兄弟！」左大海冷冷的說：「幹皮貨我幹不過你，要講究江湖上的閱歷，你還差一碼子——」

「是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左大海翻着他那一雙紅眼，道：「你以為譚老頭眞發了瘋，把中原那麼一大份兒家當丟下，跑到這裏來養老！十年來不動彈一步？」

「不是為這個又為甚麼來着？」

「是為——」

沾了點酒，在桌上寫了個「仇」字，趕忙用手把那個字又擦了。

「你明白了吧？」左大海低下頭說得那麼神秘，彷彿天底下知道這件事的只有他一個人似的。

「是誰？」蓋雪松眼都直了：「誰有這個能耐，就連譚老爺子也躲着？」

「這個我可就不太清楚了！」

他不知道他是不願意說，還是眞不知道，還是有所顧忌？——他只是連連的搖着他的頭，樣子很洩氣，很有點感傷！

蓋雪松怔了一下，苦笑道：「外面傳說，把譚老頭快說成了活神仙，我本來還不大相信，誰知道剛才跟他閨女一對手，才知道譚老頭果然名不虛傳——」

「名不虛傳——」左大海用他那雙浸滿了酒氣的紅眼瞄着他，道：「要不是那個姓桑的救你，兄弟，三個你也死了！」

「……」蓋雪松怔住了。

「我內功不如你，說的是外行話！不過，剛才兄弟你那副樣子，有眼睛的人誰都能看出來，譚大小姐既然如你所說練的是『女兒貞』，你難道就忘了，譚老爺子最拿手的是一手甚麼功夫了？」

「是甚麼？」

「你眞不知道？」

「我那裏會知道？」蓋雪松眞傻了。

「那我告訴你！」左大海翻着他那雙火眼，道：「譚老頭有一手絕活兒叫『混元一氣霹靂神功』，我是沒見過囉！不過聽人說，練有這種功夫的人，只要和你一對掌，就能炸碎了你的心肝五臟！」

「眞有這種事？」蓋雪松臉色驀然的一變。

「剛才那位譚大小姐乃是他的獨生愛女，據說已得譚老眞傳，譚老豈有不將絕技傳授女兒的道理？所以方才我代老弟你好不緊張！」

「只是你又怎麼知道，是那姓桑的救我？」

「我本是不知道，不過猜想而已！」左大海很合理的分析道：「你想這屋裏那時總共沒幾個人，而且又都認識，捨此一人，又會是那一個？」

「對了！這倒也是！」蓋雪松霍地站起道：「我這就問他去！」

「不必！」左大海拉住他一隻手道：「這又何必，你如問他，他當然是不會承認的，此事只待慢慢觀查也就是了！」

蓋雪松想了想，又坐了下來。

暮色愈沉，小夥計已點上了燈，外面懸起了一串紙燈籠！

「火眼金剛」左大海和皮貨帮的頭兒「賽呂布」蓋雪松，兩個人都似有很多心事。

蓋雪松是在想譚家的那個大小姐——那却是他生平所見過的第一個美女，不禁有些兒意亂情迷！

左大海却在琢磨他的生意——

「老弟！」他在蓋雪松肩上拍了一下，後者的美夢一下子被他驚醒了！



譚大小姐和蓋雪松各執皮裘一端，互較內勁。

左大海道：「那塊『白魔王』讓給老哥哥我吧——」

蓋雪松怔了一下，才想到對方跟自己泡了半天的眞實用心，冷冷一笑道：「行，掌櫃的你出多大的數兒吧！」

伸了伸兩根手指頭，動了半天，道：「要是眞的，我給這個數！」

「兩萬！」

「別開玩笑了，有這個錢，我也不會這個窮啦！」

蓋雪松一笑，道：「那是兩千？」

左大海另外揚了一下巴掌：「再加上這個數，總共是兩千五，怎麼樣？數目不小了！」

「好吧，」蓋雪松一面移動脚步，一面道：「過後天，咱們再談這件事！」

說着他就轉身上樓去了！

左大海「哼！」了一聲，看着他的背影，氣得直咬着牙，「黑馬蜂」花四姑湊過來道：「當家的，怎麼回事啦？瞧瞧！像捱打了一樣！」

左大海重重嘆息了一聲，全食堂裏就他們夫婦兩個，他大可以放心說話——

「姓譚的要砸我們這塊招牌，以後日子，不好混了！」

花四姑一怔道：「你是指後天譚家請客的事？不會這麼嚴重吧！」

「怎麼不會？」左大海道：「往年就只我一個人，今年居然全體都算上，姓譚的是想直接做買賣，用不着我們這個中間人了！」

「要眞是這樣，老譚也太絕情一點了，這麼些年咱們沒功勞，可也有苦勞，就算賺他兩個錢也是應該的，他居然河拆橋？」

「誰知道他葫蘆裏賣什麼藥？」

「譚老頭眞要不够意思，咱們就洩他的底，叫他別想再過舒服日子——」

「噓！」左大海噓了一聲，道：「你怎麼口沒遮攔呀？」

花四姑氣憤憤的道：「這裏也沒外人，這些年咱們守口如瓶還有那點對不起他是怎麼看？」

「可是姓譚的對我們也不錯呀！再說，譚老頭的厲害，妳不是不知道，就憑我們那配跟他作對？除非你活得不耐煩！」

花四姑撇了一下嘴，道：「瞧瞧你嚇成這個樣，姓譚的他再厲害，也不過還是個人，他還眞是三頭六臂？」

「唉唉！你們女人就是這個樣，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得啦！我不跟你說！」

花四姑伸手按着他一隻手，道：「先別走，這些年我心裏一直悶着，你也從來沒詳細的告訴我過，現在你告訴我知道，姓譚的到底是在躲着誰？」

「誰說他躲着了？」左大海用力的摔開了她的手，氣呼呼的道：「越說你你還越帶勁！」

他這裏氣呼呼的就上樓去了，花四姑氣得直翻着白眼！

天黑了，冷風由窗戶裏刮進來，雖然說時當初春，也是够冷的。

黑馬蜂一肚子的不高興，站起來就去關窗戶，她的手方自一摸着窗戶的扇子，陡地吃了一驚——

原來不知何時，窗外站着一個人。

這個人也許是剛站在這裏，也許已經站了半天了。六十不到的年歲，瘦削的一張臉，白面無鬚，雙目烱烱，蘊含着凌人的精光，身上穿着一襲京綢子面的長袍子，顏色是黑的，是以他站在那裏，一時不易被人看出！

「黑馬蜂」花四姑嚇了一大跳，當她看清了這個人之後，心裏更不禁吃一驚！

「胡先生……是您呀……您來了多久了？」

——來人正是譚家的賬房胡先生，好像叫胡駿，是譚老爺子手下最得力的一個心腹人，譚家上上下下，什麼大事都得這位胡爺照顧着，譚老爺子對這位胡先生很信任，左大海也對他十分恭敬，花四姑當然不能怠慢！

「來了有一會兒了！」胡先生冷冷的說着：「本來想進來，正好看見你們夫婦在說話，所以在外面等一會！」

「戛——？」花四姑神色一變，道：「你聽見……什麼了沒有？」

胡先生鼻子裏「哼！」了一聲，身子轉進來，由大門進來。

花四姑趕忙拉出椅子道：「胡爺您坐！我這就去叫我們當家的下來！」

「用不着！我是來送帖子來的！」

胡先生一面說，一面由袖統子裏拿出一疊寫好的請帖，厚厚的足有好幾十張！

花四姑作出一副笑容道：「眞是太不敢當了，還勞胡爺大駕親自送來！」

胡先生道：「到時候請這些客人務必賞光，這一點老闆娘你要多幫忙，時間是明天下午，敝東譚老爺子要親自接待！」

花四姑臉上不自然的笑道：「胡爺知道是爲什麼事嗎？」

「這個……老夫就不知道了！」微微一笑，這位胡先生道：「當然不會是什麼惡意了，這一點老闆娘你大可放心！」

花四姑道：「每年府上所須要的皮貨，都是由我們當家的採購，這一次……」

「這一次，也不會有什麼例外！」胡先生說道：「只不過，方式上畧有不同而已！」

說到這裏，胡先生鼻子裏「哼！」了一聲，一隻手擺到了長袍裏，拿出了一個四方的緞子包，往桌上一放，像是很沉重的樣子！

「這裏是黃金一百両！」胡先生吶吶的說：「敝東體念左掌櫃的多年支持，這點小意思，不成敬意，請老闆娘，你先收下！」

花四姑頓時心花怒放，方才的一腔怨恨不滿之意，頃刻間打消了一個乾淨——

「這……這太不敢當了……怎麼好意思呢！」

「收下吧！」胡先生說：「敝東家待人一向寬厚，左掌櫃的是深知敝東爲人的，老闆娘你也許還不清楚！」

花四姑靦覥着道：「那裏……那裏……譚老太爺是這地方的大善人，福大量大，才能做這麼大的生意……唉！既然這樣，我就代我們當家的謝謝收下啦！」

說着，就把四四方方的那一包金子拿了過來，就便掂了一下份量，敢情不輕，足足的有一百両！

一百両黃金，可不是一個小數目，每年他們作皮貨轉手生意，從中取利，也沒有這麼大的好處！

花四姑的一顆心，算是完全篤定了，反倒對着剛才說的話感到有點內疚！

胡先生由袖子裏拿出了一本羊皮賬本，翻開來，裏面是記載着密密麻麻的數目字。

翻到了一頁，其上寫着：

「奉命致酬左大海黃金一百両。」

「老闆娘請點收蓋章，老夫返後也好與敝東報銷！」

「好……」花四姑笑道：「只是我們女人家沒有印章我去叫當家的下來——」

「不用，老闆娘打一個手印代收就行了！」

說着打開了印色盒子，花四姑就蓋了個姆指印子，笑笑道：「胡爺先等一會兒，我點點數兒！」

把緞子包打開，可不是裏面黃澄澄的金葉子，一共是二十片，每片五両，總數一百両一個不差，樂得花四姑眉開眼笑，連聲的稱謝不已。

胡先生一派斯文的靜坐一邊，等着她點淸了數目，才問道：「數目對不對？」

「對對……謝謝胡爺辛苦一趟！來！胡爺，這壺裏的酒還燙，胡爺來一盅吧！我這就去給您準備菜去！」

「不必了——」

胡先生一隻白瘦的右手，向上一托，托住了花四姑手裏的白錫壺！

花四姑就像觸了電似的打了一個哆嗦，手裏的酒壺差一點脫手而墜，胡先生含着微笑，已把錫壺放在了她面前！花四姑由不住向錫壺多看了一眼，但只見那厚有兩分的錫壺上，竟然留下了五個極深的手指印子，每一個印子都深入壺心，只差着一層皮就要貫穿的樣子！

花四姑的眼睛都直了！

她一直把這位譚家的賬房胡先生看成一個典型的讀書人，却未曾想到竟然是這等的一流武林高手，自己眞正是看走了眼了。

胡先生深深一笑道：「老闆娘，爲人做事還是厚道一點的好，妳說是不是？」

花四姑怔了一下道：「是……胡爺說的對極了！」

「古人有『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之說——」胡先生臉上罩起了一片寒霜道：「老闆娘你雖是一位婦道人家，但是這點道理總無不知之理，老闆娘，你是明白人，胡某人的話也就說到這裏爲止！」

「……」花四姑臉上靑一陣白一陣的連連點着頭，有點張慌失措，不知所言的樣子！

胡先生這才由位子上站起來，道：「夜深了，老夫告辭！」

他的兩隻手往長袍下擺一插，轉身向外踱出！

「黑馬蜂」花四姑呆了一下，忽然由後面趕上去，喚道：「胡爺——」

胡先生回過身子，花四姑臉上說不出的靦覥，吶吶道：「胡爺……剛才我與我們當家的乃是酒後胡言，胡爺你…大人不見小人怪，尙請口頭上代爲遮攔才好！」

胡先生道：「老闆娘何必關照，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

說到這裏眉尖一聳道：「哦——對了，聽我家小姐說起，你們這裏來了一位新客人，可是？」

花四姑道：「不錯，姓桑的！」

胡先生吟哦了一下道：「後日務必要請他光臨！費神，費神！」

說完轉身自去！

花四姑向着黑沉沉的夜色，暗暗吸了一口氣，心道好險呀，看來這胡先生分明武林中一流角色，剛才幸虧自己還沒有太過於放肆，否則以此人之武功，要向自己夫婦出手，焉能還有命在？所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眞是一點也不假了！

想到這裏，暗暗的慶幸，自警，遂收好了那百両黃金，却見小夥計柱子正由樓上下來，花四姑就吩咐他把門板上好，逕自繞向後院歇息去了。

× ×

胡先生離開了「迎春坊」，一逕的轉回譚家！

正如前文所述，譚家是個大宅院，巍峨的大門足有兩丈多高，其上蓋以碧瓦，在一溜十盞氣死風燈的映射下，看上去更是氣像豪邁！

門前有石階十數級，左右臥伏着一雙巨大的石獅子，正中是上馬石，沿着兩牆，種植着百十株桃樹，此時桃花雖不曾開放，却可以想像到一旦桃花盛開時的瑰麗情景！

這一切，足可見宅主譚某人的氣派，也可以想見其不同凡俗之一般！

胡先生平日一向不輕易顯露其身上武功的，只見他拉扯着身上的長袍，小心翼翼的行過那片染有雪泥的爛泥巴路，最後踏上了直通大門的靑石板大道！

夜風吹過來，道邊的松樹發出悅耳的一片松濤，胡先生機伶伶的打了個寒顫。

這當口，他可不知道是不是眼花了，却看見了一條飛快的人影，正由西面那片遼闊的冰河上倏起倏落的向着這邊奔來！

時值新春，河上的結冰已全溶解，昔日堅實得可以行走大車的河面，現在變成了微泛蕩漾的一片碧波——

冰面上行人不稀奇，可是水面上行人可就太也稀罕了。

這個人顯然不會乘船，而是施展着令人觸目驚心的輕功上乘身法，可能是傳聞中的「八步凌波」身法！

這種身法的運用，在於一氣呵成，全憑一股自丹田提起的眞氣，每八步換息一次，這類輕功多係在陸地施展的多，敢於在水面上施展的却是少之又少，因爲必須八步一落，一脚踏不實在，可就有墜水覆身之慮！

胡先生一望之下，登時心中吃了一驚，他身子趕忙向身旁的柏樹後面一倚！銳利的目光，緊緊逼向水面上的那位不速之客！

來客這身輕功，端的是令人震驚不已，不過是眨眼的工夫，已竄越過遼闊的冰河上面，風掣電馳般的來到了眼前！

現在胡先生可以十拿九穩的斷定他是一個人了，雖然看不清楚來人那副模樣，却可以畧微看出對方乃是一個個頭不高的瘦子，這人皮膚在月色下色作慘白，身上一襲同自己一般的薄棉袍子，前後大襟却接連在一塊，露出月白色的長袴，却把一雙足踝地方，用緞帶子緊緊的紮住，這樣他身子騰縱起來，就顯得十分靈活！

刹息間，這人已來到了石板道上！

只見他抖了一下身上的長衫，那雙瞳子，閃爍出一片凌人的奇光！

樹後的胡先生一動也不動的靜靜觀查着對方，來人左右觀察了片刻之後，一雙眸子始向着譚家大門望過去，足下輕輕向前邁動！

胡先生暗中冷笑了一下，心忖你好大的胆子，他開始挪動了一下身子，換了另一棵樹掩飾身子。

前行的那人，頭上是蓄着短髮，剪得一般平齊，在他背過身子時，胡先生可以淸楚的看見他背後緊緊紮着一口長劍，劍穗子是黑色的。

這人以着輕快的步法，來到了譚家大門，站住了脚步，抬頭打量了片刻，陡地足下一點，在一陣衣袂蕩風聲中，已經縱向院牆一角。

胡先生心中一動，這人身法好快，身子一落，絕不少緩須臾，只見他足下一踹牆頭，「哧！」的倒穿了出去。

這一次更快，更遠！

月色下，就像是一隻凌霄的大雁，足足穿出去有五六丈，在凌空的一個滾翻勢子裡，已落在了正院子的亭子前方！

譚府的賬房胡先生，不能再保持鎮定了，他在一式「潛龍昇天」的勢子裡，把身子拔了起來，足尖一找院牆的琉璃瓦，身子向前一倒，右手前探，「哧—哧—」兩股尖風，已打出了一雙「棗核鏢」！

那人本是背朝着這邊，却像是背上生了眼珠一般，胡先生的暗器還離着他有丈許左右，這人身子向前一蹌，就勢使了一招旋風腿，在他猝然轉回的一個滾翻動作裡，「叭」的一聲，已把一雙棗核鏢踢飛無影。

這個人在一番謹愼行動之下，兀自敗露了身形，顯得異常的氣惱——

先聞他鼻子裡哼了一聲，身子第二次旋起，却向着胡先生落身之處猛撲過來！

胡先生一聲叱道：「大胆！」

他右掌向前一探，用劈空掌力直向着這人身上擊去，掌力一出手，身形快閃，却移動了一個位置！

那人端的是好身手，在胡先生掌力一出的刹時，就空一個倒折，却落向丈許以外！

胡先生第二次進身，用「龍形乙式進身掌」人到掌到，向來人身上打來！

這人身子向左側閃開半尺，抖手照着胡先生右肋上就插！

胡先生掌式一沉，翻右足，用足尖飛踢這人的右太陽穴！

來人身子向後一坐，雙掌同出，施展「雙撞掌」內力，吐氣開聲——「嘿！」

掌力一撤，胡先生禁不住向後退了一步。

這人當眞是好大的胆子，在人家家裡，竟然沒有一點顧慮似的，他想不到自己這等運力的一掌，對方竟然仍能全軀而退，盛怒之下，右手向後一抬，但聽得「嗆！」的一聲龍吟，一口三尺靑鋒，已撤在了手中。

（未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神刀

獨孤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秋獨自前往百花城，陷身在地底密室，百花城主向他自承是殘缺門主，並告訴他打算將百花城炸毁，使與楚雲秋葬身地窟，彼等則掃數離去，楚雲秋終在壁角挖掘出一個洞口，由洞口走出密室，這時，百花城中靜寂如死，不見一絲人影，楚雲秋在一間室中找到一幅含烟畫像，匆忙離開，在距離百花城三十里外的一處山間，發現一黑衣大漢爲人發暗器殺斃，楚雲秋查視間，一幪面女子現身向楚雲秋撲攻，楚雲秋知她定是誤會自己爲百花城的人，立向她解釋，說明自己並非百花城的人——

爆炸百花城　臂助逍遙宮

那黑衣蒙面女子穩住了身軀，但却沒再撲，冷然道：「那你是……」

楚雲秋道：「我是從這兒路過，聽見慘叫聲過來看一個究竟的。」

那黑衣蒙面女子冷冷道：「眞是這樣麼？」

楚雲秋道：「妳應該覺得出，我適才兩掌未盡全力。」

那黑衣蒙面女子道：「現在你已經看見究竟了，可以走你的路了！」

楚雲秋道：「妳告訴我個理由，只要他該殺，我馬上走路。」

那黑衣蒙面女子冷笑一聲道：「看不出你還挺愛管閒事的啊……」

忽聽一聲巨响，遙遙傳了過來，地皮爲之微顫，旋見「百花城」方向火光冒起燭天。那黑衣蒙面女子禁不住驚呼一聲。

楚雲秋心知這是「百花城」地下埋的炸藥爆炸了。一震之威如此，他要是還沒逃出「百花城」，如今豈有生理？他不但爲之心驚，簡直就爲之寒顫。

只聽黑衣蒙面女子驚聲道：「『百花城』好端端的怎麼會……」

楚雲秋道：「是『百花城主』自己炸的。」

那黑衣蒙面女子一怔道：「是『百花城主』自己…那怎麼會？你怎麼知道？」

楚雲秋道：「妳告訴我妳爲什麼殺這個人，我自會告訴妳『百花城主』爲什麼炸掉他自己創之不易的基業。」

那黑衣蒙面女子冷然道：「我爲什麼殺他你管不着。」楚雲秋道：「我不妨告訴妳，妳要是不讓我明白究竟，可別怪我不讓妳離開此地。」

「好大的口氣，」那黑衣蒙面女子冷笑一聲道：「我倒要試試看你攔得住攔不住我。」她騰身倒射，快捷如電。

楚雲秋却比她更快，一步便已跨到，探掌抓了過去。那黑衣蒙面女子可眞沒想到楚雲秋有這麼快，驚呼一聲弓嬌軀，踢玉腿，一個跟斗往外翻去。

楚雲秋一步又自跟到，抓勢不變，仍遞過去！那黑衣蒙面女子這下知道楚雲秋不是誇口了。一邊翻身躲閃，一邊發出一聲尖銳異常的短嘯。

楚雲秋心知她是在呼喚同伴討救兵。他裝不知道，仍然步步進迫，他不讓她脫身，可也絕不碰着她。

他沒料錯，片刻工夫之後，一陣疾速異常的衣袂飄風聲由遠而近，緊接着一聲冰冷嬌叱傳了過來：「住手。」

楚雲秋聽了來人，當卽收手停步。

一共八條人影射落身週，赫然又是八名黑衣蒙面女子，楚雲秋不由爲之一怔。

就他這一怔神工夫，那名黑衣蒙面女子閃身掠向那八名黑衣蒙面女子，向着爲首一名施禮叫了一聲：「姑娘！」

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微微抬了抬手，那隻手修長，晶瑩如玉，她一隻清澈而冷的目光，從地上黑衣人身上掠過，落在楚雲秋臉上，冰冷道：「就引來他一個麼？」

那黑衣蒙面女子忙道：「回姑娘，他說他不是他們一夥兒的。」

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道：「妳相信他不是他們一夥兒的。」

那黑衣蒙面女子道：「婢子本不信，可是他能傷婢子却沒傷婢子！」

這位姑娘倒是實話實說。

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道：「你這是什麼意思？既不是地上這人一夥兒的，爲什麼跟我的人爲難？」

楚雲秋知道，這是跟他說話，當卽說道：「半夜三更，荒郊曠野碰上這種事，任誰都會問上一問，是麼？」

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道：「不關你的事你問什麼？」

楚雲秋道：「不關我的事我才問，要關我的事就不止是問了。」

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兩眼寒芒暴閃，冷笑一聲道：「好大的口氣，你想知道我的人爲什麼殺這個人是麼。」

楚雲秋道：「不錯。」

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道：「容易，你管閒事必得有所仗恃，你要是能勝過我一招半式，我自會告訴你。」

話落，揚手，輕輕一掌拍了過來。

這些姑娘簡直是一個賽一個橫，說打就打。

她這麼一隻欺雪賽霜，柔若無骨的纖纖玉手，加之又是這麼輕飄飄的一掌，任誰也不相信這一掌能傷人。

可是楚雲秋看得出，這輕飄飄的一掌蘊含驚人的威力，而且這遙遙的一掌已罩住了他週身大穴，兩丈方圓內無論躲到那兒都難逃這一擊。

好在他也沒想躲，他抬手一指遙遙點了過去。

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兩眼寒芒再閃，忽然變拍爲拂，尖尖五指拂向楚雲秋腕脈。

楚雲秋也變了招，變點爲抓，微曲五指抓向對方那一段皓腕。

乍看，兩個人相隔近丈像在比劃着玩兒，但在行家一看就知道，這是一種至高的武學，是任何一方有懈可擊，馬上就會受制於對方。

突然，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冷哼一聲，閃身撲到，雙掌連揮如電，立卽把楚雲秋罩在掌影之內。

就在這時候，楚雲秋也閃動身軀，兩條人影疾閃交錯而過。

兩個人換了方位，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到了楚雲秋原來站的地方，沒動。

楚雲秋到了八名蒙面黑衣女子身前，也就是適才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所站的地方，他也沒動。

八名黑衣蒙面女子十六道目光疾轉，先看楚雲秋，再看她們姑娘。

她們沒能在楚雲秋身上看出什麼異狀，也沒能從她們姑娘身上看出什麼異狀。

但──

忽聽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道：「難怪你這麼大口氣，果然是有所仗恃，我認輸就是……」

那八名黑衣蒙面女子一十六道目光倏又凝聚在楚雲秋身後，方待有所行動，只見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抬起了皓腕：「不許這樣，話是我說的，咱們輸要輸得起。」

一頓接道：「現在我告訴你我的人爲什麼殺他，你聽淸楚了，這個人跟他的一夥狐朋狗友都是我一個背叛師門的師兄的朋友，他們妄圖侵犯我的師門。所以我們要截殺他，你聽明白了麼？」

楚雲秋道：「我聽明白了。只是妳的師門是……」

那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道：「這個你就不必管了。」

楚雲秋道：「我連妳的師門都不知道，怎麼知道妳說的話是眞是假。」

那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兩眼寒芒暴射，冰冷道：「你敢不相信我的話。」

楚雲秋淡然說道：「這沒有什麼敢不敢的，我跟妳素昧平生，緣慳一面，尤其眼前事是關係的人命，我自是不能輕易相信妳的話。」

那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兩眼寒芒倏斂，道：「我不能不承認你說的是理，無如本門雖係武林一脈，但却很少在武林中走動，也從不參與武林中的任何事，爲免招惹是非，一向嚴誡對外提起，因之本門也一直鮮爲人知，我不能也不敢爲眼前事違背本門的規法！」

楚雲秋道：「貴門已經惹上是非，還有什麼不能對外人提的，尤其令師兄已背叛貴門，我敢說用不了多久，武林中會沒有一個人不知道貴門。」

那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沉默了一下，旋卽微一點頭道：「這倒也是理，好吧，我告訴你我們是『逍遙宮』的人！」

這才是歪打正着，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呢。

楚雲秋聽得一怔，旋卽心頭一陣猛跳，道：「原來妳們是那傳聞在虛無飄渺之間，神秘已極的逍遙宮的人，這倒巧啊，我正愁找不着逍遙宮呢。」

那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訝然道：「你正愁找不着『逍遙宮』？」

楚雲秋微一點頭道：「不錯。」

那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道：「你找我『逍遙宮』幹什麼？」

楚雲秋道：「妳『逍遙宮』傳聞在虛無飄渺之間，一向不爲人知，無緣無故我不會找妳『逍遙宮』。我所以找妳『逍遙宮』是因爲懷疑妳『逍遙宮』劫擄武林中各門各派各地方有名氣有成就的人……」

「慢着，」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詫聲說道：「你怎麼說？你懷疑我『逍遙宮』劫擄武林中各門各派各地方有名氣、有成就的人？」

楚雲秋道：「不錯。」

那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冷然道：「你憑什麼，懷疑我『逍遙宮』的人劫擄武林中各門各派各地方有名氣，有成就的人？」

楚雲秋道：「我自然有理由……」

他把他「揚州」偵查所知，以及黃君在「史祠」失踪的經過，從頭到尾，頗爲詳盡的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冷笑道：「只憑那一片紙你便指我『逍遙宮』擄人？」

楚雲秋道：「我不是指妳『逍遙宮』擄人，我是懷疑……」

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怒聲道：「你又憑什麼懷疑。」

楚雲秋道：「我要問一問，那片紙是不是妳『逍遙宮』信箋的一角。」

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道：「我沒有看見你說的那片紙……」

楚雲秋從懷中摸出那片紙遞了過去。

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接過一看，身軀立卽震動了一下，微一點頭，說道：「我不能不承認這是我『逍遙宮』的專用信箋……」

楚雲秋道：「那麼妳能說我懷疑的毫無道理？」

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道：「只憑我『逍遙宮』這專用信箋的一角，怎麼能就懷疑我『逍遙宮』擄人？」

楚雲秋道：「那麼妳告訴我，妳『逍遙宮』的專用信箋，爲什麼會落在『揚州』城外『梅花嶺』上的『史祠』裏？」

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冷笑道：「我無須告訴你什麼，我只知道我『逍遙宮』並沒有擄人！」

楚雲秋雙眉一揚道：「事關重大，還請姑娘妳不要意氣用事，這是我，換個別人對妳『逍遙宮』絕不僅是懷疑，如今對姑娘妳也絕不會這麼客氣，我可以告訴姑娘，我這只是懷疑，我懷疑的並不是毫無道理，究竟是不是妳『逍遙宮』擄人，我還要細心求證。」

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道：「這麼說你是不相信我的話了。」

楚雲秋道：「姑娘妳是『逍遙宮』的人，這件事關係重大，我確不敢輕易相信妳的話。」

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冷笑一聲道：「我不知道什麼關係重大不重大，我只知道我『逍遙宮』沒擄人就是沒擄人。信在你，不信也在你，咱們走。」

話落，她閃身而動。

楚雲秋心愁黃君安危，好不容易碰上了「逍遙宮」的人，在沒有明瞭眞象之前怎麼肯輕易讓她們離去！一步跨前截住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他這一步跨得相當大，簡直就逼到了她面前。

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的女子忽然雙袖齊揚，兩片白色的霧狀物從她雙袖之中射出，飛快地罩向楚雲秋。

楚雲秋攔她離去，自不會不防她出手，但却沒想到是這種東西，而且這種東西隨風飄散，馬上就到了面前。他聞見了一股淡淡異香，心知不妙，連忙閉息飄退，奈何他已聞進了一絲絲！

他退到一丈外，落地便覺胸悶頭暈。

八名黑衣蒙面女子聯袂撲到，一十六隻玉手齊揚攻向了他。

只聽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一聲嬌喝：「不要傷他！」

楚雲秋心中火起，揚手一掌揮出去。

不知道那八名黑衣蒙面女子是聽了她們姑娘的，還是心懼楚雲秋這一掌之威，她八個翻身倒退。

而楚雲秋揮出這一掌之後却覺胸口更悶，頭更暈，悶得他難以呼吸，暈得他站立不穩，身軀一幌便倒了地上，倒地之後更糟，眼前一黑，接着就人事不省了。

× ×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楚雲秋從昏迷中醒了過來，頭一個感覺是身週很靜，聽不見一點聲息，繼而他覺得他是坐着，並不是躺着，他忙睜開了眼。

睜開眼一看，他不由爲之一怔。

的確，他是坐着，坐在一間廣大石室的一張石椅上，他面前還有一張空石椅，石室是圓形的，徑長足有十丈，一圈石壁上插滿了火把，把這間石室照耀得光同白晝，纖細畢現。

一圈石壁上還有四處門戶，八扇石門，關閉得緊緊的，偌大一間石室裏只兩張石椅，只他一個人，所以他聽不見一點聲息。

這是什麼地方，怎麼會到了這兒？

楚雲秋一邊驚訝自問，一邊要往起站，可是他沒能站起來，甚至沒能動一動，只因爲他混身酸軟，一點力氣也沒有，連舉手抬足的力氣都沒有。這他才發現雖然現在很清醒，但却仍在人控制之中，他心頭不由一陣震撼！

就在這時候，他突然聽見一陣隆隆輕響，響聲來自對面，他忙抬眼望去，只見對面石壁上兩扇石門正在緩緩打開，他也看見了人，門那邊有人，好幾個身穿雪白衣裝，面覆雪白輕紗，個個都頭盤雙髻的女子。

這又是……

他心念轉動間，兩扇石門敞開了，那些蒙面白衣女子走了進來，一個個身材都很好，步履也都很輕盈，但却讓人看不見面目，連臉龐的輪廓都看不見！

蒙面白衣女子一共八名，進來就一邊各四地站在他面前，不說話也不動，甚至連看也不看他一眼。

楚雲秋更詫異了，忍不住就要問。

石室裏又進來了人，這回是六個，也都是身着雪白宮裝，蒙面女子，前二後四，後四名頭盤雙髻，前兩名高挽雲髻。

楚雲秋分辨出來了，頭盤雙髻的跟高挽雙髻的不同，頭上高挽雲髻的身份自是高些。

他沒有料錯──

這六名白衣女子到了他面前之後，頭盤雙髻的白衣女子站向兩旁，兩名高挽雲髻的白衣女子之中，那名身材美好的白衣女子則扶着那位身子已見發福的白衣女子緩緩坐在了他對面那張石椅上。

雖然分明是冲着他來的，却都跟沒看見他一樣。

楚雲秋忍不住又要問。

忽聽站在石椅旁那白衣女子開了口，話聲帶着逼人的冷意：「不用問，一聽我說話你就該明白了。」

楚雲秋馬上就聽出她是那被稱姑娘的黑衣蒙面女子，心頭不由一震道：「這麼說這兒是『逍遙宮』？」

白衣女子道：「你已經明白了。」

楚雲秋雙眉一揚，旋即冷然而笑：「我的懷疑並沒有錯，妳『逍遙宮』本是用這種下五門的手法擄人——」

白衣女子截口道：「你錯了，我本可以殺了你，但是『逍遙宮』不容人誣衊，所以我帶你來看看我『逍遙宮』可是你所懷疑的那種擄人的地方。」

楚雲秋道：「那麼爲什麼要用這種手法？」

白衣女子道：「很簡單，『逍遙宮』不容人知道所在。」

楚雲秋道：「那也用不着這樣，若妳跟我明說，我會自動閉上兩眼。」

白衣女子道：「借你一句話，素昧平生，緣慳一面，我信不過你。」

楚雲秋道：「那麼如今我已經到了妳『逍遙宮』，妳就這樣讓我看麼？」

白衣女子道：「那是因爲我們信不過你，等你明白我『逍遙宮』不是你所懷疑那種擄人的地方，等我相信你確實沒有別的企圖之後，我自會給你解藥，恢復你一身力氣。」

楚雲秋道：「妳以爲這樣就能讓我明白妳『逍遙宮』確未擄人？」

忽聽坐在石椅上那白衣女子道：「年輕人，你姓什麼，叫什麼，是那門那派的弟子？」

任何人都能從這白衣女子的話聲中聽出她已屆中年。

楚雲秋轉眼望向她，恭聲道：「芳駕是——」

那白衣女子的話聲很柔和，跟站在石椅旁的那位完全不同，她道：「年輕人，你對我很客氣，我可以先告訴你，我是『逍遙宮』的宮主，剛才跟你說話的是我的女弟子。」

楚雲秋道：「原來是宮主當面，末學失敬，有勞宮主動問，末學姓江，單名一個山字，不屬於任何門派。」

逍遙宮宮主道：「江少俠對我更客氣了，由這一點，再加上江少俠那種人溺己溺，追究武林中人被擄一事，我敢斷定江少俠必是俠義中人，打古至今武林中敬的就是俠義，我先對江少俠表示敬意……」

楚雲秋忙道：「宮主誇獎，末學愧不敢當……」

逍遙宮主道：「我句句肺腑之言，江少俠不必客氣，現在我要跟江少俠談談武林中人被擄的事……」

楚雲秋道：「末學只是懷疑，自知孟浪，還請宮主……」

逍遙宮主微一搖頭道：「江少俠千萬別這麼說，一切都聽小徒說過了，江少俠的懷疑並不是毫無道理，何況我輩學武的目的除了防身外就是濟弱扶傾，除暴安良，一旦發現作奸犯科情事，自當鍥而不捨，查個究竟，只是江少俠對我『逍遙宮』還不大瞭解，我自知這不瞭解是由我『逍遙宮』自己造成的，就因爲我『逍遙宮』一向不跟外界接觸，加以我嚴禁『逍遙宮』對外提及『逍遙宮』，所以『逍遙宮』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地方，並不爲人知，因之跟外界造成了很大的隔陔，可是那是我『逍遙宮』不得已，並無意故作神秘，江少俠應該知道，武林中是非太多，而且打從自有『逍遙宮』到如今，『逍遙宮』裏只有一個男丁，那就是我那個不肖的劣徒，這點小徒已經告訴過江少俠了，因之我不願也不敢跟外界有來往，這雖是造成隔陔的原因所在，但江少俠由此也可以知道，『逍遙宮』絕不會做那劫人擄人的事，這就是我要告訴江少俠的，我希望江少俠能相信。」

微一抬手道：「仙兒，把解藥給江少俠。」

站在椅旁那白衣女子忙道：「師父，他還沒有……」

逍遙宮主道：「我知道，聽我的，把解藥給江少俠。」

白衣女子遲疑了一下，探囊摸出一個小白玉瓶走向楚雲秋。

楚雲秋忙道：「宮主，我……」

逍遙宮主道：「我相信江少俠不是那種不辨是非，不問黑白便孟浪行事的人，所以我認爲江少俠能行動跟不能行動沒什麼兩樣，我也認爲江少俠是個能約束自己，而不需別人控制的人。」

當然，這位逍遙宮主可能是個極富心機的人。

但楚雲秋並不這麼想，他反倒覺得這位逍遙宮主能以誠待人，使他非常感動，他剛要說話，白衣女子已到了他跟前，冷然一聲：「張嘴。」

楚雲秋只有暫時把話嚥了下去，張開了嘴！

白衣女子從小玉瓶裏倒出一顆藥丸，曲指一彈彈進了楚雲秋嘴裏，然後又道：「嚼碎了，嚥下去，藥力可以運行得快一點。」

楚雲秋道：「謝謝姑娘。」

當即嚼碎那顆藥丸嚥了下去。

白衣女子道：「有一盞茶工夫你就可以恢復力氣，行動自如了。」

她退回了逍遙宮主身旁！

楚雲秋望着逍遙宮主道：「宮主以誠待人，末學甚感敬佩。」

逍遙宮主道：「江少俠謬讚，我只是想讓江少俠知道，『逍遙宮』並不是個邪惡的地方。」

楚雲秋道：「末學也相信『逍遙宮』不是一個邪惡的地方。不過末學要請教，

一個矯捷異常的黑影自山洞中撲出，長劍冷電般疾捲而至，楚雲秋亮出小玉刀，挺腕迎了上去。

關於末學在『揚州』『梅花嶺』上『史祠』內，所拾獲的貴宮專用信箋一角……」

逍遙宮主道：「我『逍遙宮』向不跟外界接觸，『逍遙宮』的信箋也只是在宮裏使用，絕沒有，也絕不可能有流落在外頭的情事，關於這件事，我有這麼一個推測，唯一的可能，恐怕要牽涉到我那不肖的劣徒身上，事實上，這麼多年以來，也只有他一個人背叛了我，離開了我『逍遙宮』……」

嘆了口氣，接着又道：「本來各門各派都一樣，是向不容門下叛離的，尤其是我『逍遙宮』一向均不招惹是非，根本不跟外界接觸，應是更不容門下叛離，也是我一時不忍，念當年師徒之情，縱放了他，誰知他……」

忽然住口不言，一襲白衣無風自動。

白衣女子忙道：「師父……」

逍遙宮主搖了搖手，說道：「我不要緊。」

轉望楚雲秋道：「『逍遙宮』不幸，我教徒無方，自知罪孽深重，還望江少俠諒宥，不要見笑，這件事禍既起自『逍遙宮』，『逍遙宮』不敢護短，也不能不聞不問，我自當給天下武林一個公道！」

楚雲秋道：「宮主認爲劫擄人的是令高足。」

逍遙宮主道：「還有比這更近的解釋麼？」

楚雲秋道：「宮主公正無私，令人敬佩，只是怎知令高足他不是被害之人？」

逍遙宮主道：「江少俠不要再爲他辯護了，他叛離『逍遙宮』半年後的今天，有不少可疑的武林人物出現在『逍遙宮』附近，並有意進犯我『逍遙宮』！除了他之外當世之中再沒有別人會對外透露『逍遙宮』的所在，難道這也能證明他是被害人？」

楚雲秋道：「宮主，也有可能他是被逼無奈……」

逍遙宮主道：「昂藏鬚眉七尺軀，能這麼軟骨頭麼。他要是爲了他的性命，出賣了整座『逍遙宮』，那他就更算不得是人！」

逍遙宮主說的句句是理，楚雲秋一時無詞以對。

只聽逍遙宮主又道：「江少俠是頭一個到我『逍遙宮』來的外客，應該說是跟我『逍遙宮』有緣，本來我該陪江少俠到處看看的，可是我身子不大好，兩眼也不方便，就讓小徒代我陪陪江少俠吧，我失陪了！」

她站了起來。

楚雲秋很自然的也忙欠身站起，他站起來了，力氣恢復了，他心頭不由爲之一跳。

只聽逍遙宮主道：「仙兒，妳代我好好招待江少俠。」

她轉身往外行去。

楚雲秋忙道：「宮主走好。」

逍遙宮主道：「江少俠別客氣。」

她帶着四名頭盤雙髻的白衣蒙面少女走了，很快地行出這間石室。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道：「我沒想到宮主會對江少俠破例，請跟我來吧。」

她也轉身往外行去。

楚雲秋遂舉步跟了上去，道：「我深感榮寵，有勞姑娘了！」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道：「別客氣，宮主既對你沒有敵意，我對你自也不能有敵意。」

她出石室拐向左，一條甬道筆直通了過去，兩邊石壁上也插着火把！

楚雲秋道：「聽姑娘的口氣，好像對我仍懷有敵意。」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道：「也許是因爲『逍遙宮』很少跟外界接觸的關係，我對任何一個外人都懷有敵意。」

楚雲秋道：「恕我直言，姑娘太偏激了。」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道：「不能怪我偏激，只能怪外來的人太不能讓我相信。」

楚雲秋道：「這麼說姑娘是還不相信我……」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微一搖頭道：「固然我並不像宮主一樣完全相信你，可是我指的並不是你。」

楚雲秋道：「那麼姑娘是指……」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說道：「我那個師兄。」

楚雲秋道：「令師兄怎麼能說是外來的人？」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道：「你不知道，『逍遙宮』自創立以來一向不容男丁，我那個師兄是後來才到『逍遙宮』來的，自然要算外來的人。」

楚雲秋道：「原來如此，不過，『逍遙宮』既如姑娘所說，一向不容男丁，怎麼令師兄……」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道：「那是因爲宮主看他可憐，也是我一再苦求，要不然宮主絕不會收留他，今天『逍遙宮』何至於有這麼一個禍害？」

楚雲秋道：「宮主看令師兄可憐，姑娘這話……」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道：「是這樣的，一年多前他無意中闖進了『逍遙宮』，當時他帶着傷，是被毒物咬的，人已奄奄一息，進了『逍遙宮』就昏迷了，宮主本打算把他抬出去不管他，經過我一陣苦求之後宮主也覺得不能見死不救，而且認爲他跟『逍遙宮』有緣，於是就爲他祛毒療傷收留了他，他毒祛傷好之後感恩圖報，也就拜在了宮主門下，後來他不辭而別離開了『逍遙宮』，宮主很生氣，也很難過，我還爲他說過話，那知他竟然把『逍遙宮』的所在洩露出去，招來了那麼多武林中人企圖進犯『逍遙宮』，你說我還敢輕易相信任何一個外來的人麼？」

楚雲秋沉吟了一下，說道：「姑娘在截殺那些武林中人的時候，可曾見着令師兄？」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道：「沒有，你的意思我懂，宮主說得對，除了他不可能再有別人會對外提起『逍遙宮』的所在，我認爲他雖然招人來進犯『逍遙宮』，自己一時還不敢露面。」

楚雲秋道：「令師兄當初爲什麼會突然離開『逍遙宮』？當初投入宮主門下既然爲感恩圖報，後來似乎不可能毫無理由的就這麼不辭而別了……」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沒立即答話，沉默了一下才道：「有理由，好在現在的事情已經成了過去，讓人知道也無妨，經過一年多的相處，他對我產生了情愫，想娶我，可是宮主認爲這有違『逍遙宮』的規法，沒答應，而且還痛痛責罵了他一頓，並且讓我們倆不得再見面，結果當天夜裏他就離開了『逍遙宮』……」

楚雲秋道：「原來如此，恕我直言，這不能說令師兄叛離了『逍遙宮』，因爲他離開『逍遙宮』並不能全怪他。」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道：「當時我也這麼想，可是如今他不該招來外人企圖進犯『逍遙宮』，宮主的做法雖然有點不近人情，可是這是『逍遙宮』的規法，而且不管怎麼說『逍遙宮』總是他的師門，他這種行爲跟弑師有什麼兩樣！」

楚雲秋沉吟了一下道：「姑娘可能見告令師兄的姓名，這件事等我離開貴宮之後，我願意代貴宮查明眞象！」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道：「他姓薛，叫薛空羣，我不以爲……」

楚雲秋入耳三字「薛空羣」，心頭爲之一跳，急道：「薛空羣？『玉面劍客』薛空羣？」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霍地轉過臉來道：「不錯，你知道他？」

楚雲秋忙道：「我何止知道他，我受他妹妹之託也在找他……」

接着他把「揚州」雪艷芳跟「六公子」之一「金陵」傅怡紅的事說了一遍，最後便道：「姑娘，這不正表示他也是被害人麼？」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靜靜聽畢道：「不錯，我也聽他提過說他有個妹妹，原來他妹妹一直在找他，照這麼說他確是被害人之一，可是『逍遙宮』的所在總是他洩露出去的，要不然……」

說話間甬道出口已在望，就在這時候，甬道口外傳來一聲女子冷叱。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身軀一震，急道：「不好，他們闖進來了。」

隨着這句話，人已如脫弩之矢般射了出去。

楚雲秋心頭又爲之震動，飛身跟了出去。

出甬道道口再看，外頭是一個圓形桶狀的谷地，四週峭壁插天，夜空只見圓圓一塊，奇勢天成。

谷裏遍植花草，有小溪，有小橋，還有小亭，簡直像世外桃源，人間仙境。

甬道口是北邊峭壁下的一個洞穴，東邊峭壁下另有一個黑忽忽的洞穴，就在那洞穴前，六名頭盤雙髻的白衣少女正仗劍攔着七八名使長劍的黑衣人厮殺。

那七八名黑衣人個個劍術一流，六名白衣少女顯然不是對手，不但節節後退，而且險象環生，隨時都可能傷在劍下。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兩眼殺機暴閃，怒叱一聲就要撲過去。

楚雲秋道：「讓我爲貴宮略盡棉力，效些微勞吧。」

他騰身而起，行空天馬般撲了過去，人在半空中，舌綻春雷，霹靂大喝：「六位姑娘後退！」

這聲大喝震得四邊峭壁四響，雙方手上都爲之一頓，就這刹那間的一頓工夫，

楚雲秋矯龍般撲到，雙掌探處，兩名黑衣人首先慘叫飛起，砰然兩聲落在丈餘外，他身軀落地疾閃，另六名黑衣人也一個連一個躺下了。

楚雲秋快得令人目不暇接，以其一身高絕所學在一瞬間工夫中擊倒了八個黑衣人。

六名白衣少女看傻了。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帶着八名白衣少女如飛跟到，她道：「謝謝……」

「你」字還沒出口，楚雲秋跨步攔在她身前。

一條矯捷異常的黑影從那個黑忽忽的洞穴中撲出，掌中一把長劍冷電般疾捲而至。

楚雲秋翻腕亮出了他那把小玉刀，挺腕迎了上去。

「噹！」地一聲金鐵交鳴，一道寒光直飛冲天，楚雲秋的身軀幌了一幌，那黑影却悶哼一聲倒射暴退。

影定人現，是個有着一副頎長身材，劍眉星目，俊逸異常的年輕黑衣人，看年紀要比楚雲秋大幾歲，此刻臉色煞白，兩眼發直，楞楞地望着楚雲秋，掌中握着一把劍，可是只剩了半截。

只聽叫仙兒的白衣女子驚叫道：「師兄！」

那俊逸黑衣人却跟沒聽見似的，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楚雲秋爲之一怔道：「你就是『玉面劍客』薛空羣？」

俊逸黑衣人說了話，連話聲都木木然：「誰是薛空羣？」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驚呼道：「怎麼？師兄……」

只聽一個冰冷話聲從身後傳了過來：「不要叫他，他不是妳的師兄。」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叫了聲「師父」，轉身迎了過去。

可不是「逍遙宮主」出來了，她身後帶着一十六名仗劍白衣少女，只聽她道：「江少俠請讓讓，待我誅此惡獠。」

楚雲秋眼望着那俊逸黑衣人，說道：「宮主可否稍微等一等，容末學跟他說幾句話。」

逍遙宮主道：「那麼我就容他多活片刻，江少俠有些什麼話請說吧。」

楚雲秋道：「謝謝宮主。」

一頓向俊逸黑衣人道：「你不是『玉面劍客』薛空羣？」

俊逸黑衣人道：「我不知道什麼『玉面劍客』薛空羣。」

楚雲秋道：「那麼你是什麼人？帶着人夜闖『逍遙宮』有什麼企圖？」

俊逸黑衣人道：「我是一等劍手，奉命前來奪取『逍遙宮』！」

楚雲秋道：「你是那門那派的一等劍手，奉誰之命前來奪取『逍遙宮』？」

俊逸黑衣人道：「我不會告訴你，你不要再問了。」

突然大喝一聲抖起斷劍撲了過來。

楚雲秋閃身迎了上去，只見兩條人影疾若擊電地交錯而過，俊逸黑衣人身軀往上彈起，一彈下落，砰然一聲摔在地上，靜伏不動。

逍遙宮主探手向後，自一名白衣少女手中奪過一把長劍，抖手向着地上俊逸黑衣人捲了過去。

「宮主手下留情。」楚雲秋帶着一陣勁風掠到，掌中小玉刀一遞，正好擋住了逍遙宮主下落的長劍，「噹」地一聲，逍遙宮主掌中長劍一斷爲二，身軀也爲之一幌，她道：「江少俠這是……」

楚雲秋道：「宮主難道看不出他的神智異於常人。」

逍遙宮主道：「江少俠，我的兩眼已失明十幾年了。」

楚雲秋突想起逍遙宮主說過她兩眼不方便，心頭一震道：「請恕末學失言！」

逍遙宮主道：「少俠好說，瞎了眼的人世上比比皆是，這算不了什麼，少俠剛才說他神智異於常人？」

楚雲秋道：「不錯，他兩眼發直，目光呆滯無神，而且臉上始終不帶表情，正常的人不該這樣。」

逍遙宮主「哦！」地一聲道：「那麼江少俠看他是——」

楚雲秋道：「以末學看他的神智可能受到了控制，對控制人神智的不外藥物，照這麼看武林中人被刧擄一事內情頗不簡單，那刧擄武林中人之人在擄得各門各派各地方的高手之後，給他們服用某種藥物，藉以控制他們的神智，驅使他們爲他做某一件事……」

逍遙宮主道：「這麼說刦擄各門派高手那人有很大陰謀，用心也相當可怕。」

楚雲秋道：「不錯。」

逍遙宮主道：「但不知這是武林中的那一個？」

楚雲秋道：「這個末學以爲要能使令高足的神智清醒，就不難知道他是誰。」

逍遙宮主道：「大凡這一類的藥物都有獨門解藥，『逍遙宮』雖有幾種解毒的藥物，恐怕派不上用場。」

楚雲秋道：「宮主說得是，宮主現在可以明白，令高足招人進犯『逍遙宮』並不是出諸他的意願，也就是說他洩露『逍遙宮』的所在乃是身不由己。」

逍遙宮主道：「說來說去仍怪他不好，當初他要不私自離開『逍遙宮』，不就什麼事也沒有了，儘管他洩露『逍遙宮』的所在身不由己，『逍遙宮』可却從此多事我多少年的心血恐怕要毀於一旦了。」

楚雲秋道：「宮主的用心末學懂，只是武林中並不全是是非！」

逍遙宮主道：「少俠的意思我也懂，可是……不談這個了，不來的不必躲，要來的躲也不掉，現在這不是頂緊要的事，要緊的是得趕快想辦法恢復他的神智，問明刦擄各門各派高手的是誰，他們別的目標是何處，以我看他們既有這麼多可用之人，目標絕不止『逍遙宮』一處！」

楚雲秋心頭震動了一下道：「宮主說得是，只是眼下……」

叫仙兒的白衣女子突然說道：「江少俠，不知道他們另幾個人的神智是不是也受了控制。」

楚雲秋道：「那刦擄他們之人，恐怕不會厚此薄彼。」

俯身抓過來一名黑衣人，一掌拍向腰間，那黑衣人大叫一聲醒了過來，睜眼一看，騰身便要躍起。

（未完）

民初遊俠傳

朱羽·文
盧令·圖

曉山風雲



屠刀封塵土　積怨化烟雲

早晨的曉山並不美，崗巒，房屋，樹叢，都蒙上了一層白茫茫的濃霧，太陽像是掛上了千層面紗。

鳥在林中啾啁，狗兒在樹林子裏狂吠，不遠處响起輕緩的蹄聲；馬蹄鐵輕脆地敲在靑板石鋪砌的路上，早晨的曉山並不靜。

馬兒逐漸在濃霧中出現了；一匹純白的高頭健馬。若是牠靜止不動，絕難發現牠的存在。

雕鞍齊備，鞍上却沒有人。正因爲沒有人駕馭牠，所以步伐才顯得凌亂而毫無節奏。

濃霧中又出現了幢幢人影，是迎着那匹白色健馬來的。兩個，一個手裏提着短槍，一個手裏端着長銃。他們先是佝僂着身子，當看淸楚馬鞍上無人時，才極爲矯捷地一縱向前。提短槍的那個一伸手挽住了馬轠，以驚奇的語氣說：「嘧！沒有主兒？」

端着長銃的那個沒有答話，他靠着馬身，以警戒的目光凝視着白色健馬行來的方向。一片白茫茫，他什麼也看不見。

「七哥！」提短槍的將手中的駁壳揷進了腰帶之中，伸手在馬身上東摸摸，西揑揑，以讚嘆的口氣說：「好結實的膘，我看一定是蒙古種。」

端長銃的那個警戒意識逐漸鬆懈下來，回過身子，長銃也揹上了肩，輕撫柔軟的馬毛，低聲說：「眞是一匹好馬，牠的主人可太疏忽了。」

濃霧中突然閃動着一道人影，黑色的衣服在白茫茫的霧中格外顯眼。他的行動快得像一頭自山崗上撲縱下來的豹子，落脚輕巧無聲。手中雙槍分別指着那兩個人的背心窩。以一種懾人心魂的聲音：「二位相好的，乖乖地別動，槍子兒是不長眼睛的。」

身揹長銃的站在那兒紋風不動，左手仍然擱在馬頭處，這顯示他是一個極端沉穩而不易慌亂的人。腰揷短槍的却顯得不够鎭定，右手很快地搭上了腰間的槍把。背後的人比他更快，硬硬的槍管立刻抵上了他的脊樑骨；他那隻摸槍的右手就像在冰天雪地中結了凍。

「相好的！」這位不速之客說着一口濃厚的關外口音：「要請問一聲，是有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一大淸早就煩二位在路口上揷旗桿？」（註：插旗桿即放哨之意。）

「地方上不平靖，附近有一股流竄的散匪。」腰插短槍的答話時倒並不過份慌亂。「所以各家抽出壯丁來組織了鄉團，輪流守望……」

「你們運氣不壞，」不速之客打斷了他的話。「幸好我不是散匪。」語氣中有明顯的揶揄味道。

「那麼，你是幹麼的？」揹長銃的發問了。雖然受制於人，語氣中仍有幾分威嚴。

「要來拜訪一位老朋友，想麻煩二位相好的帶個路。」

揹長銃的名叫李七，幹了三十年的獵戶，從弓箭長矛用到火銃，捉過靈巧的兔子，鬥過兇狠的山豹，和狡猾的狐狸捉過迷藏，可說是經驗老到。雖未看到身後那位不速之客的面孔，神情，却已料到對方凖定比兔子還靈，比狐狸還狡，比山豹還兇。是以不敢動一點歪腦筋，輕言細語地問道：「不知要找那一位？」

不速之客語音淸晰地回答：「這個人是曉山鎭上無人不知的大人物，廣濟油坊的掌櫃，姓范名松，人稱范五爺。」

李七的肩頭聳動了一下，似乎有些感到意外。沉默了一陣，才緩緩問道：「請問貴客今年貴庚？」

「二十過五。」

「高姓大名？」

「姓譚，單名一個道字。」

「恕我說句放肆的話，」李七趁此機會側轉了頭，將對方的容貌約畧地打量了一番。「范五爺今年高壽六十有七，貴客竟然說是他的老朋友，這話可有些令人難以相信了。」

名叫譚道的不速之客顯然不耐煩了，硬硬的槍管在李七的脊樑骨上戳了一下，聲音冷得像是冰窖中繃出來的石頭：「相好的！別囉嗦，帶路吧！」

那個腰插短槍的漢子不過二十出頭，他雖是李七的堂弟，二人的年齡却差得很多。年紀輕，沉不住氣，然而對江湖道上的事情却懂得不少。從來人說話的狠勁，他已摸出了幾分底細，這會兒作出進一步的試探：「朋友口裏說是拜訪范五爺，手裏却亮出了傢伙，逼人帶路。看樣子，朋友是要武拜了？」

「哼！」譚道鼻孔中噴出了一股冷氣。「武拜？文拜？難道還有什麼不同？」

「譚朋友！」李七接上了腔：「若是武拜，一定是范五爺跟你有樑子。想當年，范五爺在江湖上闖蕩的時候，朋友只怕還在穿開襠褲，這份樑子是打那兒結起的呢？」

「相好的！」譚道的語氣更加懾人心魄了，「你倆若是想說廢話拖時間，等到霧散，好來收拾我，那可是打的糊塗主意，槍裏上了紅槽，槍子兒是既不長眼睛，也不留情面的。」

「朋友！」年輕氣盛的李二虎吼了起來：「你可知道范五爺在咱們曉山鎭上有多大的份量？他簡直就是一尊神，他說一句話，比玉皇大帝降一道聖旨還管用。我李二虎沒有在江湖上闖蕩過，却懂得江湖規矩，范五爺果眞與你有樑子，你當然可以找他。不過你要先交代淸楚，否則你就是宰了咱們哥兒倆，也休想教咱們給你帶路。」

譚道那張稜綫分明的面孔此刻不禁扭曲了幾下，左手突然揚起，掄起槍柄重重敲在李二虎的後腦上，二虎哼都沒有哼一聲，就軟綿綿地躺下了。那匹白色健馬落井下石地一撥前蹄，二虎的身子就滾下路旁的乾溝。

「帶路吧！相好的。」譚道一手挽着韁，另一隻手裏的槍管狠狠在李七背上戳了一下。

李七向前打了一個踉蹌，却沒有邁步前行，依然穩穩地站住了，冷笑道：「對不住，我不能一大早無緣無故地去吵鬧范五爺。」

譚道的兩道濃眉陡地挑了起來，以極爲嚴厲的語氣說道：「莫非你也想倒在路旁的乾溝裏睡一陣子？」

「朋友！最好你能賞我一粒槍子兒。」李七的語氣十分鎭定。「不過，我要好心地提醒你一下，你到底來了多少人？」

「單人匹馬雙槍。」

「够豪氣！」聽語氣，李七倒不是刻薄諷刺。「朋友可知道曉山鎭上有多少人？多少槍？」

「懶得過問。」譚道的語氣，極爲不屑。

「鄉團有大刀隊和槍隊，槍隊中土銃洋槍總有百來支，縱然你有雙翅，只怕也難飛出曉山。」

「帶路！」譚道低吼一聲，槍管猛戳。這回用勁太猛，槍管上的準星將李七身上的夾襖刮破了一大片。

李七重心不穩，向前仆倒。他眞不愧是一個狩獵了三十年的好獵人。身子一倒地，雙脚已如剪刀般向譚道的足踁處絞去，同時揹在肩頭上的長銃也到了手中，握緊槍管，猛力向譚道腰際掃去。

譚道的身手眞是了得，左手在馬頭上一按，人已騰身躍起，使得李七兩次相連的攻擊全部落空。

卡地一聲，譚道以姆指扳起了匣槍的機頭。槍口指着李七的胸膛。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他竟然沒有壓下扳機。

李七眞够種，發出一連串令人心悸的冷笑：「嘿嘿……朋友！給我一粒槍子兒吧！」

譚道飛起一脚，踢中李七的下頦。李七嚎呼一聲，身子打了個滾。

譚道一彎腰，槍柄敲上了他的後腦，李七也和他的堂弟李二虎一樣，躺到路旁乾溝裏睡覺去了。

譚道翻身騎上了那匹白色健馬，一抖韁索，緩緩向前行去，在白茫茫的濃霧中，聽得見雞跳狗叫的聲音，也聽得見柴扉開啓的吱呀聲，顯然有人暗中偷窺大清早路過的人馬。譚道輕騎緩緩地穿過了疏疏落落的山村，黑壓壓一大片的曉山鎭終於在茫茫霧中顯現了。

鎭頭上豎立着高大的柵門，開了一半。有兩個身揹土銃的鄉勇守着，一個蹲在地上捲他的葉子烟；另一個兩眼發楞，似在欣賞譚道胯下的高頭健馬。這兩個鄉勇並沒有盤問譚道。他們自然有他們的想法：生客既然過了李家兄弟把守的頭關，還有啥好問的？

秋陽還很够勁，這時已逐漸驅散了茫茫濃霧。譚道才一進鎭，就看到了「廣濟油坊」的黑底金字招牌。

在油坊門前下了馬，韁繩往木樁上一套，一陣清冽的油香撲面而來，譚道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氣。

「您好早！」一個油坊伙計走了出來，冲着譚道打招呼。

譚道拱拱手，很客氣地問道：「范掌櫃在麼？」

「咱們掌櫃正在後院裏打拳，」那伙計一面將譚道往油坊裏面引，一面問道：「貴客尊姓？」

「姓譚，言西早。」

進門是一座四四方方的院子，半邊搭起竹棚，棚子下堆滿了一大塊一大塊的豆餅。另一邊空地上放着兩張長凳，伙計招手向長凳指了一指。「貴客坐一會兒，我去請范掌櫃。」

譚道在凳子還沒有坐熱，那伙計就引來了一個年約四十的中年人，身裁矮矮胖胖，看上去挺有福相。有些發怔地朝譚道打量了一陣，然後一個大步向前，拱拱手，道：「在下范長順，不知有何見教？」

譚道顯然也有些意外，怔了一下，才反問道：「廣濟油坊的掌櫃，不是范五爺麼？」

「哦！」范長順很和藹地笑了一笑。「那是家父，他老人家在十七年前，就不過問油坊的事了。全由在下掌管，不知貴客……？」

「哦！」范長順又是一楞，面上的笑容也跟着消失。

「不知有什麼要緊的事？」

「很要緊，」譚道的神色非常肅穆。「不過，要面見五爺本人才能說。」

「眞不巧。」范長順流露出歉意的笑容。「家父這會兒正在作早課。」

「早課？」譚道將這兩個字重複了一遍，十分顯然，他不明白其中意義。

范長順連忙解釋：「家父從五十五歲那年開始，就吃齋禮佛了。」

譚道那顆火熱的心立刻冷了一半，千里迢迢，只不過趕來殺一個吃齋禮佛，一心向善的人，這……？

他似乎要立刻跨馬而去，然而仇恨的火苗又將他那顆冷了一半的心重新燒熱。

他咬咬牙，裝得若無其事地問道：「五爺莫非出家了？」

「是帶髮修行，在下爲他老人家蓋了一座家廟，隔這兒不遠。」說到這兒，范長順擺了擺手。「在下可以帶你去。不過，在他老人家早課未完之前，請貴客不要驚動他。」

「有勞！」譚道站起來，向范長順拱拱手。他不想多躭擱。如今露將散盡，躺在路溝裏的李七和李二虎縱然沒有這樣快甦醒過來，也快要被人發覺了。

范氏家廟隔廣濟油坊不過百來步，轉瞬就到。石牆朱門，院子裏還移植來兩棵虬松。只見佛堂內香烟嬝繞，誦經之聲朗朗可聞。

譚道壓低了聲音說：「范掌櫃請回，留我在這兒坐候就是。」

「不！」范長順搖了搖頭。「家父的貴客，在下理當奉陪。」

「范掌櫃！」譚道的神色十分嚴肅。「這樁事不但要緊，而且機密，掌櫃雖然是五爺的親子，也不能在一旁聽聞，還是請先回一步吧！」

范長順稍微猶豫了一陣，仍然說了一聲失陪，扭頭走了。

譚道在虬松下一塊青石鋪砌的石凳上坐了下來，石板上夜露未乾，觸體冰凉。從佛堂內傳來的誦唸經文聲，更是使人塵心一淸。然而譚道仍是血液沸騰，心胸灼熱，只因仇恨的火燄在兒猛地焚燒着他。

他雙手擱在膝上，垂着頭，就那麼沉靜地等待着。

也不知過了多久，譚道的耳邊突然響起一個低沉而又洪亮的聲音：「阿彌陀佛，是那一位遠道來客？」

佛堂前的石階上站着一個身裁瘦長，貌相清癯老人。滿頭白髮，雙鬢的散髮隨着晨風飄飛。頸項上一串唸珠在太陽照射下閃閃發光。一件青布長衫連一道摺子也沒有。他的兩眼是閉着的，像是不慣熠亮的陽光照射。

譚道站了起來，以極爲緩慢的聲音，問道：「是當年名動江湖的范松，范五爺麼？」

老人家仍是閉着眼，面色肅穆而慈祥，沒有一點吃驚的表情，以沉着的聲音回答：「我正是范松，你是誰？」

「姓譚名道。」他一面回答一面緩緩地移動位置，以背對牆。一雙精光畢露的眼睛同時注意着老人及大門外的動靜。上衣向兩邊敞開，露出了腰間的雙槍。殺氣也逐漸在他的臉上流露出來。「九頭鷹譚星魁的兒子，今天向你范五討債來了。」

范松的神態仍是那樣安詳，雙眼依舊緊閉着，語氣更是出奇地鎭靜：「唔！十年前我就聽說過譚星魁有一個了不起的兒子。刀劍棍棒無所不精，而且洋槍也用得奇準無比。依我的計算，你早幾年就該來了，怎麼會挨到今天？」

以譚道原先的估計，范松若知道他是爲父尋仇而來，雖不至於跪地求饒，最少也會大吃一驚。却想不到對方竟是如此鎭定，這份沉靜功夫眞不是年輕人所能學得到的。

「五爺！」譚道措辭很客氣，聲音却很冷：「今天是什麼日子？」

「九月初三。」

「十五年前的今天，你殺害了先父。先父在江湖上號稱九頭鷹，你也給了他老人家九刀。常言道，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只因你范五爺武功高强，刀法精純，曉山鎭又是人多勢衆，唯恐三年不够，所以才等了五個三年。五爺，你的時辰到了。」譚道森冷的語氣宛如秋霜寒露，一個字一個字很淸晰地送進了范松的耳裏。

范松微微仰起了頭，吁吐了一口長氣，面孔上隱約流露出一股悽惋的笑容，語氣緩慢地說：「我天天在等，竟然讓我等了十五年。孩子，來吧！你還等什麼？」

「五爺！你的刀呢？」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那把紫金寶刀早在十二年之前就已封埋了。」范松的語氣十分平和，「孩子！來吧！你身邊一定帶得有洋槍，你可以照樣給我九粒槍子兒可以將我射成一座蜂窩啦！」

譚道打從出道以來，還沒有遇上過如此鎭定的敵人，更沒有遇上一個不作抗拒打算的對手，一時倒使他怔住了。

范松站立的姿態，沒有改變，安詳的語氣，也沒有改變：「孩子！你還在等什麼？」

一個放下屠刀，終日吃齋禮佛的老人，譚道是無論如何也狠不下心去殺他的。然而，手刃殺父仇人又是他十五年來唯一的心願。因此他想故意去激怒對方，當對方不再如此鎭靜安詳時，才能挑起自己的恨意，恨意一起，他也才能下得了狠手。

「五爺，」他以鄙夷的口吻說：「你在江湖上是一個有字號的人物。如今雖然在佛堂裏躲了起來，總不至於胆小得睜開眼睛看看我的勇氣都沒有吧？」

「孩子！」范松安詳的語氣絲毫未變。「我不用看也知道你生了一副什麼模樣，你有一雙大眼，眼眶裏燃燒着仇恨的怒火，對不對？你的雙手伸得很直，姿態也很沉靜。但是能在一眨眼之間拔出雙槍向我開火。你要報殺父之仇可說不費吹灰之力。我眞不明白你還在等什麼。」

「我在等你范五爺睜開眼睛。」

「孩子！」范松嘆息了一聲。「你太殘酷了。但是爲了不使你空跑一趟，我就讓你看看我的兩粒白眼珠吧！」

范松緩緩抬起了頭，睜開了眼睛，眞是一對白眼珠。瞳仁被一層白翳蒙着，原來他的眼睛已經瞎了。

譚道的雙手起了一陣痙攣，猛烈地抓住了自己的胸口。殺父之仇這一輩子也不能報了，他絕對不能拔槍去殺死一個吃齋禮佛而又殘廢的老人。他恨恨地一跺脚，掉頭向家廟外面走去。

譚道才一隻脚跨出門檻，就那樣一脚前，一脚後地楞住了。原來在大門外靜靜地站了四個人：范長順，兩個壯漢，及一個年約十八，九歲，梳着兩條辮子的大姑娘。除了范長順之外，另外三個人腰裏都插着駁殼槍。那姑娘插着雙槍，穗絡子鮮明腥紅，奪目耀眼。

如果他方才想拔槍射殺范松，門外這幾個人勢將被迫開火。譚道不但報不了殺父之仇，反而要將屍骨留在曉山鎭上。正因爲如此，不禁使他怒火昇騰，冷笑道：「范五爺如今瞎了眼，敲木魚唸經等死，

殺他可惜了槍子兒。那一位子孫要代他受過？」

那大姑娘往前跳了一步，冲勁十足地說道：「姑娘我沒有瞎眼，有樑子不妨找我了斷。」

「妳是范五爺的什麼人？」

「我是他老人家的孫女兒秀雲，」她抬手向范長順一指。「這是我爹，你若有本事一槍放倒我，曉山鎮上雖然人多槍多，也絕不會有人攔住你。」

「長順，」范松突然發出一聲厲叱，人也一縱來到門前。「是誰敎你們來的？還不快些滾。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本是古今不移之理。聽着，不管我死我活，你們若是動了遠道來客的一根毫毛，那就犯了忤逆不孝之罪。快走！」

「爺爺！」范秀雲悽厲地叫了一聲。

范松聲色俱厲地罵道：「長順！這是什麼家敎？還不快些帶着你那不懂規矩的寶貝女兒滾！」

范長順噗通一聲跪了下來，他一跪，范秀雲和另外兩個壯漢也跟着跪下了地。

譚道再也站不住，一偏頭，大踏步向油坊行去，他要趕快跨上坐騎，飛馳離鎮，走得愈快愈好，走得愈遠愈好。殺父之仇，是註定報不成了。

熟料雙眼已瞎的范松，行動起來比一個明眼人還要來得快，一閃身攔住了譚道的去路，大吼道：「孩子慢走一步。」

譚道停住了脚步，冷聲說道：「五爺！够啦，別自找沒趣。」

「孩子！」范松很沉靜地說道：「我知道你爲什麼要掉頭而去，你是怕殺害一個瞎子而損壞了你的聲譽。並非明白了冤家宜解不宜結的道理，對不對？」

譚道心中的怒火又昇騰起來，沉叱道：「五爺！你不要逼人太甚，父仇不共戴天，這句古話想必你也聽說過。」

范松心平氣和地說：「孩子！你今天雖然放過了我這條老命，但是你心中的怨恨之氣却永遠也不會消。所以我要將事情說個明白。在你聽完之後，認爲應該爲父報仇，你最好還是一槍將我放倒，我保証曉山鎮上誰也不敢留難你，若是你認爲不該爲父報仇，那就該消氣平怨。仇恨的念頭存在心裏，那會害你一生。」

「好！」譚道用力點點頭。「我洗耳恭聽。」

「令尊當年在江湖上作何營生，你可知道？」

譚道抿緊了嘴唇，蹩着氣，過了許久，才迸出兩個字：「偷盜。」

「令尊『九頭鷹』的綽號响遍了江湖，打家刼舍，無所不爲。千不該萬不該，他不該聚衆在白狼關刼走了救濟關東苦旱災民的三萬塊大洋。」

「嗯！」譚道顯然知道這件往事，是以沒有辯駁。翻翻眼，冷冷地回了一句：「怎麼樣？」

「只因令尊兇狠强悍，拳掌上的功夫又十分了得，以致無人敢出面過問。押解賑銀的吳葆初是我的寄名弟子，他急得差點要上吊，而且關東有成千上萬的災民等着這些大洋活命。因此我才星夜趲程趕去關外拜訪令尊，請他看在那些災民的份上，將三萬大洋送還。令尊非但不允，反而認爲我多管閒事，有意殺他威風，當即放出狂言，只要我能接下他三十招，大洋全部退還。」

「嗯！」譚道低着頭漫應了一聲，沒有接腔。

范松又接着敍述往事：「令尊拳掌上的功夫雖然十分了得，我還是輕易地接了他十招，而且未曾出刀，只盡全力閃躲。我如此作，一方面是想保全他的威名，再一方面是希望他能知難而退，交出賑銀。不意令尊完全抹煞了我的苦心。十招不下、突然連出狠手，使我胸，臂等處受了許多創傷。」

他脫去長衫，又脫去內褂，只見他的左臂，右肩，前胸，後背等處有無數瘢疤，有的鮮紅，有的紫黑，使人見之怵目心驚。

譚道揚起了頭，兩眼瞪視着范松赤裸的上身，一語不發。

「唉！」范松沉重地嘆了一口氣。「我終於出刀了，那是一場慘烈的拚鬥，我身上受到輕重傷害十餘處，而令尊也捱了我九刀……」

譚道站得很穩，而他的牙齒却在得得打顫，目光更是具備了灼人的熱力，顯示他已激動到了極點。十根手指用力伸直，又用力彎曲，如此反覆了許多次，他的情緒又逐漸平靜，難得他有這樣深厚的自制功夫。

「五爺！」譚道的語氣竟然出奇地平靜：「提起你的威名，江湖上的朋友莫不誇一千，讚一萬，我自然不敢對你范五爺的話有所懷疑。一對一，各憑功夫，應該是非常公平，是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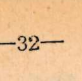
范松閉得很緊的嘴唇突然扭曲了一下，緩慢地說：「孩子，這需要你的良知去作公平的判斷。」

「五爺自己經作了判斷。」

「哦！」范松顯出滿而驚愕之色。

譚道以極爲沉穩的語氣說道：「方才五爺說，等人上門尋仇，已經等了十五年。而且不作絲毫抗拒，若是五爺問心無愧，何有這等言行？」

范松垂下了頭，低聲說道：「我的確





心有愧怍。」

「哦！」譚道兩道濃眉突挑了起來。「聽五爺口氣，先父好像死得有些寃。」

「一些也不寃，恕我說得放肆點，令尊是死有餘辜。」

譚道的面色立刻沉了下來，厲聲說道：「既然先父罪孽深重，死有餘辜，五爺何愧？」

「孩子！」范松語重心長地說道：「黑道上的人物一出手就要傷敵，而正派練武之士，出手旨在制敵。這就是正邪兩派江湖人物不同之處。我范松行道江湖數十年，克敵無算，却從未造過殺孽，而與令尊的一場狠鬥竟使我開了殺戒，因此令我愧疚於心。如果我刀下留有分寸，令尊未必會死，說不定從此他會痛改前非。從表面看，我只是爲江湖除了一害，其實也可能是毀了一個英雄漢子。我覺得有罪，這是我長齋禮佛原因。孩子！明白了吧？」

譚道再一次激動，又再一次平復，很恭敬地抱拳爲禮，以明朗的聲音說：「五爺，請恕打擾了您的早課。」

一閃身，向廣濟油坊門前疾步行去，拉過韁繩，跨上了白色健馬。

范長順一打手勢，跪在地上的幾個人都跟着他站了起來。他走到范松身邊，低聲說：「爹，我可該送送這位遠客？」

范松搖搖手：「不必了！關於這孩子的事，我聽說了不少，別拿俗禮去待他。長順，你往後看，這孩子必定有一番驚天動地的作爲。」

那邊，譚道已經策動坐騎，緩蹄向鎮外馳去。就在這時，突聞蹄聲得得，迎面飛快來了一匹麥色騾，鞍子上坐了兩個人。在麥色騾的後面，跟了兩個手端長銃的鄉勇，氣喘吁吁地窮吆喝。譚道恐怕牲口撞上，連忙一挽韁轡，將坐騎兜了回來。

身穿藍色褂褲的范秀雲突然躍起，恰似一朶雲彩飛了過去。玉臂一伸，下盤全力一沉，硬生生將那匹橫衝直撞的麥色騾勒住了。穩坐雕鞍，旁觀動靜的譚道不禁暗暗誇讚了一聲。

「下來！」范秀雲勒住牲口後，立刻發出一聲嬌叱。「曉山鎮可不是你們撒野的地方。」

共騎一匹騾子的二位不速之客，都有三十多歲的年紀。衣着雖不怎麼鮮明，貌相還算清秀斯文，既不像江湖中的人物，也不像打家刼舍的散匪。只見二人滿面慌張，使人一見生疑。

二人跳下了鞍子，一個身裁較爲瘦小的先開口說話：「姑娘！只因咱們聽說聞名江湖的范五爺在這曉山坐鎮，咱倆才敢往這裏闖。北洋軍特務隊一小隊人馬在後面追趕得緊，相距不過三，五里路，轉眼就到。好歹先讓咱們倆躲一躲。」

原先要催騎離鎮的譚道，這會竟然放鬆韁繩，在一旁看起熱鬧來了。

范長順快步走了過去，將來人打量了一眼冷聲道：「你倆作了什麼壞事，不然北洋軍特務隊的人馬爲啥要追緝你們？」

原先說話的那個瘦小個子連忙冲着范長順抱拳一拱：「咱倆的確不是壞人，也不會幹啥壞事，此中原因一時也說不清。如果您查出咱倆幹了半點缺德敗行的事，儘管千刀萬剮。」

范長順搖搖頭說：「對不住，咱們善良百姓可不願意得罪本地駐防的軍爺。看你倆的橫樣，倒不像壞人。趁早走，咱們絕不留難。」

另一個這時也慌裏慌張地開了口：「除了這曉山鎮，只怕再也沒有咱倆躲藏的地方了……」

「不行！」范長順的腦袋搖得像貨郎鼓。「民不惹兵，你倆還是快走。若是路頭上塵烟一起，馬隊來到，你倆想走也來不及了。」

袖手旁觀的譚道突然揚聲說道：「范五爺，人家是冲着您的威名來的，您可得放句話了。」

范松緩緩車轉身子，走了過來，語氣沉穩地說道：「二位！北洋軍不是什麼好軍隊，追緝的人犯也不見得全是壞人。不過，二位一定要先將內情交代清楚，這事說不定會牽連鎮上千百戶人家，不能不愼重。」

那瘦小個子作了一個長揖，恭敬地說道：「五爺！咱倆雖然沒有見過您的尊顏，却已久聞您的大名。咱們縱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五爺您的面前要花樣。內情重大，非三言兩語可以說盡，也非大庭廣衆之下可說。待追趕的人馬離去之後，咱倆一定給您一個明白交代。」

范松兩道白眉皺了一皺，似是一時難下決定。

遠處突然滾起了塵烟，雜亂的蹄聲，也傳進了衆人的耳鼓。在場之人，除了譚道之外，面上都有了驚色，尤以那兩個不速之客為甚。

譚道向塵煙起處掠了一眼，向那兩個不速之客猛一揮手：「快躲到油坊裏去，跳進油缸，敎伙計加上蓋子。」

那兩個人也不管譚道是主是客，有沒有作此主張的資格，連忙向油坊內跑去。

范長順似要攔阻，范松低喝了一聲，他雖是瞎子，對現場情況似乎摸得一清二楚。范長順懂得爹他的意思，也就站在原地不動了。

譚道一夾坐騎，拍馬飛馳，順手一撈麥色騾的韁索，近乎騰雲駕霧的速度，向鎮的西頭上奔去。

鎮東頭這時已經出現了八騎快馬，馬上人清一色黃軍服，一個個腰佩洋刀洋槍，耀武揚威，神氣活現。

當這隊人馬來到廣濟油坊門口時，譚道也已去而復回，他牽走的那匹麥色騾業已不知去向，想必是落荒而去了。

馬隊的帶頭人戴着大盤帽，從紅色的領章可以看出他的階級是少校。他一抖韁索停住了馬，又舉手向他的部下示意，然後跳了下來。向范松甩了一個軍禮，嘿嘿笑道：「五爺，又來驚動您老人家啦！」

范松先唸了一聲佛號，然後緩緩說道：「是特務隊徐隊長麼？請裏面坐……」

「不了，」這位姓徐的特務隊長突然語氣一變：「五爺，咱們要追緝兩名要犯，請指引一下，那兩名要犯鑽到那個陰溝洞裏去了。」

「長順！」范松一本正經地問道：「可曾看見什麼閒雜人等到鎮上來？」

「沒有啊！」譚道接上了腔：「鎮東鎮西都有鄉勇守着，小的又不停地在四週溜圈兒，只怕連一隻蚊子也飛不進來！」

「你是誰？」徐隊長向譚道走了過去，兩道犀利的目光盯在他那風霜滿佈的臉上。「在曉山鎮上從來就沒有見過你，聽口音你分明是關外人。」

譚道極為鎮靜地答道：「我爹是五爺的寄名弟子，上個月下了世，孤苦伶仃的，所以來投奔五爺，前兩天才到曉山。」

「徐隊長！」范松也跟着圓謊：「這孩子我保得了險，絕不是什麼壞人。」

「你叫什麼名兒？」

「姓譚，單名一個道字。」

「小伙子！我名叫徐成龍，是本地駐軍特務隊隊長。告訴你，若想在我面前打馬虎眼兒，你可是自找死路。」

「我那裏敢，」譚道翻身下了馬，連連打躬作揖。「徐隊長以後多敎導。」

徐成龍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哼！別儘說甜言蜜語，我問你，方才有沒有兩個人逃到鎮上來？」

「沒有。」譚道回答得乾脆俐落。

拍！一個熱辣辣的耳光揍上了譚道的左頰。他的涵養功夫眞到家，連退了兩步，一句話也不說。

「小子！你們范五爺是瞎子，我可不是瞎子。大路只有一條，那兩名要犯分明是逃到鎮上來了。」徐成龍語氣突然一沉：「五爺，咱們弟兄夥一向尊敬你，這樣作，好像太不够江湖義氣了。」

范松的語氣也冷了下來：「徐隊長！人捧人高，水漲船高。承隊長看得起我范松，我姓范的也是拿隊長當上賓看待。我的人說沒有就一定沒有。徐隊長不信，儘管可以搜。」

徐成龍冷笑道：「五爺！你要這麼說可就更唬人了。曉山鎮上千百戶人家，咱們只有八人八騎，如何搜法？五爺！我姓徐的吃糧當差，身不由主，您老人家就成全成全吧！」

「徐隊長！」一直沒有開口說話的范秀雲，這時也鼓起腮邦子帮上了腔：「我爺爺是吃齋禮佛的人，難道還會打誑語欺人？」

「喲！秀雲姑娘，」徐成龍嘿嘿陰笑。「咱倆打個賭如何？要是我搜出了逃犯，妳就給我作老婆。」

范長順那張白白凈凈的面孔立刻變成了猪肝色，氣呼呼地說道：「徐隊長，你跟小孩子說這種笑話似乎過份了。咱們身為良民，納糧繳捐，作軍爺的也不該欺負咱們啊！」

「你是良民？」徐成龍一根手指頭兒戳到了范長順的鼻尖上。「如果我搜出了逃犯，只怕要將你五花大綁送上法場。」

「儘管搜！」范長順也冒了火。

徐成龍一擺手，叱喝道：「弟兄們！專搜廣濟油坊，挖地拆牆，揭開屋頂瓦。人明明往這兒逃來，我就不信搜不出。」

那七個如狼似虎的北洋軍人，一聽長官下了命令，紛紛翻身下馬，蜂湧着向廣濟油坊跑去。

范松是老一輩的江湖人物，雖然目前已經收山退隱，長齋禮佛，却始終沒有忘記那個「義」字，所以才硬着頭皮要徐成龍儘管搜。如今見姓徐的未被唬倒，當眞要搜，不免暗暗發急了。

范長順和范秀雲父女更是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面臨如此情勢又是表露不得，只有緊咬牙關硬挺着。

譚道却不能不管了，那兩個人是他作主收藏的，他無論如何也得向主人有個交代。因此一橫身把住大門，攔住那七個北洋軍人的去路，沉叱一聲：「慢點！」

徐成龍不禁怒目圓睜，火氣十足地拔出了腰間的匣鎗，大吼道：「小子！你想找死？」

譚道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而他却非常沉得住氣。冷靜地說道：「徐隊長！您先別發火，聽我說一句話。您認為無理，儘管鎗斃我。」

「好！你說！」徐成龍耀武揚威地一拉鎗栓，將子彈推上紅槽，而且還扳起了機頭。

闖蕩江湖幾十年的范松都不禁為譚道揑了一把冷汗，范長順父女以及那兩個壯漢額頭上早已滾汗如珠。長街兩旁，以及油坊門口都擠了不少看熱鬧的人，莫不替譚道担上了九分心事。

面對鎗口的譚道却是出奇地鎮靜，他以極為緩慢的語氣說：「徐隊長！您追緝逃犯，職責所在，自然要搜。拆牆，挖地，甚至揭開屋頂瓦，也是應該的。只是，萬一沒有搜出您要追緝的逃犯，那時廣濟油坊已經變成一堆瓦礫，又該怎麼辦？」

徐成龍倒被問住了，楞了一楞，才逞強地說：「我就不信搜不出。」

「徐隊長！」在氣勢上，譚道顯然已經佔了上風，是以語氣也硬朗多了。「古話說得好，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您可得想想。」

「小子！」徐成龍佈下了一臉獰笑。「你那三寸不爛之舌倒還伶俐得很，你說，我該怎麼辦？」

「徐隊長！」譚道那張風霜密佈的面孔上竟然出現了笑容。「若是要你賠，只怕你也賠不起，再說，范五爺也不在乎這點損失。不過，我可要找一個人出來評評理，講個公道。」

「你要找誰評理？」徐成龍兩眼瞪得溜圓，活像一對鵝蛋。

「我要找武瑤軍，問問他的部下到底是保民還是擾民的。」譚道一個字一個字徐徐吐出，宛如敲金擊玉一般。

徐成龍先是吸了一口長氣，繼而發出一聲暴喝：「你這小子是吃了豹子胆，老虎心？還是關外的北風刮昏了你的狗頭，竟然對咱們軍警執法處的武處長呼姓叫名，看老子不斃了你……」

「徐成龍！」譚道扳下了面孔，疾呼道：「你還是耐住性子聽我說完，武瑤軍是我結拜的大哥，為什麼不能對他呼名喚姓？」

此語一出，眞是驚動四座。非但徐成龍當場怔住，那范家祖孫三代更是嚇了一跳，一個個心裏暗道：譚道，你唬人也唬得太離譜了啊！

徐成龍那張面孔就像晴雨不定的天氣，方才還是陰霾密佈，此刻却是萬里晴空。大姆指緩緩將匣鎗的機頭鬆下，插回腰間，嘿嘿笑道：「譚老弟！原來你是眞人不露相，方才多有得罪。你既是咱們武處長結義拜弟，也就是我徐成龍的上賓。走，咱們到隊上去，由兄弟我，擺酒為你賠罪。」

「免了！」譚道大模大樣地一擺手。「我知道你心裏頭還是不大相信，最好是派一個兄弟快馬回軍部找你們武處長查証一番，你帶着其他的人守在這兒。我跟你一走，那兩個要犯正好趁此機會脚底板抹油，你這個特務隊長可就不好交差啦！」

「嘿嘿！」徐成龍聳肩乾笑了一聲。「以我的猜想，誰也沒有這樣大的胆子敢冒充咱們武處長的叩頭兄弟。該立刻派個人去跟武處報個信倒是眞的……」

他停住話，向一個部下招招手。那人走到他面前，他低聲囑咐一陣，那位軍爺立刻翻身上馬，策騎而去。

范長順估不透譚道悶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一見劍拔弩張的情勢鬆了下來，倒也吁了一口長氣，連忙向他的女兒吩咐道：「秀雲！快去敎厨下整治幾碟山野鹵味，再開窨取幾罎陳年竹葉靑。徐隊長難得來鎮上駐脚，咱們得好生奉請一杯。」

「范掌櫃！」徐成龍一臉的假笑，向范長順連連拱手。「沒有喝早酒，我就已經酒言酒語了，那敢再貪杯？叨擾幾杯熱茶吧！」

「好！恭敬不如從命。」范長順立刻向油坊裏面喝：「趕緊沏茶搬櫈子……」

這邊，徐成龍也在向他的手下佈達命令：「去四個人到鎮外巡巡，其餘的人跟我在這兒歇着。」

所謂巡巡，不過是監視瞭望之意。那些大兵平日裏看慣了他的眼色，聽慣了他的口氣，自然會意。立刻有四個人翻身上馬，分頭去了。

就在油坊進門處擺下了一張方桌，幾條長櫈，熱騰騰的嚴茶也沏了上來。

譚道將范長順拉到一邊，低聲道：「范掌櫃！東頭路口上兩個插旗的弟兄被我放倒了。他們後腦上都不輕不重地挨了一下，這會兒只怕還在路旁乾溝裏昏睡。你得趕緊派人去收拾一下……」

「這是小事，」范長順打斷了他的話。「我倒是有些為你担心，那武瑤軍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徐成龍派人回去一問，豈不就……？」

「放心！」譚道一臉安然的笑容。「我眞是跟武瑤軍稱兄道弟的，一點也沒有吹牛，您等着瞧吧！」

范長順沒有再說話，不過他的目光中仍然射出將信將疑的神色。

「范掌櫃！」譚道又低聲說：「我過去絆着姓徐的，你去將那兩個安頓一下。我看還是藏在地窖裏最穩妥，你多費點神。還有，請告訴五爺一聲，這椿事我既然管上了手，就得管到底，絕不會給曉山鎮惹麻煩。請他放心就是。」

范長順苦笑道：「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總之望你多費神，一切後表。」

譚道笑了一笑，似是給予對方一個絕對的保証。

范松回了佛堂，看熱鬧的人羣相繼散去。譚道和徐成龍相對而坐，聊起了山海經。漫天雲霧就在頃刻之間消散，好像方才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譚道似乎是個不善言辭的人，他總是多聽少講。若是徐成龍提出了必須回答的

問題，他也是以搖頭或點頭來回答，甚至以聳肩或微笑來作表示。他的態度始終表現得非常安詳，徐成龍却相反地有些不安，他不止一次地掏出銀鍊掛錶察看時間。

時間無情地溜過，譚道慣於用太陽的方位來辨別時辰，他知道已快近晌午了。

這時，突有一個壯漢跑進了廣濟油坊。他一進門就沖着一個油坊伙計氣喘吁吁地問道：「范掌櫃呢？」

范長順雖然一直在油坊裏面，却是一直在里記外面的動靜。他立刻由裏面大步走了出來，喝問道：「什麼事如此慌慌張張的。」

「范掌櫃！」那壯漢退後一步，神態十分恭敬。「鎮口上來了一帮跑碼頭的江湖藝人，說是要趕咱們鎮上九月初八的迎神賽會。今年散匪鬧得兇，小的不敢放他們進鎮，特來請示您。」

「這帮人往年來過麼？」

「沒來過，班主姓馬，有四，五十歲年紀。他說他的班子玩藝兒不錯，準能給咱們的賽會添幾分熱鬧。」

「共有多少人？」

「七個。」他的記性倒是不壞，屈指數了起來。「班主，班主的婆娘，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另外還有兩個伙計。還帶了一籠畜牲，三條狗，兩隻猴子，一頭綿羊……」

范長順對他的嚕嗦似乎有些不耐煩，皺皺眉頭，搶着問道：「可知道這帮人打那兒來的？」

「姓馬的班主說，是從山東來的。」

「山東來的？」徐成龍接上了腔。「南方的革命軍的奸細混進了咱們的地盤。將那帮人帶來，讓我盤問盤問。」

「聽見沒有！」范長順一聲吆喝。「將那帮人帶到這兒來，讓徐隊長仔細問問。」

「是！是！」那壯漢連連應聲，扭頭去了。

「怎麼着？范掌櫃，」徐成龍瞇起眼睛瞅着他。「今年兵荒馬亂，地方上又不平靜，還是照樣要熱鬧一番麼？」

「唉！」范長順苦着臉嘆了一口氣。「今年夏天旱得厲害，五穀雜粮的秧子幾乎枯死了一半。地方上又鬧匪。大夥兒都說，一定是什麼地方惹怒了衆神，所以今年的九月初八，要格外熱鬧一番，向衆神表示一點敬意。」

「哼！」徐成龍縮起鼻孔來冷笑了一聲。「平日咱們粮秣處向你們催粮攤捐，你們總是有一萬個理由，什麼粮食歉收啦，什麼乾旱連連啦！一場迎神賽會化上十萬，八萬白花花的大洋一點也不心疼。其實，神有個屁用。只要你們多納粮，多認捐，將咱們北洋軍養肥了，兵強馬壯，保你們老百姓過太平日子。」范長順陪着笑臉，譚道却皺緊了濃眉。他似乎想要開口說什麼，就在這時，一輛大車來到了油坊門口，那帮跑碼頭的江湖藝人已經來到。

最先進門的大概就是班主，生得虎背熊腰，甚是健壯。雖然上了年紀，仍是精神奕奕。看上去，三兩個年輕小伙子絕非他的對手。

范長順搶着說了話：「這位是駐軍特務隊徐隊長，地方上不平靜，徐隊長要問問你們的話，你們可要實話實說。」

「是！是！」姓馬的班主態度十分恭敬。沖着徐成龍來了一個長揖。「隊長！小的名叫馬正風，請多關照。」

徐成龍那雙眼睛一直瞅着那兩個頗有幾分姿色的妞兒，語氣冷冷地問道：「這些都是什麼人？」

「這是我的婆娘潘月英，」馬正風指指那個中年婦人，然後向那三個年輕男女一指。「那是我的兒子小桐，大女兒巧妞，小女兒巧娃，外頭那兩個是我請的伙計，一名叫彭大牛，一個名叫柳二混，都是規規矩矩的人。」

「聽說你們打從山東來？」徐成龍那雙眼珠子仍然沒有離開那兩個妞兒，彷彿她們臉上描着花似的。

「是的。」馬正風一臉笑容，說話不快不慢。「聽一個同道說，每年九月初八，曉山鎮的迎神賽會排場很大，特地趕來湊湊熱鬧，混口飯吃。」

「馬班主！」徐成龍這才將目光轉移到馬正風的臉上，語氣嚴厲地說道：「南方的革命軍已經鬧到了山東，你們正好從那邊來，該不是革命軍的奸細吧？」

「徐隊長！」馬正風彎下了腰，惶恐地說：「這頂大帽子小人可戴不起喲！一路上倒是聽人說過革命軍的事，但是，革命軍是什麼樣兒，咱們都沒有見過哩！」

「歹話說在前頭，咱們特務隊的大刀磨得飛快，專砍革命軍奸細的腦袋。」徐成龍說到這裏，轉頭向范長順說道：「范掌櫃！地方上要祭天迎神，咱們駐軍也不便横加干涉。不過，今年特別不同，你要格外小心一點。出了事大家都要担干係，這個班子留不留，你作主吧！」

范長順應了一聲，然後向馬正風說：「馬班主！徐隊長的話你都聽見了，我也不必再說什麼。跟往常一樣，你們住客棧給房錢，吃飯付飯錢。只要藝兒好，打賞一定優厚。你們的人不得東遊西蕩，進了鎮就不能隨隨便便再溜出去。帶了多少刀鎗棍棒，去向鄉團總練王大爺掛個號。明白了麼？」

馬正風連連點頭答應：「是，是。小人跑過好多地方，懂得規矩，掌櫃的，您請放心，絕不會給您統一點漏子。」

「那就好，」范長順擺了擺手。「你們去吧！」

「喂！」馬正風剛要走，徐成龍又喚住了他們。「馬班主，你那兩個妞兒會什麼玩藝兒？」

「我會走鋼索，耍飛叉火球。」大的一個搶着回答。

「我會耍罈子，練無骨軟功。」小的也跟着回答。

「她們還會打花鼓，唱南腔北調。」她們的母親也接上了腔。

「那可好，」徐成龍招手向默然無語的譚道指了一指：「這位是咱們軍警執法處武處長的拜把兄弟，剛從關外來。今晚武處長少不了要擺酒接風，正好由你們來上一場堂會助助興。」

「隊長吩咐，小人一定照辦。」馬正風表現得必恭必敬。「軍部在省城，離這兒有好幾十里地。若是接風宴擺在那邊，還要請隊長早些知會一聲，小人好預作準

備。」

「你們去吧！安頓好了再說。」徐成龍重又坐下，沖着譚道一笑：「譚老弟！今晚可要好生熱鬧一下啊！」

譚道目光一直注視着油坊門外，眼看着馬正風那帮人駕着大車走了，才緩緩說道：「徐隊長！只怕我會掃了你的興。武大哥即使眞個要爲我擺酒接風，我也不會去。」

「爲啥？」徐成龍又瞪眼了。「莫非怕來去累得慌？沒關係，咱們武處長有一輛新從德國買回來的小轎車，開來接你，既省勁兒，又威風。」

「我從關外騎馬騎到這兒，倒未覺得累，只是……」譚道頓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辭。「……我這個人不喜歡交結權貴，他作他的官，我作我的天涯浪子，該有多好。」

「這可不對了，金蘭結拜，就該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說到這兒，徐成龍不禁瞇起眼睛，抓抓頭皮。「我可眞不明白，咱們武處長在省城裏頭跺跺脚，遠隔幾十里的曉山鎮只怕也要幌幾幌，如此顯赫的人物你老弟不去投奔，却投奔到五爺這兒來，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方才就說過了，」譚道瞪起了眼睛，語氣冷冷地道：「我這個人不喜歡結交權貴。」

「唉！」徐成龍嘆了一口氣。「人生在世，誰不喜歡追求榮華富貴，唯獨你這位老弟台……」

長街上突然傳來「叭叭」兩响汽車喇叭聲，將徐成龍的話打斷了，他飛快地從板凳上彈了起來，跑了出去。

一輛黑漆烏亮的簇新轎車正緩緩地向廣濟油坊駛過來，兩旁的車踏板上站立了四個腰掛盒子炮的侍衞，顯得神氣非凡。車在油坊門口一停住，徐成龍連忙趕過去彎腰打開車門，車廂裏走出來一個人，根本不是什麼武處長，而是一個嬌滴滴的女人。

她約莫二十四，五歲，面目姣好，身裁婀娜，一套翠綠色褂褲非常貼身，算得上是一個絕色佳人，只可惜眉宇間有幾分輕佻之態。

她右手裏拿着一根編織精緻的皮鞭，左手捏着鞭梢繞圈兒，從那熟練的動作看來，那根皮鞭似乎整天不離她的手。

她站在車門處，目光左右一瞟，尖聲尖氣地問道：「人呢？」

「二姨太！」徐成龍仍是必恭必敬地彎着腰。「您問誰？」

唰！皮鞭不輕不重地在徐成龍的腿上抽了一下，嬌滴滴的聲音緊接着吆喝起來：「問誰你還不知道？我問譚道，怎不見人？」

「嫂子！」譚道站在油坊門口叫了一聲。「別難爲徐隊長，我在這裏。」

「喲！」這位二姨太一聲尖呼，人像風似地捲到了譚道的面前，手中的皮鞭唰唰連聲地空抽了兩下。「你這個小沒良心的，嫂子拿大紅帖子也請你不到，你却沒聲沒息地跑到這兒享清福來了。走，上車吧！」

聽口氣，這位二姨太跟譚道簡直熟得不得了。綳緊了心弦的范長順這時候才鬆了一口大氣，而徐成龍却在暗暗叫苦了，他方才搧了譚道一個耳光，連本帶利不知道要還多少。

譚道站在油坊門口一動也沒動，裝痴賣傻地問道：「上車去那兒？」

「去省城啊！」二姨太手中的皮鞭又是向空抽了兩下。「你大哥忙着開會沒工夫親自來接你，教我作嫂子的來，我已經吩咐東來順飯莊準備一桌上好酒席，這會兒坐車回去正好趕上。」

「嫂子！我今兒個不能去，改天我再去探望大哥，煩嫂子回去代我告罪……」

「喲——」她尖聲嚷了起來，「你眞會端架子，問問徐隊長，誰敢在你大哥面前端架子？就只有你，怎麼！連嫂子的面子也不給？」

「嫂子，」譚道一本正經地說道：「我是一個江湖浪子，所以行事要講江湖規矩。范五爺是江湖上的老前輩，我這回專程投奔他而來，頭一頓飯得陪他老人家吃，明天我再去探望大哥。」

「老弟！」范長順在一邊接上了腔：「武太太專程坐車來接，你要是不去就太辜負她的盛意了。去吧！我參長年吃齋，他都是一個人用飯的……」

「不，」譚道仍是堅持己見，連連地搖頭。「嫂子快請回吧，我明天準定去省城。」

二姨太面上的笑容消失了，緊綳着臉，氣呼呼地喊道：「徐成龍，站過來。」

徐成龍過來站到她面前，小心翼翼地問道：「二姨太有什麼吩咐？」

「重重地打自己十個耳光。」

徐成龍心裏早有數立刻雙手連揚，劈劈拍拍地在自己臉上打了起來。

跟着徐成龍前來的幾個大兵以及那四個侍衞莫不緊綳着臉，誰也不敢喘一口大氣。他們都清楚得很，二姨太一旦發起脾氣來，別說用皮鞭子抽人，就是槍斃人也是芝蔴綠荳般的小事。

二姨太似乎懶得看徐成龍那種醜態，轉過粉臉，沖着譚道咯咯嬌笑起來：「小弟！我知道你爲啥不去省城，是徐成龍這條蠢豬得罪了你，如今應該消氣了吧？」

譚道仍是原先那副神態，他根本就不必去可憐徐成龍，這種人是天生的奴才，所以他冷冷地搖搖頭：「嫂子！我去不去省城，根本就不關徐隊長的事。請回吧，我明天準定去探望大哥就是。」

二姨太那張喜怒無常的面孔突又沉了下來，嬌叱道：「小弟！你是要我斃了徐成龍才能消氣麼？……衞士，拿槍來！」

徐成龍一個箭步跑到了譚道的面前，苦着臉，道：「譚老弟，你不能見死不救啊！你……」

「嫂子！」譚道下了台階，來到了二姨太的面前，堆下滿臉笑容。「人家好歹是個少校隊長，別當着衆人消遣他。就這麼說定，明日早上準定到省城來探望兄嫂，妳請回吧！」

「唉！」二姨太嘆了一口氣，秀麗的眸子掄了他一下。「連你大哥都拿你沒法子，何況我這個作嫂子的。要你跟在他身邊當副官，你不幹，要你當特務隊長，你也不幹。偏偏喜歡東遊西蕩，餐風宿露，唉……」

（未完）

新潮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

血鳳凰

馮嘉·文
培新·圖

千夫所指　百詞莫辯

那架巨大的珍寶機終於停定了之後，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員就把梯子推過去接着機門，機門打開了，乘客們便魚貫而下。

在機場大廈，指揮塔的旁邊，一隻窗子裏面，有二個穿大衣的男人正在那裏等着。他們所在這隻窗子是比普通送行人來往的大廈高一層的，而窗內的房間裏也祇有他們兩個人，因此，這一定是一間閒人免進的特殊房間，他們也一定是二個特殊的人物了。這二個特殊的人物顯然是在等待着這一班班機的；當機門打開，其中一人便取出一副望遠鏡，向下機的搭客瞭望。和他一起站着的那個比較肥胖的人，則祇是吸着一根香烟。

那些搭客一個一個地下來，那人的望遠鏡一直定着。後來，搭客大約下來了五十個之後，他的望遠鏡就開始動了，顯然他已找到他要找的人。

「看到他了嗎？」較肥胖的一個問。

那人拿開望遠鏡，較肥胖的那個已經遞上一張照片，他看了看照片，點點頭。

「正是！那個穿紅色及棕色格子大衣的一個！」他向下面指一指，「挽着他的手臂，穿紅色大衣那個一定是他的太太了！」

較肥胖的一個點點頭，低聲說：「我們下去吧！」

不遠的天上，一架民航機正在斜斜地向上飛。他們轉身走到房間門口，推開門，機場的吵聲就像拳頭一般直襲他們的耳膜。機場是一個很吵的地方，不知有多少部飛機的馬達正在同時發出着不同程度的聲音，也有不知多少擴音器正在向搭客發出呼喚。

他們剛才那間房間是有隔聲設備的。

在下面，照片中那個人正毫不懷疑地拖着他的妻子通過海關。這是一個學者型，身裁高大的男人，年紀在五十歲以上了，頭髮半禿，戴着一副黑色塑膠框的近視眼鏡，並不英俊，但是樣子很和善。挽着他的手臂那個女人大約比他年輕二十年，並不美麗，但是樣子也一樣很和善。他們給人的印象是一雙很良善的男女，連蒼蠅也不願意傷害的。

海關那些穿制服的人員禮貌地對旅客們手携的行李作例行的檢查，不太疏忽也不太吹毛求疵，所以隊伍前進得很快。但是，輪到這雙面貌良善的夫婦時，穿制服的那個海關人員忽然退後，二個穿大衣的人接替了他的位置。其中較肥胖的那一個接過了那「學者」遞上的箱子。

這二個穿大衣的男人就是剛才在樓上用望遠鏡望他們的人，但他們是完全不知道的。

比較肥胖的那一個把那隻箱子打開來，瞥了一眼，就再閤上了，說：「兩位！請跟我來好嗎？」

那學者型的男人第一次覺得詫異，抬起頭來，瞪着眼睛。「有什麼不對嗎？」

「祇是例行公事吧了！」那人露出一個機械化的微笑，「請過來吧，我們最好不要就擱別的旅客！」

這雙男女交換了一個眼色，那男的聳聳肩，說：「好吧！」

比較肥胖的那人替他們挽着那隻皮箱，走在前頭，另一個則跟在他們的後面。他們上了一度樓梯，進了一度門內，門關上了，就忽然完全聽不到機場的吵聲了。這裏就是剛才那一間隔聲的房間。

「好了，」那學者型的人物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肥胖的一個取出一份用透明塑膠套套着的證件，讓他看一看，在他開口自我介紹之前，那學者型的人物就點點頭：「哦，國際警探，希望你不是認錯了我是什麼國際大罪犯！」他笑了起來。

二個國際警探都沒有笑。比較肥胖的那一個再次打開那隻箱子，這一次是大大地打開來。箱中是一隻血色的雕塑品——一隻鳳凰。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較肥胖的那探員問。

「當然，血鳳凰！」學者型的男人說，「這可以說是我們毛烈坦國最新發現的國寶，你知道嗎，以往，我們的歷史上有過不少關於血鳳凰的紀載，但是從來沒有人見過一隻眞正的血鳳凰——」

「我對歷史不感興趣，」那國際警探說，「我得因爲你偷竊這東西而暫時拘捕你！」

「你一定瘋了！」那女人第一次開口。她顯得十分憤怒的。

「我偷？」那學者型的人物不禁哈哈大笑起來，「你知道我是誰嗎？」

那人掏出袋裏一張文件來看看。「默里罕！」

「默里罕教授！」那學者更正。

「默里罕什麼？」

「教授，」那女人說道，「考古學教授！」

「你的意思是說，你就是——」那警探吶吶着。

「不錯，我就是從古墓裏把血鳳凰掘

出來的人！」默里罕博士說，「這是我的發現，你却說是我偷的，這不是很滑稽的事嗎？」

「默里罕博士？」那警探把頭仰後一點，似乎這樣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默里罕博士，就是你？」

「你看吧！」那個女人說着，打開另一隻箱子，向裏面翻着，翻出了一本雜誌來，把雜誌打開了，遞到那警探的面前。「這是前幾期的生活雜誌，這就是血鳳凰的報導，這就是我丈夫的照片了！」

沒有錯，面前這個人就是默里罕博士了。那較肥胖的警探看一眼雜誌，又看一眼默里罕博士本人。「我——不大明白，——」他吶吶着。

「你一定弄錯了！」默里罕博士說，「這東西不是賊贓！」

「也許，」那人說，「默里罕博士，法律方面的問題還沒有弄清楚吧？這東西雖然是你所發現的，但在法律上來說，還是你們毛烈坦政府的財產，你把它擅自拿出國外，這就是犯法的！」

「我並不是擅自把它拿出國外！」默里罕有點不耐煩了，他覺得，容忍有一個限度，而他已經越過了這個限度！「我不是一個普通人，你要再談下去，你還是讓我跟我的領事館聯絡吧！他們會和你交涉的！」

「你還是不明白，」那警探說，「默里罕博士，你的領事館也不會帮你的！」

「為什麼呢？」

那警探取出一張文件來，看一看。「是你們國家當局通過你的領事館照會我們截留你的，罪名就是把國家的寶物盜竊，偷運出國！」

默里罕博士轉向他的妻子，一時兩個人都呆住了。「這——是不可能的，」他的聲音變得很低了，他再轉向那個較為肥胖的警探，「讓我看看！」

那警探把那張文件交給他。默里罕把眼鏡托高一點，以便能看清楚上面小字。

同一時間，在機場的停車場之中，一部五年前欵子的黑色大福特汽車裏面，兩個嬉皮士型的青年男人正在萬分不耐煩。這兩個人都穿着猔皮的短大衣，衣袖及腰身都有垂蘇的那一種。兩個人的頭髮都很長，如果從後面看，兩個人就像完全沒有分別一樣。但他們是有分別的，開車的一個，頷下蓄着一撮山羊式的小鬍。

「媽的，」沒有方向盤好握的一個從大衣下面掏出一把手槍來，拋一拋，又接住了，「還不出來！」

開車的那一個連忙用手按住他，不讓他再拋，一面扭頭回望，看看周圍有沒有人注意他。

「你瘋了嗎？」開車的一個叫道，「如果給人看見我們有槍——」

「好吧，好吧，」那人說，「我收起來好了！」他把槍在大衣下面的褲頭揷好，却轉為取出一把彈簧刀來，在一拋一拋的。

開車的那一個握緊方向盤，望向旅客的閘口，又吐出了一連串的，十分多姿多彩的粗話，然後說：「他還在等什麼？他早應該出來的了，別的人都出來了呀！」

「也許忘了帶錢，四圍去拿了！」他的同伴格格地笑起來。憑他這句話，就可以看出他的神經是有點問題的！

「他跑不到那裏去的，」開車的一個喃喃着，「他非從那門口出來不可！」

「哼，五分鐘之內還不出來，我發誓我會在他身上多射幾個洞，管他什麼博士不博士！」

開車的側頭瞥了他一眼。「我們的任務並不是殺死他！我們祗是要得到那隻血鳳凰，因此你最好不要亂來！」

「命令也沒有說不准殺他呀，要搶一件東西，在逼不得已的時候就要殺人。」他又格格地笑起來笑得全車都微微震動。

開車的一個又望向閘口，嘴巴喃喃着，這一次不知是罵些什麼了。

在裏面，默里罕終於看完了那張文件。他的眉頭緊鎖着，露出錯愕的表情。「我不明白，」他說，「我並沒有犯罪！你知道我把這血鳳凰帶來這裏做什麼嗎？我是帶來這裏開一個展覽會，這件事是已經得到了國家博物館的准許的！我——我已經辦過了適當的手續——」他伸手進內袋裏摸索着，摸出了一隻信封遞過去，「這是博物院院長給我的許可證明書！」

那肥胖的警探接過來看看。那是很像樣的一封證明書。很像樣的信紙，很像樣的信封，信的下欵還有很像樣的簽名。「這可能是假的，」他說，「我沒有見過你們國家博物院的信！」

「你——不信任我嗎？」默里罕博士問。

「我不信任任何人，也信任任何人，」那較肥胖的警探聳聳肩，「證據叫我相信誰，我就相信誰！目前，你們領事館的照會似乎不可能是假的！但你這封信却可能是！」

默里罕博士的鼻孔憤怒地擴張着，好一會，才說：「那你想怎樣呢？」

「我的任務就是帶你們回去，」那較肥胖的探員說，「辦妥手續，就把你們解回國去！」

默里罕博士和他的妻子交換了一個眼色，無可奈何地聳聳肩。「好吧！」

「但你用不着担心，」那另一個探員現在才找到了開口的機會，「這種罪不會判得很重的！」

「我並不担心！」默里罕輕蔑地冷冷一笑，「我並沒有犯罪，我可以斷定，這完全是誤會，一連串的誤會吧了！」

「我希望是如此吧！」

他們夫婦二人跟隨着那個比較肥胖的探員走出那間房間，另一個探員則走在他們後面。他們果然是由那兩個嬉皮士監視着的門口出去。

「唏！」開車的一個嬉皮士叫起來，「這兩個是誰？」

「管他！」他的同伴說，兩個老傢伙在，箱子也在了！」說着，他又把他的手槍取出來了。

「一定是他們派來了護駕！」

「派來了護駕嗎？哼，那是多派幾個人來送死吧了！」

「但——」駕車的慌張起了，「命令沒有叫我們殺人！」

「命令也沒有叫我們不准殺人！」

「但——」開車的一個皺着眉頭，「

這樣似乎不大值得吧？我們拿多少錢，要替他們殺人？」

「怎麼了，你不是害怕嗎？」

「我不是害怕，」開車的一個說，「我祗是覺得不值！」

「讓我來動手好了，反正我喜歡殺人！」他的同伴說着，用手肘碰碰他的肩，「喂，你究竟動不動身？他們要走了！」

「好吧！」開車的一個說着，祗好把馬達發動。通過車子前面的擋風玻璃，他們果然看見默里罕夫婦已經坐進了一部黑色的小房車。那部小房車由比較肥胖的那個探員駕駛着，離開了停車位，經過了他們的前面。

兩個嬉皮士可以看到，默里罕是坐在前座，而他的妻子則是後座，與另一個探員坐在一起。這是一個監視一個的方法。

這個有小鬍的嬉皮士也把車子轉出了停車場，跟在他們的後面。他仍然不大放心的：「單是兩個老傢伙，坐着一部的士的話，那是很好對付！但添了這兩個人——他們的樣子不大對勁！有點像警探！」

「胡說，警探怎會穿這樣名貴的大衣？」另一個說。他這句話，倒不完全是錯的，除非情形特別需要，否則警探是很少會穿名貴的衣服的。他們沒有猜到，這二個並不是普通的，地方性的警探，因此也不能以普通的眼光去看他們了。

兩部車子一先一後地沿着公路離開了機場。像多數城市的機場一樣，這裏的機場也是建在近郊的地方的，因此，從機場到市區，要經過相當大一段郊區。車子一離開了郊區，就清靜下來了。公路有好幾條，以放射性的角度伸向市區的各個部份，汽車在機場裏雖然是密集的，但到了這些路上就給分散了。每條路上的汽車都很疏。而默里罕夫婦走的這一條，又是特別疏的。

「別浪費時間，」拿着槍那個嬉皮士說，「讓我們速戰速决吧！」

「你以為那兩個會不會是警探？」開車的一個仍然不能忘記這個恐懼。

「我不相信！大概是領事館派來的什麼職員吧，拿筆的機會還多過看見槍的機會。」

「那麼——我們就用不着開槍了，」開車的一個說，「用棍子就行！還是別鬧出人命的好！」

「好吧，好吧！」他的同伴不耐煩地，「先截住他們再講！」

開車的一個把油門踏下去，車子的速度增加了！

這部車子疾速而前，接近到幾乎與前車相擦，僅可過了頭。這使前面那個担任駕駛的探員吐出一聲咒駡連忙煞車。二個嬉皮士的車子越過了它的車頭，在前面一橫，橫在路中心，攔住了去路。

車門打開了，沒有蓄小鬍的那一個嬉皮士就像背後裝有彈簧似的一彈而出，手中拿着一根棍子，乃是一根壘球棒。壘球棒是打壘球的好工具，但同樣地，用以打人也是不錯的，起碼，它就比一把鐵尺來得輕便，而且，拿着一根壘球棒滿街跑也不犯法。不過，此人用壘球棒，主要可能還是由於西方的流氓都喜愛用壘球棒。對於他，西方的一切都是值得學習的，西方的好東西固然值得學習，壞東西一樣值得學習。

「唏，這是攪什麼鬼？」開車的探員叫着。

那個嬉皮士已經跑到了車門旁邊，壘球棒「轟」的在車頂上一敲，使得整部車子都震動起來了。這倒是一個施下馬威的好辦法。默里罕的夫人尖叫起來，默里罕連忙安慰地握着她的手。

「箱子拿來！」那嬉皮士命令着拉開車門。

「你瘋了嗎？你這小流氓！」那個開車的探員大聲叱說着，「如果你還不給我滾開，——」

叭！球棒一揮，就擊在這個探員的背上。他剛剛彎着身子爬出了車子外面，還沒有機會站起身，就已經仆倒在地上了。這人說他喜歡殺人倒是沒有錯的。他根本就是喜歡暴力，現在根本沒有必要動手打人，他還是打了人。

這個被打的探員在地上滾了一滾，仰頭上望。他望見的那張臉是模糊的，因為他的神經已經受了劇烈的震動。而且，他所見的動作，都是慢的動作，就像電影裏的慢鏡頭。他看見對方那棍棒慢慢地舉了起來，又要向他敲下來了。他想閃避，然而他的動作更慢。

那個嬉皮士本來現在就可以伸手進車中去拿那箱子，但是，打人興趣似乎還勝過了他對那箱子的興趣。他的球棒再敲下去。

另一個探員已經從另一邊下了車，他的手中已出現了一把槍。他把槍舉到車頂，隔着車指着這個嬉皮士。「好了！」他喝道，「放下來！」

球棒敲不下去了，這個嬉皮士一窒，連忙蹲低身子，用車身掩護着自己。

那個探員開步要繞過車子。

默里罕在車中叫道：「小心！」因為，那個有鬚的嬉皮士已經把車子開動了，直向他衝過來。

這個探員轉身，已經太遲了，那部車子已經到達，他大叫一聲，左邊車頭燈撞中了他的腰部，他整個人飛離了路面，跌到路邊之外那凹凸不平的草地上。這部車也衝離了路邊，在那泥地上傾側着，不過沒有倒翻。那個開車的嬉皮士也跳了下車。他的手一伸伸進對方的車中，就抓住了那隻箱子，把這隻箱子提了起來。

這邊，他的同伴見沒有了威脅，便又繼續滿足他的愛好了。他的球棒舉起來，又向那探員擊下去。不過，經過了這一停頓，這個探員已經有機會復原過來了。他的動作由慢動作變回了快動作。他的手很快地向腰間一伸，便從大衣下面拔出了他的佩槍。在那球棒擊下來之前，他已提起了槍咀，一連扳了兩次槍機。

那個嬉皮士忽然連人帶棒凝住了，然後向後倒退，血在他胸部的兩個傷口如泉水一般噴出來。他那件猔皮的衣服在兩秒鐘內就滲透了血。他的膝蓋一軟，在地上跪下，然後就軟軟地躺倒下來了。他的臉上現出着十分詫異的表情，跟着這詫異的表情也凝住了。

他那個拿走了箱子的有鬚的同伴已經回到了自己的車子，遲疑了一下，決定他

是沒有空去管他的同伴了。於是他便坐上車子，發動了馬達。

那個較肥胖的探員跪了起來，伏在車頭邊，槍擱在車頭蓋上，喝道：「好了，停車！」

那開車的人騰出一隻手，向旁邊一摸，手再舉起來時已經拿着一把槍！

這個探員的槍又响了。那人的車子的擋風玻璃忽然變成一片白，那是因為子彈把玻璃射穿了，空氣就滲入了玻璃的夾層，與那液體混合，使整塊玻璃都變成不透明了。然後，一些碎玻璃跌下來，擋風玻璃上開了一個洞，便又可以看見那人的臉了。那人一臉都是血，祇是血，五官全部看不清楚了。他一動不動地坐在那座位上。他一定已經死了。

默里罕的太太又尖叫起來。

那個肥胖的探員蹣跚着離開路上，跑過去把他的同伴扶着。「你怎樣？」

那另一個探員的臉色是蒼白如紙的。他苦笑着：「我不相信我會死，不過，我已經走不動了！你得找救傷車來！」

那個肥胖的探員匆匆地再跑回路上，這時才有一部汽車經過。他站到路中心把那車子截停了，拉開車門跳上車。「我要打電話！」他急逼地命令着，「載我到有電話的地方！」

那駕車人是一個打扮斯文的知識分子，他看出了這個探員的需要是迫切的，於是他毫不遲疑地開動車子。

× ×

在强烈的燈光之下，那隻血鳳凰是一件奪目的精品。燈光不能完全透過它，只是部份透過它，使它變成半透明，使它有着玉一般的晶瑩。如果世界上有這麼大塊血色的玉，你會相信這是用玉雕琢而成。

「很美麗！」那個探員在燈下轉動着這隻血鳳凰，「很美麗！」這是另一個探員了；這個探員是一個歐洲人，頭髮是紅色的，上唇蓄着兩撇紅色的鬍子。與血鳳凰的血紅比對，他這鬍子的紅當然是大大失色的。

「這是當時一流的大師的作品，」默里罕博士說，「技巧之精，後世一直沒有人能追得上！這就是為什麼它是一件寶貝！」他們現在是在警局裏一間問口供的房間裏。這是一間空房間，只有一張木桌和一些椅子及兩座射燈。很仁慈地，這射燈並沒有直射默里罕博士的臉！他現在並不是給當作犯人。房間裏並沒有暖氣設備，默里罕正在微微地發抖，但，他是忠於他的工作，他仍然很熱誠地回答這個問題。

「這是玉嗎？」

「不，」默里罕博士搖着頭，「這是珊瑚！在那個時代，珊瑚是很貴重的東西，因為人不容易下到那麼深的海中去採珊瑚，而且，血紅色的珊瑚在世界的這一個部份又沒有出產，所以血鳳凰就成為很貴重的一件東西了！」

「現在呢？」

「現在仍然是一件無價之寶！」默里罕博士說，「歷史上常常有提及血鳳凰，但從沒有發現這一隻！這一隻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怪不得有人要捨命奪取它了！」那紅髮紅鬚的探員說。

「不，」默里罕博士皺着眉，「你不明白！它的價值是在它的歷史性！這不是一件珠寶！如果把它鋸開了，那只是一些紅珊瑚，值不了多少錢的！因此如果是用不正當的手段把它取走了，你是賣不了錢的！因為你不能公開把它出賣！」

「那你為什麼又偷了它呢？」

「我沒有偷了它！」默里罕博士憤怒地叫着，整個人從椅子上跳了起來。

「但你們的國家——算了，算了，」那探員揮揮手，「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我要研究的是這裏的事！為什麼那二個流氓要搶它呢？」

「我不知道，」默里罕說，「為什麼你不去問他們呢？」

「他們不能回答！」那探員瞥了一眼默里罕博士，「他們兩個都已死了，你看着他們中槍的！」

「噢，我的天！」默里罕連忙用手在胸前劃着十字，接着又關心地：「和我一起那兩位——先生呢？」

「在醫院裏，而且會在醫院裏躺好久的！」

「噢，我眞為他們難過！」默里罕博士低下頭。

「你是一個傻瓜，默里罕博士，」那探員說，「你以為你偷了這東西能過得境嗎？」

「我沒有偷——」

桌上的電話忽然响起來，暫時打斷默里罕的抗議。那探員拿起聽筒來聽着，唯唯地應了幾句，然後放下聽筒，再轉問默里罕。默里罕解釋：「這是一個誤會，我已經說過了，博物院的院長給了我一封證明書——」

那探員的臉上忽然通紅起來。「別對着我扯謊！默里罕！」他喝道，「剛剛你們的領事館來過電話，他們已打長途電話四處去查過了！你們的博物院院長並沒有發過證明書給你，你那證明書是假的！」

默里罕的嘴張成一個大圓圈，整個人好像變成了一座石像似的。終於，他說：「我的太太呢？她呢？」

「你的太太很好，」那探員說，「我們另有一些人在跟她講話！」

「不要難為她！」默里罕哀求地道。

「我們沒有難為她，正如我們沒有難為你，」那探員說，「我們只是想你們合作，供給一點綫索，血鳳凰的失竊是你們自己國家的事！但，有兩個人在這裏死了，又有兩個國際警探在這裏受了重傷！這就是我們的事了！現在，坦白一點吧，博士！那兩個死者，他們是你的同黨嗎？」

「我沒有同黨！」默里罕勃然地道。

「依我看，」那探員很不客氣地，「他們是來接應你的！但是看見你給抓了起來，就急了，想把你刼回去！」現在既已證實默里罕的不誠實，他就有許多壞的想像了。

「別迫害我的當事人！」有人在門口咆哮道。

兩個人都愕然地望向門口。

門口站着一個高大的男人，高大而强壯，面貌英俊，不過並未眞英俊到成為一個小白臉。是那種有粗獷風味的男性化的英俊。他身上穿着一件很貼身的深色大衣

，兩手插在大衣袋裏。

「司馬洛！」默里罕和那個探員異口同聲地說。

司馬洛走了過來，微笑着，用一隻手指指着那個探員：「你這樣說法就不大對了，」他說，「你不能證明的事，怎可以寃枉人家呢？」

「司馬洛，」那探員抬起頭看着他，「你怎會到這裏來的！」

司馬洛微笑道：「是默里罕太太找我來的！」

這時，默里罕太太也進來了。和她一起進來的是一個頭髮半禿的中年男人，手上提着一隻公事包的。司馬洛一隻手在這個中年男人的肩上一搭：「這就是我替默里罕博士找來的律師！」

默里罕的太太有點慚愧地看着她的丈夫。「沒有人肯幫助我們和相信我們，我忽然想起了司馬洛先生！於是我說我要找司馬洛先生——」

「於是我就來了，」司馬洛說，「而你的太太也找對了人！」

「司馬洛，」那個探員皺眉瞪着司馬洛，「你可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嗎？你不該幫忙這個人的！」

這個探員是和司馬洛相熟的。事實上，他還是司馬洛的朋友。他很清楚司馬洛是怎樣一個人。司馬洛是現世紀的一個奇人，他有着比美諸葛亮的頭腦，也有不讓鐵金剛的身手，而他的行徑也是很古怪的，他的職業，是介乎賊，警探與私家偵探之間的。他通常會為了錢，而替人去做一些常人做不到的危險事情，但也有時，他却會為了友情，甚至只是為了得到冒險的樂趣而做這些事情。基本上，他是嫉惡如仇的，他雖然也會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但他不會為了壞人而做，而只是會為了對付壞人而做的。

「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司馬洛說，「默里罕太太已經告訴了我！」他走到那隻血鳳凰的面前，說：「我可看看嗎？」那個探員點點頭，司馬洛便把那隻血鳳凰拿了起來，對着燈光看着。「唔，」他說，「了不起！很美麗的東西，就是這件東西起禍的，是嗎？」

「是的，」那探員說，「聽着司馬洛，你不能——」

「我代表默里罕夫婦，」那律師一本正經地說，「你有什麼要說，你跟我說好了。」

「我是要跟司馬洛說，」那探員不耐煩地，「司馬洛，你——」

司馬洛擺擺手。「這件事我很明白。你們得到了毛烈坦當局的照會，說默里罕把這血鳳凰偷了出國是不是？」

「對了——」

「你們奉命在這裏截住默里罕——」司馬洛又說，但那人打斷他：

「我們和國際警探聯絡，這是國際警探的工作！」

「總之，默里罕給抓來了這裏，而默里罕拿出來的證明書，又被毛烈坦方面的領事館證明是假的。領事館方面不肯把默里罕接回去，他們只是請我們拘留着默里罕博士，等他們派專人來接他回去！」

「我知道，」司馬洛說，「默里罕太太都告訴了我！就是因為他們求救無門，所以她才想到找我！」

默里罕看着司馬洛，激動地：「司馬洛先生，我不是個賊！你應該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所以我才來了！」司馬洛說。

那探員迷惑地看着他們：「你們是認識的？」

「對了，」司馬洛說，「我去過毛烈坦，我就是在那裏認識了默里罕博士的！」走過來拍博士的肩，「而且，他幫過我一個很大的忙！」

「司馬洛，」那探員沒好氣地道，「你不能只因為——」

這時那個律師上前來了。他嚴肅地說：「你沒有權勸我的當事人做什麼不做什麼的！我們現在是來保釋默里罕夫婦出去，你有什麼反對他離開的理由嗎？」

「我正在調查這件命案，」那探員說，「我需要默里罕幫助我！他是在場目擊者，而我懷疑他知道許多內幕！不然，我早已讓他們把他送回毛烈坦了！」

「你只是要我的當事人協助你吧了，」律師說，「你並不是拘捕他，所以你不能把他當作犯人一般看待！他認為他已經盡了他的能力幫助你，他就可以走了！」

「他仍然是一個犯人，」那探員說，「我們是代替毛烈坦國拘留着他的！」

「但他不是你的犯人，」律師說，「只要有可靠的保證，他是有權住在他喜歡住的地方的！你要他的幫助，你來他住的地方找他好了！你想要怎樣的保證，你提出來好了，因為我們馬上就要帶默里罕博士離開這裏！」

探員搔着後腦。「我猜我是不能阻止你保他出去的，」他無可奈何地說，「你到外面去辦保釋的手續吧！但，在這件案告一段落之前，他不能離開這裏！」

「我們並沒有打算讓他離開這裏，」司馬洛說，「事實上，我也正打算幫忙你們解決這件案！」

「我們不需要你的幫忙！」那探員那時本來已經夠紅的歐洲人臉更紅一點。這是難怪的，他和司馬洛的感情雖然不錯，但是，他們一提起司馬洛的幫忙就感到頭痛，因為，常常地，有許多離奇曲折的案子，在他們能查出任何綫索之前，司馬洛已經解決了。這除了使他們顏面無光之外，還要他們去解釋一些神秘的死亡。雖然死的總是壞人，但到底是死亡，他們是一定要追究的。雖然明知道這些死亡是和司馬洛有關，他們却就是沒法證明！

「很好，」律師說，「我現在就馬上出去辦手續！默里罕博士，在我回來之前，你有權拒絕回答他的任何問題的！」

「我不需拒絕！」默里罕誠懇地說，「我已經告訴了他我所知道的一切，我並沒有隱瞞，也沒有說謊！」

律師出去了，默里罕的太太走到她丈夫的身邊，輕輕擁着他。「幸而我記起了我們在這裏有司馬洛這樣一位朋友！」

那探員瞪着司馬洛：「你又在攪什麼鬼了，司馬洛？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件事你也有份的嗎？」

「不，」司馬洛搖着頭，「我可以對天發誓，這一次我眞的是什麼都不知道的

。我只知道，默里罕不是一個賊。即使他會偷東西，他也不會偷這一件東西！他是一個很忠心的學者，他不會侮辱他自己那一門學問的。」

「別跟我講仁義道德，」那探員說道，「我親手揭破的道德面具已太多了！」

司馬洛微笑：「你以爲我揭破的就比你少嗎？」

那探員聳聳肩：「隨便你吧，司馬洛，我已經給過你忠告了！」

這樣說着的時候，另外一位警探已經陪同那律師進來了。這似乎是比紅頭髮探員更爲高級的一位探員。他說：「好了，讓他們走吧！」

紅頭髮對着那律師，露出羨慕的表情。「媽的，你眞有辦法，你怎能弄得這樣快的？」

律師微笑：「因爲司馬洛先生懂得怎樣請到一位好律師！」

紅頭髮說：「好吧，你們出去吧，到外面去領回你的東西！」

司馬洛走到那隻箱子面前，敲敲那隻血鳳凰。「這東西又怎樣呢？」

「這東西你們當然不能帶走，」紅頭髮說，「這是賊贓，並不屬於你的！領事館的人已經申請把它領回，事實上，他們現在正在來這裏拿了！」

司馬洛愛不釋手地摸摸那血鳳凰。「眞美麗，眞美麗，默里罕，」他轉過來，「你認爲這東西賣出去值多少錢呢？」

「如果公開拍賣，這是無價之寶，」默里罕博士說，「但如果在黑市市場上當賊贓賣，那麼，我看可以賣一萬美元！」

「這個價錢並不高！」司馬洛說。

默里罕聳聳肩。「以後，當然是每轉一次手，價錢就提高一點的。」最後可能會炒到價值十萬，但是，第一次把它賣出去的人只能得到一萬元！」

「我知道你並不希罕這一萬元的，博士，」司馬洛說，「我知道你是一個有錢人！」

「即使我窮起來了，我也不會爲了一萬元就終身不敢回國呀！」默里罕說。

「走吧，」紅頭髮怒吼道，「我不是法官，你們在我的面前大費唇舌也沒有用的！」

「博士！」律師用一隻手按着默里罕的肩！「我們走吧！」

他們四個人一起出去了，紅頭髮和他的上司交換了一個眼色。他的上司取出一根香烟來，點上了，喃喃着：「那老狐狸，他騙倒了司馬洛！」

「這倒不怕，」紅頭髮的人說，「騙司馬洛的人，始終會露出馬脚的，那時司馬洛就不饒他！司馬洛自然會替我們把工作做好！」

「但不知道這一回他又會留下一條怎樣的尾巴讓我們來了結了，」不寒而慄地聳聳肩，「記得上一次嗎？」

「當然記得，」紅頭髮一咬牙，「四個打手死掉！羅大亨的太太要我們交出那個在她洗澡時從浴室窗口跳進，由大門口走了的人！」

「那個當然就是司馬洛，他就在附近殺了一個打手，很可惜他是幪着面的，不能證明！」

「這就是司馬洛了！」紅頭髮嘆了一口氣。

「這毛烈坦領事館也眞的不够風度！」他的上司說，「他們的犯人，他們却不接回領事館去，要我們扣留着。所謂家醜不外傳，他們應該連我們盤問他也反對才對的呀！」

「是的，」紅頭髮皺着眉，搖着頭，「小國家就是小國家！」

× ×

在外面，默里罕夫婦已經領回了行李，離開了警局，走出大門，下了警局門前的石階。律師指指路邊一部大汽車，說：「坐我的車子吧！」

這樣說着時，一部黑色擦得很亮的大型勞斯來斯汽車正在駛到路邊停下。這車子的車頭是插着一面旗子的，車頭前面還有一欖半圓形的白色牌子，上面有cc兩個紅色英文字母，表示這是一部領事汽車。

律師向那部車子扭扭頭：「這就是毛烈坦領事館的車子，領事大概現在是回來拿回那隻血鳳凰了。」

那車子的車門打開，一個頭髮花白穿得很講究的老人下了車。先他而下的是一個身裁高大的大漢，替他拉開着車門，跟隨着他下來的是一個矮小得多男人。頭髮花白的人一定就是毛烈坦的領事了，但是司馬洛不明白那一高一矮的二個漢子是什麼人。他們雖然都穿着名貴的西服，但是他們並不像好人。司馬洛壞人見得多，他一看就看得出來。開車門那大漢像一個職業打手，而後面下來那矮漢則像個小偷。

那個矮漢望向他們，忽然像觸電似的震了一震，司馬洛在向默里罕瞥了眼，看見默里罕也忽然停住了脚步，呆在那裏，眼睛就是看着那矮漢。那矮漢就像恨不得要向地底下鑽似的，他連忙遮遮掩掩地繞到領事及二個大漢的另一面去，企圖躲過默里罕博士的視線。

他們三人匆匆地進了警局。

「你認識他們嗎？」司馬洛問默里罕博士。

「現在，我知道他們爲什麼不把我們接回領事館去了！」默里罕博士恨恨地咬着牙，說道：「那人，那個矮小的人！他就是小野貓！」

「對了，」他的太太在司馬洛旁邊恍然地，「小野貓！」

「小野貓以前在我手下做過事的，」默里罕博士說，「有一次他偷竊一座古董去變賣，我把他抓進了監獄！他怎會到了這裏的領事館來呢？怪不得他們不敢把我接回去了！他們怕我認得小野貓。」

「你的意思是，整間領事館的都不是好人，而他們是在陷害你？」司馬洛問着，替默里罕博士拉開車門。

他們上了車，默里罕搖着頭：「我不知道，這可能只是一個誤會，」他攤一攤手，「爲什麼他們要陷害我？」

「嗯！」司馬洛說，「如果這是陷害的話，就是很大規模的陷害了！他們得勾結博物院的院長以及領事！只爲了這隻血鳳凰？」

「我並不是對你說謊的！」默里罕博士受了侮辱似的。

「我沒有這樣說，」司馬洛轉向那律

師，「你有什麼意見呢？」

律師聳聳肩。「我沒有什麼意見，我的工作就是把法律扭曲到有利於我的當事人。我的當事人說是黑，我就利用法律去證明是黑！我的當事人說是白，我就利用法律去證明是白。目前我要知道的只是，你要我送你們去哪裏！我把博士弄出了警局，我的責任已完，汽車接送，只是免費的服務！」

「噢，對了，」司馬洛微笑着，「我差點忘記了！到加美酒店吧，我已經替你們在那裏訂了房間！」轉對博士，「我猜你也不會反對吧？」

「當然不！」默里罕微笑，「我記得你自稱對酒店是素有研究的，司馬洛，既然是你的選擇，就一定是最好的了！」

司馬洛也微笑着：「博士，你的記性眞好！」

「我的記性更好！」默里罕的太太說，「司馬洛，是我先記起了你的！」

他們都開心地笑起來，就像，默里罕博士的煩惱是已經解決了！

懸崖遇襲　美女馳援

在警局裏，那個頭髮花白的領事正在一份文件上簽字，而那個紅髮紅鬚的警探把那隻盛載血鳳凰的皮箱取了出來，放在櫃枱上，並且打開來，讓領事看看箱內那隻血鳳凰。

「是這個了嗎？」紅頭髮問。

領事對野貓扭扭頭：「你看看吧！」

顯然因爲小野貓是這一方面的專家，要由小野貓來鑑別這件東西的眞僞。

小野貓走過去把血鳳凰拿起來，小心地檢驗着。

紅頭髮吃吃笑：「如果忽然變成了假東西，那就妙極了！誰有本事把一隻假東西拿來換去眞貨呢？」

「我們唯一害怕的是默里罕自己會拿一件假東西出來！」小野貓說，「只有他自己有能力製造出一件可以騙人的假品！」

但，這的確是眞的東西，沒有疑問！」

領事嘆了一口氣。「博士！每一個人都信任博士的名銜！誰知道，博士也一樣可以做賊！」

「這個世界很難講的，」小野貓說，「你眞不知道該信任誰好。」

紅頭髮忽然沉默了下來。他是一個有經驗的好警探，當他看到了對方的人物時，他就自然地會有所感覺，就像有飛機飛過的時候，雷達網就會警覺似的。現在，他的雷達網就向他發出警告。他感覺到面前也有幾個不對的人物。小野貓和那個大漢，他雖然不認識，却可以感覺到他們不是好人。連帶地，他也懷疑領事那張道貌下面究竟是一副怎樣的眞面目了。

「謝謝你，」領事和他握手，「我們的人員一兩天之內就回來的了！你們在默里罕博士的身上甚麼時候可以完事呢？我們打算把他和血鳳凰一齊帶去！」

「你還是先把血鳳凰帶回去好了，」紅頭髮說，「我們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希望你們盡快辦妥！」領事說。他再和紅頭髮握手，便領着他這一高一矮二個助手離開了。

他們回到了車子，司機把車子開動了。小野貓拍拍手中那隻箱子。「很美麗的東西，」他說，「但我想不出爲甚麼這裏會有人搶它！難道，它對別人也能有同樣的用途嗎？」

「沒有人能學我們一樣用它的，」領事吃吃笑着，「這是我們的特權！不過，這樣一搶，倒影響了我們的計劃！如果讓博士和血鳳凰一起回去，那就最好了！」

「重要的不是在博士，」那高大的人說，「而是在這東西！祇要這東西能安全地回去就行了，到底，這是我們的國家啊！」這樣說着，他就哈哈地大笑起來。

但沒有人跟他笑。小野貓沉着地道：「把博士留在這裏，的確是不大妥當的！起碼，他已經認得了我，剛才我肯定他是已經認得了我！」

「他不會有空給你甚麼麻煩的！」領事說，「他正自身難保呢！」

「即使他在這裏不能給我甚麼麻煩，他回國之後也會吵起來的，」小野貓皺着眉頭，「當他把我指出來時，人們也許就會開始相信他！」

「你放心吧，」領事道，「回到國內，我們就有很多辦法可以對付他了！」

「我還是在奇怪這些來搶血鳳凰的人，」那個高大的人說，「他們究竟是何方神聖呢？他們來過一次，也許會再來！」

「你就是防備他們再來的人，」小野貓微笑，「如果他們再來的話，你會給他們同等待遇的，對嗎？」

「你常常說你是天下第一鎗手，」領事說，「希望你不是吹牛的！」

「我用鎗從來沒有射歪過！」那人自負地說。

他們這樣說着的時候，對方果然又來了，來得很快，和上一次不同了。

那是一部黑色的硬篷跑車，車上載着兩個人。但，和上一次不同，車上的兩個不是嬉皮士青年了。這兩個都是中年人。由於天氣冷，他們都把大衣的毛領翻得高高的，頭上戴着帽子，鼻子上面還架黑眼鏡，因此，整個面部，實際上就只看得見鼻子以及嘴唇的一小部份。換句話說，他們的面貌是根本看不清楚的。只是憑他們的輪廓及打扮看得出他們是中年人吧了。

這部跑車並不是跟在領事車後面，而是在另一條公路平行的較高的路上，輕快地馳行着。不用負責開車的一個就通過車窗，監視着那部領事車。

中年人就是中年人，這二個中年人的態度，是冷靜得多了，事實上，他們是近乎冷酷的。開車的一個把方向盤一扭，道：「我看這裏地點是適合了！」他的車子已經轉進了一條斜向下的支路，從這條支路，他駛到了與領事車相同的一條路上。

他再踏下了一點油門，那部跑車又輕快地向前衝，漸漸追上了領事車。它就這樣跟隨在領事車的後面，好像一隻蓄勢待撲的豹一般，在靜候時機。

兩部車子一先一後地駛過了一段僻靜的路，後來前面的路就比較險峻了。路的左邊是近乎垂直的山坡，由鬆鬆的泥土構成，由於這裏是經常有貨車駛來傾倒山泥。山坡的底下有座僅具雛型的建築地盤。

領事車就在這裏慢下來了，由於前面

的路口，交通燈正在由綠轉紅。跑車上，司機旁邊，那個人取出了一把手槍，在槍咀上裝了一隻滅音器，而開車的人道：「小心那個高大的！」

那人點點頭，他的手上是戴着厚厚的手套的，但這手套缺了一隻手指，因此他扳槍機的手指可以伸出來，自由地活動。

領事車停下來了，跑車來到了它的旁邊。這就是跑車一直在等待着的時機了。跑車側面的車窗玻璃已經放低了，兩車並行時，那人就把槍伸出去，馬上放槍。領事車中的人只有時間看見，但是，却沒有時間動作了。尤其是那個高大的人。

那滅音器吐出「撲撲」二聲，領事車的窗玻璃碎裂，那個高大的人，頸子上忽然全是血！他的眼睛一翻，就變成全白。

第二個目標就是司機。如果不解決司機的話，他是隨時可能把車子開走的。滅音器再吐出「撲撲」二聲，司機一邊頭髮變成了鮮紅，就這樣在方向盤上一伏，便不動了。

第三個目標，當然就是小野貓。但是，小野貓却已經不在那裏了，小野貓輪到第三，所以他有時間打開車門跳出去。

他一跳出去，脚就踏了一個空，因爲那外面就是斜坡。他打了一個跟斗，就沿着斜坡滾下去。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却未始不是福氣。

兩個中年人已經閃電一般跳下了車，開車的道：「我去對付那個逃掉了的！」

他一跳跳到了車尾的路邊。

另一個要拉開車門，領事却在裏面伏低了身子，要把車門鎖上。這人隔着窗玻璃斜斜地向下放了一槍。

車窗的玻璃又碎了，領事那花白的頭髮忽然染紅了一大塊。他沒有再動了，他也來不及把車門鎖上。那人一手就拉開了車門。

另一個人已經到達了那邊的路邊。他看着小野貓正半滾半滑地沿着那斜坡下去，已經差不多到達了斜坡的底下。他舉起槍來，用兩隻手握着。瞄準。小野貓到了斜坡底下，狼狽地翻了一個跟斗，爬起身，那人就扳動了鎗機。撲！撲！撲！距離似乎太遠一點了！他是瞄準小野貓的要害的，但是子彈却沒有射中他所瞄準的地方。第一顆子彈只是射中地面，揚起了一陣沙土。第三顆子彈射中了小野貓的大腿。小野貓正在舉步中，忽然一仆，仆倒在地。但他仍拚命向前爬，那人再開了一次槍。他不能肯定第四槍有沒有射中小野貓了，因爲小野貓已經爬進了建築地盤之內，一堆木板後面。

那人一脚踏下斜坡。

「不要！」他的同伴在後面叫。

他回頭，看見他的同伴已經提着那隻裝血鳳凰的箱子。這同伴正焦急地揮手叫他回來。他可惜地向下面瞪了一眼，把槍收回了，便跑回他們那部跑車去。他們差不多是同時上車的。車門砰然關上，馬達怒吼，車子就像一支黑箭般向前直射而去。開車的人在看不見領事車之後，嘴角便一歪，發出一個兇狠而野蠻的微笑。他騰出一隻手來拍拍那隻箱子。「這是一件大人的工作，」他說，「就不該交給孩子去做的！」

他的同伴沒有做聲。

車子轉進了另一條路，混進了熱鬧的交通之中。

×　　×

律師吸着他那烟斗，使房間裏充滿了烟絲的臭味，不過沒有人提出抗議。他道：「現在關鍵就是在那張證明書上了！你說博物院長已經簽了一張證明書給你，讓你把這血鳳凰帶出來的。但是，現在他們却說，這證明書上的簽名是假的！如果不是他們說謊，就是你在說謊了！」

「你似乎在懷疑是我說謊，」默里罕博士微感不悅地。

「不，」律師連忙擺着手，「請別誤會，司馬洛先生要求我留下來，研究一下你在法律方面的處境，我現在就是和你研究。我是幫助你的。我只是要你告訴我眞相！」

「我已經告訴了你眞相！」默里罕博士說。

「但是領事館方面舉出了另外兩封有院長簽名的信作證物，」律師說，「簽名式是不同的。而院長在長途電話上也否認簽過證明書給你！」

「甚麼？」默里罕博士整個人從沙發上跳了起來，「他不會這樣說的！是他親自把證明書交給我！」

「你看着他親自簽名嗎？」律師問。

「當然了，」默里罕博士說，「我在電話裏跟他談過兩次，後來他說已經寫好了，我就到他那裏去拿，是他親手交給我！這不可能有錯誤的！」

律師嘆了一口氣。「博士，我覺得你這個人眞是有點天眞！我們現在在研究的不是有沒有錯誤，而是有沒有陰謀！」

「甚麼陰謀？」

「這位博物院長親手把證明書交給你，」律師說，「但你有沒有看見他親筆簽名呢？」

「這當然是他親筆簽名，怎會——」

「照我猜想，」律師說，「你去找他的時候，他早已弄好了這證明書，他就這樣拿給你——」

「對了，」默里罕皺着眉頭，「他從抽屜中拿出來，交給我——」

「對了，」律師一擦手指，「這實在是很簡單的掩眼法，那上面的根本是一個假的簽名。以後，他根本否認給過你這樣一封證明書就行了。由於那上面根本不是他的簽名，所以，你也很難證明是他給你的！」

默里罕瞠目結舌地看着他。「但爲甚麼他要這樣做？」

「陰謀！」司馬洛說，「他們要陷害你！」

默里罕博士的嘴巴張得很大，久久也闔不着。終於，他說道：「爲甚麼要陷害我？」

「這正是我希望你說出來的一點！」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默里罕呆呆地搖着頭。

「你總有一點猜想吧？」司馬洛說。

默里罕還是搖着頭，他的太太也揷嘴：「這完全沒有道理！我們又沒有仇人，爲甚麼要陷害我們？卽使把我的丈夫抓進

了監牢，也沒有誰會得益的！」

默里罕博士的眉頭緊鎖着。「我應該快點回去。」

「我看你應該在這裏留下來，」司馬洛說，「已經有兩個人爲了這件事而死了，如果你回去——」

「死亡名單又添了兩個！」有人推門而入，這樣說着。

大家都望住門口看見那就是紅頭髮。

律師跳起來：「喂，你沒有權——」

司馬洛揮揮手：「不要緊，他是一個好警探，沒有事他不會胡亂麻煩人的！」

紅頭髮推門走了進來，雖然沒有人請他坐下來，他還是坐下來了。

「究竟發生了甚麼？」司馬洛問。

紅頭髮把領事車被刧的事說了出來。

「司機和保鏢當場死掉了，」他說，「領事很幸運，子彈只是擦破了他的頭皮。他現在在醫院裏。他們以爲他已經死掉了，不然是會給他補上一槍的！」

「還有一個呢，小野貓？」默里罕博士問。

「小甚麼？」紅頭髮皺眉，「他們報告的名字是葛利！」

「那是他本來的名字！」默里罕博士說。

「失踪了，」紅頭髮說，「那下面的建築地盤裏有很多血，但是沒有人！」

「他一定逃走了，」司馬洛說，「奇怪他却沒有逃回領事館去！」

「我們正在找他，」紅頭髮說，「媽的，你們都是傻瓜，領事既然知有人要搶那東西，就應該要求我們保護了，自己帶一個二三流的槍手，就以爲安全！」他頓一頓，又轉問默里罕博士，「還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的，博士，我們剛剛接到消息！你們的博物院長也在國內去世了！」

「怎死的？」默里罕博士震驚地問。

「上吊！」

「那好極了，」司馬洛說，「現在，沒有人能夠證明默里罕博士不是被陷害的了！」

「博士，」紅頭髮俯前上身，「我再問你一次，這血鳳凰究竟有甚麼地方值得這些人這樣搶奪？」

「你有權不回答這個問題的！」律師說。

「讓他問吧。」司馬洛說，「正如我所說，他是一位朋友！」

「這些行兇的人是職業兇手，」紅頭髮說，「他們的行動快，狠，準，我不相信他們會爲一件這樣的東西動手！正如你所說，血鳳凰第一次賣出去不會值很多錢的！」

「我不知道！」默里罕搖着頭。

「我也不相信他知道，」司馬洛說，「他是被人陷害的！被陷害的人，通常總是最不知道內幕的人。某一些人知道默里罕要帶血鳳凰到這裏來，就和博物院長合作陷害他。博物院長給他一張假的證明書，使他成爲了一個賊，這本來是天衣無縫的。但是到了這裏，却出了這件搶刧殺人的事，事情就複雜起來了，變成國際性，而不單是他們自己國內的事。這個幕後的人物怕事情鬧大，於是第一個重要關鍵人物博物院長就要死掉！」

「你說他是給謀殺滅口的？」律師像在法庭上引導作供似的。

「現在這個時間來自殺，不是巧合一點了嗎？」司馬洛說道。

「但他們是爲了甚麼陷害默里罕呢？」紅頭髮問。

「答案一定是在血鳳凰的身上，」司馬洛說，「不然不會有人來搶的！」

「會不會是那東西裏面藏着些甚麼貴重的東西呢？」律師問。

「我早已經懷疑過這一點，」司馬洛說，「所以我會經看清楚。沒有，那裏面並沒有藏着甚麼。我已經敲過了，這東西是中空的，敲上去就知道裏面並沒有甚麼？」他轉問紅頭髮，「這位領事先生，現在是在公立醫院嗎？」

紅頭髮搖頭。「恐怕你是不能去向他問話了。連我也不能向他問話。他已經轉到了他們自己的私家醫院去。他是外交人員，他有外交特權，我要向他問話的話，這得請准他才行，而他是有權拒絕的！」

「那眞可惜，」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我深信這位領事先生，一定知道不少內幕的！」

「這是可以肯定的一點，」律師說，「不過，另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不會告訴你甚麼的！」

司馬洛搖着頭。「我看，目前我們要做的事就是，找到這些搶血鳳凰的人，或者找到小野貓！這些人都可以告訴我，這血鳳凰爲甚麼是如此重要的！」

「這是我們警方的工作，」紅頭髮說，「不是你的工作！」

司馬洛微笑：「你却不能阻止我去做的，是不是？而且，往往，我們一同找的人，都是給我先找到的！」

紅頭髮恨恨地瞪着司馬洛。這是他唯一不喜歡司馬洛的地方。

「但，」司馬洛又微笑着，「我倒可以給你一個提示，那就是，派人二十四小時不停監視領事館附近。小野貓受傷逃走了！當他的傷口包紮好的時候，他可能會回到領事館去報到的！你在他進門口之前把他抓起來！他決不會是正式的外交人員，你可以問到他把眞相說出來爲止的！」

「我早已經作了這樣的佈置！」紅頭髮說。

司馬洛抬起了一邊眉毛，對默里罕夫婦微笑：「原來我們的大偵探已經開始信任你們了！」

「也不是這樣，」紅頭髮連忙辯道，「我只是覺得，這個甚麼小野貓也不像是個好人！」

司馬洛站起身來。「好了，大偵探，我看博士能回答的問題都已經回答你了。如果你再沒有甚麼新鮮的問題，請不要阻礙博士夫婦休息吧！」

紅頭髮恨恨地走向門口。「司馬洛，你最好行動小心一點，這一次，如果讓我捉到你的痛脚，說不定我會把你也收進監裏的！」

「我知道，」司馬洛吃吃地笑，「這是一件你久已想做的事，你只是做不到吧了！」

紅頭髮走掉了。

司馬洛轉向默里罕夫婦。「你們也眞

需要休息的！我們也不妨礙你們了！」律師也站起來。

「不要緊的，」默里罕說，「我歡迎你留下來！我們那麼久不見，有那麼多事情要說的！」

「對不起，」司馬洛說，「這並不是談天的時候，你託我帮助你，我就得去動手，不能長坐在你的對面！」

「你現在要到那裏去呢？」默里罕的太太問。

「正如我所說，」司馬洛聳聳看，「找到小野貓，或者找到那些搶血鳳凰的人。你們不能回答的問題，相信他們一定能回答的！」

「那麼，」默里罕聳聳肩，「我也不應該阻你了！」

律師首先伸手去拉開，但房門卻不拉自開，而且開得很快，一推推了進來，律師被門撞中了口鼻，叫一聲，跌向後面，撞進了司馬洛的懷中，司馬洛也要倒退了幾步才能把他扶穩。

一隻可愛的動物從門外竄了進來，站了一站，然後撲向博士，叫道：「博士！你沒事吧？」

博士張開兩臂迎接她，他們擁抱在一起。司馬洛和律師目瞪口呆地看着。那隻美麗的動物就是一個身裁嬌小玲瓏，頭髮又軟又黑的美麗女人。當她經過的時候司馬洛已經注意到她有一雙像小麗般大而溫柔的眼睛。她身上穿一件淺藍色晴雨大衣。淺藍色晴雨大衣是很奇怪的東西，穿在一個醜陋的女人身上時你不會注意有這個人存在，穿在一個美麗的女人身上，卻會使她特出得不得了。現在這個女人就是特出得不得了。現在她雖然只是用背對着他，也還是特出得不得了。

「除了不懂得進門之前先敲門之外！」司馬洛喃喃自語地道：「她似乎沒有甚麼缺點！」

「我對她的第一印象卻不大好！」律師揉着那痛得要命，幸而沒有流血的鼻子，一面用手抹眼淚。

接着默里罕和那女郎分開了，他握着她的手，領她走向司馬洛。「你應該認識我這兩位好朋友，夢娜，」他說，「這是司馬洛先生，這是薛律師，沒有他們，我現在還被扣留在警察局呢！這位是許夢娜博士！」

「許什麼？」司馬洛瞠目結舌。

「許夢娜博士，」默里罕說，「我不是跟你提過的嗎？我把血鳳凰帶到這裏來，就是為了參加夢娜籌辦的一個古物展覽會——」

「博士？」司馬洛仍然難以置信地霎着眼睛，「哪一種博士！」

「當然是考古！」默里罕說，「我在大學任教她是我的高才生！」

「噢，」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她，「當我聽說博士，我還以為是七十多歲的女巫型——」

默里罕笑起來：「夢娜是年輕一點，但她開始得早！她在這方面，已經是權威了！」

司馬洛覺得這眞是一種浪費！這樣一個尤物，卻去研究那些死物，他覺得她最適合研究性學之類。他這時才醒覺到夢娜正伸手過來和他相握，他便連忙接住了她的手。那也是隻特出的手，好像會發電。不過發出來的卻是溫柔的，能給人最舒服的感覺。那雙大大的眼睛是那麼潤濕，那麼富於磁力，當它看着你的時候，就像把你的骨髓要吸過來似的。司馬洛忘了把她的手放開。

「我們早就企圖打電話和你聯絡，」默里罕的太太對夢娜說，「當出事的時候，很自然地，我們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你！但你不在家！」

「我到龍牙窩上去了，」夢娜說，「那邊發現了一座古墓，需要我去做一些工作！我還是剛剛回家！我一看到報紙我就趕來了——實在發生了什麼呢？」她那雙眼睛又轉回司馬洛的臉上來，在吸他的骨髓。

司馬洛有點暈。美麗的女人他見過的很多，和他睡過的也不知多少了。但是像她這樣，美麗得那麼清潔無邪……

「司馬洛先生正趕着去辦事，」默里罕說，「讓我們來告訴你好了，夢娜！」

「不，不，」司馬洛說，「我不匆忙，我們——我們何不一起吃晚飯，詳細地談談呢？」

她的眼睛上下打量着他，表示相當滿意。凡是對眞正男性化的男人感興趣的女人，對司馬洛都應該滿意的——至少，司馬洛自己是這樣想。

「這倒是一個好主意！」夢娜說。

「你只是要吃晚飯吧了，」律師在旁邊提醒他，「你不是要吃她的手！」

司馬洛如夢初醒地放了她的手，夢娜走過去。「現在我們可以走了嗎？」她問默里罕，「讓我替你拿大衣吧！」她拿起默里罕太太的大衣，替她披到肩上。

「媽的，」司馬洛對律師低聲咒罵，「幹這一行，你居然也不懂得什麼時候不應該說什麼話！」

「現在是完美無缺了！」律師說。

「什麼完美無缺？」

「這件事的神秘性和刺激，很合你的口味，」律師說，「就是只差沒有一位美麗性感的女主角！但現在，女主角已經有了！」

「原來你也相當了解我！」司馬洛的眼珠朝天……

× ×

司馬洛看着夢娜把一杯威士忌酒一口喝了下去，不禁担心地皺起了眉頭。他倒不是担心自己的荷包。他是担心她醉倒，或者，担心她的酒量太好了，喝酒就像喝水一樣，一點不受酒意的影响。不論是前一種情形抑或後一種情形，出現在一個女人的身上，都是不大好的。

此外，他也有點後悔帶她來這裏。在一起晚飯的時候，司馬洛那位律師朋友很够朋友地講述了不少有關他的奇行。司馬洛的奇行本來已經够奇的了，再由那位律師以他狡辯的本領加以誇張一下，就更加是奇上加奇了。總之這使夢娜很感興趣，而她堅持要跟司馬洛做調查工作。她說是他說服默里罕夫婦帶那血鳳凰來這裏展出的，因此，對於他們的煩惱，她認為她應該也要負幾分責任。她要帮忙。司馬洛在完全沒有理由答應讓她參加一件可能是很

危險的工作的，但是他答應了。也許，是她那雙磁性的眼睛使他無法拒絕，也許，正如律師所說，他不能够沒有這樣一位年靑貌美的女主角的。

總之，他讓她跟着來了。

「這地方眞有趣，」她四面張望着，「我從來沒有來過這種地方。」

這是一間無上裝酒巴，那些侍酒女郎裸着各種類型的乳房在服務着，增加着酒的醉人程度。這是一個男人光顧的地方，她當然覺得有趣。

「你該多出來玩，」司馬洛心不在焉地說，「你不能老是對着那些古老的死物的！」他的注意力是放在對面一張圓桌的一個顧客身上。那是一個頭髮稀疏的中年人，正在和兩個無上裝侍酒女郎在調笑着。好幾次，他的手都向她們裸露的地方伸過去，但女郎總是及時退回桌內的中心，讓櫃圍保持他們之間的距離。

「如果她們天天這樣不戴乳罩，」夢娜在說，「不上一年，她們的乳房就會變得下垂了！而且，這裏沒有一雙長得好看的乳房，至少比不上我的！」

司馬洛差點把杯子咬碎了，視線很自然地轉到她的胸部。但除了，看見她的胸脯高聳脹滿之外，他看不見什麼。那件厚的套頭毛衣阻隔了他的視線。她對他媚笑。他奇怪是酒意使她說這句話抑或是什麼——

他再轉回向那邊。那個中年男人已經不在了。

他的身子馬上挺直。

「我看你注意的人是正在走過來！」夢娜說。

「哪裏——？」

那個中年人經在司馬洛的另一邊坐下來了。「老朋友，」他說，「當你來到這樣一個地方的時候你一定是來找我！」

「噢，老關，」司馬洛鬆了一口氣，「我還以為你已經走了！」

「你想要一些情報，是不是？」老關問着，又瞥了夢娜一眼，「我們方便在這位小姐的面前談嗎？」

「方便！」司馬洛說。

「我們不該到一個靜一點的地方去談談嗎？」夢娜問。

「愈吵的地方談秘密的事情就愈好，」老關說，「因為別人沒可能偷聽到！」

的確，他們交談，也要把聲音提得相當高才能聽清楚，再遠一點，就根本完全聽不見了。

「血鳳凰，」司馬洛開門見山地說，「你知道有關它的事嗎？」

「每一個人都知道！」老關說，「報紙都刋出來了！但當然，你是想知道報紙上沒有刋登的事！」

「對了，」司馬洛說，「死掉了的那兩個嬉皮士刼賊，我想知道是誰派他們去的！」

「還有呢？」

司馬洛遲疑了一下。「只是這個！」

「我馬上不能回答你，」老關沉吟着，「我也得去查一查的。給我兩個鐘頭時間吧！我打電話給你？」

「我打電話到這裏來給你好了！」司馬洛說。

「隨便你吧！」老關說。他走開了。

他們的生意，談得很爽快。

「你的觀察力倒不錯，」司馬洛對夢娜說，「你知道我是在注意他！」

夢娜聳聳肩：「幹我們這一行，也得要很强的觀察力才行的！唔，原來這就是一個出賣情報的人！」

「老關並不是出賣情報為生的，」司馬洛說，「他只是認識很多職業打手。如果你想把你的仇人打一頓，而你又出得起錢的話，老關可以為你安排的！那兩個死去了的嬉皮士打手很够狠，這樣狠的人不是容易找的。他們的死，一定使他們的圈子震動，一定有很多人談論他們！老關會聽到不少這些言論，也許他能查出這二個傢伙是誰派來的！」

「司馬洛，」夢娜凝視着他，「你倒有不少古怪的朋友！」

「老關實在也不算是朋友，」司馬洛說，「幾年前有一次我把他打得半死，這之後他就一直害怕我。我要查的情報，去問他，他會告訴我！但不是因為他眞心想帮我，只是因為他怕我！我猜他一直都在恨我也許一直在等着一個報復的機會！」

夢娜担心地皺起眉頭：「那你怎知他不會出賣你呢？」

司馬洛微笑道：「我反而希望他出賣我！」

「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夢娜道。

「很簡單的，」司馬洛說，「主使那兩個嬉皮士的人一定不高興有人調查他，也許老關不向我出賣他，而向他出賣我，那麼這人就會派人來對付我！我一樣可以憑這些來對付我的人找到這個人的！」

「你的意思是，你把這些來對付你的人捉住，叫他們帶你到他們的主人那裏去——就像電影裏的一樣？」夢娜的眼睛睜得大大的。

「對了！」司馬洛說。

「但這是很危險的事，」夢娜担心地說，「假如你捉不住他們——」

「我向來是最愛好冒險的，」司馬洛說，「總之你用不着為我担心，我在打架時，總是打贏的！」

「我希望我聽到那些關於你的故事都是眞的！」夢娜說道。

司馬洛碰碰她的手肘。「好了，現在，讓我們走吧！」

「現在又到哪裏去？」夢娜一面讓他替她披上大衣，一面問。

「送你回家，」司馬洛微笑，「今晚，你的冒險就到此為止了！以下的項目，是不宜一位淑女參加的！」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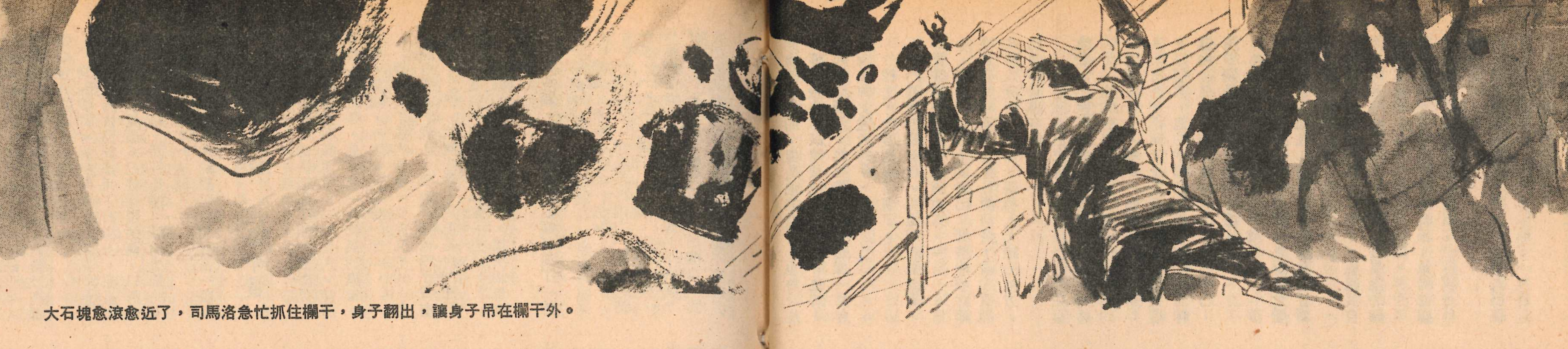
「但我要跟你一起去！」夢娜在地氈上頓着腳，「我也要為博士做些事情！」

現在他們是在她的家中了。一層小但是擺設得很現代化的大厦樓宇中。

司馬洛坐在那張吹氣的沙發上，搖着頭。「不，夢娜，我們現在研究的不是古墓，古墓裏的東西都是靜靜地躺在那裏，聽你擺佈的，但我們現在研究的，卻隨時會反抗，甚至把你殺掉！」

「但是我並不怕！」夢娜抗議着，「我——」

司馬洛還是搖着頭，看看錶，拿起几



大石塊愈滾愈近了，司馬洛急忙抓住欄干，身子翻出，讓身子吊在欄干外。

上的電話。「到時候打電話給老闆了！」

夢娜恨恨地看着他，把几上的兩杯酒一一飲盡了。這兩杯酒是她斟給自己一杯和司馬洛一杯的，現在她兩杯都自己喝下了。她負氣地坐在那裏，看着司馬洛打通了電話，講了一些話，後來拿起電話旁邊的鉛筆，把那張紙撕了下來，放進袋裏。

「怎麼樣？」夢娜咬着下唇問。

「老闆給了我一個地址，」司馬洛說，「那二個嬉皮士在死前是經常在那裏出沒的！」

「這可能是一個陷阱！」夢娜說。

「這還是不能一起去的原因！」司馬洛微笑。

「噢，」夢娜呻吟着，「你的頭腦眞蠢！」

「頭腦落後？」司馬洛莫明其妙地看着她，「什麼頭腦落後？」

「重男輕女，這就是頭腦落後！」夢娜睜大着眼睛。

當她這樣睜大着眼睛的時候，司馬洛覺得她眞好看，眞想吻她。但，這當然不是時候。「別失望！」司馬洛安慰道，「當我找到一件你可以幹的時候，我一定會通知你——」

「永遠別再來找我！」夢娜叫着，已經抓起了几上一隻烟灰盅，舉起，準備擲過來。司馬洛連忙溜出了門外。

現在，他相信，吻她的希望是更渺茫了。這個女人雖然是那麼美麗，但脾氣也是那麼怪的！他希望以後有機會為她安排一次小小的奇遇，滿足一下她的冒險心理……但，那是以後的事了！

× ×

離開了夢娜的家之後，司馬洛首先是到電報間走一趟。他是去看看，有沒有從毛烈坦國拍回來給他的回電。他在毛烈坦那邊結交過幾個消息相當靈通的朋友，白天，他已經打過電報去問他們一些他想知道的問題了。由於他是很少回家的，所以他託電報局替他保存着回電。現在，當他到達電報局的時候，已經有一封回電在那裏等着他了。他那邊的朋友，工作得相當落力。

司馬洛回到他那部流線型的跑車裏，開亮了燈，細讀電文，為了節省電報費，電報的文字當然都是相當簡單的。大意是說，關於血鳳凰這件事，毛烈坦本國也有不少傳說，但根據比較可靠的傳說，這件事和走私海洛英有關，由於小野貓在離開毛烈坦之前，曾經和一個龐大的販毒集團有關。關於小野貓的較詳細資料，則要稍後時間，等查清楚了之後再來電報。

司馬洛點上了一根香烟，深深地抽吸着。和海洛英有關，這是可信的，只有那些販毒份子才會這樣狠。只要血鳳凰到手，他們就不管殺死多少人。比較合邏輯的解釋了，所以那些人要拚命搶奪它了。也許，那些人是利用默里罕把裝滿了海洛英的血鳳凰從毛烈坦那邊帶來，但是却在那邊告他一狀，那麼，默里罕自然會在到達時給抓起來，而血鳳凰也會給交到領事館了。可惜的是，血鳳凰未交到領事館就已經中途遇刼……

這個推想，只有一個地方不對的，那就是，血鳳凰之中並沒有藏着海洛英。這一點司馬洛是可以肯定的。

當他一到警局的時候，他的第一個猜想就是，這血鳳凰裏面，一定是暗藏着一件十分之貴重的東西，所以有人不惜生命之危險去奪取它，所以他當時就已經很仔細地檢驗過那隻血鳳凰了。那東西不錯是空心的，但是裏面光光滑滑，空空如也，而它的厚度，比一片硬紙厚不了多少。他可以肯定，那裏面是藏不了多少東西，不難被人發現的。起碼，不可能藏着多到會教人為它拚命的數量的海洛英！

那麼，為什麼有人要奪取它呢？除了海洛英之外，似乎沒有別的東西能把人吸引到用如此殘酷的手段奪取它了。而且，最重要的一個有關人物小野貓，最近又是曾與這個龐大的犯罪集團有來往的。

他希望毛烈坦那邊的朋友能够快點把內幕查得清楚一些。

司馬洛的精神太集中於思考這些疑點了，以至忘記了注意他的車子所經過的地方。現在，一種危險的預感把他扯回現實中來。他發覺，他是已經很接近目的地了。那危險的預感就是後面的路上的一雙車頭燈。這雙車頭燈跟踪了他好長一段路，然後就忽然隱沒了。

司馬洛把車子慢了下來，注意着周圍的情景。

這裏是一個很荒涼的郊外地方，他相信附近好幾哩內都沒有什麼屋子的。他的車子現在是正沿着一度高高的懸崖邊行駛着。這懸崖大約有三百呎高，下面就是沙灘。在夏天，這下面的沙灘是喜愛游泳者的渡假勝地，沙灘上有好些才搭的泳屋。在冬天，這些地方不會有什麼人來，而老闆告訴他，死了的兩個嬉皮士和另外兩個女嬉皮士是住在其中一間泳屋裏的。他們貪那裏空氣好，不過，也許更重要的原因還是貪這裏的租錢便宜。

那崖的中段，是有一度斜陡的石梯，通到下面去的。司馬洛在那梯口附近停了車，下來。那寒冷透過他的大衣，直刺進他的骨頭。他覺得，就是有人倒貼租錢，他也沒有好胃口住在這裏！不過，那些嬉皮士作風的人頭腦和他却是完全不同的。

司馬洛把衣領翻起了，小心地踏下那石梯。那石梯是傍着山崖鑿出來的，一邊是崖邊，另一邊則是鉛水管搭成的扶手。那鉛水管已經發銹了，有些地方看來並不牢固。望向下面，在星光之下可以看見那些泳屋好像一些鞋盒般排列在沙灘上。

那下面完全沒有動靜，一艘小艇浮在水面，也是一動不動的。

接着，司馬洛就忽然聽見有點不對的聲音。那是巖石在地上滾動的聲音。他回頭而望，看見崖頂上出現了一個瘦長的人影。這個人是正在推動着一塊直徑大約有兩呎的大圓石，司馬洛記得，在梯口的附近，是堆着不少這種圓石的，現在他已經把這塊大圓石推到了梯口！

司馬洛的槍已經從腋下拔了出來，好像閃電一般快。但是也沒有什麼用處。那人把大圓石一推，那大圓石便開始沿着石梯滾下來。司馬洛的槍彈是不能制止這石頭的，即使他打死了那人也沒有用處！而且現在他也沒有空射殺那個人了！

那塊大石沿着石梯滾下來，是終於會撞着他的。這樣重的一塊石，要抱起它他也不够力氣，而當它正在滾動中，帶着衝力，他是沒有希望止住它的。因此一撞着他，他就完蛋了！然而，他又無法避開！在這窄窄的石梯上，一邊是山崖，他鑽不進去，另一邊則是欄干之外的空間了。他只能向下，或者向上。向下逃，他決不能快過那愈來愈快的大石。向上呢，只會更快和它相撞！

冷汗從他的額上暴出！

那塊石的路線中途歪了一歪，撞在欄干上，司馬洛很希望那發銹的欄干支持不住而斷掉，那麼石就可以飛出去，直跌崖下了！但是沒有這樣理想！那欄干把石彈回頭，使它再度沿着石梯滾下來。

愈來愈近！愈來愈近了！它距離司馬洛只有三十級，二十級……十級……

忽然，司馬洛扳住欄干，一翻身就出了欄干之外，不過，他的手則仍然扳住欄干，讓身子吊在欄干之外。他只希望欄干不會偏偏在這一部份又支持不住而斷掉！

那石隆隆地經過，繼續下去了，司馬洛鬆了一口氣。

但是，那個人在上面又把第二塊石推近路口了！

司馬洛騰出了握槍的那隻手，放了二槍，其中一槍擊中了那塊石頭，「鏘」一聲彈開！那人仍繼續把石頭推前。司馬洛不斷放槍。

一定是黑暗以及吊着的姿勢影響了他的姿勢，他並沒有擊中那人。接着子彈已經用完了，槍的撞針只是擊在空的彈膛上，發出格格的聲音。雖然隔得太遠並不能看清楚，司馬洛却像是覺得，那人正在對他作獰笑。

那人把石頭推進一點。

司馬洛也不知道怎辦好。他不能永遠掛在這裏的，但如果他翻回石梯上，那塊石滾下來時就會撞着他！

那人把石推到了梯口，就沒有再推！

司馬洛見他彎身拾起了一件東西。這人拾起來的這件東西就是一塊拳頭般大的石頭。司馬洛也記得，這樣的石頭，在崖上也是很多的。

這人把那塊石頭一丟。那石頭以弧形路線向司馬洛飛過來，跌中距離司馬洛大約六呎的欄干扶手上，「鏗」一聲彈開，跌下崖去。欄干震得司馬洛幾乎抓不牢！

司馬洛雖然處身於寒風之中，但是全身正在冒着大汗，這人的第一塊石雖然擲不中，他是還會有第二塊來的。這些石頭，終於會有一塊擲中。一中，司馬洛就完蛋了。如果他爬回石梯上呢，那人就會馬上把那顆大的石頭推下來。

那人又拾起了一塊拳頭大的石頭，司馬洛看見他彎着腰，身子一震一震的。他一定是正在哈哈大笑！

當那陣笑的痙攣過去了，那人便又站直，再把石頭高舉起來。

忽然，那人全身都浴在一陣黃色的燈光之中了！那人沒有把石頭擲下來，而是急促地轉身，望向路上。隨即，他把手中那塊石頭向路上擲去。但石頭仍阻不住那燈光的逼近。他連忙轉身要逃走，但是拿不定主意該向左還是向右，抑或是向司馬洛這下面逃下來。接着他已經沒有時間了

，那一雙吐着黃光的車頭燈逼近，司馬洛隱約的聽見煞掣聲，但車頭還是在那人的身上撞了一撞！那人整個飛了起來，輕如一個洋娃娃的，直飛出了崖外，跌下來。很幸運，他並沒有飛得太遠，只是跌在那石梯上，沿着石梯直向下滾。

當他滾到半梯的時候，司馬洛把他截住了。司馬洛已經爬回了石梯上。在星光之下，他看見這人已經遍體鱗傷，口鼻都在出血，不過，面目是還可以看清楚的。他詫異地叫道：「老關！」

老關張開呆木的眼睛瞪司馬洛一眼。

强爭暴搶　連環命案

腳步聲使司馬洛抬起了頭。他看見一個人正跑着沿石梯而下。一個女人。當這個女人走近時，他又有一次詫異的機會。

「唏，夢娜，你怎會在這裏的？」

夢娜到了他的身邊，又慌又怕的，顫着聲音說：「我——我有弄死他嗎？我有沒有——噢，他還活着！我看見他在擲石，我只有這一個辦法可以制止他！」

老關的眼睛轉動了一下，懷恨地也向她一瞪。

「老關，」司馬洛把他輕輕搖了一搖，「你怎會這樣做的？」

老關的嘴唇輕蔑地一歪。

「媽的！」司馬洛再用力一點把他搖一搖，「你別賣關子，老關，你受了傷，但是你不會死的！難道你不想活下去嗎？你不想我把你送進醫院嗎？你不開口，我會把你就這樣丟下！可能兩天都不會有人發現你，你會死得很辛苦的！」

老關的眼睛轉動了一下。

「或者，」司馬洛兇狠地歪着嘴，「我可以把你一推，讓你繼續滾下去，一直滾完這座石梯！那時，你前面的肋骨也可能從背後穿出來了！」

「不！」老關呻吟着，「不要！」

「你還是不要固執吧！」夢娜在旁邊說，「司馬洛這個人，這種事情他是做得出有餘的！」

司馬洛瞥了她一眼。他希望這句話並不是眞的代表她自己的看法。

「你告訴他你怎會這樣做吧！」夢娜說。

「我是——奉命這樣做的！」老關軟弱地說。

「奉誰的命？」

「白面孔！」老關說。

「什麼白面孔？」司馬洛皺着眉頭。

「我不認識他的！」老關說。

「媽的，你在發燒嗎？怎麼語無倫次起來了？」司馬洛又把他亂搖起來，「你不認識的人，你怎會聽他的命令！」

老關發出一聲母豬般的叫聲，表示他的痛苦。司馬洛停了手。老關連忙說：「我——我眞的不認識他！白面孔這名字，你應該聽到過，但是你不可能認識的！難道你沒有聽到過嗎？」

「沒有，」司馬洛說，「他是誰？」

「他是老大哥，」老關說，「賣白粉的老大哥！」司馬洛的心一動，又是賣白粉。「我查了一查，我聽說這兩個人是白面孔派去的。於是我向適當的線路放出消息，我說我有一些關於血鳳凰的情報想告訴白面孔的！白面孔就打電話給我！他吩咐我這樣做！」

「你沒有見到白面孔？」司馬洛問。

「沒人會見到他的！」老關搖着頭，「沒人知道他是誰！他只是一個名字！」

「於是你就引我進入這個陷阱！」司馬洛咬着牙齒，「我知道你恨我，但我倒想不到你恨到會親自動手！」

「我早就希望有這天，」老關的眼睛半閉着，「只可惜我沒有成功！」

「你不會有機會再試的了，」司馬洛冷笑，「因爲當你從醫院裏出來的時候，我相信你連走路的能力也會失去了！」

老關只是又痛恨地瞪了他一眼。

司馬洛向下瞥一眼。「那兩個住在泳屋的女嬉皮士，這情報的眞實又如何？」

「我不知道，」老關搖搖頭，「我只是奉命這樣說！」

「奉命！」司馬洛鄙夷地歪着嘴，「我猜恨我是一個原因，但是你這樣做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想替白面孔多做些工作，成爲白面孔的走狗。也許因爲白面孔付得起錢，我了解你比你自己了解自己更多！」

他對夢娜扭扭頭，我們下去看看那些泳屋吧！既然來了，就希望不枉此行！」

夢娜跨過老關的身體，到達司馬洛這邊來，兩個人一齊拾級而下。

「唏！」老關惶恐地叫道，「我怎辦了？你答應送我進醫院的！」

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我答應過弄你進醫院，你當然會進醫院的，但得先等老子做完了工作！你傷得並不太重，多等一個半個鐘頭，你也不會死的！」

老關的臉扭曲成毒蛇般的表情，嘴也喃喃地不知在罵什麼。司馬洛吃吃笑：「再給你一個忠告，就是躺着別亂動，你一動，直滾下去，那就只有資格進閻王的醫院了！」

一面走下石梯，司馬洛一面把新的子彈塞進槍中，又對夢娜說：「謝謝你救了我的命！但你是怎會來的？」

「你在電話旁邊的小簿子上寫過地址，」夢娜說，「你撕走了一頁，下面那一頁是還留下鉛筆痕的，我用鉛筆在上面輕輕地掃一掃，字跡就顯出來了。不太清楚，但我再加上一些猜想，我把地點找到了，當我來到時，我看見他正在擲石，我慌起來，沒有辦法——」

「你幹得很好，」司馬洛微笑，「原來你也有點偵探天才的！」

「這証明了我够資格和你一起出動了不會？」夢娜携着他的手臂。

司馬洛有點飄飄然，但還是忘不了問她一句話：「你有興趣跟我這樣一個什麼都做得出的人？」

「哎，我不過是幫忙你嚇他吧了！」夢娜嬌嗔地在他的身上挨得緊一點！

「噢，是這樣！」司馬洛放心地，「這更增加了你的資格了！」

「此外我還精通空手道和柔道！」夢娜說。

「眞的，看不出來。」

「要不要我示範一下？」

「不，不要在這裏！」司馬洛吃驚地道，「我們還有一百呎才到底！」

「好吧，」夢娜微笑，「我們另找機會好了！」

他們下到了下面的沙灘上，走向那一列泳屋。起先，司馬洛以爲，要搜遍這些屋子是一件很花時間的事情，因爲這個時間大概沒有什麼人是未曾睡覺的。但是，當他們走到水邊，從靠海這一邊向那些泳屋的正面張望時，他們却看到了其中一間泳屋是有光的。

不像是燈光，而是一種暗紅的光，使窗子僅可亮起來的。由於屋子的背後沒有窗，所以從崖上望下來，就看不到這光了。司馬洛對夢娜做了一個手勢，他們悄悄地掩近那間屋子。

司馬洛身子高一點，翹高了脚尖就可以望進窗內。他的所見，使他的眼睛睜得很大。

「你看見了什麼？」夢娜好奇地問。

「我等一會再告訴你！」司馬洛說。

現在司馬洛所看見的，就像是幅沙龍攝影中摘下來的奇景。那紅光是來自一隻暖爐的。那種燒煤油的暖爐，有個塑成煤炭般樣子的玻璃罩，火燒着了之後，這玻璃罩看來就像是燒紅的煤。在這火爐的旁邊，地板上鋪着一張蓆子，蓆子上半伏半跪着一個很白的女人。這個女人一動不動地在那裏，正在做着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在欣賞着橫在地上的一隻汽水空瓶。司馬洛知道她全身都很白，那是因爲她身上是一絲不掛的。她的身裁不算一流，但很豐滿而且很年輕，因此放射着很強的吸引力。她那一頭長長的頭髮是金色的，在那紅光之下閃閃着。這金色頭髮表示她是一個西方人了。

接着她慢慢地，懶洋洋地滾轉身來，仰臥在蓆上，張開腿子，另一些金髮也在閃閃着。

「我的天！」夢娜低聲叫。原來她已經站到了屋子那水泥的根基邊緣上，向屋中張望着了。

那個金髮女人又把腿子合上了，動作懶洋洋的，慢慢，就像她是正身在夢中。

「她在幹什麼？」夢娜問。

「她服了迷幻藥，」司馬洛說，「我猜我們是找對了地方了！」一個服了迷幻藥的女人，和那兩個嬉皮士式的青年是相當配合的。

「我聽說服了迷幻藥的人是語無倫次的！」夢娜說。

「但有時也很誠實！」司馬洛說，「如果能够回答問題時，也許他們不會說謊的。」

「這裏面好像沒有別人，」夢娜說。

這泳屋是沒有所謂廳房式的，只是一間大房。

裏面的情形，是一目了然的。司馬洛看了一會，點點頭說：「你進去吧！」

「爲什麼我？」夢娜懷疑地看着他。

「如果我先進去，你又怪我不給你機會了，」司馬洛聳聳肩，「但用不着害怕的，我會在後面掩護着你！」

夢娜不平地哼一聲：「我不害怕！」

她走到門口走，伸手扭一扭那門，發覺那門並沒有鎖的，她便踏進了門內。那個金髮女郞對於她的出現，是完全沒有反應的，只是仍然享受着她的迷幻的美夢。

「小姐！」夢娜說，「小姐？」

那女郞仍然沒有反應。但是屋子的天花板上却有反應。原來，這屋子的天花板是還有一層閣樓的，他們都沒有注意上面，現在，閣樓上就跳下來了一個穿着牛仔褲的長頭髮靑年男人，落在夢娜的身邊。他的手中一把刀子一閃。

在夢娜能叫出聲來之前，司馬洛已好像一枚火箭一般衝進門來，用肩一撞那人，那人就好像一隻斷線風箏一般飛開，直撞到屋子的墻上，撞得整間屋子也震動起來，手中的刀子也跌下了。他一咬牙，伸手去拾刀子，司馬洛已經到了他的跟前，一手拍開他的手，另一隻手握成拳頭，擊在他的下頷上，他又飛開，撞在另一邊墻壁上，這一次，他就只是呆坐在那裏，爬不起身來了。

司馬洛的背後，地上「隆」一聲响。司馬洛轉身，發覺是另外一個差不多年紀和打扮的靑年摔倒在地上。把他摔倒的人就是夢娜。司馬洛還未來得及看見夢娜正把一個相當美妙的柔道姿勢收回。那個靑年一定是繼後跳下來。他手中並沒刀子。

這人還想跳起身，司馬洛喝道：「坐着！」

他就坐在那裏不敢動了。司馬洛看到這兩個靑年都很年輕，事實上只是少年，因爲看他們的年紀，是決不到二十歲的。他們的樣子也不像本地人，而是像菲律賓人。

「還有人在上面嗎？」司馬洛提高聲音喝道，「我有槍，如果不下來，我就在樓板上亂射幾槍！」

「不要！」一把嬌弱的聲音哀求地叫着，然後，另一個女孩子也跳下來了。這是一個中國女孩子，也是很年輕的，頭髮很長，也是嬉皮士打扮。臉相很平凡，但是有很美麗的身裁。

「還有別人嗎？」司馬洛問。

「沒有！」那女孩子搖頭，「只有我！」她的眼中流出淚來了，哀求着，「請別殺死我們，請別殺死我們！」

「沒有人要殺你，」司馬洛說，「坐下來吧！三個人坐在一起！我們好好地談談！」

三個少年男女都乖乖地在司馬洛所指定的那一邊的蓆上坐在一起。司馬洛在他們的面前跪下來！「現在告訴我，你們害怕什麼？爲什麼覺得我們要殺死你？」

「你——你們在崖上不是也要殺死那個人嗎？」那個黑頭髮的少女說。

「是那個人要殺我！」司馬洛說，「你看錯了！」

「我——我不知道是誰要殺誰，」那女郞哀求着，「總之不要殺我們，我們不知道什麼！」

司馬洛和夢娜交換了一個眼色，夢娜溫和地說：「你叫什麼名字？」

「瑪麗莎，」那女郞遲疑着。

「瑪麗莎，看着我！」夢娜說：「我的樣子，像是來殺你的人嗎？」

瑪麗莎上下打量了她一遍。司馬洛就不知道了，但是夢娜則的確不像一個窮兇極惡的人。瑪麗莎掩着臉嗚咽起來：「我不知道！湯美和保羅都已經死了，我們，

——我們也眞不知道怎辦好！」

「湯美和保羅，」夢娜繼續温柔地，「就是在飛機場附近被打死的那兩個人！他們也是住在這裏的？」

瑪麗莎點點頭。司馬洛看見夢娜似乎問得相當成功，就沒有挿嘴，讓她問下去。夢娜說：「我們就是來調查這件事的！我們知道保羅和湯美是奉一個人的命令去做那件刼案的。我們想調查這件事的眞相，這個人就派人來企圖殺死我們，剛才的情形你也看見的。這個人不想他的秘密洩漏，很可能下一步，他們就會殺你們滅口了，所以，如果你們知道什麼的話，最好告訴我們，讓我們先找到他！」

「但——我們什麼都不知道！」瑪麗莎發抖着。

夢娜繼續温柔地向她探問，瑪麗莎逐步把眞相說出來。原來他們是從菲律賓來的，保羅和湯美在那邊是年靑的職業打手，因爲牽涉了一件槍殺案，他們不得不離境逃到這裏來。在這裏，他們也是做一些同類的工作，但是替誰做就不知道了。他們很少提的。他們只是做了工作就拿錢回來。她和那個金髮女郎是他們的女朋友（那金髮女郎仍然沉醉在迷幻中，一點也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麼），這兩個少年是從菲律賓跟來的。保羅和湯美最近是替一個叫「白面孔」的人工作。但是她沒有見過這個白面孔，他們都沒有見過。最後一次他們就是爲這個白面孔工作的，他們却死掉了。瑪麗莎自然相信，剩下來的他們幾個人也一樣會有危險！

她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人殺死了保羅和湯美的。

夢娜回頭看着司馬洛。她相信她是已經可以探出來的都從這幾個孩子的口中探出來了，現在她要等司馬洛來決定該怎麼辦。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我相信你，瑪麗莎，我相信你是不能告訴我什麼的，但我却可以告訴你一件事，那就是，你們最好盡快離開這裏，剛才崖上那個人，他就是白面孔派來殺我的，因爲白面孔不想我調查這件事，因此我猜白面孔也遲早會派人來殺死你們的！白面孔一定不放心，他不知道你們什麼都不曉得的！」

瑪麗莎轉身，和那兩個男孩子用西班牙語交談了一番。她大概以爲司馬洛聽不懂的。他們正在商量逃到什麼地方去，但是商量不出一個結果來。

「但，」瑪麗莎說，「我們逃到哪裏好呢？」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總之愈遠愈好！」

「但我們一點錢都沒有！」瑪麗莎說，「我們怎麼走呢！」

「可憐的孩子，」夢娜同情地說着，就看着司馬洛。

「哎！」司馬洛氣結地揮揮手，「好吧！如果我不幫忙，那等於是逼他們去打刼之類了！」他伸手進袋裏拿錢包，隨即又把手抽回出來說：「我有一個主意！」

他這個主意就是在老闆的身上打的。他把瑪麗莎帶到半崖上時，老闆已經不省人事了。司馬洛從老闆的身上把錢包找出來。那裏面有厚厚的一大叠鈔票。他把這鈔票交給瑪麗莎，「拿去吧，快走！」

「你看，我們的司馬洛先生是個很慷慨的人！」夢娜諷刺地說。

司馬洛瞪了她一眼：「老闆要去的地方，反正用不着鈔票的，何必浪費掉？」

瑪麗莎蹲下來要解老闆的手錶，司馬洛把她的手一脚踢開了。「媽的！」他氣結地道：「別碰這個！你一上押店就會給抓起來的！」

「謝謝你！」瑪麗莎畏縮地退後。

「你們找些工作做吧！」司馬洛說，「別再偸搶打殺了！我明白你們多享受少做事的人生觀，但你們不能老是享受別人努力的果實！」

瑪麗莎好像一隻小老鼠般下完了石梯，跑回那間泳屋去，那赤脚在沙灘上留下小小的脚印。

司馬洛摟着夢娜腰：「我們走吧！」

他們回到崖頂上。

「眞可惜，」司馬洛說，「我開了一部車子來，你也是開了一部車子來，而我們不能留下一部車子的，所以，我們是不能一起走了！」

「這有什麼關係？」夢娜微笑，「我們還可以在家裏再見呀！」

「你家裏？」

「是的，」夢娜凝視着他，「我們剛才是正在喝酒的，我們的酒還沒喝完！」

× ×

他們一起碰杯，一起淺淺地呷了一口，然後兩個人的手臂勾着，又喝下了餘下的半杯。

「我眞想灌醉你，」司馬洛微笑，「不過可惜，我知道你這個人是把酒當水喝的！」

「爲什麼要把我灌醉？」

「灌醉了之後我就可以爲所欲爲了！」司馬洛說。

「似乎還有比較用酒更好的方式的，」夢娜說，「例如——我們何不跳舞？」

「這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

他們跳慢華爾滋，音樂從一角落裏那隻身歷聲電唱機出來，放射到全間廳子。司馬洛抱着柔軟的腰，嗅着她鬢髮間透出那香水成份甚低，百份之八十都是天然的香氣，覺得這果然是一個好主意。一個極好的主意。他抱得她緊一點，她便在他的身子挨得緊一點。事情進展得眞是美滿極了。欠缺的美麗女主角已經有了，而且他相信，不出半小時，這位美麗的女主角就會和他一起在床上！

「你是一個奇怪的女人，」他在她的耳邊說，「有時平靜得像湖水，有時却猛烈得像活火山！」他乘講話之便就輕輕吻她的耳珠。這是他征服女人的秘訣之一，如果在吻嘴唇之前先輕吻耳珠！那麼嘴唇就會更加情願地獻上了。

她把頭側起來承受他的吻。「這座火山是仍然會爆發的！」

他相信她在床上的時候好像一座火山一般爆發。然後，他的吻從耳珠滑到臉頰，又從臉頰滑到嘴唇，於是那溫軟的嘴唇便給征服了。她果然很情願地奉獻。他的舌頭開始向她的牙齒之間進攻。你要進入一個女人的其他地方，首先必須能够進入她的嘴巴。

他進去了。

到這時候他們的舞步已經停了下來。他的手從她的臂後滑上來，找到了她那件毛衣的衣脚，鑽到了下面，摸到了她的腰部那柔滑如緞的皮膚。一陣觸電般的感覺從手指尖傳遍了他的身體。他相信她一定也有着相同的感覺，因爲她的肌肉突然收緊了一下。

「不要！」她半呻吟地低聲說。

但司馬洛相信她的意思是相反的。女人的「不要」，常常是一種鼓勵，要看她說的時候用的是怎樣的語氣，有時，如果你眞的聽從她的「不要」而停手，很可能她會恨不得把你殺掉的。司馬洛相信她現在是鼓勵的意思。於是他的手繼續上去。多數女人一樣，她的耐寒能力眞是使男人難以置信的，那件套頭毛衣下面是一副乳罩，而乳罩的下面就是光裸的皮膚了。

他的手繼續上去，找到了乳罩後面的扣子時，她又說：「不要！」但是她的身子却在他身上貼得更緊，而且她的手伸到了他的腋下，在那裏輕撫着。他的手指解開了那背扣，滑到前面來。當他的手指到達了那個半球形的根部，她就把身體在他的身上再貼近一些，使他的手很難觸及這個半球形的頂端。她又說：「不要！」

司馬洛微微地吃了一驚，因爲，她這一次的一聲「不要」，却又似乎不是鼓勵性了。而，在他能改變動作之前，他發覺天地忽然互易位置。換句話說，他是感到天旋地轉。不，實在天和地都沒有什麼不對，只是他的人整個飛了起來，在打着轉。接着他就「隆」一聲跌在地毡上。

那厚厚的地毡使他不會受到什麼傷害，但是，這一跌也使他震得發暈。他定一定神，看見夢娜正分張兩腿，叉着腰站在那裏，對他微笑。

「你——瘋了嗎？」司馬洛吶吶地說。現在他才明白，是她把他摔了一交的。

「我不是答應過向你示範一下我的柔道嗎？」她微笑着，「我是言出必行！」

「但——在那泳屋裏的時候你已經示範過了！」司馬洛抗議道。

「如果我不是在你的身上示範，」她笑道，「我恐怕印象會不够深刻！」

「我——現在的印象已經很深刻了，」司馬洛爬起來，走向她，「而且，這使我更愛你了！」他向她伸出手。

「你想再摔一交嗎？」她仍然微笑着，但那個微笑却似乎變得冷了一點。

司馬洛斜着眼睛看着她。「你以爲你再能摔倒我兩次？」

「我也可以大聲喊强姦的！」夢娜微笑，「這種遊戲，贏的總是女人！」

司馬洛苦笑着打量着她，點着頭。「我知道，夢娜，你還在生氣我剛才不肯讓你參加我的工作，是不是？」

「你猜得對了，」夢娜說，「我這個怪脾氣的人是很難測的，是不是？有時平靜得像湖水，有時却烈得像火山！」

「我究竟要怎樣做，才能補償我的過失呢？」司馬洛問道。

「別談你的過失，」夢娜說，「我們是在工作，記得嗎？我們是正在爲默里罕博士的名譽，甚至可能是他的性命，我們不能把時間浪費在這種無聊的玩意上！」

「無聊的玩意？」司馬洛抗議道，接着嘆了一口氣，以他的經驗，他看得出一個不願意的女人。「好吧，」他說，「我們工作！但，我們現在並沒有什麼工作好做！」

「想一想吧，」夢娜說，「或者用電話打探一下吧，這個叫白面孔的人，以你的本領，你不會查不出他是誰的吧？」

「好吧，」司馬洛聳聳肩，「我用電話！」他果然過去拿起電話，而且，也正如夢娜所說，他並非什麼都沒有好做的。他可以用電話向他的情報來源打聽一下。

「我去洗一個澡！」夢娜轉身走進了裏面。

× ×

另一方面，在酒店的房間裏，默里罕夫婦的情況，則似乎是較爲平靜了。默里罕正在床上翻閱着當天的報紙。這段新聞已經給在報紙上大事渲染了。默里罕皺着眉頭，沒好氣地笑起來：「幸而那些新聞記者不知道我們住在那裏，否則我們是苦透了！」

「我很擔心，」他的太太說，「爲什麼有人要害我們呢？我們從來沒有做過什麼對不起別人的事！」

默里罕聳聳肩。「這很難講的，就是那些從來沒做過對不起別人的事的人，才是最好欺負的！不過，我們用不着擔心！有司馬洛替我們出頭，一定可以水落石出！你記得他在我們那邊的時候嗎？那件失竊案他幹得多麼好？」

「嗯，」他的太太點着頭，「司馬洛是一個很本事的人，我只希望，他能够仍然維持他的水準！」

「我深信他會的！」默里罕博士說。

他們又沉默下來。默里罕繼續看報紙，他的太太則在看一本婦女雜誌。他們很安靜。不過，這却是暴風雨之前的安靜！

大約半小時之後，床頭的電話便响起來了，默里罕博士皺了一皺眉頭，拿起電話來。

「喂？」他說。

照例是酒店的女電話接線生先爲他傳達，那女接線生說：「有一位司馬洛先生打電話給你，我要不要替他接上？」

「好的，好的，」默里罕連忙說，「把他接上來吧！」司馬洛的電話他當然是樂意聽的。

接綫生把那個電話接上來了。由於有了接綫生給他的先入爲主的印象，默里罕就下意識地以爲那眞的是司馬洛了，雖然那聲音與司馬洛的聲音是有一點差別的。

「喂，默里罕嗎？」那把聲音急急地說，「我是司馬洛，我在酒店後面的停車場裏，你下來一趟行嗎？我捉到了一個人，也許你會認得他的！」而，在默里罕沒有機會說一句之前，對方已經收了綫。

默里罕拿着聽筒，皺起了眉頭。當他的妻子問他是怎麼回事時，他就告訴她。

「那麼你應該下去看看了！」他的妻子說。

默里罕穿上一件大衣，便乘升降機下樓。那酒店後面的停車場是一座露天停車場，而在如此寒冷的天氣裏，在這個鐘點，停車場中當然不會太熱鬧。沒有重要的事情的話，是沒有人會願意到這裏來的。

事實上，現在停車場中正冷清清的，空無一人。默里罕在停車場的邊緣停下來，遲疑地四面張望，奇怪司馬洛是在何處。接着，其中一部汽車中忽然有一個人頭伸出，一個男人的聲音低聲地說：「這裏！」

隨即那個頭又縮回去了。

默里罕博士向那部車子走過去，走到車子的旁邊，便低下頭向車中窺望一下。車中有一個人在着，但，那個人却似乎並不是司馬洛。

他正要開口，一隻拳頭就擊中了他的後腦。世界在他的眼前裂成無數光耀的碎片，他暈過去了……

三分鐘之後，房間裏的電話又響起來了。默里罕的太太拿起聽筒。又是接綫生問准她之後，就接上來一個電話，又是那個男人的聲音說：「默里罕夫人嗎？司馬洛先生叫我打電話給你的！你丈夫認不出那人，妳可以下來幫幫眼嗎？」

「我？」

「是的，只是下一下來吧了，不會很久的！」

「好——吧！」默里罕太太答應。既然是司馬洛的要求，她覺得她不便拒絕。

於是她也披上了一件晨褸，下樓而去。冒着嚴寒，她到了那停車場上，眯着眼睛四面張望着，找尋她丈夫的踪影。一個人從一部車子後面出來，對她招招手。「這邊來，太太！」

她走到那部子旁邊，望進那黑暗的車窗中。那裏面忽然亮起了一隻電筒，照出了她的丈夫就躺在車子的後座，臉色蒼白，眼鏡都不見了。一把槍抵住他的額。

她張大了嘴巴，一聲大叫就要從她的嘴巴裏逃出來了，但是後面那個人說：「別叫喊，太太，你的丈夫還沒有死，但，你叫喊，他馬上就死了！」

嘴巴閤上了。

「現在，太太，」那人在後面柔聲地說，「你乖乖地跟我走吧！」

默里罕太太只好跟着他上了車。

× ×

當默里罕博士醒來時。他覺得很冷。一陣陰冷。一盞强光的燈照正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見周圍的環境如何，而且更增加他的頭的痛了。那陣陰冷的感覺使他相信他現在是在一座地下室之中。他簡直懷疑他是又給人捉回警局裏了。

「他醒了！他醒了！」有人在叫。那叫聲空洞地廻响着，使他知道，他果然是正在一間地下室裏。

一陣皮鞋聲空洞地廻響着接近過來，默里罕窮極目力，也只能看到，那是一個身裁高大的人，而無法看清楚那人面貌。

「默里罕，」那人以一把低沉而充滿兇狠的聲音說，「一定知道我是爲了什麼而來的了吧？」

「你——如果你要的是那隻血鳳凰，」默里罕苦笑，「很抱歉，它已經給搶去了！」

「看看後面！」那人說。

默里罕在他所坐的椅子上轉身望後面，一面忍着頭痛。他看見就在他的後面有一張小几，而那小几上面就是放着那隻血鳳凰了。那盞燈的强光也照到血鳳凰的上面，因此他看得相當清楚。

「你——搶了它？」

「是的，」那人說，「但我要的不是這勞什子！我要的是裝在裏面的東西！」

「裏面？裏面沒有東西！裏面是空的呀！」

「說話小心一點，」那人說，「你的太太也在樓上，只要我一聲下令，她就會被分屍！」

默里罕博士一跳跳了起來，但是被一隻手按住他的肩頭，把他按回椅子上。

「她在那裏？」他嘶着聲音叫起來。

「我問你，那些東西在那裏！」那人問。

「沒有！」默里罕博士搖着頭，「眞的沒有！那裏面什麼都沒有的！」

「胡說！」那人喝道，「那血鳳凰來的時候是裝着那些東西的，還沒有過手，你就已經給警察捉住了！他們一定已經探到了風聲！但警察捉到你的時候！血鳳凰裏已經沒有了東西，因此一定是給你收藏到了別處！你騙不了我的，老頭子！你要告訴我，你把那件東西收藏在那裏！也許收藏在國內，是嗎？」

「不——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藏在你的國內也不要緊，」那人說，「你告訴我在那裏，我一樣可以拿到。你不告訴我，你就不能活着離開這裏！」

「我沒有拿！」默里罕沒好氣地，「你們一定瘋了！你們都在搶奪這血鳳凰，但實在沒有什麼值得搶奪的地方！」

「老頭子，」那人狠狠地，「如果我用拳頭打你，你會吃不消的！我三拳就可以打死你！」

「即使你打死我，我的回答還是一樣的！」默里罕博士頹喪地，「我又沒有對你說謊！」

「但，我却並不打算打死你！」那人的語氣又狡猾起來，隨即提高聲音叫另一個人：「替他的太太準備吧！」

「你要對她幹什麼？」默里罕又跳起身。馬上，有一隻拳頭擊在他肩上，使他坐回椅子中。這隻拳頭把他擊得全身都痛極了，這一次，他再也沒有能力爬起身了。接着，一隻黑色布袋把他的頭套住了，使他什麼都看不見。他是一個學者，在暴力面前，他是完全沒有反抗之力的！

「你會看到的！」那人吃吃笑着，「用不着心急呀！」

於是默里罕只好呆呆地坐在那裏，頭上罩着那隻布袋，等着，他聽見有些重物給搬動的聲音，以及有水聲。

後來，那人的聲音說：「好了，開幕吧！」

頭上的黑罩給掀了起來。默里罕還是看不見那些折磨他的人，但是可以看見他的妻子。在他的對面現在已經放了一隻用汽油桶改裝而成的大水桶，他的妻子的頭就從水桶的頂上伸出來。一塊布縛住了她的嘴巴，所以她是叫不出聲的。

她的眼睛露着哀恨的神情，默里罕博士又要站起來。但是有一隻手按着他。

「別亂動！」身後有那把聲音在警告；默里罕博士祇好留在那張椅子上，但是他把拳頭握得極緊。

他吼叫道：「你們不能這樣對她。現在是冷天——」

「那不是冷水，」那把聲音在他的後面說，「那是熱水，我們把她連同衣服放在那裏面。她現在是很溫暖的很舒服！」

「爲什麼？」默里罕博士難以置信地問，「爲什麼這樣？」

「聽着！」那把聲音在耳邊說，「那水不會永遠熱的！天氣這樣冷，那水很快就會冷下來！而水愈冷，她就愈辛苦！她說不定會就在那桶中冷死的！」

「你們究竟想怎樣？」默里罕博士嘶聲叫道。

「那水還有大約一個鐘頭才會冷下來，」那人說，「你有一個鐘頭時間考慮！你告訴我眞相，我就把她放出來！當那些東西到手之後，我不但會放你們，而且我會給你一筆很優厚的酬勞！」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默里罕叫道。

那人就像完全沒有聽到他叫什麼似的繼續說下去：「但你要想得清楚一點！當你一開口時，你就要說出眞正的眞相，你騙我，我就不會給你一次機會！」

「但——」

「我現在走了！一個鐘頭之後，水冷了的時候我再回來！」

「等一等——」

一條繩子套到默里罕的身上，把他連同雙手緊縛在那張椅子上。

「你們弄錯了！」默里罕博士抗議着，「我眞的不知道，你得相信我，我眞的不知道，請你們相信我——」

沒有人應他，忽然，那燈也熄了，地下室裏變成完全漆黑。脚步聲離他遠去。

後來，較高處出現了一個長方型的亮框，那是一度門打開了，門外投進燈光而造成的。

兩黑影出了亮框之外，亮框又黑暗下來了。

「安娜！」他低聲呼喚他的妻子，「你還好吧？」

他的妻子發出含糊的應聲。手帕遮着她的嘴巴，她不能說話。

「我——很抱歉！」默里罕低聲地，「如果我知道他們要的東西在那裏，我一定告訴他們的！但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們要的究竟是什麼！」

他的妻子又發出了一陣含糊的伊唔之聲。無法傳得出她想說的是什麼。

默里罕再用力掙扎了一陣，始終無法掙脫那條繩子，於是忽然，他就嗚咽着哭了起來……

× ×

司馬洛終於放下了電話，嘆了一口氣。他用這電話已經用了兩個鐘頭，他的綫路也差不多都找遍了，但是沒有成績。似乎沒有人知道這個叫「白面孔」的人是什麼人。有幾個是聽過的，但是祇是聽過而已，他們祇知道這是一個名字，這個名字的眞人是從沒有人見過的。

「沒有成績！」司馬洛大聲說。

夢娜沒有應他。

「唏！」司馬洛把聲音提得更高，「夢娜，你在那裏？」

夢娜還是沒有應他，司馬洛走到睡房的門口，輕輕把門一敲，然後推開了。房中是亮着燈的。剛才司馬洛猜她是睡着了，這個猜測却不成立，因爲床上並沒有人，就祇有她的衣服。他剛才穿着的衣服都棄在床上，包括一副乳罩和一條三角褲。

司馬洛的視綫，轉向室的門口。「夢娜？」

她還是沒有應，但浴室裏響着淙淙的水聲。

司馬洛走到浴室門口，探頭進去望一望。他懷疑她在浴缸裏睡着是不對的，因爲她的眼睛還是大大地睜着。她對他微笑，然後慢慢地從浴缸中站了起來。

司馬洛全身的血管都幾乎爆炸了！

她的身體是那麼美好。比他想像中的更加美好。肥皂的泡沫沿着那些峯頂及柔滑的表面流下來。

「怎麼了，司馬洛？」夢娜微笑，「你不遞給我一條毛巾嗎？」

「毛——毛巾在那裏？」司馬洛吶吶地問。

「毛巾在那裏？傻子！不就是在你的身邊嗎？」她吃吃笑着。

司馬洛這時才發覺身邊的架子上就掛着一條毛巾。那是因爲他的眼睛一直都沒有空看別的東西。她的身體完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把毛巾拿下來，遞給她。

「替我裹在身上呀，傻瓜！」夢娜吃吃笑着。

司馬洛替她把毛巾裹在身上，却沒有放開。他順勢把她一手抱了起來。正如上面說過，他是一個富於經驗的男人，他很明白女人什麼時候是在對他作暗示的！他在她的耳邊說：「如果你想用柔道，別在這裏用！等到了房中的時候再用！」

「我今晚不會再對你用了！」她嬌慾地在他的耳邊說着，一條濕淋淋的手臂就環住了他的頸子。司馬洛是一個很愛整齊的人，不過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却是一點都不介意夢娜把他的衣服弄濕。

他把她抱進了房中，放在床上。她攤成一個大字形，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夢一般地說：「你替我抹乾身子吧！」

司馬洛的經驗告訴他，這是再一重暗示。於是他替她抹乾了身子，之後更進一步，之後又進一步，之後又進一步……

她全部都接受了……

他們力盡而睡，司馬洛再醒來的時候，已經陽光滿窗。他發覺夢娜已經穿好了衣服，正在對鏡梳頭，她說：「你再不穿上衣服，你就要着凉了！」

「沒有早餐吃嗎？」司馬洛問。

「沒有，」夢娜搖着頭，「對不起，我不會弄早餐，連煎一隻蛋都不會的。你要喝酒，我倒可以給你斟一杯！」她說着走出去，回來的時候眞的拿進來一杯酒。

「謝謝你，」司馬洛說，「但我沒有一起床就喝酒的習慣！」

「你需要這杯酒，」夢娜說，「因爲我要告訴你一個壞消息，默里罕夫婦都失踪了！」

「你肯定嗎？」司馬洛驚愕地看着她問。

「剛剛你的警探朋友打過電話來的！」夢娜說，「他還問我有沒有見到教授夫婦，他今早還要向他們問一些話，才發覺他們失踪了！」

「爲什麼不叫醒我？」司馬洛吼道。

「我看見你睡得那麼好，」夢娜說，「不忍心吵醒你嘛！」

司馬洛果然接過了她那杯酒，一大口就喝了下肚。

他和夢娜以最快的速度趕到酒店，紅頭髮和另一些警探已經在默里罕夫婦的房間裏了，紅頭髮靠在那張沙發上，冷冷地看着司馬洛：「我還以為你會負責保護着他們呢！是你把他們保出去的！」

「他們不會是——呃——到什麼地方去玩吧？」夢娜說。她這句話是自己騙自己，希望保持樂觀。

「穿着睡衣麼？」紅頭髮冷冷地說。「沒有人會在半夜裏穿了睡衣出去玩而到早上還不回來的。而且，還有那兩個電話。接綫生還記得，是一個司馬洛先生打去的！」

「我沒有打這電話！」司馬洛吼道。

「你沒有打這電話，表示有人冒認你的名義打電話把他們引下去，」紅頭髮說，「他們的命運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我會把他們找回來的！」司馬洛恨恨地說，他的拳頭在衣袋裏握緊着。

「你非把他們找回來不可，」紅頭髮冷笑，「這是你的責任！你把他們保出去的，你負責把他們交出來，這是一件我一點也不担心的案子！」

「但為什麼？」夢娜難以置信地皺着眉頭，「為什麼有人要把他們捉去呢？」

×　×

「他們以為是默里罕偷了血鳳凰裏面藏着的東西，」司馬洛分析道，「這就是默里罕被捉去的原因了！」

這時他們是已經在司馬洛的車子上了。他們正在開往電報局的途中。

「是那個白面孔的人把他們捉去了，」夢娜猜道，「他們以為是博士吞沒了那些海洛英！」

「只不過，」司馬洛說，「他們却是有點誤會了。那裏面並沒有海洛英，什麼都沒有！」

夢娜緊張地擰着兩隻手，說道：「但他們不會相信的，他們會拷問博士，他們甚至——」

「會殺死他，」司馬洛冷冷地道：「他們已殺好幾個人，再殺兩個不算多！」

「天！」夢娜苦着臉，「默里罕教授是一個老人，他受不起拷打的！」

「因此我們要快，」司馬洛說，「我們要很快才行！」

「你以為他們是把教授捉到哪裏去了？」夢娜問。

司馬洛搖頭。「沒有主意！」

「那怎麼辦？」

「我們只好盡人事了！」司馬洛說。

「你那個警探朋友，」夢娜憤憤不平地，「他怎能完全不負責任，雖然是你把博士保出來的，但他有責任維持治安呀！好好的住在酒店的人給捉去了，他怎能夠說不是他的責任？」

「他只是這樣說說吧了，」司馬洛微笑，「實在他已經展開了天羅地網，可以調查的地方他一定都已經派人去調查了，你以為他不想比我先找到博士嗎？如果他先找到，他就可以先知道眞相，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沒有面子！」

「司馬洛，請別談什麼面子吧！」夢娜幾乎是在哀鳴地，「最要緊的是快點找到博士，誰找到都不要緊！」

「我也是這樣想的！」司馬洛說。

車子在電報局外面停下來，司馬洛下了車，夢娜在車中等着，一面咬着指甲。這是一個女人在非常焦躁的情況之中的表示，她顯然並不是一個有咬指甲習慣的女人，她那一手指甲是修得很整齊的，而且也保護得很小心。甚至昨夜在床上，高潮的時候，她用指甲插入司馬洛的背，也很小心，並沒有盡全力，怕把指甲弄斷了！

司馬洛出來的時候拿着一封電報在看。當他上車的時候，夢娜就急不及待地把頭湊過去。「怎樣了？」她急逼地問，「你發現了什麼？」

司馬洛把那封電報交給她。他在毛烈坦那邊的朋友們的調查已經有了進一步的成績了。夢娜把電報匆匆看了一遍：「小野貓是和一個女人一同來此地的！這裏」」還有她的地址！」

「是的！」司馬洛說，「這是很有價值的情報，而且來得很合時！」

「我們現在到這個地址去？」她問。

「是的，」司馬洛說，「當然我們是要到這個地址去！小野貓受了傷，要躲，躲到哪裏去？只有一個地方好去，就是他的女人那裏！」

「但我們現在不是要找小野貓！」夢娜抓緊着司馬洛的臂膀，「我們是要找默里罕博士！」

「你告訴我博士在哪裏，我陪你去找吧！」司馬洛說。

「我怎知道？」夢娜聳聳肩。

「但是小野貓却可能知道，」司馬洛說，「所以，我們先去找他！」

「好吧！」夢娜只好答應。她並沒有一個較好的主意。

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了。

×　×

小野貓那個女人，環境顯然不大好。她的住處是在一個荒僻地區，一間山坡上的木屋。汽車是不能到達的，他們只好步行上去。夢娜奇怪，小野貓在領事館的地位這樣重要，他的環境一定不會很差的，為什麼不讓他的女人住得好一點呢？司馬洛告訴她，在多數男人的眼中，女人是有兩類的，第一類是幫助他花錢的，有錢的時候才去找，另一類則是為他捱苦的，有患難的時候他就回去了。這一個女人，顯然是後一個女人。

「我呢？」夢娜問，「在你的心目中，我是哪一類女人？」

「我不是那一類男人，」司馬洛說，「我從不用錢買女人，我也不會回到一個女人那裏去的！」

夢娜說：「噢！」

他們到達了那間小木屋，發覺門是虛掩着的。司馬洛推門進去，發覺那木屋裏面是空無一人的。

「你大概弄錯了，」夢娜說，「這裏並沒有人！」

司馬洛小心地四面張看，那犀利的眼光，一些細節也不遺漏。他慢慢地說：「我覺得，屋裏沒有人而門關着，這件事是並不尋常，如果出門進城去，一定會先把

門關上，所以，我猜這裏的人是走得很匆忙的。可能是看見了我們上山，就匆匆離開！」

「也可能是給人捉去了！」夢娜悲觀地說，「可能已經捉去了很久！」

「不！」司馬洛說，就在那張板床的旁邊蹲下來。他的手指着地下的一滴血。那滴血是還沒有完全乾掉的。在這滴血的旁邊，那粗陋的水泥地上還有一些暗紅的抹痕。顯然，地上滴了些血，有人匆匆忙忙地用腳要擦掉，但是擦剩了那一滴。「不，他們還是剛剛走的，」司馬洛說，「而且，小野貓是受了傷！」

他匆匆走出屋外，繞到屋後，找到了一隻垃圾桶，把垃圾桶內的垃圾傾出來。那裏面有很多染了血漬的棉花和綳帶。

司馬洛說：「小野貓中了鎗。不敢看醫生而自己醫治的一定是鎗傷。醫生發現鎗傷是必須報警的！」

「他在哪裏呢？」夢娜問。

「他們不大可能是下山去，」司馬洛說，「下山會碰到我們，因此他們一定是上去了！」

於是他們上去。而，上山是只有一條路的。一條很難走的路。司馬洛相信一個受了傷而流着血的人，在這條路上是不可能走得很遠的。他也果然沒有猜錯。大約十五分鐘之後，再上了一段山路，司馬洛就在地上找到了幾滴血，這幾滴血沒有抹掉，大概，流血的人這一次是不知道的。

「有人扶着他，」司馬洛說，「他們一個人走不來的！」

那幾滴血的分佈，指出流血的人是已經離開了那條山路，進入了一片樹林之中了。司馬洛望向那片樹林。那樹林主要是由幾棵大槐樹組成的，樹脚有些長草。這樹林很淺，樹林的後面，就是斜斜的山壁了。在樹林的入口處的草上也有些血漬。

司馬洛低聲說：「夢娜，你在這裏等我！」

他上前，走到了樹林的上頭。現在他可以看見了。小野貓就躺在草叢的後面的地上，半邊身子都是血，眼睛緊閉着。

「小野貓？」司馬洛叫。

小野貓完全沒有反應，只是躺在那裏，眼睛緊閉着，在他身下的地上已經有一灘血了。司馬洛上前兩步，經過大榕樹的樹幹旁邊時，那把刀子就從樹後迎頭劈下了。

但是司馬洛已經早有準備了，因為，當他一看見小野貓時，他已經發覺欠缺了一件東西，就是，那個扶小野貓上來的人。因此這把刀子暗算不到他。這刀子一下來，他就已經一手托着持刀的手腕，同時就提起了一隻膝蓋，向那人頂過去。如果他不是看見這人是個女人，他也不會把膝蓋收回的。但是，他看見這是一個身裁很矮小的女人，因此他就把膝蓋收回了。他於是把她的手腕輕輕一扭，那把刀子便跌落下來。那是一把菓刀。司馬洛再把她一推，她便跌到了小野貓的身邊。

「坐在那裏別動！」司馬洛低聲喝道，「不然我馬上殺死你！」

那個女人保護地擁着小野貓，哀叫着：「不！不要殺死他！」

司馬洛冷笑：「你在開玩笑嗎？他用不着人殺死他，他根本已經去死不遠了！」他走上前：「而且，我也不是要殺死他，我是要問他一些話，然後我就要送他進醫院！」

「他不會回答你，」那女人搖着頭，「從昨天開始，他就沒有醒過！」

司馬洛蹲下來摸摸小野貓的脈。那脈搏微弱得很，而且，看傷口的部位，以及他流了那麼多血，他知道小野貓的情況的確是很壞了。這是一個垂危的人，這個人隨時都可能離開這個世界，而且可能永遠不醒過來的！

他轉向樹林外面，對夢娜叫道：「去找電話叫救傷車來吧！快一點！」

小野貓也許不是一個好人，但到底是一個人，他總不能見死不救的。

那個女人在旁邊又掩面哭起來了。

司馬洛很佩服她。她是一個矮小而薄弱的女人，而小野貓則顯然是已經不能行動的了，她却居然能把小野貓扶到了這上面來。或者，應該說，她是把小野貓抱到了這上面來，只有愛心能給人這種超水準的力氣，但司馬洛罵她：「你是一個傻瓜，你早就應該報警的！」

「但他不准！我們是——偷渡來的，」她嗚咽着，「我們一——落到警察的手中，就要給送回去了！」不過，現在她的男人已死去，她大概就不在乎她會給送到什麼地方去了！

「現在聽着，」司馬洛按着她的肩，輕輕地搖動着她，「我是沒有惡意而來的，我來只是為了找到槍擊他的兇手！他不能告訴我，但也許你能的！」

「我怎知道——」

「他沒有告訴過你嗎？他在發熱的時候沒有提過嗎？」司馬洛急急地說，「我只是要知道是誰殺他的！那個人的名字——或者樣子！他親眼見過的！」

她皺着眉，想了一回，忽有所憶：「那人有白頭髮！」

「白頭髮？」

「是呀，」那女人說，「我聽他說不止一次，他說：『那人有白色的頭髮，而且他的槍那麼大！』就是這樣，說了幾次，我猜一定是一個白色頭髮，有一把大手槍的人把他殺了！」

司馬洛的腦子一動。這是一句很有價值的話。

「還有呢？」他又問，「他有說他們是為什麼要搶那隻血鳳凰嗎？」

「沒有。」她搖着頭。

司馬洛趁着警車和救傷車還未到之前，盡了他的能力盤問她，但再問不出什麼來了！

接着，他聽見遠遠警車及救傷車的嗚嗚之聲來了。夢娜已經回到山上來。

「怎麼樣？」夢娜問，「我們等警察來嗎？」

「不，」司馬洛搖着頭，「太麻煩了！我們從山的另一邊下去吧！」他轉對那個女人：「你留在這裏等他們，警察會把你的男人送進醫院的，如果不太遲的話，他們會把他救活過來！」

×　×

「小野貓就是只告訴了你這個？」紅頭髮懷疑地看着司馬洛，「一個白頭髮的

槍手，用一把大手槍的？」他不相信這個就是司馬洛所知的全部。不過，這也倒是難怪他的，因爲，司馬洛得到了什麼有價値的情報，也從來沒有興趣向警方透露。司馬洛常常說，警方辦事，不及他辦得好，這雖然是有事實證明的一點，但紅頭髮却總不願意承認。

現在他們是在警察總部的餐廳裏，而外面又是一個嚴寒之夜。司馬洛和夢娜是來這裏問紅頭髮要情報。

「就是只告訴我這些！」司馬洛說。

「這並沒有什麼價値，」紅頭髮說，「不過是一個傷者的囈語！」

「襲擊領事那二個人，留下的不都是四五口徑子彈嗎？那是很大的手槍了！」司馬洛說。

「但兇手不是白頭髮的，」紅頭髮說，「那個不願意說話的領事在答覆我的問題時說，兩個兇手都反起了大衣領子，帽子拉低，還戴了黑眼鏡，連臉都看不清楚，怎會看見頭髮？」

司馬洛反起衣領，戴上一頂帽子，又架上了一副黑眼鏡。「像我這樣嗎？你現在不大看清楚我的臉了，但是，你仍然可以看到我的頭髮吧？」

紅頭髮不能不承認這一點。「但領事說——」

「別管領事說什麼，」司馬洛說，「他當時一定慌得要死，他不會有心情去注意什麼的。但小野貓就不同了！小野貓這個人，面對槍手的經驗一定比領事豐富，我比較相信他！」

「你想我把一個白頭髮的槍手找出來給你？」

「是的。白頭髮的槍手並不多，但是有的。可能是天生白頭髮，也可能是歐洲人，有哪幾個來了此地，你一定比我清楚的！」

「資料室正在查，」紅頭髮說，「答案一會兒就可以知道了！不過，這頓晚飯的帳要你付了！」

「這豈不是變成貪污？」司馬洛說。

「別跟我來這一套，」紅頭髮對司馬洛露出牙齒，「一定要講法律的話，那我早就該把你抓起來啦！」

「謝謝你的額外通融，」司馬洛聳聳肩，「好吧好吧，我請你吃這頓飯吧！」

「等着吧，」紅頭髮說，「我們的資料部並不是單爲你一個人服務的！」

「我們不能等，」司馬洛說，「不過，你說一定要等，就只好等了！」

在他們那頓晚飯吃完了之後，資料部就送來了一份資料。這份資料就是有關三個白頭髮的殺手的。司馬洛把那些資料看了一遍之後，馬上就剔除了其中的一個，因爲這一個是擅長用刀殺人。凡是人都脫離不了習慣的控制，一個殺手也是一樣的。特別是殺手。這個殺手，如果是習慣了用刀子去殺人，他就不會忽然改用手槍。因爲殺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須用自己認爲最方便，自己最熟悉的武器。一個不熟手，殺不到對象，就可能會反過來給這個對象所殺的！

襲擊領事車的那二個殺手，是用槍而不是用刀。

餘下的那二個，甚至有照片。第一個是歐洲人吉紐爾。從那張幾年前的相片中，可以看到他是一個相貌十分之兇殘的人，戴一副黑色的太陽眼鏡，頭髮是天生的銀色頭髮。資料中說他性情暴躁，半年之前在菲律賓和警方發生過一次大槍戰，就失踪了。相信仍然是在亞洲地區。

「脾氣暴躁，」夢娜點着頭，看着那張照片，「他就像是我們要找的人了。」

「這一個也是性情暴躁的，」司馬洛揚着手中的另一張照片。這也是一張幾年前的舊照片。另一個白頭髮的人，却不是歐洲人，是一個亞洲人，也是一個職業兇手，最後一次是在馬來亞柔佛出現，這之後就沒有了踪跡。

這一個也可能是他們要找的人，這一個人的名字叫做楊生。

「究竟哪一個才是我們要找的人呢？」夢娜皺着眉頭。

「只有兩個人，」司馬洛說，「我們就兩個人都找找好了！」

紅頭髮看着司馬洛：「這二個都是危險人物，你不一定單獨應付得來的，所以，找到他們的時候，最好通知我一聲，讓我助你一臂！」

夢娜奇異地看着紅頭髮：「爲什麼你自己却不去找呢？」

紅頭髮表示尷尬，司馬洛則微笑：「如果警方是找得到他的話，老早就已經把他們逮捕起來了，還等到現在嗎？我却是不同的！我有些警方不知道的綫路，以及警方不會用的方法！」

紅頭髮恨恨地瞪着他：「總之，司馬洛，別忘記我的話！」

「我會記着的，」司馬洛說：「現在再見吧！我不想浪費時間！我馬上就要着手去找這兩位朋友！」

紅頭髮對夢娜揮揮手。「最好接受我的另一個忠告，別把這樣一位美麗的小姐拖下水去！」

但是，夢娜對於他的好意却是毫不感



吉紐爾正欲向夢娜施用暴力時，司馬洛驀地由屋後進入，持槍喝止。

激的，她瞪了他一眼：「我要去！這是一件和我有很密切關係的事情！」

紅頭髮聳聳肩：「隨便你們吧！總之，我是已經給過你們忠告了的！」

司馬洛和夢娜離開了後，到了停車場中，坐上了他的車子，開出走了。

夢娜好奇地看着他：「現在，我們又到那裏去着手找尋呢？」

司馬洛微笑：「打電報！我比紅頭髮本事的地方就是我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那些特殊朋友會對我供應特殊情報的！」

「現在，」夢娜迷惘地看着他，「我們又去打電報？」

「和打電話，」司馬洛說。

車子在沉默中前進了一段，夢娜聳聳肩：「眞可惜！小野貓已經死了，不然，他一定可以告訴我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一定知道，白面孔爲什麼要搶奪那隻血鳳凰！」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如果事事都沒有困難，成功的果實就沒有那麼甜美了，對不對？」

「快點呀！」夢娜不耐煩地推推司馬洛，「默里罕博士夫婦現在不知下落如何，我們可不能老是等的！」

勇擒智取　元兇就縛

他們所找尋的第一個白髮殺手吉紐爾果然是住在此地。不過，以一個一流的殺手來講，他却似乎是住得不大够派頭了。他住的地方是一間單層的小型石屋子，在一個偏僻的地區。雖然這間石屋子有客廳有睡房和浴室，擺設也頗不俗，但是因爲這個地區交通不便，所以租錢是很便宜的。那些慣於享受豪華，但現在已經付不起租錢的人，才住到這種地方來的。

吉紐爾的意志似乎很消沉，當他應門鈴聲而開門時，夢娜看見他是一片沮喪的神氣，他身上披着一件那種英國古老色的披肩，好像隻漏斗般，把整個上身都罩住了。

他上下打量了夢娜一遍。這個明艷的訪客，是應該能使他爲之精神一振的。

「呃——對不起，」夢娜說，「這裏有一位李文先生嗎？」

「沒有，」吉紐爾搖着頭，冷冷地看着她。

「但——但李文確是住在這裏——」

「我是唯一住在這裏的人，」吉紐爾說，「而你應該看得出，我並不是一個中國人！」

「我——不明白！」夢娜咬着指甲。

「我明白的！」吉紐爾說着，那披肩的下面，一隻手像鷹爪般伸出來，執住夢娜的手臂，把她一拖。夢娜叫一聲，已被拖進門裏。吉紐爾用腳把門踢上。「你並不是要來找李文的，你在那部車子裏已經監視了我兩個鐘頭，然後你才來敲門的，你究竟想要什麼？」

「我——我——你弄錯了！」夢娜吶吶着。

「我沒有弄錯！」吉紐爾的眼球兇暴地凸出着，「你告訴我，不然我就殺死你！」他把夢娜猛力搖動。暴躁的脾氣果然來了。

「她是爲了要轉移你的注意力，」司馬洛的聲音在後面說，「好讓我從後門進來！」

吉紐爾僵在那裏，臉上的肌肉顫動着，似乎，他心裏現在是正充滿了矛盾的交戰，不能決定應該先把手邊的夢娜砸死，抑或是先轉過去對付司馬洛。

夢娜已經從他的手中掙脫了，退後。

司馬洛的聲音在後面警告道：「放下槍才好轉過來！」

但吉紐爾還是轉過去了，一面不屑地說：「我並沒有帶着槍！」

司馬洛的心也一時怦怦大跳着。因爲，在那披肩的遮掩之下，不大看得清楚吉紐爾的手是在攪什麼鬼的。吉紐爾很可能在披肩下面取出了一把槍來，先向他發射。因此他迅速地移到牆角，祇讓身子的很小部份露出來，一面說：「我已經說過了，放下槍！」

「我已經說過了，我沒有槍！」紐吉爾說，「而且，我也不能用槍！」他慢慢地把那披肩掀了起來。原來，在披肩的下面，他的右手是給繃帶吊着的。他的右臂，是一條受傷的手臂。

「哦，是這樣！」司馬洛說。

吉紐爾打量着司馬洛：「你是來殺我的嗎？在開槍之前，你最好先告訴我你的名字，以及我和你究竟有些什麼冤仇？」

「你在此地幹些什麼，吉紐爾？」司馬洛冷冷地問，手中的槍仍然是指定吉紐爾的胸部。

「我在此地幹些什麼？」吉紐爾搖起頭來，「你看我能幹什麼？如果有什麼好幹，我也不會住在這樣一間屋子裏了，我是在這裏躲着！希望像你這一類人不知道我的所在，不會來向我尋仇！」

「是這樣嗎？」司馬洛慢慢地，一步一步上前，「但我們並不是來尋仇的！我是來問你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

「血鳳凰！」

「呀！」吉紐爾忽然恍然大悟了，「你一定就是那個司馬洛了！但，爲什麼來問我？這事與我完全無關！」

司馬洛看着他的手臂。「你這手臂，已經傷了多久了？」

「是舊傷，」吉紐爾嘆口氣搖頭，「在那一場槍戰中，我的運氣完了！一顆流彈射中了我的手臂，也許是拖得太久才找到醫生了，總是不能完全痊癒！我猜我是完蛋了！」

司馬洛的眼睛懷疑地打量着他，再走前兩步，然後忽然出其不意地一腳飛起，腳尖踢中那隻包紮了繃帶的手臂。

吉紐爾大叫一聲，打了一個轉，跌在沙發上，臉色馬上變成死灰，而且眼淚奪眶而出。他緊咬着牙齒忍着那痛苦。司馬洛知道他不是假裝的。

「對不起，」司馬洛道歉，「現在，我相信你不是我找的人了！」他雖然道歉，實在心裏卻是毫無歉意的。吉紐爾這一類人不值得他感到抱歉，吉紐爾是以殺人爲生的人，這種人是冷酷無情的，已經有過不知多少無辜的人喪命在他的手下，他也從來沒有感到過抱歉。這種人心目中沒有人道，祇有強與弱。目前，司馬洛是強，而他是弱。

「你——沒事吧？」夢娜憐憫地扶着他。

「我的……藥丸！」吉紐爾發抖着，聲音變得很沙啞，「在……架子上！」他的汗與淚水匯成一道流下來。

夢娜走過從廳中那隻雜物架子上拿來了一瓶藥丸，大概是止痛丸吧。她替吉紐爾斟了一杯開水，讓他服下了兩顆藥丸。

吉紐爾閉上了眼睛，深深地呼吸着。

「我們走吧，」司馬洛對夢娜說，「我們沒有很多時間了！」

「我……我會殺死你的！」吉紐爾說，「司馬洛，我會殺死你的！你的死，我是免費奉送！」

「用你這樣的手殺我？」司馬洛冷笑，「你還是去担心別些來向你尋仇的人吧！你不知道你是已完蛋了嗎，吉紐爾！」

吉紐爾臉上的肌肉顫動着，緊咬着牙齒。也許，他知道司馬洛是說得對的。司馬洛和夢娜一起走向門口。當他開門時，吉紐爾又說：「告訴我一件事，司馬洛，你怎會找到我的？我躲在這裏，一直沒有人找到我！」

司馬洛遲疑了一下，狡猾地微笑着。「你不會高興聽的，不過，告訴了你，你也沒有什麼辦法！你是被出賣的，你的經理人把你賣了給我！」

像明星一樣，吉紐爾也有一個經理人。你要找吉紐爾做一件「任務」，你就去找他的經理人，他的經理人就和吉紐爾安排，而抽取酬勞十分之一。

「我不相信！」吉紐爾低聲地說。

「那是因爲你不相信你是已經完了，」司馬洛冷笑着，「但你的經理人一定相信你是已經完了，他知道再也不能在你身上拿到十分之一，於是……一隻已經不能生蛋的母雞，就索性宰了吧！」

「不……」吉紐爾就像要把牙齒咬碎了。

「當初我也不大相信他會出賣你的，」司馬洛說下去，「那是因爲我不知道你受了傷！」

「現在，」司馬洛說下去，「看見你這個樣子，我就明白了，你的經理人明知道不會再有十分之一的佣金可抽，就索性在你身上刮最後一筆！」

「我……我要殺死他！」吉紐爾咒罵着，聲音很低，低到就像是毒蛇在吐信時所發出的聲音。

「不過，」司馬洛說，「你也不能太恨他，這情報，他也不是隨便賣給每一個人的。我有一位朋友，幫過你這位經理人一個大忙，可以說救過他的命！我的朋友反過來要他回幫一個小忙，他就很難推託了，對不對？」

吉紐爾祇是在深呼吸着。如果他這個經理人是在他的眼前，可能他就會毫不遲疑，馬上就拔槍殺掉了。可惜的是，此人並不在。

「再見！」司馬洛和他再道別一次，便出了門外。

回到車中，司馬洛舒了一口氣。夢娜看着他：「那麼，現在我們要找的對象，就祇剩下一個了！」

「是的，」司馬洛說：「因爲這座城市裏，另外就祇有一個白頭髮的殺手！」

「楊生？」

「是的，」司馬洛點頭說，「楊生，差不多可以肯定，楊生就是我們要找的人了！」

「你要找一個人，似乎是那麼容易的，」夢娜嘆了一口氣，「如果讓你去做警務處長，那麼這世界上豈非就不會有什麼懸而不破的案子了嗎？」

司馬洛微笑搖着頭。「問題就是在這裏了，夢娜！如果我是警務處長的話，我那些綫路就會忘記了有我這個人存在，我要查的事情，也沒有那麼容易查到了。這世界上有許多人，就是不喜歡和警方交易的！」

「我明白，」夢娜的手在他的腿上撫着，「如果你是一個警探的話，我一定就沒有那麼喜歡你了！」

她的手又繼續沿着他的腿向上爬，爬到了太過份時，司馬洛不得不叫起來：「別這樣，夢娜，你想我撞車嗎？」

× ×

默里罕博士醒過來的時候，肉體的感覺是寒冷與痛苦交織。寒冷無疑是來自那天氣的，痛苦則是來自他的頭部及臉部那幾個傷口。在暈倒之前，那人用槍柄向他敲擊，而那個時候，默里罕才第一次看到那是怎樣一個人。一個高大的男人，戴着一副黑眼鏡，一頭都是雪花般白的頭髮，脾氣暴躁極了。

這人打默里罕，是因爲桶中的水冷了，默里罕的太太已經暈過去了的時候，他仍無所招供。

他不相信默里罕是無所招供的。他還以爲，默里罕是寧可置自己妻子的生死於度外，也要保守秘密，於是他瘋狂地揮動手槍，向默里罕擊下去。默里罕在爆炸般的痛苦中失去了知覺，現在，當他醒來時，他的肉體感到的是寒冷和痛苦，但是他的心卻是爲他的妻子發急。

「我的……妻子呢？」他吶吶着問。

沒有人應他。他張開眼睛，發覺面前已經沒有人。他仍然在那地下室中，坐在那張椅子上，被縛在那裏，但那個白頭髮的人已經不在面前了。

有一盞燈在地下室的一角落裏亮着，那隻汽油桶改裝成的大水桶仍放在那裏，但是，他看不見他妻子的頭從桶口突出來。他們把她帶走了，抑或，她是已經沉了下去？

「安娜！」默里罕叫着她妻子的小名。沒有反應。他把聲音再提高：「安娜！」仍然沒有反應。他大聲叫：「喂！有人嗎？喂！」

祇有迴聲在應他。

× ×

「我爬不上去！」夢娜看着那度圍牆，在黑暗中低聲地說。那度圍牆有十二尺高。圍牆之內是一座花園，通過圍牆頂可以看到一棵大樹的樹梢。

依照司馬洛的情報，這圍牆之內的花園住宅，就是另一個白頭殺手楊生居住的地方了。至於這個楊生是否就是他們要找的白面孔，那要進去看看，默里罕博士夫婦是否在屋內才能知道了。

「那麼你留在這裏吧！」司馬洛說，「我進去！」

「但……」夢娜躊躇着，一萬分不願意。

「在外面也有機會幫忙的，」司馬洛說，「在外面把風，這是同樣重要的一件事！」

「好吧！」夢娜點點頭。

於是司馬洛離開了他們所躲的樹林的陰影，跑出去，越過了一塊空曠的地方，到了圍牆的腳下。現在的司馬洛已經換上了一身緊身的衣服，好像一個表演柔軟體操的運動員一般，不過，那卻是一身漆黑的衣服，比黑影更黑的。伏在牆腳，他像成爲了黑影的一部份。

他從大腿上一隻口袋裏摸出了一件小小的黑東西，那是一隻黑色包了軟膠的鋼爪，和人的手差不多大小吧，有一條幼幼的黑綫把這鋼爪繫着。他提着這黑綫，向上一甩，那鋼爪便直飛上去，搭過了牆頂。由於外面包了軟膠，所以這鋼爪落在牆頂，幾乎是完全沒有聲音的。司馬洛輕輕地拉，把它拉回來一點。這隻鋼爪就抓住了牆頭的邊緣，抓牢了。

司馬洛把身子墮在這隻鋼爪的黑綫上。那黑綫居然承得起他的體重！這是因爲，這條黑綫，是用一些特殊合金纖維所柔合而成的，即使一部汽車也吊得起來，把司馬洛的人吊起來，就更不算是一回事。

司馬洛就拉着這條黑綫，腳踏着牆壁，向上揉升。很快地，他就爬上了那十二尺高的圍牆的頂上去了。

他轉身望望。牆外的樹林裏是一片黑暗的，他看不見夢娜。他把那隻鋼爪的黑綫收回去了，放進大腿內的口袋中。牆內是一片樹蔭的黑影，是由那部生長得很接近圍牆的大樹投下來的陰影。司馬洛扳住牆頭，把身子垂下去，再放手，人便輕盈地落在樹腳下面的草地上，幾乎是着地無聲的。

他在黑暗裏伏伺了一陣，看見園中並沒有什麼動靜。沒有人在守衞着，而整座屋子，都是一片漆黑的。

司馬洛蛇行鼠伏地前進着，向屋子的天面逼進。

那是一間很大的屋子，有三層高，就是睡房也起碼有二三十間的那種古老式的巨宅。司馬洛在屋子的後門外面停了下來，遲疑着。他眞有老鼠拉龜，無從入手之感。從那一個部份先着手好呢？如果要搜遍這座屋子，可能會花掉他不少時間的。

這樣遲疑的時候，他就隱約看見有一把淒厲的聲音在叫：「喂，有人嗎？喂，你們都到哪裏去了？」

「我的天！」司馬洛低聲對自己叫道：「那不是默里罕嗎？」

默里罕博士現在是在那裏呢？憑那聲音的來源看，默里罕似乎是正在一個低於地面的地方。一個低於地面的地方？地下室，對了，默里罕是在地下室裏！這一來，搜索的範圍就容易得多了，地下室通常是祇有一間的，不會像睡房一樣，會有許多間。

司馬洛輕輕一扭那後門門球，門便應聲而開了，用不着他動用到他隨身携帶的開鎖工具了。他閃身而入，再把門關上了，在那悄無人影的廚房裏，靜靜地傾聽着

。竭了一會，獸里罕的聲音又响了。現在身在屋內，他就聽得清楚得多，知道它是來自那一個方向。而，獸里罕聲音中那無限的悲慘，也使他不禁有毛骨悚然之感。

司馬洛在黑暗中迅速地移動着，找尋着地下室的門。

這不是難找的。尤其是有獸里罕的叫聲在引導他。一面，他在想：屋子裏大概是一個人都沒有吧？不然，獸里罕這樣在叫，總會叫出一個人來的。

他開了門，閃身進入了地下室。

「你，」獸里罕的叫聲在地下室內回响着，十分刺耳，「你！我的妻子呢？」

「低聲一點！」司馬洛說道，「我來了！」

「你？司馬洛？」獸里罕叫起來。

「嗯！」司馬洛摸索着匆匆往地下室去，「你還好吧？」

「我……還好！」獸里罕說，「但——但，司馬洛，你得快點查一查，我的妻子究竟在那裏，他們……他們說不定已經把她殺掉了！」

司馬洛亮了一隻小電筒，照射着，走到了獸里罕的身邊，就動手替他把身上的繩子割斷了。獸里罕恢復了自由，想爬起身，却仆到了地上。因為他已經被縛得太久，全身都麻痹，四肢暫時不聽使喚！

「我……走不動了！」他哀鳴起來。

「別急！」司馬洛安慰着，「一會兒就沒事了！」他把獸里罕扶了起來，扶着他在地下室裏走來走去，幫助他的血液循環恢復，一面又說：「現在，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麼？」

獸里罕大致地把情形說了出來，當他說到了他的妻子的遭遇的時候，他就哀鳴起來：「安娜！你得快點找到她！他們——他們可能已經把她殺死了！」

「我們一齊上去找找吧！」司馬洛說，「她大概是在上面一間房間裏吧了，但，你得先恢復走路！」

「你……先上去，我……」

「不不！」司馬洛搖頭，「我先救你！」接着道，「那人眞的相信那血鳳凰裏面是藏着海洛英的嗎？」

「是的！」獸里罕點着頭，「他是這樣說。」

「但你和我都知道，那血鳳凰的裏面是什麼都沒有的！」司馬洛說，「你可知道那些海洛英是到何處去了嗎？」

「我當然不知道！」獸里罕又吼叫起來了，「如果我知道，你以為我不告訴他，你以為我不會換回我妻子的性命嗎？」

「對不起，」司馬洛說，「我不是這個意思！」

他繼續幫着獸里罕步行，但，獸里罕也許是年紀太老了，司馬洛再幫了他十五分鐘，他還是走不動。

「你應該先報警！」獸里罕說。

「我從來不喜歡報警！」司馬洛說。

「但這種事情，讓警方來處理不是好一點嗎？」

「如果，老早就讓警方來處理，」司馬洛說，「那根本就沒有人會信你的話，每一個人都以為你是賊了，對不對？」

獸里罕不能回答，因為司馬洛的確是說得有點道理的。

接着，頭上脚步聲响了。

「他們——來了，」獸里罕拚命壓低着聲音，但還是相當大聲地叫。

一把聲音清晰地從門外傳來，在說着：「這老傢伙，這一次還不招！我就要把他的每一根骨頭都弄斷！」

這個時候，司馬洛已經十分之迅速地動作起來了。他把獸里罕推回那張椅子上，一面用那條繩子把他再縛起來，幸而繩子只割斷了一處，可以再續起來。

「不能讓他們看出破綻！」司馬洛急切地說着，「必須弄回原樣！」

當司馬洛縛上最後一隻繩結的時候，燈就亮了起來，而上面那度門開始推開了，司馬洛好像一隻球一般滾過去，在那隻大水桶的後面蹲了下來。那隻大水桶不是理想的藏身之所，不過，下來的人，大概不會注意水桶後面是否有人在着的，他們注意的只是獸里罕而已，他只希望，下來的人不會太多。

門開了，首先出現在視綫中的就是那個白頭髮的人。剛才那句話大概就是他說的了，司馬洛一看就知道，這個果然就是楊生了。

楊生的後面跟着三個人，由於他們下來是對付一個毫無抵抗的人，所以他們的手中是沒有槍的。

司馬洛緊緊地伏在那水桶的後面，他的手中當然是有槍的。但他一時不敢發難，他的一把槍，當然可以制服下來的這三個人而不大有困難，但是，上面呢？上面還有多少人？他還以為屋中是沒有人的，但這使他大出意外了。

他希望捱到這幾個人離開了之後再想辦法！

楊生首先走到了獸里罕博士的面前，猙獰地看着他。「怎麼樣，老頭子！你的頑固期完結了沒有？你大概已經仔細考慮過了吧！現在，告訴我那些東西究竟在甚麼地方！」

「我的妻子——」獸里罕可憐地哀鳴着，「我的妻子在那裏——」

「吓！你的妻子！已經死了！就淹死在那水桶裏！你不知道嗎？」

「不——」

「阿非，你去把屍體撈出來給他看看！」楊生吩咐。

司馬洛知道那水桶裏並沒有屍體，他已經看過了的，那裏面除了水之外甚麼都沒有，楊生不過是在戲弄獸里罕，讓他着急一下吧了！而，那個叫阿非的打手也落力拍演，吃吃笑着轉身向水桶走過來。

司馬洛沒有等他走近了，那人一轉身，已經看見了司馬洛，而當他摸向腰間的槍時，司馬洛手中的槍已响了，槍聲在地下室四壁的反射之下震耳欲聾，那顆子彈射中了阿非的右肩，那撞力使他的身子打了一個轉，向地上仆去。

事情發生得很快，在司馬洛能發射第二槍之前，楊生和另外那二個打手已經像二隻跳虱似的向三個方向跳開，在地上一滾，槍已經拿在手中，向司馬洛發射。

司馬洛除了緊挨在水桶上之外是毫無辦法的，他不能夠在同一時間向三個方向射擊。

子彈轟轟地射在水桶上，他聽見水從

子彈洞洩出來，射在地上的聲音。

司馬洛再放了一槍，在震耳欲聾的槍聲之中，地下室內唯一那盞燈的燈泡碎掉了，室內頓時陷入了漆黑之中，在以一對三的時候，還是在漆黑中比較好一點。

司馬洛把身子緊伏在地上，從水桶的旁邊爬開，水桶流出的水沾濕他的衣服，使他寒冷而不舒服，但是他也顧不得那許多了。

槍聲繼續响，子彈帶着光尾巴在黑暗中亂飛。

司馬洛心裏十分之焦急，除了担心樓上還會有生力軍下來之外，他還担心流彈會射中獸里罕博士！他們兩個人，一定不會為獸里罕博士的安全着想的！

對方發槍時，槍咀在黑暗中吐出火光。這使司馬洛還擊的時候有所根據而瞄準，他向最後一閃火光吐亮的地方還了一槍，只是一槍，他並不想浪費子彈。這一槍使到其中一個對手大叫一聲，而緊接在放出了這一槍之後，司馬洛就滾開了。馬上，就有另一把手槍的槍咀火光一亮。子彈是射向司馬洛剛剛發槍的地方的，但是由於司馬洛已經滾開，這一槍就落了空，而槍咀的火光，反而暴露了這人的所在，司馬洛再還以一槍。

又一聲尖長的慘叫。

司馬洛希望他射中的其中一人就是楊生，因為他知道楊生的槍法是十分之厲害的，楊生是一個一流的殺手。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楊生如果中了槍，也不是傷及要害的，他不想楊生馬上死去，他還有些話要問楊生的。

總之，現在一切都靜下來了。可以告慰的一點就是，對手四個人之中已經倒下了三個，而剩下來的一個，不敢輕舉妄動了。

司馬洛可以告慰的另一點就是，樓上並沒有如他所預料地，有生力軍下來。那麼，對方就是只有這些人了嗎？

黑暗中，槍咀的火光忽然又亂閃起來了，一連串砰砰的槍聲。那人是正在盲目地亂槍掃射。但因為司馬洛是伏在地上的，而且那人射的方向不對，所以一顆子彈都沒有中的。

司馬洛並沒有放過這個機會，他立即就向那槍咀火光的亮處放槍，手指不斷地扳動槍機，甚至撞針撞在空了的彈膛上，只是發出格格的聲音。

忽然，在最後一顆放出了之後，司馬洛就後悔了。如果他沒有射中，那怎辦呢？如果對方也採取了與他同一的策略，在放槍之後就馬上滾離，那他的槍是未必射得中的。

這樣想着的時候，楊生的聲音就响起來了，他在吃吃笑着：「現在，朋友，你的槍已經沒有了子彈，但我還有的！我身上有兩把槍，一把槍的子彈用完了，另外還有一把實彈的！」

司馬洛屏息靜氣，連呼吸的聲音也盡量壓低，如果他不發出聲音來，楊生不知道他在那裏，那就有槍也奈何他不得了。

但是楊生又說：「我用不着放槍的，朋友，我現在就要走上樓梯，回到樓上去。你沒有子彈，你阻不了我的！我會找一桶汽油傾倒下來，然後點一把火！」

司馬洛覺得全身都冰冷，不過這不是因為身上濕了水的緣故，是因為楊生那惡毒的計劃！

他的手伸進了腿上的口袋裏，那裏面沒有子彈沒有槍也沒有刀，只有他爬進來時所用的那隻包軟膠的鋼爪手。

楊生的槍响了一聲，子彈「鏗」的在牆壁上彈開了，他大概也不預算，這一槍會射中司馬洛的，他這一槍只是作為一種警告，使司馬洛不敢悄悄然在黑暗中向他撲過去吧了！

楊生向門口的方向走了一步。

「司馬洛？」夢娜的聲音忽然在上面的門內叫。

司馬洛感到一陣毛骨悚然，她怎會進了屋中來的。

「司馬洛？」夢娜叫着，「你沒有事吧？」

司馬洛想叫她別下來，但是，不能做聲。

接着，上面那度門就呀然地給推開了，門口是一個長方形的方框，而夢娜的身子就嵌在這隻方框的中間。

司馬洛看見夢娜的手中拿着一把長長的鳥槍，不知是從甚麼地方找到的，總之，她的手中是有着一把鳥槍，司馬洛的心裏在暗暗咒罵着，站在那方框中，她是一個太明顯的槍靶了！

門外透進來淡淡的燈光，司馬洛隱約可以看到楊生的身形輪廓，尤其是那一頭白色的頭髮，他看見楊生的槍舉了起來，正在轉身，只要他一轉過身去，手一伸直，槍就會响了，而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很難會射不中夢娜的。

司馬洛的手一揮，那隻塑膠爪手飛出去，拖着那條又幼又韌的黑綫。他本來是預算用這隻爪手纏住楊生握槍之手的，但事情演變得比他所預算的更好，那爪手拖着黑綫，以圓形的路綫飛動，黑綫碰着了楊生的頸子，在楊生的頸子上繞了一匝，那隻爪手剛好抓住了楊生的嘴巴！

楊生恐怖地大叫一聲，司馬洛拚命用力拉，在那半昏暗中，他看見楊生倒下來了，手槍不斷地响，但沒有一槍是射向門口的，楊生只是抽搐着，不由自主地扳動了槍機。

司馬洛在地上迅速滾動，滾到了楊生的身邊，楊生一隻手正在企圖解開纏在頸間那條細細的黑綫，一面，那把槍則遞出在前面，要找尋司馬洛，作為射擊的目標，司馬洛在他的旁邊跪了起身，手掌伸得直直的，向楊生的手腕劈下去，司馬洛這隻手掌是曾經苦練過空手道的，而現在，他簡直就把楊生的手腕當作練掌的磚頭看待，楊生的手腕差點折斷了，喉嚨發出一聲嗥叫，槍也掉在地上。

司馬洛一跳起身，在他的胯下再補上一脚。

楊生發出了幾聲飲泣，就忽然靜了下來，完全不動了。

「博士！」司馬洛在黑暗中說，「你沒事吧？」

「我——還好！」博士的牙床在格格地打戰着，「但，我的妻子——」

「她在樓上，睡着了，」夢娜報告，「他們大概是給她注射了麻醉劑之類！」

「噢！」默里罕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下來，夢娜，」司馬洛說，「幫幫手把博士放掉吧！」

夢娜下來，替博士解下身上的繩子，司馬洛則動手把楊生拖上樓去，楊生是一個身裁高大的人，司馬洛弄得很吃力。

「你怎麼會進來的？」司馬洛一面問夢娜。

「我在外面看見他們坐車回來的，」夢娜說，「我沒有辦法通知你，幸而他們並沒有把鐵柵關上，我就進來！我先在一間房間裏找到博士太太，然後我又在房間裏找到了這槍——」

「幹得好極了，」司馬洛讚道，「現在繼續努力吧！扶着博士走幾匝，讓他的血液循環恢復吧！」

他把楊生拖着，上了樓上。

夢娜費了很大的努力才能使默里罕博士再走得動。當他們上到樓上時，楊生正開始向司馬洛招供，也許他是一個脾氣暴躁，甚至倔強的人，但是，司馬洛的拳頭已使他屈服了。楊生現在已經滿臉是血，一隻牙齒吐在地板上，正在飲泣着。

司馬洛通常不喜歡打人，但想起楊生是怎樣對待默里罕博士，他就覺得沒有留手之必要了，他正在說：「我——我已經說過了！」

「再說一遍，」司馬洛喝道，「為甚麼你認為那血鳳凰裏面有海洛英！」

「這是我得到的情報，」楊生哭泣着，「真的！我捉到了他們毛烈坦國內的毒品幫的人！他是替他們工作的！博物院長，領事館的人，都是和毒品有關的，這個人在臨死之前說出了我要的情報！我知道有一大幫白粉要經過他們之手，我要他告訴我們交貨的時間地點，他只是告訴我：在血鳳凰裏——就死了！我應該留一留手的，如果讓他活得久一點，我就可以知道得多一點。後來，我從報上看到血鳳凰的新聞，忽然就明白了！他們是把東西藏在血鳳凰的裏面運來！」

「於是你就派人去搶！」

楊生點着頭，又嘆了一口氣。「但他們很聰明，他們一定事先探知我會動手，所以藏在別處了。唏，博士，究竟藏在那裏？」

「我不知道，」博士搖着頭，「我真的不知道！」然後他執緊夢娜的手臂，「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呢？」

夢娜領他進了走廊。

司馬洛對楊生微笑：「信不信由你，楊生，博士是真不知道的！他完全不知道甚麼海洛英不海洛英，而我也可以保證，那隻血鳳凰從起程到到達時，中間都是空的。」

「我不相信！」楊生搖着頭，「我不相信，我的情報——不會有錯，那傢伙。他知道如果不把真相告訴我，我會打死他的！」

「也許他也知道，」司馬洛說，「就是把真相告訴你，你也一樣會打死他，於是他就亂說一通了！」

楊生呻吟起來，也許是心痛更多過肉體的痛。

夢娜又從走廊內出來了。她說：「司馬洛，現在我們怎辦呢？」

「當然是打電話報警了！」司馬洛說，「傻瓜！」

「但是你不喜歡——」

「現在情形怎同呢？」司馬洛說，「除了報警之外，我們能幹甚麼？」

「好吧！」

× ×

夢娜和司馬洛坐在機場的餐廳裏喝着茶，夢娜一臉黯然神傷之態，現在已經是兩天之後，默里罕博士夫婦給送回毛烈坦去的日子。司馬洛雖然幹了很多，雖然把楊生捉到了，但他還是幹得不够。不够的地方，是在於他無法證明博士是清白的。他無法證明博士並不是擅自運走那隻血鳳凰。楊生之要去搶那血鳳凰，更證明博士是有古怪的，因此博士仍然給當作犯人給押回去。

領事館甚至拒絕採訪，司馬洛和夢娜只能够在機場等着送別，現在他們就是在等着看見博士最後一面。

「回去之後，他們會對他怎樣了？」夢娜終於問。

司馬洛聳聳肩。「很難說，如果有更多販毒者在高層官員的中間，博士就可能成為一個犧牲者了！」

「噢！」夢娜焦急地把拳頭緊握着。

司馬洛只是深深地吸着香烟，又長長地把烟霧吐出來。噴射民航機起落的吵聲，更增加他們的心煩。

接着，領事館那部黑色的勞斯來斯大汽車就出現了。

夢娜站起來：「他們來了！」

司馬洛和她一起離開餐廳，走到停車場去，那部汽車已經停下，博士夫婦二人正在下車，有二個領事館的職員正監視着而不是攙扶他們下車。那個道貌岸然的領事也下了車，懷中就緊緊地抱着一隻箱子。箱子內裝着的，就是那隻血鳳凰了，領事是打算親自把賊和賍物押送回他的國內的去。

「博士！」夢娜走過去，聲音微帶嗚咽地。

默里罕博士夫婦轉過來看着她，表情是詫異而帶着感動的。夢娜和他們夫婦擁在一起，司馬洛站在一邊看着，領事則不大高興地瞅着他們。

那二個押解博士夫婦的人瞥了一眼領事，領事說：「好了，好了，別浪費時間了！」

夢娜根本不理他，她正在對博士說：「我在那邊也有一點朋友，我已經託了他們想辦法！他們不敢難為你的，你放心好了，他們不敢的！」

「謝謝你，夢娜！」博士的太太撫着夢娜的頭髮，「你已經幫了很多忙！」

「快點！」領事在催促。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飛型打扮的青年男人從兩車之間出現，向他們走過來了。領事祗顧催促夢娜那邊，並沒有注意到這個青年人。這個青年人的動作很快，他一跳跳到了領事的面前，拳頭一揮，就擊中了領事的下頜。

領事叫了一聲，又驚又痛，不由自主地放手，那隻箱子就向地上跌下去。

那個青年人一手接了箱子，拔足在逃。動作是那麼快，連那二個領事館的人員

也來不及制止。

反而是司馬洛的動作最快，他叫一聲「唏！」就向那個青年追過去，兩個人轉進了一部大汽車的後面。

「有賊！」夢娜幫着在大聲叫，「警察！警察在那裏？」

那個青年人踉蹌地從那部車子後面倒退着出來，看情形是給司馬洛擊了一拳。他撞在一部車上，遲疑一下就轉身逃走。

司馬洛從車後走出來，頭髮散亂，領帶也給拉歪了，但是，箱子已在他的手中。領事已經追到了，連忙伸出來：「謝謝你！一時我還以為給他們搶走了！」

一部汽車飛馳而至，車未停定，那個紅頭髮的探目已經跳下車。「發生了什麼？」他問。

司馬洛正緊提着那箱子不肯還給領事，而領事拚命要把箱子奪回過來，但司馬洛比他力大得多。

「又有人搶，」司馬洛說，「幸而我追得更快！」

領事轉向紅頭髮，怪責地：「怎麼你們總是遲來一步的？不過現在不要緊了，請把箱子還我，我要趕着上飛機！」

「等一等！」司馬洛說，「那人可能換了一隻箱子！」

「什麼？」領事愕然。

「他不是一直在我的視綫之內的，」司馬洛說，「說不定在我看不見他的時候，他已把你那隻箱子交給了他的一個同伴？這一隻可能是預先準備的箱子，一模一樣，但實際上裏面卻是裝了廢物的！」

領事皺起了眉頭，狐疑地。「我看——不至於會這樣吧？」他覺得，司馬洛的想像力是未免太豐富一點了。

「很難講的，」司馬洛說，「這個世界上，什麼古怪事情不可能發生呢？我看，我們還是把箱子打開來驗一驗吧！」

「不，不要！」領事的臉色有點變，「這箱子是鎖着的，呃——」

「開鎖在我來說，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啦！」司馬洛說着拉出一串鎖匙來，從那串鎖匙上抽出了一根幼幼的鋼絲。

「不必了，不必了，」領事還是要極力把箱子奪回，但司馬洛的力氣比他強得多了，司馬洛一扭身子，便已把他甩開。

「我看就讓他看看吧！」紅頭髮說，「這樣比較保險！」

「你這裏面的就是那隻血鳳凰，是嗎？」司馬洛說着，已經把那根鋼絲插進箱子上的鎖的匙孔裏了。

「呃——是的，」領事吶吶着，「是的！」

司馬洛已經把那鎖開了，而把箱子的蓋掀開來，裏面果然是裝着那隻血鳳凰，用許多重軟紙裹着，隔着軟紙也可以看得出來的。

「沒有錯，」領事在說，「東西並沒有給換掉！」

「但是，唏，」司馬洛詫異地，「怎麼這樣重？本來的血鳳凰並沒有這樣重，這一定是假的——」他要把血鳳凰取出來，領事叫一聲就要撲過來制止，但是司馬洛的腳一伸出去，似乎是完全意外地把領事的腳一絆，那領事便像狗吃屎一般仆到了路邊。

在他爬得起身之前，司馬洛已經把那隻血鳳凰取了出來，而且把它的底部一大團皺紙扯了出來，再伸手從裏面取出了一隻長條形的膠袋，膠袋內裝的是一種幼幼的白色粉末。

「怎麼？」司馬洛叫道，「這些是什麼？」

領事和他的二個手下人員都呆在那裏了，紅頭髮則興奮地湊上前去看，他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探員，而這東西他覺得十分之面善。

司馬洛再取出了幾隻同樣的膠袋，說：「這看來像白粉，海洛英！」

「唔，」紅頭髮點着頭，「我也有同樣的感覺！」他轉問領事，「你可以告訴我們，這些膠袋裏的究竟是什麼嗎？」

「這是領事館的東西，」領事強硬地，「你們沒有權——」接着顯然覺得，採取這種態度對他自己也不一定很有利的，於是又吶吶着：「我——我不明白，我從沒有見過這東西，當我把血鳳凰裝進去的時候，血鳳凰的裏面是什麼都沒有的！」

紅頭髮已經掏出小刀來，把其中一隻膠袋割破了一點，把一些那種白色的粉末挑到手指上，用鼻子嗅一嗅，又用舌頭嚐一嚐，他點着頭：「雖然還需要經過化驗室才能證實，但如果你問我，我會告訴你，這的確是海洛英，而且，是一流的好貨色！」

「我——不明白，」領事仍然在吶吶着，「當我把血鳳凰裝進箱子的時候，這東西是不存在的，一定是他們換掉了。是呀，司馬洛剛才不是說，那人有機會把箱子換掉嗎？」

司馬洛瞪了他一眼。「那不過是我打開箱子來看的藉口！而且，即使換，也祗會換給你一隻空箱子！誰會送你這許多海洛英？你可知道，這樣一批海洛英要值多少錢嗎？」

「我不明白，」領事說，「我完全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讓我告訴你這是怎麼回事吧！」司馬洛說：「白面孔從你們那個同黨的口中逼出來的口供並沒有錯，的確有一批海洛英運來了，你和你的同黨們——」

「你說話最好小心一點，」領事的臉鐵青着，「我會控告你的！」

「那我改換一個說話吧，」司馬洛說，「有某一個販毒組織運來了一批海洛英是早已經運來了，就收藏在某一間領事館裏，正等着運回毛烈坦去。白面孔弄錯了的地方就是：要運回毛烈坦國內，而不是從毛烈坦運來。他們把海洛英運回毛烈坦的辦法，就是利用血鳳凰！由博士把空的血鳳凰帶來。但博士一起程，博物院長就報警說博士偷了血鳳凰。自然，博士一到步就給截止，而血鳳凰很自然地就會交給某一位領事保管，和博士一起押回國去。但回去的時候，血鳳凰的裏面已經裝滿了海洛英，由於視綫給轉移到偷竊的上面去，所以就沒有人去注意血鳳凰的裏面收藏着什麼了！」

「那——那不是真的！」領事氣急敗壞地叫着，「那不是真的！」

「你們！」默里罕博士憤怒地指着領事，「是你們在利用我，你們要犧牲我，

祇是爲了——」

「司馬洛，你說話最好小心一點！」領事叫道，「我會控告你的！」

司馬洛吃吃笑。「控告我？我相信你沒有這麼空閒了，你會很忙於對你的後台老闆解釋，你是怎會弄到失去了這一大批海洛英的！」

「說下去吧，司馬洛，」紅頭髮說，「我對你的故事很感興趣。」

「本來這的確是很好的一個計劃，」司馬洛說，「利用博士來這裏轉一轉，這一大批海洛英就可以轉回毛烈坦去。壞就壞在白面孔曲解了他所得到的情報，來把這隻空的血鳳凰搶走，事情就複雜起來了。海洛英是必須等血鳳凰尋回才能運回去的，而另一方面，白面孔却以爲是有人把海洛英給吞沒了。這樣一鬧，事情鬧大，但是終於由大而小，血鳳凰終於回來了，他們的計劃，仍然可以照原定進行，如果不是剛才有人一搶的話，我們也不會發現，原來血鳳凰的裏面是藏着海洛英的！」

「對了，」夢娜皺着眉頭，「這個搶箱子的，究竟又是那一路人馬？」

「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司馬洛微笑，「目前，大警探，你最好問問領事先生他對私運海洛英這件事究竟有何解釋！」

「我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領事仍然強硬地道，「當我離開領事館出門的時候，這隻血鳳凰的裏面的確仍然是空的，什麼都沒有，一定是給調換了！」

「調換了？」司馬洛狡猾地看着他，「如果是調換了，那這裏這隻血鳳凰一定是假東西了，如果驗明這血鳳凰是眞的東西，那是不是就證明，白粉是你裝進去的呢？那個搶箱子的人，沒有可能夠時間打開箱子在血鳳凰裏裝進這許多東西的！」

「我——我——」

「領事先生，」紅頭髮說，「我提議你還是留下來，解釋清楚這件事吧！」

「不！」領事說，「我趕着回去，你不能阻止我，我是外交人員，我有外交特權，你不能拘捕我的！」

「但你大概不能反對我把血鳳凰及這一批海洛英扣留吧？」紅頭髮說。

「這個——這個！」

「我們還需要留下兩個見證人，」司馬洛說，「博士夫婦，他們不是外交人員，你可以留住他們的！」

「我留下來做證人！」博士也表示自願，他知道這是一個他留下來的好藉口，他也知道，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還是留下來好些，等事情弄清楚了才回國去，以免遭遇到無妄之災。

「對了，」紅頭髮說道，「你們留下來！」

「好——好吧，」領事說，「但，我得走了，飛機在等着我！」他對他的二個手下人員招了招手，他們便匆匆向飛機走去。紅頭髮沒有阻止他，正如領事所說，外交人員是有外交特權的，警方不能隨便拘捕他們。

司馬洛微笑。「但是他逃不遠的，他不會逃得很遠！」

紅頭髮瞇起眼睛來看着司馬洛：「你約我來，就是爲了這件事嗎？」

默里罕博士不寒而慄地抖了一抖。「這些人他們有着狼一樣的心！」

「世界上有不少人就是這樣的，」司馬洛說，「祇要自己得益，就不管別人損失多少了！」

「也是眞幸運的，」夢娜說，「如果不是忽然有人來搶一搶箱子，眞相就無法大白了！」

「是呀，」司馬洛說，「今天，我們運氣都特別好！」

「我還是不明白，」夢娜說，「這個搶箱子的是什麼人呢？他——會不會對博士的安全又有威脅？」

「我看不會了！」司馬洛說，「事情現在算是過去了！」

「你怎知道？」夢娜說，「他們可能是——」接着忽有所觸，「你是約了他來的？」指指紅頭髮，「你——早知道會發生這件事——？」

「司馬洛是一向有着料事如神的本領的！」紅頭髮諷刺地說。

夢娜懷疑地看着他：「司馬洛，這會不是你一手安排的？」

司馬洛的臉上有着尷尬的表情。

「那個搶箱子的演員，」紅頭髮說，「酬勞大約是一百元吧！」

司馬洛嘆一口氣。「世界在進步中，近來，我的戲法已不大能騙得到人了！不過，這很難講，對付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如果不用一些欺詐手段，那是給他們佔盡便宜了！」

「我們——不知道怎樣多謝你好！」博士夫人激動地握着司馬洛的手。

「那就不用多謝好了！」

× × ×

那位領事結果沒有回到毛烈坦去。他在飛機中途着陸加油的時候下了飛機，就此失踪了。而毛烈坦國內那個販毒組織也完全被擊破，重要人物，包括許多身居要職的官員都給抓了下來了。

終於，血鳳凰又給送回毛烈坦去，這一次是由默里罕夫婦帶回去，但不再是以囚犯及賍物的身份帶回去了。陪他們一起的還有考古家夢娜，自然，陪夢娜一起的也還有司馬洛。

（全文完）

天壤王郎故事之二

血扇

何來嬌嬈女　典當當武功

高皐・文
盧令・圖

「喂，當當。」

當當，算不得什麼稀罕之事。

在岳陽百祥典當喊當當，更是平常得很。

不過，這位當當的姑娘衣着華麗，珠環翠繞，她所佩戴的任何一件裝飾，似乎全是千金莫辦的珍品。

這麼一個全身放射着富貴氣息的姑娘會上典當？就顯得有點不太尋常了。

百祥典當的朝奉，是一位有着深度近視的老夫子，那聲嬌嫩而又尖得刺耳的「當當」，使得他神色一怔。

他欠着身，瞪着眼，仔細向下面一瞧。

「啊，姑娘，妳要當當？」

姑娘柳眉一掀，櫻唇一撇，冷冷道：「怎麼，我不能當當麼？」

「能，能，姑娘要當點什麼？」

「武功。」

「什麼？蜈蚣？」

拍的一聲巨响，堅實的楠木櫃枱之上，留下了一個十分清晰的纖纖掌印。

「當這個，懂麼？」

「啊，懂，懂，不過，小老兒做不了主，請姑娘稍待一會兒。」

朝奉一轉身，瞅着呆立身旁的小夥記蘇來寶喝道：「發什麼呆？還不快請東家！」

蘇來寶正待奔往後進，一名輕裘暖帶，身材修長的少年忽然跨進櫃房。

「什麼事？查老。」

朝奉道：「少東來得正好，有人當當。」

少東哦了一聲道：「是東西太過名貴？」

朝奉道：「不……是……是……」

少東詫異的道：「你怎麼哪？查老，咱們能接就接，否則回絕就是。」

朝奉咳了一聲道：「少東請瞧這個……」

少東目光一瞥櫃枱上的掌印，禁不住面色一變。

不用說這是找碴的來了，他倒要瞧瞧什麼人這般大胆，百祥典當是不容易被人欺侮的。

他抬頭向下面一瞧，忽然感到目光一亮。

天地之間顏色雖多，最刺眼的却只有一種。

他瞧見的正是那最爲刺眼的艷色。

× × ×

百祥典當富甲兩湖，老東主蘇戎洵以一身神奇的武功，在三十年前便已奪得當代武林第一高人的寶座。

百祥典當是他祖傳的基業，少東蘇少達自然是豪門的公子哥兒了。

一個養尊處優的慘綠少年，對女色可以說司空見慣。

現在他却雙目發直，傻楞楞的再也收它不回。

那姑娘實在太美了，足可當得「人間殊色」四字。

長長的秀髮披拂兩肩，額前留着一撮鬈曲的劉海。

小臉蛋像蜜糖一般，甜得使人饞涎欲滴。

總之，她那柳眉杏眼，櫻唇瑤鼻，無一不美，無一不具有扣人心弦的魔力。

此時她冷冷一哼道：「瞧甚麼？別忘了我是來當當的。」

蘇少達如夢初醒的啊了一聲道：「是的，不過，這樁事兒希望姑娘能考慮考慮。」

那姑娘冷冷道：「怎麼，你們不是開當舖麼？」

蘇少達道：「不錯，咱們是開當舖的，但不知姑娘到底要當什麼。」

那姑娘道：「本姑娘身無長物，除了櫃枱上的那一掌，你說還能當些什麼？」

蘇少達道：「姑娘說笑話了，妳身上戴的任何一件飾物，還能不值個千兒八百？」

那姑娘道：「很好，這對耳墜就當五百兩紋銀吧。」

吧嗒一聲，一對碧玉鑲金耳墜子已擲上櫃台，蘇少達向那耳墜子一瞥，扭頭對朝奉道：「查老！請開一張萬通錢莊五百兩銀票。」

朝奉向耳墜子仔細一瞧，搖搖頭道：「少東！這是贗品……」

蘇少達道：「我知道。」

朝奉道：「可是……」

蘇少達道：「開銀票吧，查老，其他的你就不必管了。」

朝奉無可奈何的開出一張五百兩銀票，蘇少達連同耳墜子向櫃枱一放道：「耳墜子

請姑娘收回，五百两紋銀就作爲咱們的一點敬意吧。」

當品不收，銀两照付，走遍天下，只怕也找不到比百祥典當更慷慨的少東了。

誰知那位姑娘竟哼了一聲，道：「你是打發要飯的麼？眞要如此，你就看錯人了！」

蘇少達面色一沉道：「這麼說姑娘是存心找碴的了？」

那姑娘道：「誰說的？難道你這間當舖不做生意？」

蘇少達道：「做，但咱們不能接受冒充翠玉的石頭。」

那姑娘道：「我原本不是當這些。」

蘇少達道：「姑娘還是要當武功？」

那姑娘道：「我除了武功別無所有，只好當武功了。」

蘇少達淡淡道：「請問姑娘武功如何當法？」

那姑娘嘆了一聲道：「瞧你一臉聰明像，原來笨拙得很。」

蘇少達道：「那是姑娘瞧走眼了，在下原是一個笨拙之人。」

姑娘道：「好吧，遇到笨人只好多費一番口舌，你仔細聽着。」

蘇少達道：「在下在洗耳恭聽，姑娘請說。」

姑娘道：「我想當一種指力，要一萬五千两銀子。」

蘇少達道：「姑娘的指力必然是武林絕响。」

姑娘右手突揚，食指疾吐，奪的一聲巨响，右側墻壁石粉紛飛，竟現出一個一寸深淺的圓圓小洞。

蘇少達神色一呆道：「好指力，請問姑娘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姑娘嫣然一笑道：「不敢當，小妹名叫喬浣蓮，至於門派麼，唉，一對落拓江湖的窮母女，那裏會有什麼門派。」

蘇少達微微一笑道：「原來如此，查老，快給喬姑娘開一萬五千两的銀票。」

喬浣蓮一怔道：「怎麼，你不願跟我做交易？」

蘇少達道：「在下愚笨得很，實在想不出武功怎樣當法。」

喬浣蓮道：「你果然笨得可以，如此簡單的交易，你竟然想不出來。」

蘇少達道：「這麼說，喬姑娘是胸有成竹了？」

喬浣蓮道：「你先說說我這碎玉指値不値一萬五千两銀子？」

蘇少達說道：「武林絕學，是不能以金錢衡量的，別說一萬五千两戔戔之數，縱然再多十倍，也無法換取姑娘的家傳之秘。」

喬浣蓮道：「你這是同意了？好，你聽我說……」

語音一頓，接着道：「不錯，一萬五千两銀子，不能換取獨門絕學，不過，我只當一年，一年之後，我必須收回此項武功。」

蘇少達一怔道：「姑娘能否說明白一些？」

喬浣蓮道：「咱們成交之後，我就傳授你們碎玉指法。一年期滿，我再收它回來。」

蘇少達道：「在下不懂。」

喬浣蓮目光一抬，向石壁上的小圓洞瞥了一眼道：「像你這等愚蠢之人，實在是天下少見。」

蘇少達哼了一聲道：「姑娘又增加一項見聞了。」

喬浣蓮撇撇嘴道：「告訴你吧，一年期滿，我就挑斷你們的十指筋脈，那碎玉指法不是就收回了麼？」

蘇少達面色一變道：「好辦法，咱們一言爲定。」

朝奉急道：「少東！使不得！」

蘇少達道：「不必担心，喬姑娘是說着玩的。」

朝奉道：「是麼？姑娘。」

喬浣蓮冷冷道：「這個麼，倒是難說得很。也許一年之後你們功力高過於我，我縱然想挑斷你們的筋脈，可能已無能爲力。再說，人總是會變的，到那時也許我改變了主意。」

朝奉道：「不錯，喬姑娘這麼美麗良善，我想妳不會忍心讓咱們少東落個終身殘廢的。」

喬浣蓮道：「別再說廢話了，銀票拿來。」

朝奉仍在遲疑，蘇少達道：「開吧，查老，百祥典當是老字號，咱們說出的話不能失信於人。」

朝奉無可奈何，只得開出一張一萬五千两的銀票。

喬浣蓮接過銀票，冷冷道：「本晚二更見。」身形一轉，向街頭姍姍而去。

× ×

月色皎潔，銀河在天，已是二更天了，洞庭煙波之中仍有留連忘返之人。

百祥典當的後院，亭台處處，花木扶疏，遙對洞庭煙波，景物十分宜人。

如果那煙波之上忽然飛來一隻掠波剪燕，在這般時辰，似乎令人難以置信。

但那煙波之中，確有一團彩霞在迎風翱翔。

那彩霞來勢如電，刹那之間，已向百祥典當的後院一閃而入。

「妳來遲了，喬姑娘，蘇某久已立候芳駕。」

「啊，眞對不起，我因事躭擱了一會兒。」

「那麼就請姑娘賜教吧。」

「就是你一個麼？」

「天下雖大，願意冒險的，畢竟是少數。」

「哦，你是少數中的代表者了？」

「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在下不敢那麼自傲。」

「哼，總算你還有點自知之明。」

「咱們之會，不是來討論這個的吧？姑娘。」

「咳，你這人眞是死心眼，如此良夜，聊聊不是別有情趣！」

於是，她身形一旋，嫣然一笑，一雙勾魂奪魄的眼神，向他輕快的投下一瞥。

這實在是一個美麗的夜色，如果還有比它更美的，那就只有這位絕代麗人了。

柳下惠畢竟只有一個。

自古英雄有誰能逃過美人一關？

蘇少達自然不能算做英雄，他只是百

祥典當的少東。

不過，他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對美色的誘惑，他沒有自制之力。

他的表情是尷尬的，搓搓手，吶吶半响道：「喬姑娘！在下……在下……」

喬浣蓮道：「別這麼吞吞吐吐的，說下去。」

蘇少達道：「在下想……咱們做一個朋友，寒家雖非富有，尚可維持賢母女的生活。」

喬浣蓮撇撇嘴道：「多俗氣！男女相悅，交朋友是十分平常之事，以維持生活作條件，就不能算做朋友了。」

蘇少達面色一紅道：「對不起，喬姑娘，在下說的是眞心話。」

喬浣蓮道：「我知道，我是逗着你玩的。」

蘇少達大喜道：「喬姑娘是答允咱們做朋友了？」

喬浣蓮道：「是的，不過咱們橋歸橋，路歸路，當武功既有成約，我還是要傳授你碎玉指力。」

蘇少達道：「別這麼認眞，喬姑娘，一萬五千两銀子，在寒家算不了什麼。」

喬浣蓮冷冷一哼道：「你想毁約？」

蘇少達道：「在下不是這個意思。」

喬浣蓮道：「不是就好，咱們母女雖是窮了一點，決不做失約背信之人。」

蘇少達道：「姑娘既如此堅持，在下只好從命了。」

喬浣蓮道：「好，現在仔細聽着。」

碎玉指，確是一項獨門絕藝，喬浣蓮一連講述個把時辰，蘇少達似無法領會它的義理。

喬浣蓮抬頭瞧瞧夜色，道：「學絕藝不是一蹴可就的，咱們今夜到此爲止。」

蘇少達道：「在下實在太笨，姑娘累了吧？」

喬浣蓮伸手掠掠鬢際長髮，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不過，我想跟你打過商量。」

蘇少達道：「什麼事？」

喬浣蓮道：「學習碎玉指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愚母女如若能在府上居住，小妹就可免掉奔波之苦了。」

蘇少達說道：「這個……在下難以作主。」

喬浣蓮一哼道：「府上房屋如此之多，小妹母女不過要求一席之地罷了。」

蘇少達道：「姑娘的要求，在下十分同意，只是在下必須稟明家父，我想明晚再給姑娘答復。」

喬浣蓮說道：「好吧，咱們明晚二更見。」

× ×

一間陳設富麗的廳堂之上，坐着一位身材魁梧，滿面紅光的長髯老者。

他是百祥典當的主人蘇戎洵，一位曾經名噪江湖的武林高人。

他長長吸了一口旱烟，回顧侍立身側的蘇少達道：「少達……」

「爹……」

「聽查喧說，昨天接了一樁棘手的生意？」

「是的，孩兒正要向爹稟報。」

「嗯，說。」

「一位名叫喬浣蓮的姑娘，要向咱們典當武功。」

「哦。」

「她要一萬五千两銀子，孩兒已經付給她了。」

「太多了一點，付了就算了。」

「是的，爹……」

「還有什麼事？」

「那喬姑娘一定要遵守約言，傳授孩兒獨門絕藝……」

「嗯，是什麼武功？」

「碎玉指。」

「什麼？」

呼的一聲，蘇戎洵跳了起來，這位三十年前的第一高手，似乎遇到一樁十分恐怖之事。

他雙目圓睜，射出兩縷凌厲的奇光。那原本紅紅面頰，竟變得一片蒼白。

蘇少達不明白他爹何以如此震怒，吶吶道：「爹……」

蘇戎洵擺擺手道：「沒有甚麼，後來呢？她一定教給你了。」

蘇少達道：「昨晚二更她教了孩兒一個時辰，因義理過於深奥，孩兒尚無法領會，因此，她們母女想暫住咱們家中。」

蘇戎洵淡淡道：「她什麼時候收回武功？」

蘇少達道：「一年。」

蘇戎洵道：「一年之後她是砍斷你的雙手？還是挑斷你的筋脈？」

蘇少達道：「挑斷筋脈，啊，爹，你怎麼知道的？」

蘇戎洵頹然坐回椅中，長長一吁道：

「爹如若不知，也就不會退出江湖了。」

蘇少達茫然道：「爹！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蘇戎洵此時面色蒼白，神情頹敗，似乎刹那之間，他已老了十年。

他不答蘇少達的詢問，只是以失去光彩的目光，瞅着遙遠的天際，似是在回憶甚麼，眼神中却一片悽迷。

半响，他忽然收回目光，說道：「少達，……」

蘇少達道：「爹有甚麼吩咐？」

蘇戎洵道：「快離開岳陽，找一個僻壤之鄉，隱姓埋名，快去！快走！」

蘇少達大驚道：「爲甚麼要這樣？爹，那喬姑娘……」

蘇戎洵忽然暴怒道：「不許提她，你過……」

蘇少達目蘊淚光的顫聲說道：「爹！她縱然與咱們有仇，咱們不見得就鬥她不過……」

蘇戎洵哼了一聲，目注廳門，喝道：「誰？」

「是小的，老爺。」

朝奉查喧應聲而入，他向蘇戎洵躬身一禮道：「公子說的對，老爺，喬曉春並不可怕。」

蘇戎洵道：「是的，喬曉春並不可怕，因爲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長長一嘆，接道：「可怕的，是她的心，一顆比狐狸還狡猾，比蜂蠆還要歹毒的心。」

查喧低聲說道：「咱們不如先下手爲强……」

蘇戎洵道：「你認為咱們能够奈何於她？人如果不怕魔鬼，世間就不會有這麼一個恐怖的名詞了。」

蘇少達道：「爹！喬曉春是誰？」

蘇戎洵道：「你不必管她是誰，今後也不准再提喬曉春三字，查喧快替少達準備行囊，限午時之前叫他離開岳陽。」

蘇少達道：「爹！咱們為甚麼要怕她？她那碎玉指並不是當今武林中的惟一絕學。」

蘇戎洵怒叱道：「住口，你如若再提喬氏母女，你如果不於午時之前離開岳陽，今後你就不必再叫我是爹，你就不再是蘇氏的子孫了！」

蘇少達心頭一震，淚水終於忍不住洒了下來。

他今年剛滿十八歲，自懂事以來就沒有了娘。

在這十多年來，他們父子相依為命，就他記憶所及，蘇戎洵父兼母職，慈愛無比，像今天這般的盛怒，可以說是前所未有。

他雖覺事有蹊蹺，但他不敢再問，蘇戎洵也不再理會於他，身形一轉，逕自跨出廳堂。

一陣沉重的脚步之聲，帶走了這位滿面盛怒的老人，他似乎鐵了心，對即將遠離的獨子連最後幾句交待也吝於出口。

查喧長長一嘆道：「人老了，承受不了打擊，公子應該原諒你爹。」

蘇少達道：「是的，查老，我沒有怨恨我爹。」

查喧道：「我知道公子是明白人，午時將屆，咱們去拾奪一下吧。」

蘇少達道：「查老！爹為甚麼要我隱姓埋名？究竟發生了甚麼嚴重之事？」

查喧道：「我不知道，唉，縱然知道，我也不能說。」

蘇少達道：「不，查老！無論發生甚麼變故，我都應該替爹分憂，否則蘇少達豈不枉生天地之間了！」

查喧道：「公子如有分憂之能，老爺怎會不告訴於你？快走吧，過了午時咱們都有不便！」

蘇少達面色一整道：「丟下老父，獨善其身，此等大逆不孝之事，我不幹！」

查喧神色一呆道：「公子！你千萬不能如此執拗，否則……唉，你那一片孝思，可能導致蘇氏一門萬刼不復！」

蘇少達忽然一把抓着查喧的衣領，低聲叱喝道：「你說，查老，究竟為了甚麼？你說！」

查喧雙目一闔，淡淡道：「如果能說，老爺早就告訴公子了，如果不能說，公子縱然殺了查喧也於事無補！」

蘇少達無可奈何，只得鬆手一嘆道：「那麼蘇少達只得做一個天涯亡命，負疚終身之人了！」

查喧口齒微動，欲言又止，半晌，長長一嘆道：「公子如能找到他……唉，但……這是一件十分渺茫之事……」

蘇少達道：「找誰？查老。」

查喧道：「是一個神龍一般的人物，江湖之上，近來很少見到他的行踪。」

蘇少達道：「到底是誰？」

查喧道：「天壤王郎。」

蘇少達啊了一聲道：「是他！」

查喧道：「不錯，只有他才能使你不必隱姓埋名，只有他才能替老爺挽回這一難解的厄運……」

蘇少達奮然道：「我去找他。」

查喧道：「很好，公子不妨去襄陽碰碰運氣。」

× ×

鳳凰山又稱東山，距黃梅縣城約莫十五里地。

黃梅只是一個普通的縣城，鳳凰山也不是甚麼名山勝地，但山上却有一個五祖寺，黃梅縣也就禿子跟着月亮走，沾了光啦。

五祖是湖北黃梅人，遇四祖得傳心印，遂紹法統，成為禪宗東土的第五祖。

五祖寺共分八個香壇，每壇有五百個僧侶誦經，寺院廣大，巍峨壯麗，五祖肉身就供在大雄寶殿之上，香火之盛，較任何名寺決不遜色。

現在是中秋過了不久，像潮水般的善男信女，湧進了黃梅縣城。

黃梅東西兩道城門此時是日夜敞開着的，長龍似的香客，摩肩接踵，湧出湧進，他們不僅使佛音廣被，黃梅縣也因之而繁榮與盛起來了。

五祖寺前的魯班橋，也是一個聞名遐邇的所在，兩旁攤販林立，比市場還要熱鬧幾分。

此時恰當正午，魯班橋畔的飲食攤坐滿了形形色色的香客。

附近的樹蔭，草地，以及山石之上，幾乎到處都是人羣。

香客多半是隣里鄉親結伴同行的，只有一個黑衣姑娘孤零零的離羣獨處。

其實離羣獨處的不止一個黑衣女郎，只是他們不太引人注意罷了。

原因很簡單，一個千里拜佛的女人，孤零零的實在不多。

而且，瞧她那粗細適中，熱得噴火的身材，縱然色即是空，也難免令人有着非非之想！

人們的目光最先是在她胸腰之間打滾最後竟不約而同的集中在一塊輕紗之上。

輕紗遮着了她的面目，除了一雙黑白分明，勾魂攝魄的眸子，隱約之間只能瞧

到一個秀美的輪廓。

不易瞧到的東西，較赤裸裸的更具有吸引之力，霧中看花別具情調，就是這個道理。

最令人嚮往的，還是她的風度，別看她衣不出衆，似乎她每一寸地方都放射着高貴的氣質。

這樣一個女人是够神秘的，因此，想翻翻她的底牌的，自然大有人在。

「諶二哥！瞧見了沒有？」

「你是說那娘兒？」

「除了她還有甚麼好瞧的？」

「嘿，諶某別的不行，對娘們……嘿嘿，你洪三郎只能算得一個雛兒！」

「別往臉上貼金，你先猜猜她是甚麼來歷。」

「侯門怨婦。」

「當眞麼？二哥，這回你只怕走了眼了。」

「憑甚麼？」

「你瞧她揹的……」

「長形包裹，非劍即刀。」

「還說她是侯門怨婦麼？」

「諶老二言出必中，不信咱們賭點彩頭。」

「那倒不必，咱們去摸摸她的底，怎樣？」

「不要惹事，你忘記咱們是幹甚麼來的了！」

「嘿，二哥，除了女人，這方面你就差了一點。」

「怎麼說？」

「咱們要找的不也有一個女人麼？」

「她？似乎不太可能。」

「試試也不要緊。」

「這兒人太多，難免惹出痲煩。」

「香客只會念佛，怕甚麼？」

「好，聽你的。」

此時香客已經是走了不少，那黑衣女郎也緩緩站了起來。

洪三郎竄過人羣，適時攔住黑衣女郎的去路。

「夫人！咱們在那兒見過？」

一股冷厲的目光，向洪三郎輕蔑的一瞥，身形一擰，逕由一側跨了過去。

黑衣女郎這不屑一顧的冷傲神態，立即引起洪三郎的殺機，一聲怒叱，他竟以五指猛向黑衣女郎的酥肩抓來。

此人指如鋼鉤，出手也像閃電般的快捷。

但他竟然一招走空，黑衣女郎的酥肩就在他指尖之下滑了過去。

洪三郎的掌指功夫，在江湖道上頗有微名，想不到對付一個娘們竟會失手。

他呆了呆，足尖一點，雙掌猛推，兩股排山倒海般的掌力，急撞黑衣女郎的後胸。

此人的渾號叫拚命三郎，出手對敵果然兇悍無比。

他這招雙掌撞擊怕不有千鈞之力，血肉之軀的黑衣女郎怎能承受得起！

轟的一聲巨响，木石紛飛，塵土四濺，這一招果然威勢驚人。

可惜遭殃的只是草木山石，他連黑衣女郎的衣角也沒有沾上一點。

洪三郎心頭一懍，他知道碰上了一個

深不可測的絕頂高人。

黑衣女郎仍蓮步姍姍的向魯班橋走去，自始至終，她就沒有回頭瞧看一眼。

但洪三郎已經變做驚弓之鳥，黑衣女郎縱然伸手可及，他也沒有再出手的胆量了。

一旁觀看的諶老二可不是洪三郎的想法，他認爲黑衣女郎只不過仗着一點小巧的身法罷了。

退一步說，即使她功力夠高，憑他們兄弟聯手，一準會將她收拾下來。

因此，他身形一錯，便已攔住黑衣女郎的去路。

「姑娘！咱們兄弟，是眞心交妳一個朋友，妳如若這麼一走，就有點不近人情了！」

他說話之際，已一掌拍向黑衣女郎的左肩，不待招式用老，右臂倏的一沉，五指以電光石火的速度，猝扣對方的脈門。

此人出手刁滑已極，黑衣女郎一個不防，幾乎一上來就着了他的道兒。

所幸她應變夠快，但衣袖還是被諶老二抓下了一截。

一個年輕少婦，怎能在衆目睽睽之下，露出她那白如羊脂的玉臂？

這是羞恥，也是侮辱。

她不再想過橋去了，蒙面輕紗之中，射出兩縷凌厲的煞光。

「狗賊到這兒來……」

在語音飄遙之中，向荒野放步奔去，她是虔誠的信佛之人，不願意使香客受到驚擾。

諶老二瞅着她的背影，對洪三郎呶呶嘴道：「瞧，夠味兒麼？」

柳腰迎風欵擺，圓圓的臀部顯得像鼓浪兒似的，不要說喜愛此道的諶老二了，縱然是七老八十也可能會古井興波的。

但洪三郎却搖搖頭道：「這可是一株長着刺兒的玫瑰，二哥千萬不要大意。」

諶老二道：「瞧你，江湖跑久了，胆量反而越來越小了，憑咱們兄弟還服侍不了一個娘兒？走。」

他們追到一片山坡之上，黑衣女郎已然仗劍而立，洪三郎知道這個女人不易招惹，立即撤出長刀道：「二哥！咱們併肩子上。」

諶老二見黑衣女郎那份氣定神閒氣度，也收起輕視之心，道：「好的，不過咱們無怨無仇，最好點到爲止，姑娘請。」

他叫別人請，一片刀光反而首先向黑衣女郎捲去，出手之快，宛如雷電交擊一般。

洪三郎也絲毫不慢，長刀一揮，攻向黑衣女郎的側背，刀鋒所指，竟是對方致命的要害。

黑衣女郎目吐煞光，嬌軀陡的一旋，以奇幻無比的身法，脫出諶洪二人的夾攻之外。

不待他們變招，長劍左右一盪，兩股劍風已同時奔向諶洪二人的面門。

諶洪二人大吃一驚，雙雙足尖倒踩，縱身倒退三尺，就這樣，這兩人的胸衣還是滲出了一縷血絲。

一招之中便險些送命，這雙黑道兇人，知道遇上了煞星。

諶老二由懷中摸出一隻圓筒，運勁向頭頂一擲，吧的一聲輕響，一股濃烟立即在空中炸了開來。

黑衣女郎輕蔑的冷冷一哼，道：「討救兵？」

諶老二道：「不錯，咱們打不過只好討救兵了。」

此人果然狡詐，對這等丟人現眼之事竟會坦然自承。

黑衣女郎冷冷道：「可惜救兵也救不了你們，接招。」

長劍一顫，晶芒暴吐，匹練似的劍光，猝襲諶老二的咽喉。

諶老二分明聽到黑衣女郎叫他接招，也十分清楚瞧到黑衣女郎運腕出劍，可是那匹練一閃即到，他竟然沒有閃避之能。

閃不開只有硬碰硬的接它下來，長刀一舉，以全力迎擊那道晶芒。

克察一聲脆響，跟着鮮血四濺，長刀固然斷了刀頭他的人頭也拋向一丈以外。

以諶老二之能，竟接不下黑衣女郎一招，拚命三郎再也不敢拚了，擰身一躍，便向一側的森林逃竄。

黑衣女郎撇撇嘴，長劍向地面一挑，洪三郎立即響起一聲慘吼，跟着便仆倒在樹林之前，後心之上還嵌着諶老二折斷的刀尖。

「哼，舉手投足連傷二命，姑娘的手段勿乃太過毒辣了。」

黑衣女郎微微一呆，及循聲一瞭，見那說話的是一個年約六旬的青袍老人。

此人步履沉穩，却聽不到半點聲息，功力之高，可能已達爐火純靑之境。

他身後是一對面貌獰惡的中年大漢，每人的腰際盤着一對金光閃閃的鍊子錘。

黑衣女郎不想找碴，只向他們打量一眼，嬌軀一擰，便一逕趨下山坡。

「好狂傲的婆娘，要走麼，也應該先問問大爺！」

呼的一聲，兩名使鍊子錘的攔住了她的去路，他們已經撤下兵刃，對黑衣女郎採取包圍的態勢。

黑衣女郎明知這兩人不易打發，那名青袍老者更是十分可怕，但她還是一聲嬌叱，長劍刺向這兩名攔路的大漢。

這當眞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惡鬥，武林中難得一見的兇狠搏殺。

在劍風激盪，金光流轉之中，沒有人能看淸他們的人影。唯一的感覺，是鍊子錘縱橫飛舞，黑衣女郎已陷於極端不利的境地。

其實這樣說並不十分正確，因爲黑衣女郎的功力不弱，使鍊子錘的大漢雖然佔了上風，對勝利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

最初，黑衣女郎是硬碰硬，長劍像靈蛇飛舞，招招指向對方的要害。

十招以後，她知道自己犯了躁急的錯誤，單劍對四錘，取勝的機會實在不多。

現在她以小巧的身法在錘光中遊走，長劍尋虛蹈隙，抽冷子向對方來上一記。

別看她守多攻少，只要她攻出一招，仍然具有懾人心魄的威力。一晃百招，還是勝負難分。

這兩名使鍊子錘大漢，是雲貴一帶的黑道高手，他們是同胞兄弟，老大段增福，老二段增壽，是一雙心狠手辣的人物。

論功力，這雙兄弟確也造詣不凡，在雲貴，他們固然鮮有對手，如若兄弟聯手，天下也可去得。

可是，他們現在臨到了考驗，兄弟聯手惡鬥百招，竟對黑衣女郎無可奈何。

老大段增福早已不耐，當他一錘逼退黑衣女郎之後，回顧段增壽道：「這樣不行，老二，咱們得變個法子。」

段增壽道：「這娘們劍法太高，身法也過於奇奧，咱們已使出壓箱底的本錢了，還有什麼法子好變？」

段增福道：「怎麼沒有，你忘了咱們是男人了！」

男人有時候是會忘記自己是男人的，但在美麗的女人之前絕對不會。

因此，段增福這忽然一問，段增壽竟爲之一呆。

高手過招，半點也分心不得，段增壽這神色一呆，幾乎送掉他的老命。

他還在思索「你忘了咱們是男人了」的含意，忽然晶芒耀眼，劍氣裂肌，黑衣女郎的長劍，已像閃電般刺向他的咽喉。

招似閃電，劍如遊龍，這位縱橫雲貴道上的黑道高手，怎能不嚇得魂胆皆亡！

他想逃，可惜他逃避的速度無法快過黑衣女郎的劍尖。

總算他應變夠快，在危機一髮之間，避開了要害部位。一旁的段增福大吃一驚，口中一聲暴喝：「騷娘們，妳敢……」

同時雙錘急舞，以捷愈流星的手法，分擊黑衣女郎的頭背。

爲了自救，黑衣女郎不得不抽劍自保，功敗垂成，這一劍只能使段增壽受了一點輕傷。

「老二！你不要緊吧？」

段增福向黑衣女郎拚命進攻，同時又關心他的老二，如此一心二用，他的攻勢自然要打一個折扣了。

頸項負傷的段增壽見乃兄連遇險招，只急得高聲大叫道：「我不要緊，大哥快專心對敵，替我砸扁這個騷娘兒。」

段增福精神一振道：「好的，老二，你瞧我的。」

他將鍊子錘收起一柄，空出左手向自己的胸前一抓，嘶的一聲，他那件密扣勁裝上衣，便已脫體飛出。

黑衣女郎神色一怔，她猜不透段增福要使什麼花招，長劍的招式因而緩下來。

段增福嘿嘿一笑道：「騷娘們，大爺混身發熱，不得不脫褲寬衣！妳如是不願瞧看，不妨轉過身去。」

好一個無聊的匪類，在這生死一搏的場合，他竟要脫褲寬衣。

不過這一招也眞叫絕，不管對方是大姑娘還是小媳婦，只要她是女人，縱然她是一個殺人不貶眼的女煞星，她也不敢瞧看一個陌生男子脫褲寬衣！

因此，黑衣女郎雙頰一熱，目光不由自主的垂了下去。

段增福希望的就是如此，他豈能輕易放過。

他以十分快捷的速度，向懷中一掏一抖，五隻淬過劇毒的天狼釘，以梅花形直奔黑衣女郎的心口。

黑衣女郎做夢也想不到段增福會這等無恥，待她發覺情形有異，天狼釘距離她的胸衣不過分寸之間。

無論她身法如何奇奧，輕功如何超絕，在如此接近的距離，這五隻淬毒天狼釘說甚麼也躲它不掉。

這位姑娘夠狠，也夠潑辣，她明知難逃一死，還要撈回她生命的代價。

在天狼釘擊中她胸口之前，她一聲嬌叱，長劍盡平身之力脫手擲出。

也許段增福太得意了，他完全料不到黑衣女郎會採取如此潑辣的行動的。

當他發覺之時已不及閃避，噗的一聲，長劍貫胸而入，一股強大的勁力將他帶得連退幾步，才一跤摔倒下去。

黑衣女郎達到了她的目的，不過這結果她是無法瞧到的。這並不是因爲她中了天狼釘，而是一陣奇異的勁風將她吹離了原地。這陣風來得恰當其時，在危機一髮之際，挽救了她的生命。

其實這不是風，而是一股十分威猛的掌力。

說掌力仍不切實，因爲掌力只震飛了天狼釘，她是被人抓着手腕拖離鬥場的。

他們幾乎越過東山才停了下來。

「對不起，姑娘，八臂天王功力太高，咱們聯手也鬥他不過，所以……咳……」

他解釋不待黑衣女郎同意，就抓着她亡命奔走的原因。

不管怎麼說，他是救了她的生命，雖然有點唐突佳人，這是無可奈何，而情有可原的。

誰知黑衣女郎不領情，只是哼了一聲道：「你是誰？」

「在下蘇少達，是岳陽人氏。」

「沒聽說過。」

「寒舍在岳陽開設典當，在下並非江湖中人。」

「哦，原來如此，好啦，去進你的香吧。」

「這個……在下不是爲進香而來。」

「啊，不進香是爲了管管閑事？」

「姑娘說笑話了，在下是爲找人。」

「找誰？」

「天壞王郎。」

「什麼？你要找王岩？」

「是的，姑娘認識王大俠？」

「你知道我是誰？」

「在下正要請教。」

「朱玫，聽到過麼？」

「啊，王夫人？」

「不相信？」

「在下怎敢不信，只是太過意外了，王大俠他……」

「你先說說找王岩做什麼。」

「家父正遭到生命的威脅，非王大俠不足以挽救寒門的厄運。」

「令尊是——」

「家父蘇戎洵。」

「哦，名震武林的第一高人。」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家父早已謝絕江湖。」

「但——當今之世，誰能使令尊的生命感到威脅？」

「唉，人外有人，天上有天，何況家父似有難言之隱。」

「嗯，你沒有問問令尊？」

「問了，家父不肯說。」（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藍純靑和石中英假扮盧焜、盧傳薪，隨同假石中英乘船前往龍門幫，那假石中英似對石中英很是投緣，石中英心目中也對他那瀟洒丰姿很具好感，假石中英折節下交，與石中英假扮的盧傳薪兄弟論交。石中英冒充黑衣武士，偵知彼等均練有邪功，但却查不到龍門幫主李天衍的踪跡，翌日，石中英在假石中英房中對奕，石中英發現書僮自後艙提出食盒，猜疑李天衍被囚彼處，返與藍純靑共議，藍純靑囑其要盡最大能力援救李天衍，因爲龍門幫對於天下武林的安危，具有極爲重大的作用——

世事幻中幻　人物奇上奇

霧中花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東方玉・文
盧令・圖

石中英吃驚道：「會有這麼嚴重？」

藍純靑道：「賊黨處心積慮已久，據令尊當年的推測，各大門派之中，可能早已有了他們潛伏之人，其實他們若要有甚麼舉動，也許一夜之間，就可以囊括各大門派，他們徐徐不敢發動，就是已經知道令尊秘密組織一個聯合各門各派的『護劍會』。」

石中英道：「原來賊黨也知道『護劍會』是家父創立的？」

藍純靑笑道：「自然知道，但只是知道的並不詳細而已，不然，他們何以要化費一番力量，奉令尊爲武林盟主？」

石中英愈聽愈奇，問道：「家父武林盟主，也是賊黨舉出來的麼？」

藍純靑道：「公舉令尊爲武林盟主，當然是各大門派共同的意見，但賊黨早已在暗中奔走活動，也是事實。」

石中英道：「那是爲甚麼呢？」

藍純靑道：「賊黨如果明目張胆崛起江湖，就算憑仗武功，橫掃江湖，也不過造成一個人人畏懼的黑道魁首，第一是不容於各大門派，反而會促成各大門派團結一致。第二是聲望不够，不足服衆。何如先捧出令尊，然後再以假易眞，這樣一來，黑白兩道，各門各派，豈不不費一兵，不折一矢，全都入了他們的掌握之中？」

石中英怒哼道：「果然惡毒的很。」

藍純靑嘆了口氣道：「令尊當選盟主之時，其實早先看穿了他們的陰謀，原想將計就計，給他們釜底抽薪，焉知還是中了賊黨的狡計……」

石中英雙手握拳，憤憤的道：「我師父從沒和我說過這些，我若是早知道了這老賊（假石松齡）決不會饒過他的。」

「老弟千萬魯莽不得。」藍純靑忙道：「老朽告訴你這些話，只不過讓你先瞭解一下武林大勢，老實說，老朽就在石家莊，一半就是爲了你。」

石中英道：「老前輩……」

藍純靑道：「其實石家莊有七星劍主負責，老朽早已可以離開了，老朽最後的任務，就是在暗中協助和保護你，讓你慢慢的



去體會領悟，沒想到正好發生了龍門幫的事。」

石中英問道：「老前輩今晚預備如何動手？」

藍純青道：「看船勢走的極快，今晚可能會在和悅洲附近過夜，咱們今晚只是先去踩探虛實，還不是行動的時候。」

他爲人謹愼，處處都要脚踏實地，不肯太以冒險。

石中英自然聽的出他話中之意，是要自己不可任性，這就笑道：「晚輩一切都聽老前輩安排就是了。」

藍純青笑了笑道：「老弟一身所學，老朽自然信得過，只是江湖閱歷還淺了些，任何事都得謀定而動。」

× ×

藍純青料的沒錯。

傍晚時光，帆船果然已經駛抵和悅洲，在一處港灣下了碇。

這裏鎭甸雖然不大，但航行長江上下游的船隻，在這裏下碇過夜的可也不少。因此江邊小集，却也形成了夜市，許多水手，鎭天悶在船上發慌，夜晚，船一泊定，少不得要上岸去溜躂溜躂。

當然，每天都有往來的船隻停泊，有人下去溜躂，就有適應這些人所需要的一切——包括酒，賭和女人。

小鎭上，不到半里長的一條小街，此刻浮現出零零星星的燈光。

石家莊出來的帆船，水手自然也是石家莊的人。

儘管石家莊門規極嚴，水手們總還是吃葷的。

船泊定了，天色一黑，水手們一個個的從船尾溜了下去。

如今已是二更時分。

左舷，突然出現了兩條人影！

但只要看他們身形輕得如同落葉，快得如同幻影，兩人身手之高，就決非尋常人物。

兩條人影堪堪在左舷出現，前面的黑影打了一個手勢，既不蹲身伏腰，也不抖臂作勢，忽然凌空飛起，一閃而沒。

後面那人也不待慢，雙手一划，身如海燕鑽風，同樣悄無聲息的朝上飛起。

夜色如墨，兩條黑影身法又快，自然不會有人發現。

如今，他們已經從第二層，飛上了第三層。

這回他們更加小心，兩人只打了個手勢，就迅快的隱入暗陬，動作之輕，幾乎連一絲聲息也沒有。

如今，約畧已可分得出來，這兩人是一老一少。

但見年少的身形輕輕一閃，疾如飄風，一下就掠到艙門左側，立時以背貼着艙板站定。

年老的同樣一個起落，輕輕掠到艙門右首，貼壁而立，然後探懷取出一柄其薄如紙的七首，小心翼翼的摸着艙門，正待朝門縫中撥去！

那知手指觸到艙門上，木門忽地呀然應手而啓！

原來艙門只是虛掩着，經人一碰，就自動開啓。

但這下，却把兩人嚇了一跳，立時屏息擬神，靜立不動。

那知足足耗了半晌時光，艙中依然不見有甚麼動靜。

年少的忍不住探出半個頭，朝裏望去，但見起居室中，靜悄悄的，那有人影？

他藝高胆大，眼看艙中無人，忍不住身形閃動，翩然掠了進去。

起居室當然沒有人。

裏間門帘低垂，同樣闃然不聞人聲！

年老的守在艙門口，以「傳音入密」問道：「石老弟，怎麼了？」

年少的側耳細聽了一陣，也以「傳音入密」說道：「老前輩，臥室裏好像沒有人。」

這兩人，不用說是藍純青和石中英，他們自然是查探假石中英的臥室來的了。

藍純青微驚道：「他不在房中——」

石中英道：「晚輩進去瞧瞧。」

藍純青叮囑道：「你要小心些，動作務必迅速，如果沒有發現甚麼？愈快退出愈好。」

石中英道：「晚輩管得。」

一手掀帘，閃身而入。

他進入臥室的刹那，自然全神貫注，功聚雙掌，但當他目光一轉，發現假石中英果然不在房中。

這小子深更半夜，不知去了那裏？

門帘疾然一動，藍純青迅快的閃身而入，問道：「他不在房中？」

石中英道：「不在。」

藍純青雙眉微蹙，道：「他會去了那裏？咱們莫要中了他的計，快搜搜看。」

說話之時，目光早已朝四面壁上搜索過了。

其實這間臥室，不過兩三丈見方，除了一張床鋪，一張書案，搜都不用搜，就一目了然。

石中英說道：「這就奇了，晚輩明明看到琴兒收了碗筷，從這裏出去的，怎麼會……」

突然，他目光掠過書案，看到案頭端端正正放着一個信封！

「哦！老前輩，這裏有一封信！」

隨着話聲，已經一步掠到案前。

藍純青聞聲跟了過去。

石中英已經伸手從案上取起信封，只見上面寫着：「留呈劍公子親展」字樣。

「留呈？」石中英詫異的道：「是誰寫給他的信呢？」

藍純青道：「快打開來看看。」

信封本來就開着。

石中英依言抽出一張信箋，只見上面寫着一筆娟秀的簪花小楷：「書呈　藍護法鈞鑒。」

石中英看到這幾個字，忍不住道：「老前輩，這封信是給你的。」

隨手把信箋遞了過去。

「哦！」藍純青頗感意外，一手接過信箋，凝目看去，但見下面接着寫道：

「屬下之任務，至此已告一段落矣，尚未完成者，假公子亦該由眞公子去完成也……」

石中英看到這裏，不覺出聲道：「他會是『護劍會』的人！」

藍純青點點頭道：「七星劍主，這倒頗出老朽意外之事！」

說到這裏，口中「唔」了一聲，又道：「這就是了，老弟還記得前天火龍盧焜叔侄一個站在崖上，一個守在崖下，一舉就被咱們制住的事麼？老朽那時就動了疑，試想火龍盧焜成名多年，不僅火器獨步江湖，一身武功，亦是不弱，他們叔侄，縱然不是咱們對手，也不至於一下就被咱們制住。」

石中英道：「老前輩是說他們早已被人制住了？」

藍純青笑了笑道：「不錯，如今咱們知道了假公子的身份，自然是他出其不意，先把他們制住了，才退走的了。」

石中英道：「晚輩還是弄不懂，七星劍主怎會當上假公子的呢？」

藍純青笑道：「這個很簡單，七星劍主是『護劍會』訓練出來的，一定也精擅易容之術，再說，假冒你的那個賊人，必然是老賊心腹，七星劍主在混入老賊手下之時，正好假冒了那人，等老賊命他假冒你時，豈不正好由七星劍主假冒了你？」

石中英點頭道：「老前輩說得是。」

藍純青笑了笑道：「現在咱們不用急了，床鋪上有長衫，你先換上了，恢復了你原來的面目再說，老朽到底不中用了，目力比從前差得遠了，還是點上了燈再看吧。」

石中英迅快的抓起床鋪上的衣衫，披到身上，同時伸手從臉上揭下人皮面具。

這一瞬間，他又從盧傳薪恢復爲劍公子石中英了。

藍純青也在此時，打亮火種，點起了銀釭，室中登時現出一片光明。

石中英道：「老前輩現在可以看下去了。」

藍純青含笑點頭繼續朝信箋上看去。

「……此次前去君山，係押運龍門幫主李天衍，及叛教之左月孀。左係老賊義女，僞裝祝琪芬者，但日前爲救助石兄，觸忤老賊，命戚婆婆隨行管束，左女身世堪憐，且有棄邪歸正之心，望善視之。三人現均在底層暗艙之中，唯一入口，須移開書案，揭開艙板，有木梯可下。

「李幫主傷勢雖愈，散功之毒未解，解藥即在衣袋之中。

「戚婆婆武功極高，亦擅使毒，爲老賊羽黨，須加防範。

「『黑衣隊』武士，均練有特殊武功，此去君山，可爲我用，彼等只聽命於持金牌，捏煞訣之人，函內隨附金牌一面，及指揮彼等之『煞訣』圖解一紙，轉贈石兄，務必先行熟記於胸。

「假冒李幫主之賊人身份未明，據悉精於使毒，諸祈小心，七星劍主敬上。」

藍純青看完信箋，隨手取起信封，輕輕一倒，裏面，有一面穿着紅絨的心形金牌，上面鐫了符籙似的蝌蚪文，另外還有一個極小的紙捲，敢情就是七星劍主信上說的「煞訣圖解」了。

當下把金牌和紙捲朝石中英遞去，說道：「老弟，這東西交給你了。」

石中英堪堪伸手接過，突然回過頭去，口中大喝一聲：「甚麼人？」

身形閃動，飛快的追了出去。

他這一行動，可說已是相當迅速，但當他追出甲板，只見一條黑影，快得如同殞星一般，劃空而逝，眨眼間，便已在黑暗中消失。

等到藍純青跟踪追出，黑影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藍純青問道：「老弟，你可曾看到人麼？」



石中英和藍純青追出，只見一條黑影，快得如同殞星般劃空而逝。

石中英微微頷首道：「看到了，此人身法奇快，晚輩追出艙外，他已逃出去二十丈外，一閃就不見了。」

他目光依然望着遠處，徐徐說道：「他使的好像就是『浮光掠影身法』！」

「浮光掠影？」藍純靑聽的不覺一怔，問道：「老弟沒看錯？」

「浮光掠影」是武林中久已失傳的輕功，據說練成這種輕功的人，可以飛行絕跡，無怪藍純靑要大爲驚奇了。

石中英道：「晚輩練的是『天龍馭風』身法，當時曾聽家師說起過，只有『浮光掠影』身法，快過『天龍馭風』。」

藍純靑臉色凝重，徐徐道：「但願此人不是賊人一黨才好。」

說到這裏，忽然好像想起了甚麼似的，急急問道：「你摸摸口袋裏，有沒有解藥？」

石中英伸手一摸，衣袋中果然有一個小小瓷瓶，一面點頭道：「有。」隨手取出，低頭一瞧，只見瓶上貼着一張紅色籤條，上書：「解毒金丹」四字，下面另有八個小字：「專解奇毒，每服三丸」。

藍純靑道：「事不宜遲，咱們快些進去。」

兩人重又回入臥室，迅快移開書案，仔細查看，果見其中有一塊艙板，留着指頭大一個小孔。

藍純靑用手指勾住木板，緩緩揭開，下面露出一個四方形黑黝黝的洞穴，底下有一道筆直的木梯，容得一個人下去。

原來這是一個暗艙，可以直通船底底艙！

正因在第二層艙中，隔了幾個小房間，是以，這道暗梯雖然通過第二層，但位置在中艙與後艙之間，自然很不容易被人發現。

藍純靑迅快又把木板放下，低聲道：「老弟一個人下去吧！不過行事千萬小心，尤其那戚婆婆擅於使毒，務必先把她制住了。」

石中英笑了笑道：「晚輩並不怕他使毒，老前輩怎麼不下去呢？」

藍純靑道：「方才那人，敵友未明，這裏只有一個出口，萬一被人關起，咱們出路被截，豈不困在裏面了。」

石中英微一點頭，說道：「老前輩顧慮極是。」

藍純靑重又揭起木板，一面叮嚀道：「老弟快下吧。」

隨手遞過一個白銅千里火筒。

石中英接過火筒，雙脚跨入洞窟，攀援而下。

這簡直像一口方形的枯井，僅比一個人略微寬大了些。

木梯筆直往下，須得手脚並用，攀援着木梯而下，從第三層爬到底艙，足足有三數丈距離。

石中英手足並用，也耳目並用，他在快要落到底艙之時，已經聽到距離不太遠的地方，有兩個人的呼吸聲音！

一個比較細長，不用說，此人正在調息行功。

另一個聲息雖細，但一聽就知道他已經睡熟。

石中英不用隱藏行動，是以到了最後幾級，就輕輕一躍，落到艙板之上。

只要他不太提吸眞氣，縱落的雖輕，仍然會有聲音。

只要內功有相當火候之人就會警覺。

果然，就在他堪堪躍落之際，就聽戚婆婆的聲音，又尖又冷的道：「公子貪夜下來，有甚麼事麼？」

石中英迅快的轉過身來，（他從木梯上爬下來，面向木梯，必須轉過身來，才面向艙中）目光迅速一掃。

只見這間底艙略呈狹長，左首有兩張床鋪，對面放置。

一張鋪上，盤膝坐着戚婆婆，另一張鋪上，側身而臥的正是祝琪芬。

不，她應該叫左月嬌！

對面，壁間有一道木門，還上了鎖，不用說，那裏面囚禁的準是獨角龍王李帮主了。

這一陣打量，原只是目光一掃工夫！

「嗒」！石中英打亮了手中火筒，目光一抬，徐徐說道：「在下自然有事。」

說話之時，戚婆婆已經跨下了鋪來，看他目光瞧着左月嬌，不覺呷呷笑道：「你不是想打這丫頭的主意吧？」

石中英知道假扮祝琪芬的左月嬌，身手極高，她聽到自己和戚婆婆的話聲，怎會仍然睡着不醒？

那就是說，她不是被點了睡穴，就是被戚婆婆藥物迷着了。

她雖然不是眞的祝琪芬，但他們兄妹相處的時間雖短，感情却是不錯。

尤其石中英知道她是爲了那晚接應自己，被老賊獲知，才派戚婆婆隨行管束，把她送去君山的。

此時聽了戚婆婆的話，不覺臉色一沉，道：「妳把她怎麼了？」

戚婆婆斜睨了他一眼，嘿然低笑道：「瞧你小子，在我戚婆婆面前，居然也端起架子來了。」

石中英心頭暗暗一凛，依然冷笑道：「戚婆婆該知道，此行是以在下爲主。」

戚婆婆哼道：「你只是出個面罷了！難道還要爬到我老婆子的頭上來？」

石中英笑了笑道：「這就是妳老多心了，在下怎敢在戚婆婆面前端架子？方才只是和妳老開玩笑的。」

戚婆婆臉色稍霽，尖笑道：「好小子，我看你眞有些得意忘形了，也不想想不是我老婆子在盟主面前力保，你能有今天？」說到這裏，語聲一頓，問道：「說，你來作甚麼的？」

石中英道：「黃昏前接到飛鴿傳書，有一件事，要在下親自問問獨角龍王，有勞戚婆婆把鎖打開了。」

戚婆婆一雙三角眼望着他，尖笑道：「老婆子只管這丫頭，獨角龍王一日三餐，是琴哥兒送的，鎖匙自然在琴哥兒身上，你幾時交給老婆子了？」

石中英聽的方自一怔，但他爲人機警，立即說道：「在下已經交待過琴兒，這鎖匙應該由妳戚婆婆掌管，難道他沒交給妳……」

戚婆婆忽然從衣袋裏一陣掏摸，取出一把鐵匙，隨手揚了揚，呷呷尖笑道：「老婆子差點忘了，果然在我這裏。」

石中英聽她口氣，已然覺出不對，左

手揚處，暗藏在指甲中的「彈指迷香」，迅快的朝他迎面彈去。

戚婆婆呷呷尖笑道：「好小子，老婆子並不怕迷香，但你却已經中了老婆子的無形毒粉，現在該倒下去了。」

石中英心頭暗暗一凛，依然站着不動，朝她微微一笑道：「戚婆婆果然厲害，只是在下也不怕劇毒。」

戚婆婆詫異的看了他一眼，點點頭道：「看你來是有備而來，是不是想和老婆子動手？」

石中英笑了笑道：「只要戚婆婆肯和在下合作，咱們未必非動手不可。」

戚婆婆尖笑道：「好小子，你還想和我談條件！」話聲甫落，人已倏然欺近，手爪揚處，直抓過來。

她這一下，身形一晃，就欺到石中英的面前，不但身法古怪已極，就是這一抓之勢，手爪似鉤，使出來的拿穴手法，也十分怪異。五指尖風，幾乎籠罩了石中英肩胸之間，七處大穴。

石中英凝立不動，不僅不避不閃，連手也沒抬一下。

戚婆婆出手何等快速，但聽「撲」「撲」幾聲，她銳利如鉤的五指，在毫無抵抗之下，閃電往胸前抓落！

石中英還是臉含微笑，凝立不動。

這一刹那，戚婆婆不禁變了臉色！她一向很少變色的。

但這回她不但變色，而且在電光石火之間，暴退數步，失聲道：「你練的是『逆天玄功』！」

她當然也很少失聲。

只是她鋼鉤般的五指，明明抓在對方重穴之上，竟似抓在石上一般，焉得不失聲？普天之下，除了「金鐘罩」，「鐵布衫」一類橫練功夫，和玄門護身眞氣，只有練成魔教「逆天玄功」的人，才不懼人家襲擊穴道。

事實上，練有橫練功夫的人，遇上內家高手，一樣抵擋不住。

至於「玄門護身眞氣」，乃是道家最上乘的功夫，眞氣凝聚體外，刀，劍，拳，掌，根本連他衣衫都碰不上。

以戚婆婆的武功，這一抓足可碎碑裂石，「橫練功夫」是罩不住的。

石中英年紀不大，當然不可能練成「玄門護身眞氣」。

那麼剩下來的，自然只有魔教「逆天玄功」了，何況她聽說過已經逃走的盟主公子，就是魔教門下。

她瞪大一雙三角眼，望着石中英，正待發問：「你是逃走的石中英？」

但她這話還未說出口來。

石中英已經含笑說道：「在下練的正是『逆天玄功』，但在下也有一個問題，不知戚婆婆肯不肯回答？」

戚婆婆一抓未能得逞，已知對方厲害，色厲內荏的道：「你要問甚麼？」

石中英道：「在下自問並無破綻落在戚婆婆的眼裏，只不知妳如何看出來？」

戚婆婆道：「你要聽？」

石中英道：「在下自然要聽。」

戚婆婆點點頭道：「不錯，你想混進去，這問題自然很重要了。」

石中英道：「妳有條件？」

戚婆婆道：「這個自然。」

石中英道：「好，妳說。」

戚婆婆道：「咱們井水不犯河水，老婆子說出來了，也算是教你一個門檻，你讓老婆子上岸，不得出手攔阻。」

石中英道：「好，但妳方才攻了在下一招，在下也應該攻妳一招，才兩不賒欠，妳接得下，就可上岸離去。」

戚婆婆聽的心頭大是惱火，自己成名立萬，你小子連娘胎裏，還沒影子呢，居然敢對自己說出這等狂妄的話來。

但她聽說總管屈長貴和假獨角龍王都傷在他的「魔刧神刀」之下，這小子眞還有一手。

「看來我老婆子可得激你一激才是！」心念閃電一轉，她臉上神色也跟着變幻不定，呷呷尖笑道：「老婆子聽說你還擅魔教『魔刧神刀』，才敢出口狂言？」

石中英朗笑一聲道：「在下不使『魔刧神刀』，難道就勝不了妳麼？」

戚婆婆心中暗喜，嘿然道：「那你就試試看？」

石中英道：「戚婆婆先該把在下破綻說出來了，在下再動手。」

戚婆婆道：「你只攻一招？」

石中英道：「不錯，戚婆婆接下了，就可離去。」

戚婆婆道：「說話算話！」

石中英大笑道：「石某頂天立地，豈會言而無信？」

戚婆婆點頭道：「好，老婆子信得過你。」

說到這裏，忽然咧嘴一笑道：「小子，聽着了，你破綻是沒有，只是有兩句話，露了馬脚。」

石中英問道：「是那兩句話？」

戚婆婆一雙三角眼，凝注着石中英，緩緩說道：「第一，是『飛鴿傳書』這四個字，當然飛鴿傳書是沒有錯，但咱們並不稱它飛鴿傳書，應稱『飛論』。」

石中英只覺她盯着自己的眼睛，深邃有光，而且目光中，好像另有一番景象！

有時明朗如晝，有時陰霾如晦，有時像慈母般慈祥，有時像故人般親切！

總之，短短的幾句話之中，她雙目竟然變化多端，奇幻莫測！

石中英暗暗覺得奇怪，但你看了她一眼之後，好像她眼中有着吸力，你目光就不知不覺的不想移開！

戚婆婆仍在繼續說着：「第二，則是『獨角龍王』這四個字了，試想陪同盟主，去了龍門帮，此人自然是假冒之人。本來每一個人都有姓名，但他一直不肯說，咱們不能叫他獨角龍王，那只有稱他『長虫』，長虫，就是假龍的意思，你在稱呼上錯了，豈非自己露出尾巴來了？」

她不但眼睛變幻不定，連臉上笑容，也在不住的加深。眼睛中，充滿了一股奇異的吸引力，臉上變幻不停的笑容，更使人有說不出的親切之感！

石中英聽着，聽着，但覺戚婆婆說的又誠懇，又親切，她每一句話都是對的！

戚婆婆依依徐徐的道：「但這些破綻，只有老婆子一個人知道，只要老婆子不說就不會有人知道，你既回來了就好，以前種種就把它忘記了吧！」（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　令・圖

天殺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星在小丁和紅紅的新居喝喜酒，巫瞎子驀地闖將進來，揭破了申無害的僞裝身份，但却沒採敵對態度，反而傳下金長老的命令，鼓勵申無害在殺除了十方羅漢後，破格提升他爲長老。在申無害和小丁要前往刺殺十方羅漢之前，羅芳介紹了一座幽靜屋宇和一個老蒼頭老蓋賣給申無害和如意嫂定居，那日，申無害向如意嫂指出，老蓋身懷武功，而這幢屋宇也是羅芳有意安排賣出的，他問知如意嫂能够避開羅芳的找尋後，又問她能否在那天避開老蓋的監視而離開，如意嫂肯定地說能——

紅鸞當頭日　煞星照命時

申無害忽然低聲道：「慢慢轉過臉去欣賞風景，老蓋來了。」

她慢慢轉過臉去，口中問道：「你要在家裏吃飯？」

申無害道：「是的。」

她望着遠處道：「你不是說，今天要去城裏等一個人嗎？」

申無害道：「我吃了飯再去。」

他也移目望去遠處，緩緩接着道：「等會兒我走了之後，你不妨把屋裏各處收拾收拾，裝出打算長住下去的樣子，要想將來脫身容易，最好先能取得這個老傢伙的信任……」

他突然頓住，沒有再說下去，因爲他已聽到身後小路傳來一陣腳步聲。

老蓋的腳步聲。

×　　　　×

申無害並沒有能在淸風樓等到他要等的人。

龐金甲沒有來。

但是，他却意外地，等到了另外一個人。

一個不該在淸風樓這種地方出現，同時也是一個他不希望見到的人。

百寶盒老余！

申無害望着老余一跛一跛的走上樓梯，望着他一跛一跛走來自己對面坐下，他同時也留意到了另一件事：百寶盒老余沒有跟茶樓上任何人打招呼。

包括茶樓上的伙計在內，別人也沒有跟他招呼。

這說明他的猜測不錯，這位以心計過人見稱的死士，平時一定很少到這種地方來，他今天光顧這家茶樓，很可能還是頭一次。

他等對方坐定之後，問道：「巫老大有事找我？」

老余望着他，微微一笑道：「是有一個人在找你，但不是巫老大。」

申無害道：「誰找我？」

老余道：「我！」

申無害道：「你？」

老余笑了笑，道：「是的，是不是有點意外？」

申無害眨眨眼皮，忽然噢了一聲，帶

着歉意笑道：「我知道了，不過，咳咳，我想你老哥一定能夠諒解，你應該淸楚我們那位金長老的脾氣……」

老余頭一搖道：「不，你猜錯了。」

申無害道：「哦？」

老余道：「我不是來討喜酒喝的。」

申無害道：「哦？」

老余道：「情形恰巧相反。」

申無害道：「哦？」

老余道：「我是來想請你代替我去喝別人的喜酒！」

申無害道：「喝誰的喜酒？」

老余道：「一個你不認識的人。」

申無害道：「替你去？」

老余道：「是的。」

申無害道：「爲什麼要我替你去？」

老余道：「這只是一個建議，如果你不想去，你可以拒絕。」

申無害馬上聽懂了這幾句話的絃外音，他想了片刻，才審愼地道：「這是一宗交易？」

老余道：「私人的。」

申無害道：「對象是新郎倌還是當天的賓客之一？」

老余道：「新郎倌。」

申無害道：「你爲何不自己動手？」

老余笑了，誰也看不出他的笑容是表示謙虛還是表示得意。

他微笑着道：「你老弟應該知道，金長老和巫老大看中我余老三，他們看中的並不是我的一雙手。」

申無害道：「在這宗交易上，我有什麼好處？」

老余笑道：「你替我除去了這個人，我可以幫你救出另一個人。」

申無害道：「誰？」

老余道：「金鞭趙中元！」

申無害深深吸了一口氣，隔了很久才說道：「你知道金鞭趙中元目前囚禁的地方？」

老余道：「不錯。」

申無害道：「不是劍王宮？」

老余道：「不是。」

申無害道：「你是那裏來的消息？」

老余道：「這是我的秘密。」

申無害又想了片刻，抬頭道：「那位新郎倌是怎麼樣一個人？」

老余道：「姓尙，名叫尙三郎，原是劍王宮一名錦衣劍士，日前被派在潼關羅七那裏担任總管事！」

申無害怎麼沒有想到，老余要他殺的竟是尙三郎那個小子！

他端起茶壺，緩緩啜了一口，他眞希望這壺茶能突然變成一壺烈酒。

老余望着他道：「怎麼樣？」

申無害道：「你跟這姓尙的過去有過樑子？」

老余忽然露出切齒之色，恨聲道：「小子的第一個女人，是我的表妹，但我根本就沒有聽到我那表妹去世的消息，你老弟是明白人，當然用不着我多說……」

申無害點點頭，接着又問道：「小子的婚期訂在那一天？」

老余道：「月底。」

申無害道：「就在那個叫化頭兒到潼關的前幾天？」

老余道：「是的。」

申無害道：「這件事要不要先跟巫老大講一聲？」

老余道：「用不着。」

申無害道：「爲什麼？」

老余道：「教方從不過問我們死士私人間的恩恩怨怨，明天我們只須告訴他，我們有事要提前趕去潼關就行了。」

申無害道：「我們？」

老余道：「是的，我們一起去，我找個地方等你，只要你一得手，我馬上就告訴你去那裏可以找到那位趙鏢局主！」

× ×

老余已經走了，申無害仍然坐在那裏扶着茶壺把手怔怔出神。

他還在想。

同樣一件事情，發生在張三身上你可以不必懷疑。

但如果發生在李四身上，你就不能不多多加以考慮——

現在的情形便是如此。

這宗交易來得太突兀了，突兀得幾乎令人難以相信它的眞實性！

這就像一個人正想到要吃紅燒肉，一大碗香噴噴的紅燒肉，就突然出現在他面前一樣。

如果今天和他談這宗交易的人是小丁或仇天成，他一定不會往壞的地方想，如今這個人是百寶盒老余，情形就不同了。

因爲誰也不難看出，百寶盒老余顯然並不是一個經常將好運帶給別人的人。

這會不會又是一個陷阱呢？

× ×

太陽快下山了，西天一片艷紅。

有人匆匆進城，也有人匆匆出城，這正是辛苦了一天的人們，紛紛趕着回家的時候。

申無害也走在回家的路上。

他走得很慢，出了城門，行人漸稀，天色也跟着慢慢的暗了下來，他已出城走了很遠一段。

看淸身後無人，忽又折身回轉，一擰腰上了城牆。

門樓上已無兵卒戍守，但門樓裏面此刻却隱隱傳出有人說話的聲音。

申無害走過去，在石壁上輕輕敲了三下。

下面那個小洞門，立即應聲開啓，探頭出來張望的人，正是那天去淸風樓的那位丐幫長安分舵金分舵主。

申無害躬身入內，門樓裏已經點起一盞油燈，幾名二三結弟子，正聚在燈底下下棋。

金分舵主道：「我正在這裏等候申俠來。」

申無害道：「是不是沒有找到我那個朋友？」

金分舵主搓着手露出不安之色道：「地方是找到了，只是好像已經搬了家，不知道是不是因爲小的去慢了一步。」

申無害道：「附近的隣居，有沒有人知道他搬去了什麼地方？」

金分舵主道：「那是一處僻靜的山坳，附近沒有住戶。」

申無害道：「門有沒有上鎖？」

金分舵主道：「鎖了。」

申無害點點頭，只這一句話，就已經够了。

如今廝金甲來不來，已經無關緊要，他只希望廝金甲是爲了安全起見，自己搬走的，而不是出了意外。

那位金分舵主又搓了搓手道：「申俠還有沒有什麼吩咐？」

申無害掏出了一叠銀票道：「這裏是三萬两銀子，請設法交給貴幫幫主，或是任何一位長老，只要說是我送去的，他們就知道了。」

× ×

羅府後院，花開似錦。

尙三郎正在鋪了花磚的暖廳中來回踱步，明天就是大喜日子了，但這位新郎倌顯然仍在懷疑他這一次的決定是否聰明。

是的，他的內傷已經好了，這一點可以不必放在心上，方大夫不是一個人人都看得起的大夫，但方大夫確是一個了不起的大夫。

他一直等到來到潼關之後，才突然想起了這位方大夫，他一想到這位方大夫，病就幾乎好了一半。

眞正的好大夫，他的名字，有時幾乎是一帖良藥。

但是，傷好了，是不是就表示過去的已經完全過去，他再用不着有所顧忌呢？

所以，他如今忽然又想起這位方大夫，並不完全出於感激，因爲他這次的婚事，也與這位大夫有關。

他只服了三帖藥，便痛苦全消，回復正常，如果方大夫當時吩咐他必須靜養一段時期，他無疑一定會奉命唯謹，那麼便什麼事也沒有了。

可是，這位方大夫當時却笑着對他說，服用他方某人的藥，除了功效神速外，還有一個好處便是病一好就用不着禁忌。

「如果你悶得慌儘可出去走走……」

他當然懂得對方口中「走走」的另一解釋，於是他第二天就「走」進了潼關有名的怡紅院。

院中那天恰巧來了一個叫咪咪的新姑娘。

名字很新。

人也很新。

他恰巧又成了這個新姑娘的第一個客人！

叫新姑娘陪酒，他這並不是第一次，可是說也奇怪，不知是那一點投緣，這個咪咪竟使他着了迷。

酒喝過了，他想更上層樓，但這個初涉風塵的小妞兒却提出條件，要佔有她，只有一條路，明媒正娶否則寧死不從！

更怪的是，他當時居然一口就答應了下來。

這是六天前的事。

現在，一切都已準備妥當，帖子早已發出，接到喜帖的人，有的已經送來了厚禮。

能在短短數天之內，把事情辦得如此順當，可說全是黑心書生羊百城一個人的功勞。

黑心書生如今也是羅府護院之一。

這是尙三郎繼百閃流星簡金旗之後，接受任命爲羅府總管的附帶條件——把黑心書生帶過來安插一個護院的位置。

他的理由是黑心書生人能幹，可以幫他辦事，其實他是不得不這樣做。

因爲當初共事的一伙，如陰陽翁，馬

申無害靜聽百寶盒老余說出囚禁趙中元的地方。

老大，大熊，猴頭，短命楊二，以及韻鳳那個女人，都已被他收拾了，黑心書生是唯一的一個活口，而這小子又是嘴巴最鬆的一個，如不收在身邊自然是放心不下。

黑心書生在方介塵手底僥倖逃過一死，如今只求有個托庇之所，辦起事來，自然特別賣力。

這次的喜事，說起來並不算鋪張，喜帖全部只發出五十多份，全是關洛道上有份量的人物。

很多該請的人，他都沒有請，因爲這與羅七爺做壽不同，他要的只是一個場面，並不在乎那點禮金。

院子裏忽然响起一陣脚步聲，尚三郎一轉身，就看到黑心書生拿着一個大紅封套，正打前院向暖廳這邊匆匆走了過來。

尚三郎迎上一步，皺起了眉頭道：「你把這個拿進來幹甚麼？」

黑心書生道：「我想請三哥看看這份禮。」

尚三郎沒有伸手去接，只淡淡掃了那個封套一眼道：「誰送來的？」

黑心書生道：「朝邑的喬三公子。」

尚三郎道：「這份禮怎麼樣？」

黑心書生道：「這份禮很厚。」

尚三郎道：「你對厚禮有沒有興趣？」

黑心書生道：「禮當然愈厚愈好。」

尚三郎道：「那麼，收下來就是了，還有甚麼可說的？」

黑心書生期期地道：「但是……這份禮，實在……實在厚得有點離譜。」

尚三郎道：「哦？」

黑心書生道：「在這以前，禮金送得最多的，是長安的盛二爺和黃三爺，一人送來紋銀五百兩正！」

尚三郎說道：「這個你已經說過。」

黑心書生道：「這位喬三公子你猜他送了多少？」

尚三郎道：「多少？」

黑心書生豎起了三根指頭道：「這個數兒！」

尚三郎微微一楞道：「三千兩？這位喬三公子是何許人？」

黑心書生道：「西京的三大世家之一，據說祖父曾經當過戶部侍郎。」

尚三郎道：「過去跟我們東家常有往還？」

黑心書生道：「沒有。」

尚三郎道：「哦？」

黑心書生道：「這正是叫人感覺奇怪的地方，因爲我們發帖子根本就沒有發給這位喬三公子！」

尚三郎沉吟不語，隔了很久，才緩緩抬起頭來道：「這位喬三公子如今人在那裏？」

黑心書生道：「在外廳正由兩位清客陪着喝茶聊天。」

尚三郎又沉吟了片刻，點點頭道：「好，你去請他進來坐坐。」

黑心書生放下那個大紅封套，轉身匆匆又向前院走去。

不一會，在一陣笑語聲中，黑心書生領進了那位喬三公子。

有錢人家的弟子，很少有個像樣的，這位喬三公子，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三十出頭的年紀，臉色白中泛黃，走起路來，一腳高，一腳低，未老先衰不說，竟然還是五體不正的瘸子。

經過讓座敬茶等一番客套，黑心書生帶着家丁退去，尚三郎輕輕咳了一聲道：「承蒙喬三公子貴臨尚某人至感榮幸。」

這當然又是老套，但除了這些，做主人的也的確無話可說。

喬三公子回了兩聲好說，見廳中無人，忽然傾身壓低了聲音道：「不才久慕總管大名……」

尚三郎對這位喬三公子的鬼祟神情，似乎並不感覺意外，雙方素無交往，突以厚禮相惠，他無疑早算定了對方必係有所請托而來。

所以，他僅點點頭，不作表示，靜靜等着對方繼續說下去。

喬三公子勾下身子，隔着茶几，又道：「不才近日遇上一件麻煩事，想請總管伸伸手，不才將來一定不會叫你總座白辛苦。」

尚三郎道：「甚麼麻煩事？」

喬三公子道：「有人以生命相威脅，要向不才敲詐。」

尚三郎道：「對方是一個甚麼樣的人物？」

喬三公子道：「他自稱姓余，排行第三，有個外號，叫百寶盒。」

尚三郎道：「百寶盒余老三？」

喬三公子露出期切之色道：「是的，總管認不認識這個人？」

尚三郎緊緊皺起眉頭，顯然對這個名號相當陌生。

喬三公子接着道：「這個人約莫四十來歲，也跟不才一樣，腿子有點毛病，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的，不怎麼俐落。」

尚三郎還是搖頭。

喬三公子又道：「這人的一張面孔也很特別，兩腮瘦削，顴骨很高，鼻子像鷹勾，在左眉蓋骨上還有一顆大黑痣。」

尚三郎閉上眼皮，苦苦思索，最後終於又搖了一下頭道：「我想不起這樣一個人來。」

喬三公子忽然微笑道：「不才猜想也是如此。」

尚三郎道：「我想這傢伙也不是一個甚麼了不起的人物，要打發，其實容易得很。」

喬三公子道：「但另外有種人你絕打發不了。」

尚三郎道：「甚麼樣的人？」

喬三公子嘻嘻一笑道：「像我這樣的人。」

尚三郎臉色一變道：「你——？」

可惜他這一句話尚未說完，那位喬三公子的一隻右手，已如閃電一般，搭上了他的後頸骨。

然後，那位喬三公子替他說完了這句話：「我就是你在洛陽冒充那一個人！」

× ×

消息傳得很快，不到一個時辰，全潼關的人便都知道羅府的新總管，粉面哪吒尚三郎在新婚前夕爲一喬裝喬三公子的神秘人物所殺害！

百寶盒老余當然也在客棧裏得到了消息。

當一個剛進來的客人談起這件驚人的血案時，他正坐在店堂一角喝酒。

他一向很少喝酒，就是偶而動了酒興，也多半是淺嘗卽止，他喝酒的時候，經常都是爲了消磨時間。

現在，他喝酒就是爲了等候申無害。

要天殺星爲自己去殺一個人，如果換了別人，一定會覺得很緊張，但這位百寶盒此刻却一點也沒有這種感覺。

他做每一件事，都有把握。

每次，差不多都是事情還沒有發生，他便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這件事情結果。

如果沒有這份把握，他就不做。

他不願意跟自己賭運氣，因爲他用不着。因爲在他眼光裏，已沒有一件看不透的事，也沒有一個看不透的人，只有對自己沒有自信的人才會讓運氣決定一切。他不是那種人。

如今，他藉喝酒等候申無害，只是等申無害回來，計劃下一步的行動。

他絕不懷疑申無害會陽奉陰違，不去認眞執行這項使命，也絕不懷疑申無害是否能完成這項使命。

這就像他相信貓一定能抓耗子，也一定能抓得着耗子一樣。

× ×

「申無害爲何還不回來呢？」

如果換了別人，一定免不了要這樣懷疑。

因爲人有兩條腿，消息却不會走路，粉面哪吒被殺的消息已經輾轉傳來，那有殺人的還不出現的道理？

「難道這位天殺星本身也出了意外不成？」

有這種想法，是很自然的，但百寶盒老余絕不會生出這種念頭。

申無害遲遲不見返棧，只有使他對這位天殺星更加佩服。

因爲這正證明後者在武林中能享有今天這麼大的名氣，憑仗的並不僅是一身超人的武功。

武功可以幫助一個人很快的獲得名氣，但絕不能保證這個人一定比別人活得更久。

潼關羅府畢竟不是一座土地廟，決沒有人敢在羅府殺了人事後沒有一點顧忌。

狂妄自大，是一個可怕的敵人……是一個比任何有形的敵人，更能使一個人走向毀滅的敵人。

他是一個歡喜用心計的人，他也許不希望別人比他更聰明，但是他却無法不對心思愼密的人生出敬佩之心！

× ×

申無害回來了，並不算太遲。

當那個新來的客人，還在加油添醬，津津有味地描述着這件血案的尾巴時，門口光淺一暗，一個人慢慢走進店堂。

走進來的正是申無害。

桌子上本來就放着兩副盃筷，酒菜也點的是雙份，申無害走過去坐下，誰也看不出他曾經離開過這裏，當然更沒有人能想像他便是製造羅府血案那位神秘人物！

× ×

申無害緩緩端起了面前那杯冷酒，但只是端起，並沒有喝下，他在等待！

他已不需要再說甚麼。

因爲他應該做的事已經完成，如今是他收取代價的時候，如今，他只須用他的耳朵——聽進，並記住對方所說的每一個字。

老余沒有讓他等多久。

「就在潼關。」

這不是一個完整的句子，但無可否認却是一個最動人的開始。

申無害眼中，起了亮光。

「就在這家客棧後面！」

卽使換了修養再好的人，聽了這第二句話，恐怕也無能還沉得住氣。

但申無害還是沒有開口。

因爲他知道只要揷口發出問句，對方就必須爲他詳細解釋一番，那樣就勢必要浪費很多時間。

他不願在這種時候浪費時間。

老余道：「這後面隔一條街，有幢巨宅，我想你經過時，一定已經留意到這座巨宅了。」

申無害點點頭。

老余接着道：「這座巨宅名義上的是一個姓馬的員外，實際上却是劍王宮的潼關行宮，金鞭趙中元如今就被囚禁在裏面的一間地牢中。」

申無害留意聽着。

老余接着道：「我已打聽清楚，目前這座行宮中，除了無情金劍艾一飛，和兩位僕婦之外，輪値看牢的人，是四名錦衣劍士。」

申無害道：「只有四名？」

老余道：「以人數來說，四名錦衣劍士並不算多。」

申無害繼續保持緘默。

老余道：「但你就是一舉殺光了這四名劍士，你還是不能救到你要救的人。」

申無害道：「爲甚麼？」（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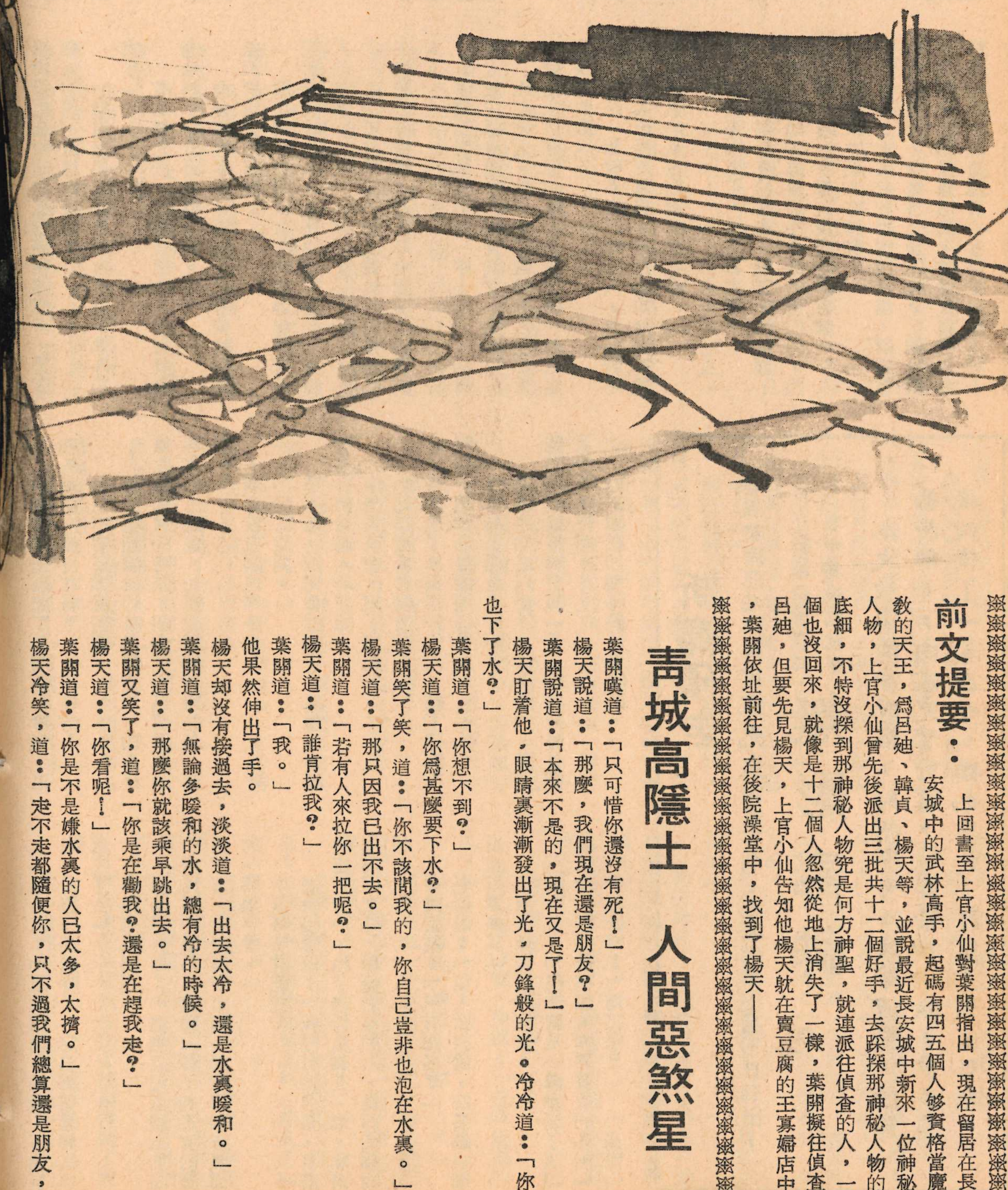
小啓：「神眼遊龍」作者臥龍生君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

·編者·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九月鷹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上官小仙對葉開指出，現在留居在長安城中的武林高手，起碼有四五個人够資格當魔教的天王，爲呂廸、韓貞、楊天等，並說最近長安城中新來一位神秘人物，上官小仙曾先後派出三批共十二個好手，去踩探那神秘人物的底細，不特沒探到那神秘人物究是何方神聖，就連派往偵查的人，一個也沒回來，就像是十二個人忽然從地上消失了一樣，葉開擬往偵查呂廸，但要先見楊天，上官小仙告知他楊天就在賣豆腐的王寡婦店中，葉開依址前往，在後院澡堂中，找到了楊天——

青城高隱士 人間惡煞星

葉開嘆道：「只可惜你還沒有死！」

楊天說道：「那麼，我們現在還是朋友？」

葉開說道：「本來不是的，現在又是了！」

楊天盯着他，眼睛裏漸漸發出了光，刀鋒般的光。冷冷道：「你也下了水？」

葉開道：「你想不到？」

楊天道：「你爲甚麼要下水？」

葉開笑了笑，道：「你不該問我的，你自已豈非也泡在水裏。」

楊天道：「那只因我已出不去。」

葉開道：「若有人來拉你一把呢？」

楊天道：「誰肯拉我？」

葉開道：「我。」

他果然伸出了手。

楊天却沒有接過去，淡淡道：「出去太冷，還是水裏暖和。」

葉開道：「無論多暖和的水，總有冷的時候。」

楊天道：「那麼你就該乘早跳出去。」

葉開又笑了，道：「你是在勸我？還是在趕我走？」

楊天道：「你看呢！」

葉開道：「你是不是嫌水裏的人已太多，太擠。」

楊天冷笑，道：「走不走都隨便你，只不過我們總算還是朋友，有句話我不能不說。」

葉開道：「你說。」

楊天道：「千萬不要去找那個戴草帽的人。」

葉開道：「爲甚麼？」

楊天閉上了眼睛，不再開口。

葉開又問道：「你怎麼知道我要去找他？」

楊天還是不開口。

水很熱，熱氣騰騰，就好像是霧一樣。

葉開忽然又笑了笑，道：「你的確是泡在水裏的好，從這麼熱的水裏出來，一定會着涼！」

× × ×

葉開已走了。

楊天却還是閉着眼睛，泡在水裏，等到水的熱氣消散時，才看出他的臉色慘白，就好像眞的已沒有力氣站起來。

可是水已快涼了，他已不能不站起來。

水從他的肩頭流下，水裏竟帶着血絲。

血是從那裏來的。

王寡婦已悄悄的走進來，看看他，眼睛裏充滿了憐惜。

楊天站起來時，慘白的臉竟已因痛苦而扭曲，哼聲道：「外面會不會有人闖進來？」

王寡婦搖搖頭，忽然問道：「你究竟是怎麼受的傷？爲甚麼怕人看見？」

楊天咬着牙，沒有回答這句話，却從肩頭上拉下了一層皮。

一層和他皮膚同樣顏色的薄皮，他拉下來，膿血就流滿了他的胸膛……

× × ×

一輛大車停在路口。

上官小仙倚在車轅上，等着。

她看見葉開走過來時，被陽光晒得發紅的笑臉更美如春花。

你只要看見她，就會覺得春天已不遠了。

葉開心裏在嘆息，因他忽然想起了以前別人描叙林仙兒的話。

——一個仙子般美麗的女人，却專門引誘男人下地獄。

這句話若用來形容上官小仙，是不是也同樣恰當？

上官小仙正帶着笑問：「你已找到了他們？」

「嗯！」

「他們兩個人都沒有受傷？」

「沒有，」葉開嘆了口氣，「至少我看不出。」

「所以他們都不會是孤峯！」

葉開點點頭。

他的確沒有看出楊天的傷口，貼在楊天肩上的那層皮，在水中看來，就跟肉泡完全一樣。

他也想不到一個受了傷的人，還會泡在水裏。

上官小仙道：「只不過，就算他們沒有受傷，也並不能證明他們不是魔教中的人！」

葉開道：「不錯。」

上官小仙道：「但你却已不準備再追查下去！」

葉開道：「他們是你的人，要追查下去，也是你的事。」

上官小仙道：「所以你已準備走！」

葉開笑了笑，道：「你豈非也早就替我準備好一輛馬車？」

上官小仙也笑了，笑得却有些幽怨：「那只因爲我也知道我是留不住你的！」

葉開跳上馬車，忽然又道：「楊天剛才勸了我一句話。」

上官小仙道：「甚麼話。」

葉開道：「他勸我千萬不要去找那個戴草帽的人。」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別人勸你的話，你爲甚麼從來都不聽？」

葉開關上車門，却又從窗子裏伸出了頭微笑道：「因爲我這人一向有種病。」

上官小仙道：「甚麼病？」

葉開道：「笨病。」

× × ×

車馬揚起了一片沙塵。

車塵已遠。

上官小仙臉上却還帶着甜蜜的微笑，因爲葉開的頭還伸在窗子外面，看着她。

她微笑着，揚起手裏的絲巾。

就在她的手臂抬起時，她的笑容忽然消失，被陽光照得發紅的臉，也突然變得慘白。

只可惜這時葉開已轉開山坡，看不見了。

× × ×

禪院裏，清靜而幽雅、因爲院子裏有竹。

竹林。

有竹林的院子，總是會令人覺得份外幽雅的。

尤其是在黃昏時，風吹着竹葉，聲音聽來就彷彿是海浪。

葉開正徘徊在竹林前。

「我若早知道長安城裏還有個這麼幽靜的地方，我也會住在這裏的，」他嘆息着道：「只可惜知道這地方的人好像並不太多！」

他並不是一個人在自言自語，這句話他是對苦竹說的。

苦竹就是十方竹林寺的知客僧。

他人如其名，清瘦如竹，雖無肉，却不俗，他正在微笑着爭辯。

「寺的施主雖不多，也不太少。」

葉開笑了。

從外面到這裏，他還沒有看見一個進香隨喜的人，院子裏的禪房也寂無人聲。

苦竹道：「這七間禪房都是客房，本來並不是空的。」

葉開道：「哦！」

苦竹道：「昨天晚上之前，還有幾位施主住在這裏，都是很風雅的人。」

葉開道：「現在呢？」

苦竹嘆了口氣，道：「現在人都已到了大相國寺。」

葉開一哦，道：「他們都是昨天晚上走的？」

苦竹點點頭，道：「那位戴草帽的白施主一來，別的人就全都走了。」

葉開道：「是他趕走的！」

苦竹點頭道：「他並沒有趕人走，可是他一來，別人就沒法子再住下去。」

葉開道：「爲甚麼？」

苦竹又嘆了口氣，清瘦的臉上，忽然露出了很奇怪的表情。

他並沒有直接回答葉開的話，却沉吟着道：「我帶你到他房裏去看看，你就會明白的！」

× × ×

禪房裏四壁蕭然，甚麼都沒有，既沒有桌椅，也沒有床。

這麼大一間禪房裏，只有兩根釘子，一根釘在左面的牆上，一根釘在對面。

葉開又不禁在笑。

現在他的確已明白，別人爲甚麼沒法子在這裏住下去了。

「就連我也一樣住不下去，」他微笑着道：「我既不是蒼蠅，也不是蜻蜓，總不能睡在一根釘子上。」

苦竹道：「這裏有兩根釘子！」

葉開道：「兩根釘子和一根釘子好像也沒甚麼分別！」

苦竹道：「有分別！」

葉開說道：「我却看不出，分別在那裏。」

苦竹道：「但你却應該想得到的。」

葉開道：「哦！」

苦竹道：「兩根釘子，就可以掛條繩子！」

葉開還是不懂，說道：「繩子有甚麼用？」

苦竹道：「繩子上可以掛衣服，也可以睡人。」

葉開道：「那位戴草帽的白施主，晚上就睡在繩子上？」

苦竹道：「而且是條很細的繩子！」

葉開怔住。

一個人若是喜歡睡在繩子上，那不但脾氣古怪，武功也一定很古怪。

苦竹道：「這屋子裏，本來也不是空的！」

葉開道：「哦！」

苦竹道：「這裏本來不但有桌有床，還有很多壁虎。」

葉開道：「桌椅是他要搬出去的？」

苦竹道：「不錯。」

葉開道：「壁虎呢！」

苦竹臉上又露出那種奇怪的表情，道：「壁虎全都被他吃了！」

葉開又怔住。

這個人不但喜歡在冬天戴草帽，喜歡睡在繩子上，還喜歡吃壁虎。

這麼古怪的人，就連葉開都從未看見過。他臉上不禁露出苦竹同樣的表情，苦笑道：「看來他的食量好像並不大，吃幾條壁虎，居然就能吃飽了！」

苦竹道：「除了壁虎外，他當然還吃別的！」

葉開道：「吃甚麼？」

苦竹道：「住在這裏的施主們，一到晚上，通常都很少出去走動！」

葉開道：「哦！」

苦竹道：「因爲外面有蛇，毒蛇！」

葉開愕然道：「蛇也被他吃光了！」

苦竹沉聲道：「除了蛇之外，還有蜈蚣。」

葉開苦笑說道：「原來他的食量並不小。」

苦竹道：「所以我已經開始在擔心一件事。」

葉開道：「甚麼事？」

苦竹嘆了口氣，說道：「這裏的壁虎和毒蛇，若是全部被他吃光了，那時他吃甚麼？」

葉開忍不住笑道：「你難道怕他會吃你？」

苦竹嘆息着，還沒有開口，突聽一個人冷冷道：「人有時我也吃，却很少吃和尚！」

× × ×

風在吹，日已沉，黃昏時的禪院，豈非總是會顯得分外寂寞寒冷。

這禪院裏非但寒冷，而且還彷彿有種說不出的肅殺詭異之意。

一個戴草帽的人。

在這種酷寒的天氣裏，他居然還穿着件很單薄的白葛麻衣，頭上的草帽形狀更奇怪，看來就像是個捕魚的竹簍子。

他戴得很低，幾乎已將臉全部掩住，只露出一張薄薄的嘴，不說話的時候總是閉得很緊，就像是刀鋒削成的。

葉開忽然笑了。

越是到了別人笑不出的時候，他反而越是偏偏要笑。

他微笑道：「你是很少吃和尚，還是從來不吃？」

戴草帽的白衣人冷冷道：「我通常只吃一種人。」

葉開道：「那種人？」

白衣人道：「該死的人！」

葉開苦笑。

這世上的確有種人就像毒蛇一樣，你若不想被他吃掉，只有先把他吃下去。

「可是眞正該死的人並不多。」

「的確不多。」

葉開道：「那末你爲什麼不也像別人一樣，吃些比較容易找到的東西。」

白衣人道：「你吃什麼。」

葉開道：「我吃猪肉，也吃牛肉，尤其是紅燒牛肉，小葱炒牛肉絲也不錯。」

白衣人忽然道：「張三是個惡毒狡猾的小人，李四是個誠實刻苦的君子，這兩人若是一定要你殺一個，你殺誰？」

葉開道：「張三。」

白衣人冷冷道：「現在你殺的却是李四。」

葉開道：「我已殺了李四？」

白衣人點點頭。

葉開苦笑道：「只可惜我連他的人在那裏都不知道。」

白衣人道：「你應該知道的，他就在你肚子裏。」

葉開不懂。

這白衣人的話，實在有點顛三倒四，莫名其妙。

白衣人冷笑道：「毒的是蛇，不是牛，你殺的却是牛，殺了牠後，還將牠的屍骸葬在肚子裏。」

葉開只覺得肚裏發酸，幾乎已忍不住要嘔吐。

他肚子裏的確還有牛肉，今天中午他吃的牛肉，一定還沒有完全消化。

可是下次假如再有人請他吃牛肉時，他一定很難嚥得下去。

白衣人的眼睛在草帽裏盯着他，道：「現在你是不是已明白了我的意思？」

葉開嘆了口氣，苦笑道：「你的話聽來倒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白衣人道：「這道理，你從來沒有聽過？」

葉開嘆口氣道：「我連想都沒有想到過。」

——把牛的屍骸葬在肚子裏，這種話眞虧他怎麼想得出來的。

白衣人道：「看來你雖然不是誠實刻苦的君子，却也不是惡毒卑鄙的小人。」

葉開道：「你看得出！」

白衣人道：「就因爲我看得出，所以你現正還活着。」

葉開說道：「你呢？你是個什麼樣的人！」

白衣人道：「你看不出？」

葉開笑了笑，道：「你當然並不是眞的姓白。」

白衣人承認。

葉開道：「你是從青城來的？」

白衣人也沒有否認。

葉開盯着他，緩緩道：「據說青城山裏，有位高人，名叫墨九星。」

白衣人打斷了他的話，冷冷道：「你知道的事好像還不少。」

葉開微笑道：「雖然不太多，倒也不太少。」

白衣人道：「只可惜應該知道的事，你反而不知道。」

葉開道：「哦？」

白衣人道：「你知不知道，多爾甲是誰？」

葉開道：「不知道。」

白衣人道：「你知不知道，布達拉是誰？」

葉開又嘆了口氣，道：「看來我知道的事確實也不算多。」

白衣人道：「你想不想見見他們！」

葉開道：「我能見得到他們？」

白衣人道：「只要你願意在這裏等，就一定能見得到。」

葉開的眼睛亮了。

他當然願意在這裏等。「就算要我等三天三夜，我也願意。」

白衣人道：「你用不着等三天三夜，

你來得正巧。」

葉開精神一振，道：「難道他們今天也會到這裏來？」

白衣人冷冷說道：「你既然願意等，就不必多問，你若不願意等，也沒有人留你。」

葉開立刻閉上了嘴，眼睛却張得更大了。

他本來就不是個多嘴的人！

白衣人忽然說道：「和尚本不應該多嘴的。」

苦竹垂下了頭。

白衣人道：「你這和尚，說的話却太多。」

苦竹也閉上了嘴，連一個字都不敢再說。

白衣人道：「和尚不但要懂得應該在什麼時候閉上嘴，也該懂得在什麼時候閉上眼睛。」

苦竹立刻閉上眼睛，摸索着走出去。

葉開忍不住笑道：「看來他的確是個很懂事的和尚。」

白衣人道：「眞正不懂事的和尚只有一種。」

葉開道：「那種！」

白衣人道：「該死的和尚。」

葉開又笑了，道：「在你眼裏看來，天下的人好像一共只有兩種。」

白衣人道：「本來就只有兩種，一種不該死，一種該死。」

葉開道：「今天晚上要來的，是那種人？」

白衣人道：「該死的一種。」

夜。



墨九星除下草笠，葉開看到有九顆星排列在他臉上。

白衣人用一個很小的木瓶子，在地上灑了一層銀色的粉末，就像是灰塵一樣。

可是等到星光升起的時候，這些灰塵也開始在閃動着銀光。

葉開笑道：「今天晚上，你是不是準備將這院子吃下去，所以先在上面灑點胡椒。」

白衣人冷冷一哼，道：「你的話說得太多。」

葉開道：「哦？」

白衣人道：「你也笑得太多。」

葉開又笑道：「那只因我看過了一件事。」

白衣人道：「什麼事？」

葉開道：「我看得出你並不是個很冷酷的人，有時候心裏也想笑一笑的，只不過總是在勉強忍住而已。」

白衣人冷冷道：「我爲什麼要勉強忍住？」

葉開道：「因爲你想要別人怕你。」

白衣人轉過身，推開了窗戶，過了很久，才緩緩道：「你還看出了什麼？」

葉開笑道：「你若肯讓我看看你的臉，我一定還可以看出很多事來的。」

白衣人突然回頭，掀起了草帽。

他的臉本來也跟別人沒什麼不同，但却比別人多了九顆星。

九顆漆黑的星。

× ×

在冬天的晚上看來，天上的孤星總是分外遙遠，分外明亮。

這白衣人臉上的星却更冷，更亮。

九顆星在他臉上排列成一種奇異而詭秘的圖案，每顆星都像釘子般釘在肉裏。

葉開嘆了口氣，道：「你這是在自己懲罰自己？」

白衣人居然點點頭，道：「每個人都有罪。」

葉開道：「你也不例外？」

白衣人道：「我也是人。」

葉開道：「你的罪是什麼？」

白衣人道：「我只恨不能殺盡這世上惡毒卑鄙的小人。」

葉開嘆道：「這並不能算是你的罪，你受的懲罰未免太重了些。」

白衣人道：「若是遇見罪更重的人，這九顆星就是殺人的利器！」

葉開道：「殺人的利器？」

白衣人道：「你看不出？」

葉開搖搖頭，苦笑道：「我也連想都

沒有想到。」

白衣人又用草帽掩住了臉，冷冷道：「能看到我這張臉的人本就不多，能活着的更少。」

葉開道：「你臉上本來是不是只有五顆星？」

白衣人又點點頭。

葉開問道：「五顆星爲什麼變成了九顆？」

白衣人道：「因爲世上的罪人越來越多，我的罪也越來越重。」

葉開道：「所以墨五星就變成了墨九星？」

白衣人道：「現在已沒有墨五星，只有墨九星。」

葉開道：「這就難怪她會弄錯了。」

墨九星道：「她是什麼人？」

葉開笑了笑，道：「你猜不出？」

墨九星道：「是不是上官小仙？」

葉開道：「你也知道她？」

墨九星冷笑。

葉開道：「你知道她是怎樣的人？」

墨九星道：「這次我是來殺人的，殺三個人。」

葉開道：「她也是其中之一？」

墨九星道：「她本來是的。」

葉開道：「現在呢？」

墨九星道：「現在我才發現這世上，比她更該死的人是有很多。」

葉開道：「最該死的是那幾個？」

墨九星道：「多爾甲與布達拉。」

葉開又嘆了口氣，道：「要殺這兩個人，只怕很不容易。」

墨九星道：「我本就沒有打算活着回去。」

他慢慢的接着道：「魔教中的四大天王，只要還有一個還活在世上，我就絕不回靑城。」

葉開道：「可是你就算殺了他們兩個，也還有兩個活着。」

墨九星道：「沒有了？」

葉開道：「怎麼會沒有了？」

墨九星道：「斑察巴那已死在郭定手裏。」

葉開道：「牒見布呢？」

墨九星忽然從身上拿出牌玉塊，拋給了葉開。晶瑩無瑕的玉牌上，刻着個手執智慧之磬的魔神。

「這就是牒兒布的護身符，他活着的時候，總是隨身帶着的。」

「現在怎麼會到了你身上？」

墨九星冷冷道：「因爲他已是個死人了。」

葉開動容道：「是你殺了他？」

墨九星點點頭。

葉開道：「你在那裏遇見他的？」

墨九星道：「長安城外。」

葉開道：「他也下了魔山？」

墨九星道：「他們的魔山本就在虛無縹渺間，他們的人在那裏，那裏就是他們的魔山。」

葉開道：「所以現在他們的魔山就在長安城？」

墨九星道：「他們的人若不死，九九八十一天之內，這長安城就要變成座魔城了。」

葉開失聲道：「魔城？」

墨九星冷冷道：「魔教中，也只有兩種人。」

葉開道：「那兩種？」

墨九星道：「一種是他們魔教弟子，還有一種是死人！」

葉開吐出一口氣，道：「幸好他們的秘密已被你發現了。」

墨九星傲然道：「對我說來，這世上根本沒有秘密。」

葉開道：「你知道的人確實不少。」

墨九星承認。

葉開道：「我只奇怪，你怎會知道這麼多事的，你本是個不出山的隱士。」

墨九星道：「你錯了。」

葉開道：「哦？」

墨九星道：「墨家的精神並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爲了急人之難，墨家的子弟一向不惜摩頂放踵，刀鑊加身。」

葉開看着他，眼神露出尊敬之色。

這個人看來雖然冷酷古怪，其實却存有一種善良偉大的心。

這世上眞正能爲了別人犧牲自己的並不多，葉開一向最尊敬這種人。

禪房裏沒有燃燈。

墨九星的草帽裏，一直在閃閃的發着光，却不知道是他的眼睛，還是那殺人的星！

他盯着葉開，忽然道：「我也早就知道你。」

葉開道：「哦？」

墨九星道：「你姓葉，叫葉開。」

葉開微笑說道：「木葉的葉，開心的開。」

墨九星道：「你總是很開心？」

葉開道：「因爲我很少去想那些不開心的事。」

墨九星道：「據說你的飛刀，現在已可算是當世第一。」

葉開苦笑道：「我也聽人這麼樣說過，所以我的痲煩也總是天下第一。」

若論痲煩之多，倒的確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

墨九星沉默着，過了很久，才緩緩道：「總有一天我會知道的。」

葉開道：「知道什麼？」

墨九星道：「你的飛刀究竟是不是天下第一？」

葉開道：「你若眞的想知道，我的痲煩就又多了一件。」

墨九星道：「你不想看看我的星究竟是不是能殺人？」

葉開道：「我不想。」

墨九星道：「爲什麼？」

葉開道：「因爲我們已經是朋友。」

墨九星冷笑道：「你的朋友只怕太多了。」

葉開道：「朋友多些，總比沒有朋友好。」

墨九星道：「也許就因爲你識朋友比別人多，所以痲煩也比別人多。」

葉開道：「痲煩多些，也比沒有痲煩好。」

墨九星道：「哦！」

葉開道：「因爲眞正沒有痲煩的，也只有一種人。」

（未完）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文·高庸
圖·盧令

香羅帶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以銀針定穴手法制服金沙雙雄丁蓬、甘天侯，獲知他們到襄陽目的，是爲要向一瞎子收購紅石堡的子母金丹秘方，郭長風爲避免無謂衝突，引致屠殺，命金沙雙雄往遊說到來襄陽的各地武林人，加入他們這一組共同進退，當晚，雙雄回報工作順利，唯發現一怪老頭，摸不清他來路，郭長風往查，心中疑那怪老頭是魔君藍彤，忙趕回寂寞山莊，與田繼烈、楊百威商議，結果，首要先決定那怪老人是否藍彤，楊百威提議搜查怪老人所携箱子，郭長風問他如何引怪老人外出，楊說放火——

＊＊＊＊＊＊＊＊＊＊＊＊＊＊＊

喜赴佳人約　險作釜底魂

田繼烈擊掌道：「好計，毒虫毒藥大多怕火，只有放火燒最有效。」

郭長風道：「計雖是好計，無奈客棧中房舍相連，如果火勢蔓延，恐怕會累及無辜。」

田繼烈道：「這有甚麼要緊，咱們可以預先疏散附近旅客，頂多空出一座院落讓它燒光，這點損失算不了什麼。」

郭長風搖頭道：「我總覺得這辦法太欠妥當。」

楊百威道：「郭兄若認爲放火不妥，小弟還有一個方法，旣可收放火之效，又不慮會延燒成災。」

郭長風道：「你且說說看？」

楊百威道：「咱們縱火的目的，只是想誘他離開那口木箱，並不是眞的燒房子，儘可用鐵桶盛着油，內浸柴枝，事先安置在窗外，到時候用火點燃，使火舌濃煙封住窗口，就跟眞的失火沒有兩樣，然後高聲吶喊。另派兩人扮作客棧夥計，衝進去搶搬木箱，假作救人，無論人或箱子，只要抬出一件就成了。」

郭長風笑了起來，道：「這辦法倒可試試，但必須等夜晚才能動手，現在我先回城去，楊兄不妨先作準備，咱們入夜時分在七賢樓見面再作決定吧。」

田繼烈道：「到時候我叫石頭跟楊老弟一塊兒去，那小子力氣大，讓他負責搬運箱子，倒挺適合。」

商議定當，郭長風又匆匆趕回襄陽。

誰知當他返回七賢樓客棧後院，却獲悉一樁驚人的消息——又有大批武林高手抵達襄陽。

據金沙雙雄稱：來的有一二十人，包括各大門派精選武功高强的能手，由少林達摩院長老木尊者爲首，落脚在城郊靑牛宮，顯然正和武當派連繫。

木尊者是少林寺「五行尊者」中碩果僅存的一位，論輩份，是當今少林方丈的師叔，爲人畧顯木訥固執，一身武功，却已達到爐火純靑的化境。

金沙雙雄對別人可以逞强使橫，對這

位老和尚，却懷着三分敬畏，明知這些人也是爲了「子母金丹秘方」而來，竟沒敢去「拜訪說服」，只急急將消息轉告了郭長風。

郭長風心裏也明白，玉佛寺想利用的就是這批人，如今木尊者已到，瞎姑也一定隨後趕到，而秦天祥却還得四五天後才有消息，這段時間內，必須阻止瞎姑和各大門派高手會面。

方法不外兩途，一是說服各大門派，一是設法攔阻瞎姑。

說服各大門派，恐非口舌所能奏效，若能使瞎姑行程受阻，或者將「失魂毒酒」毀去，才是釜底抽薪的上策。

於是，郭長風一接獲金沙雙雄的報告，便掉頭逕赴「老福記錢莊」。

抵達錢莊門前，不禁一楞，只見錢莊大門緊閉，門上貼着一張紅紙條，寫着：

「內部結算賬日，暫停營業五日」。

既非年關，又非節令，錢莊突然莫名其妙停業五天，其中必有蹊蹺。

郭長風見那紙條上墨跡猶新，心裏若有所悟，便緩步向後街走去。

後面是一條死巷子，郭長風初抵襄陽時，曾在這兒擒住一名賣糖葫蘆的奸細，被人以「飛石解穴」之法救走，迄今還記得那道木門。

他站在巷口，仔細打量那道木門，發覺門內靜悄悄地毫無聲息，而此時天色尚早，又不便越牆去探查。

正尋思無計，忽聽「呀」地一聲，木門突然啓開，一條人影輕輕閃了出來。

那人穿着一件寬大的藍色長袍，頭束寬巾，勾着脖子，疾步向巷口走來，五官面目隱藏在頭巾下。

郭長風四顧無人，見機不可失，忙從巷口迎了過去。

兩人對面相遇，郭長風左手疾探，一把扣向那人的肘部，低聲道：「朋友，請留步……」

他出手又快又準，自認十拿九穩，能將那人制住，却不料五指扣合，竟抓了個空。

那人迅速地一塌左肩，脚下斜跨，已從郭長風的指下滑開，一掀頭巾，抬起臉孔……

「啊，是你？」

這句話，不約而同從兩張嘴裏同時發出來，敢情那人就是吳姥姥。

郭長風暗吃一驚，急忙搶站巷口退路，臉上却堆笑道：「眞巧呀！又在這兒碰上了，姥姥準備上何處去……」

吳姥姥沉聲道：「郭長風，你好大的胆，能從失魂酒下逃脫，算你幸運，你居然還敢找到這裏來？」

郭長風笑道：「這兒爲什麼不能來？我還有銀子寄存在錢莊，難道不能來提取嗎？」

吳姥姥道：「你只顧要錢，莫非不要命了？」

郭長風道：「善財難捨，這年頭賺錢不容易，我是寧願要錢不要命，只好得罪啦！」

話落，雙掌虛提，便想再度出手。

吳姥姥突然低喝道：「且慢！我有話說。」

郭長風十指屈伸，畢剝作响，微笑道：「擇要緊的說吧，我可沒有工夫陪你聊天。」

吳姥姥回顧了一眼，壓低聲音說道：「你到這兒來，是否爲了要跟公孫茵見見面？」

郭長風一怔，道：「這跟你有什麼相干？」

吳姥姥說道：「本來與我無干，但念在你曾放過我一次，我也帮你一次忙，你若想見公孫茵，我可以替你傳話，約她出來。」

郭長風怕她使詐，冷笑道：「我若想見誰，儘可自己找了去，不必請誰居中傳話。」

吳姥姥道：「別忘了，公孫茵是我一手帶大的，她的事從不瞞我，你是如何從玉佛寺脫身，我也一淸二楚。」

郭長風道：「是嗎？你說說看。」

吳姥姥啞聲說道：「藥丸能解失魂毒，竹籤專破枯皮功。若非鐵竹管中預贈解藥，閣下已經跟羅老夫子一樣，那還有今天？」

郭長風輕吁一口氣，拱手道：「適才多有得罪，姥姥休怪。」

吳姥姥淡淡一笑，道：「現在相信老婆子了吧？」

郭長風連忙堆笑說道：「相信了，相信了……」

吳姥姥說道：「相信了就好，這兒不是談話之處，你先回去，今晚午夜時分，在北門城樓上等候，我會讓茵丫頭跟你見面。」

說完，不待郭長風再開口，逕自出巷而去。

郭長風折返七賢樓客棧，心境霍然開朗，倒頭便睡，準備養足精神，去赴午夜的約會。

薄暮時醒來，先尋個藉口，遣開了金沙雙雄，不多久，楊百威和田石頭依時趕到。

隨行還有四名喬裝成夥計的武士，帶着一應縱火之物，莫不齊備。

郭長風却告訴他們道：「這些都不需要了，請你們立刻回莊轉告百合，今晚午夜之前，要她獨自一人儘早趕到西門來，我在城上等候，領她去跟公孫茵見面。」

楊百威問明原因，也代林百合高興。只有石頭乘興而來，敗興而歸，不免快快地道：「這不是白白便宜了那混身流膿的老頭兒麼？」

郭長風笑道：「便宜不了他，他若是毒魔君藍彤，公孫茵一定會知道，咱們不用縱火費手脚，今夜就可揭曉他的身份來歷，然後再想辦法對付他。」

石頭雖不情願，也莫可奈何，只得隨楊百威轉回寂寞山莊去了。

× ×

子夜將屆，郭長風飽餐一頓，先赴西城接林百合。

林百合果然單身一人趕來，見面後，却掩不住內心的緊張，怯生生地問道：「你已經跟她說好了？她眞的願意和我見面嗎？」

郭長風道：「我還沒有機會當面問她，不過，我想她會願意跟你見面的。」

林百合道：「萬一她不願意，那不是很尷尬？」

郭長風笑道：「不會的，百合，你應該有勇氣去見見她，無論如何，她也是你的姐姐，即使態度對你稍嫌過份些，看在她這些年所受的委屈份上，你也應該體諒她。」

林百合點頭道：「我不會跟她生氣，我只担心她還在恨着爹爹。」

郭長風道：「不錯，二十年的仇恨，要想一朝化解，固然不是容易事，正因爲如此，我才安排這次機會讓你們姊妹見面，也許手足摯情，能够帮助她淡忘心中仇恨之念，百合，這就要看你的了。」

兩人邊談邊行，不覺已到北門。

這兒，也是郭長風初來襄陽時，和公孫茵約唔過的地方，如今景物依舊，絲毫沒有改變，人的心情，却早已迥異往日。

郭長風將林百合安置在遠處城垣暗影裏，輕聲道：「你在這兒畧等片刻，我先過去瞧瞧，看情形，她可能還沒有來。」

林百合遠遠點頭，表示答應，但郭長風要離開時，又被她拉住，惶然道：「郭大哥，你一定要先跟她說妥當，別讓我下不了台啊！」

郭長風笑着拍拍她的肩頭，道：「放心吧，自然要先跟她說好了，再接你過去，你注意那邊的城樓，如果看見我向你招手，那就表示一切都妥當了。」

城樓聳立在黑暗中，不聞人聲，不見燈光，週圍十丈內杳無人踪。看情形，公孫茵的確還沒有來。

郭長風緩步踱到城樓門前，正遊目四顧，估計公孫茵可能由那一方向出現，却聽見城樓中有人低聲道：「郭大俠，請進來。」

那分明是公孫茵的聲音，只是語氣顯得有幾分冷漠。

郭長風驚喜地道：「原來姑娘已經先到了！」

公孫茵的聲音道：「不錯，我早就來了，外面容易暴露形迹，郭大俠最好快些進來。」

郭長風應一聲：「好！」低頭跨了進去……

可是，當他一脚踏進城樓門，就發覺「不好」了。

城樓中漆黑無光，伸手不見五指，然而，黑暗中至少有三四種不同的呼吸聲，顯見絕不止公孫茵一人。

除了公孫茵之外，自然可能還有吳姥姥在場，那其餘的人却是誰呢？

郭長風是暗器高手，能在黑暗中空手接發十餘種暗器，耳力遠勝常人，就在這刹那間，已經發覺這是一個可怕的陷阱。

但他的表現却十分鎭定沉着，一面暗自提氣戒備，一面裝作毫不知情的樣子，故意問道：「姑娘爲什麼不燃燈火？這樣暗室相見，只怕不太好吧？」

借着說話的時候，日光已迅速將城樓中搜索了一遍，只見公孫茵木然坐在靠北面的窗孔前，旁邊站着一人，分明是吳姥姥。

城樓門口，左右各有一人貼壁而立，距離自己後側僅只四尺多一點。

這兩人中，一個身軀很高大，呼吸聲也比較重濁，另一個却身軀較矮，呼吸聲細微均匀，不用猜，就知道是一位武功精湛的內家高手。

郭長風心裏明白，這隱匿門側的兩人，八成必是痲姑和瞎姑。

對付痲姑，可能還有幾分脫身希望，如果加上瞎姑，那簡直就半分希望也沒有了。

郭長風不甘束手受擒，同時也不知道吳姥姥和公孫茵是否被瞎姑脅迫，才設此圈套？

他相信公孫茵絕不會陷害自己，但對吳姥姥却不敢完全信任。

於是，索性裝傻到底，試探着道：「姑娘怎麼不說話呢？咱們若連人都看不見，怎能商談條件？」

公孫茵忽然幽幽嘆了一口氣，道：「郭大俠，你認輸了吧，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可談的呢？」

郭長風笑道：「認輸？嘿嘿……我郭某人這一輩子什麼時候認過輸？我答應替你們取到那條香羅帶，一定能够取到手，問題只在你是不是願意將當年仇恨，一筆勾消？」

這些話，祇是他急中生智，臨時順口編造出來的，不想，却恰好搔到瞎姑的癢處。

瞎姑和痲姑本來已準備出手，聽了這番話，不約而同又忍了下來。

公孫茵也是玲瓏心竅，立刻順着郭長風的口風道：「這是兩回事，你若能取到香羅帶，咱們願出重價收買，至於我和寂寞山莊的仇恨，絕不是區區一條羅帶所能化解的。」

吳姥姥接口道：「何況，那羅帶分明已被秦天祥得去，根本不在寂寞山莊，你憑什麼能在三天內取到手？」

郭長風笑道：「怎樣取到羅帶，那是郭某人的事，但郭某不求高價，祇希望能化解你們兩家宿仇。」

吳姥姥道：「你若眞能取到羅帶，咱們可以攷慮這件事。」

郭長風道：「祇攷慮不行，在下要求一句肯定的保證。」

吳姥姥道：「難道你已經將羅帶取到了不成？」

郭長風道：「不錯，老實奉告二位吧，羅帶就在郭某人懷中，只要條件能談攏，現在就可以交給你們。」

這話出口，不僅吳姥姥和公孫茵感到詫異，暗處的瞎姑和痲姑更是心弦震動，驚喜莫名。

吳姥姥不禁暗暗罵道：你就藉口盜取羅帶，趁機脫身，豈不沒事了？爲什麼越吹越像眞的，羅帶在你的身上，你還想走嗎？……

她心裏在罵，口裏却急忙隱含暗示地道：「你別想騙咱們，咱們知道那東西是秦天祥隨身携帶，片刻不肯離身的，秦天祥日前並不在襄陽。」

誰知郭長風竟裝作不懂，大聲道：「你們不信是不是？可要我取出來給你們看看？」

一面說，一面伸手入懷，迅速地摸出一件東西。

那東西，當然不是香羅帶，却是七支

專破枯皮功的鐵竹籤。

郭長風竹籤入手，身軀飛快地一轉，兩支竹籤，已閃電般射出，分擊痲姑和瞎姑。

痲姑驚呼道：「師姐當心——」

呼喝聲中，一支竹籤已透衣而入，挿在前胸「將台」穴上。

痲姑眞氣一洩，「蓬」然一聲，跌坐在地上。

但瞎姑却被這一聲呼喝警覺，兩隻大袖猛可一抖一揮，竟將另一枚竹籤震飛。

郭長風見竹籤射空，情知不妙，急忙縱身直向窗洞掠去。

瞎姑冷哼一聲，道：「姓郭的，你還想逃麼？」

郭長風剛到窗洞口，突感背後勁風迫體，肩上已中了一掌。

這一掌挨得眞不輕，整條左臂幾乎脫臼，再也舉不起來。

他下半身已經跨出窗洞，却强忍住疼痛，低聲對公孫茵催促道：「姑娘還不快走……」

公孫茵和吳姥姥竟瞠目如呆，毫無反應，顯然穴道已被制住了。

郭長風還想再說，身後狂飈捲至，瞎姑第二掌又疾撞而到。

這時候，他大半個身子正懸空掛在窗外，只有一隻右手攀附窗沿，如果再挨一掌，非摔下城去不可。

迫於無奈，祇得一縮頭，避開掌風，腕間奮力上提，凌空翻轉，一個觔斗上了城樓外簷。

剛站穩身子，風聲入耳，瞎姑又躡踪追至。

郭長風心知這瞎尼姑不僅武功高强，聽覺更敏銳異常，自己的一舉一動，絕難瞞過她的兩隻耳朶，既然逃不掉，索性打她個措手不及。

念動處，趁瞎姑身形未穩，突然一聲暴喝，反身發出兩掌，踢出一脚。

這兩拳一脚，都運足了全力，即使傷不了她，至少也要把她逼下城樓去。

誰知瞎姑早有防備，只用單脚沾住簷瓦，單脚懸空，身如風中荷葉，使了一式「風動蓮荷三擺腰」，輕而易舉，便將郭長風的兩拳避開。

待他一脚踢來，却不避不讓，挺身硬挨。

「蓬」地一聲，郭長風一脚踢中了她的胸腹，竟然如擊敗革，分毫也沒有傷到她。

瞎姑却陰惻惻笑道：「好小子，你現在逃不掉了吧？」

郭長風祇覺足踝一痲，右脚腕已被瞎姑牢牢扣住，心知要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

沒等他想出應變保命之法，瞎姑突又探掌，抓住了他的腰帶，竟然硬將他凌空舉了起來。

看情形，瞎尼姑是動了殺機，準備將他活活摔死……

正當危機一瞬間，突聽一聲低喝道：

「賤婢撤手！」

隨着喝聲，一道銀虹電射而至，直襲瞎姑後腰左側穴道。

瞎姑似乎對那低喝聲很熟悉，又好像頗爲畏懼，聞聲一震，竟不敢硬接那道飛襲的銀虹，順手將郭長風向瓦面上一抛，急急仰身倒射，退回城樓中。

那銀色飛虹繞空一匝，劃起一縷細銳的破空聲音，閃了閃，落向城外。

接着，就聽見一陣低如蚊鳴般的話聲傳入耳中，道：「郭大俠快回去吧，不必担心公孫茵，但要多多提防大悲師太，那老尼姑最晚後天就會到了。」

郭長風也感覺那話聲似頗熟悉，一時又記不起曾在什麼地方聽到過？」

他本來有些懷疑那道銀色飛虹是林元暉的「無敵飛環」，但飛環破空的聲音，不可能如此細銳，實在說來，那道銀虹倒很像是一柄鋒利的長劍，被人以「御劍術」凌空飛擲，以氣馭劍的現象。

事實上，也祗有「御劍術」才能使瞎姑驚走，不敢以血肉之軀，硬接劍罡。

此人劍術修爲，如此高明，他會是誰呢？

郭長風存着滿腹驚疑，唯無暇去多想，匆匆飛落城頭，奔向林百合藏身處，却見林百合斜靠在城垛上，螓首低垂，竟然睡着了。

這，分明是被人制住了睡穴。

郭長風怕她此時淸醒過來，知道不能和公孫茵會面，必然感到失望，也一定會追問經過，不僅解釋太費工夫，瞎姑仍在附近，難免又節外生枝，引出其他意外。

於是，索性暫時不替她解開穴道，一把抱起，扛在肩下，邁步奔離城頭。

截至目前，郭長風還不願讓金沙雙雄知道自己和寂寞山莊的關係，是以並未帶林百合返回客棧，而是沿城垣向西，直接回到寂寞山莊。

田繼烈和楊百威聽了變故經過，全都驚駭不已，大夥兒急忙救醒林百合，一同進入後莊來見無敵飛環林元暉。

林元暉也同樣吃驚，沉吟道：「那人能以氣馭劍，隱身一擊便將瞎姑驚退，劍術造詣已達化境，連我也想不出當今武林中，誰會具有如此身手？」

郭長風道：「不瞞莊主說，當時我還以爲是莊主的無敵飛環，後來發覺破空之聲銳而不實，才知道不是。」

林元暉道：「你且說說看，那東西破空的聲音，有什麼異樣？」

郭長風道：「它的速度太快了，確實情形我也說不上來，從聲音分辨，好像是一種極薄的刀劍劈風音響，不如飛環體型粗圓，聲音那般渾厚。」

林元暉又道：「它是直發直收？還是成弧形繞空廻旋？」

郭長風道：「是成弧形飛旋，而且飛繞的角度很大，似乎有些飄浮的樣子。」

林元暉變色道：「這麼說來，那不是『御劍之法』，可能是『殘月斬』！」

郭長風詫異問道：「什麼叫做『殘月斬』？」

林元暉道：「那是一種形如彎月的奇門兵刃，外沿鋒利如刀，內側有握手，有些像護手鉤的握柄，又有些像月牙，既能當兵器使用，也可脫手飛擲，當作暗器，三十丈內，可以收發由心。」

郭長風道：「不是我自誇，對別的我不敢說，暗器一道，自信還有幾分瞭解，

怎麼從未聽過這種『殘月斬』的東西？」

林元暉道：「那是因爲普天之下，只有一個人使用這種暗器，而且，早已失傳了。」

郭長風道：「既如此，莊主又怎會知道呢？」

林元暉道：「我是聽先父提起過。」

郭長風一震，道：「他怎麼說？」

林元暉道：「先父在傳我無敵飛環時，提到這種形狀和飛環有些近似的兵器，並且說，那是先父一位最敬重的朋友，自己獨創的，兵器譜中沒有這種東西，可惜那位父執業已作古，以致使『殘月斬』失傳於武林。」

郭長風聚精會神地聽着，緊接問道：「他有沒有提過那位好友的名字？」

林元暉道：「沒有，但他對那位好友，似乎念念難忘，臨終時，還嘆息着說：我生平別無憾事，只是從此再也見不到殘月斬了。」

郭長風立即接口道：「他不是說那位好友已經故世了嗎？怎又以無法再見到爲憾事呢？」

林元暉搖搖頭，道：「這個我也不甚明白，或許他指的只是失傳的暗器，並非指人。」

郭長風輕哦了一聲，皺眉沉吟，未再出聲。

田繼烈道：「但願莊主猜得對，『殘月斬』並沒有失傳，咱們可以多一個有力帮手。」

林百合道：「不管那人使的是不是『殘月斬』，他已經是咱們的朋友了，否則，他不會偷偷點我的睡穴，又去暗助郭大哥脫身。」

略停，又嘆了一口氣，道：「只不知道他是否也能帮助公孫姐姐脫險，今晚的事既然已經被瞎姑查覺，一定不會放過她們。」

林元暉也憂形於色地道：「郭大俠，咱們是不是該去老福記錢莊看看呢？」

郭長風道：「瞎姑武功高强，咱們縱然去了，也不是她的敵手，何況，打草驚蛇，反而對公孫姑娘不利。」

林元暉道：「可是——」

郭長風道：「莊主放心吧，香羅帶未到手以前，她們絕不會傷害公孫姑娘，這段時間內，莊主還是不露面的好。」

林元暉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說道：「好吧，我聽你的，我只是自慚當年對不起茵兒的母親，但願有生之年，能對那孩子有個補償的機會，至於她認不認我這個父親？願不願意跟我見面？都不在我意中了。」

林百合含着眼淚道：「爹，當年事錯不在你，等事情眞象大白，我想公孫姐姐一定不會再記恨，一定會回來跟咱們團圓的。」

林元暉眼中也滿孕着淚光，凄然而笑，說道：「眞能有那一天，爹就死而無憾了……」

林百合連忙掩住他的嘴，道：「爹爹，不要說這種喪氣話。」

他們父女二人在唏噓慰藉，田繼烈却悄悄向郭長風說道：「大悲師太即將親自趕到，秦天祥行踪尙無消息，目下情勢，似乎都對咱們有些不利，我倒覺得有讓林莊主和公孫茵見一面的必要。」

郭長風頷首道：「我何嘗不這樣想，怎奈事出意外，今晚約會，竟被瞎姑查覺了。」

田繼烈道：「據你看，那瞎尼姑會把她如何處置？」

郭長風想了想，道：「多半會將她軟禁監視，不致有什麼危險。」

田繼烈又道：「會軟禁在老福記錢莊中嗎？」

郭長風道：「八成是在那兒。」

田繼烈道：「錢莊中除瞎姑之外，還有什麼高手？」

郭長風道：「論武功，自然以瞎姑和痲姑最高，今夜痲姑中了我一枚鐵竹籤，枯皮神功被破，短日內恐難以痊癒，賸下就只有瞎姑了。」

田繼烈說道：「既然如此，咱們何不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先將公孫茵救出來？」

郭長風吁口氣，道：「老爺子，你可別小看了瞎姑，她非僅武功高出痲姑甚多，行事又機警沉着，祗她一個人，咱們就對付不了……」

田繼烈道：「這個我自有辦法，咱們不跟她硬碰，祗要用條小小的偸龍轉鳳之計，就能把人救出來。」

接着，便壓低聲音，如此這般，跟郭長風耳語一番。

郭長風聽了，看了看林百合，似有難色。

田繼烈又道：「不要担心，這兒的事我會安排，回頭我再跟她仔細商議，但今夜是來不及了，明天夜晚，咱們就依計行事。」

郭長風搖頭道：「我不是担心這邊有困難，而是担心那一位會不肯，到現在爲止，她心裏的仇恨還沒有完全化解。」

田繼烈沉吟了一會，道：「到時候看情形再說吧，今夜你也不必回客棧去了，咱們還得好好商酌一下細節。」

當下告辭出來，又囑楊百威加派人手進城，嚴密監視老福記錢莊。三人同返大廳，秉燭夜談，直到天明才各自歸寢。

翌日上午，郭長風正準備回城裏去，忽然獲報武當派掌教一塵道長親自來訪，正由楊百威在前莊接待。

郭長風心知是爲了各大門派會聚「靑牛宮」的事，但因自己身居客位，不便出面，只好留下來等候消息。

近午時，一塵道長才離去，楊百威匆匆趕到後莊，臉色一片凝重。

郭長風和田繼烈問起經過，證實一塵道長果然是銜各大門派之命而來。

楊百威道：「據說子母金丹秘方待價出售的事，現在已經傳遍江湖，各大門派聲稱不願秘方落入邪派人物手中，才選派精英，由木尊者率領趕來襄陽，並且希望武當派也能加盟共同行動。」

郭長風道：「武當派的態度如何？」

楊百威道：「站在同道立場，武當派自然不能拒絕，但因當年武當危難之際，全仗林莊主一劍雙環，力殲桐柏十惡，才得到保全，一塵道長爲感昔心之情，特來報訊，要咱們小心提防。」（未完）

武俠奇情故事

文·紅令
圖·泰盧

七代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為山羊公師徒擄刼，彼等正欲開棺搜查無鋒寶劍之際，法明禪師現身，將山羊公師徒擊退，戚明星復甦後，駕車下山，走不多遠，巧遇追踪而來的黑騎八駿，雙方會齊，立啓程向海門趕去，途中，遇天山飛狐勾兆旗攔路，要開棺證實大殺俠是否確已死亡，戚明星不允，與八駿聯手和勾兆旗拚鬥，激戰中，三花娘子來到，喝令雙方停手，邀勾兆旗以海書郎的生死打賭，勾兆旗似已信，願放棄開棺驗證，但却又說要弔祭一番，隨由身上取出酒壺酒杯，着戚明星把棺木抬下車來——

千里避追騎　汪洋逢死敵

戚明星猶豫不決。

三花娘子道：「戚明星，依他。」

戚明星心想他是武林中出類拔萃的人物，諒不致出手傷害海書郎的靈柩，於是轉去車後，放下齊眉棍，將棺木搬出，抬到他面前放下。

天山飛狐便將酒盅放在棺前，再倒出葫蘆裏的酒，然後取出一紙祭文，跪地唸道：「嗚呼書郎，不幸夭亡，修短故天，人豈不傷，我心實痛，酹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烝嘗。弔君弱冠，鵬搏萬里，疏財仗義，讓舍以居。弔君壯年，彈劍江湖，驅邪斬惡，天下無匹，想君當年，雄姿勃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哀君情切，愁腸千結，唯我肝胆，悲無斷絕！嗚呼書郎，生死永別，朴守其貞，冥冥滅滅，魂如有靈，以鑒我心，從此天下，更無知音，嗚呼哀哉，伏維尚饗！」

祭畢，撫棺大慟，淚如泉湧。

戚明星看了大感奇怪，暗忖道：「人說飛狐無情，看來不確，海書郎乃是他的生平大敵，如今他竟為勁敵之死哭得這麼傷心……」

黑龍八俊却不以為他的哭是發乎眞情，故都面露冷笑而覛之。

三花娘子見他那樣悲切，亦為之感傷，幽幽一嘆道：「勾兆旗，奴家只道普天之下除我而外再無一人了解他，沒想到你亦是知音之一！」

天山飛狐收淚起身，道：「妳以為我的傷心是假的不成？」

三花娘子道：「不，奴家知道你是眞傷心。」

天山飛狐嘆道：「我怎能不傷心！他的死對我損失太大了，我們原已約定明年元月十五日再在鐵嶺關上一決雄雌，而我已有把握可以擊敗他，可是他却突然死了，今生今世，我再也沒機會擊敗他了！」

戚明星這才明白他為何而哭，不禁冷笑一聲道：「勾大俠莫要失望，那塲約戰仍可如期舉行！」

天山飛狐聞言一呆，說道：「你說甚麼？」

戚明星道：「海大俠臨終之時，已遺命在下於明年元月十五日代替他出戰。」

天山飛狐好像聽到了最幽默的笑話，突地仰天大笑道：「海書郎呀！海書郎！你太狂妄了，你我三度較技，我雖略遜一籌，但還沒眞正敗在你手裡，如今你却遺命繼承人來與我决鬥，你太小看我了，告訴你，我是絕對不會以大欺小的！」

戚明星冷冷接口道：「我並不小，你也不大，明年元月十五，我將在鐵嶺關上候駕，你不去，我找你！」

天山飛狐大怒道：「你想死？」

戚明星沉着一笑道：「死活是另一回事，即使沒有海大俠的遺命，我也要找你鬥一鬥。」

天山飛狐「哈！」的大笑一聲道：「這倒有趣，你為何要找我比劃？」

戚明星道：「動機與你相同。」

天山飛狐又大笑道：「好！既然如此，我等着你就是——三花娘子我走啦！」

話聲未了，人已在數丈之外，再一晃身，便告消失不見！

三花娘子道：「戚明星，你好好做你

的第七代大殺俠就是了，何必去惹這個魔頭？」

戚明星一聳肩道：「在下若不能擊敗他，也算不得是第七代大殺俠了！」

三花娘子道：「此魔表面狂妄自大，其實爲人精細而狡猾，你可要小心。」

戚明星道：「多謝關照。」

三花娘子轉向黑龍八俊的老七宮漢卿，問道：「宮相公，你二哥的傷勢不要緊吧？」

宮漢卿已爲公孫強裹好了腹傷，聞言答道：「不要緊，七日之內，傷口便可復元。」

三花娘子道：「那麼，你們繼續保護靈柩，只要能安全到達海邊，奴家當出轎與你們相見。」

語至此，那四個靑年轎伕便將紅轎抬起，掉頭快步而去，轉眼亦消失於黑暗的夜色之中。

戚明星旋將棺木搬上車廂，再去探視公孫強，得知他暫時不能騎馬，乃道：「公孫兄若不介意，可上車躺着。」

公孫強傷勢雖重，面上仍掛着笑容，聞言哈哈一笑道：「好，能與海書郞同臥一車，死可瞑目矣！」

於是，戚明星將車上的靈柩推到一邊，讓出空位給公孫強躺臥，一行人復登騎緩緩前進。

大家一邊走一邊談論天山飛狐勾兆旗和大殺俠海書郞以往對敵的情形，端木煌嘆了口氣道：「勾兆旗的劍術當眞厲害，如今海大俠一死，放眼天下恐怕再無一人能够壓制他了。」

楚偉道：「我眞想不明白，海大俠一生，懲奸鋤惡毫不留情，何以獨不剪除此魔？」

戚明星道：「這一點海大俠會有解釋，他說勾兆旗一直想擊敗他以揚名天下，而海大俠本可殺死他，只因找不到他作惡的証據，故不便對他痛下殺手。」

楚偉道：「像勾兆旗這種人，還須要甚麼假惡的證據，誰不知他是個無惡不作的魔頭。」

戚明星道：「海大俠殺人有個原則，一定要找出証據才肯下手，所以他一生雖然殺人無數，却從未錯殺一人。」

谷秀全問道：「他臨死之前，確會遺命要你於明年元月十五日赴鐵嶺關應約與勾兆旗決鬥？」

戚明星點頭道：「不錯。」

谷秀全道：「到時候，你自信能够勝麼？」

戚明星道：「海大俠認爲可以。」

谷秀全笑道：「如此說來，大殺門的武功，必遠在勾兆旗之上，否則在短短八個月的時間……」

他笑笑，沒繼續說下去。

端木煌道：「海大俠的話是不會錯的，我相信八個月後，戚兄必能盡得大殺門的眞傳，一戰殲魔！」

戚明星道：「我若能擊敗他，也不會要他的命。」

端木煌問道：「爲何？」

戚明星道：「我大殺門的戒律是『毋枉毋縱，除惡務盡』，對方如無該死的証據，絕不可殺人。」

端木煌笑道：「原來如此……」

干寶通插口問道：「海大俠立你爲繼承人，可有甚麼條件？」

戚明星道：「有，第一個條件是爲他尋回失踪的女兒，第二個條件——」

他突然警覺，住口不說下去。

干寶通追問道：「第二個，條件是甚麼？」

戚明星深悔失言，當下搖搖頭，笑道：「對不起，未便奉告。」

干寶通聽了也未再追問，話題一轉，道：「方才勾兆旗發覺三花娘子來了立刻住手不打，而三花娘子對他也很容氣，他們兩人若動手打起來，不知誰能獲勝？」

端木煌笑道：「這就難說了，勾兆旗的劍術除了畧遜於海大俠之外，從未聽說他敗給誰，而三花娘子自出道以來，亦無人能迫她出轎，她的三朶花更是百發百中，故要推測誰強誰弱，實在很難……」

大家邊行邊談，不久天已破曉，端木煌怕車中的公孫強顚簸過甚，傷口無法復合，乃提議休憩一會，戚明星不便反對，乃在一處空曠的道旁停下來。

端木煌七人下馬席地坐下，各取出隨身携帶的乾粮，分給戚明星一些，吃了起來。車中的公孫強忽然叫道：「老大，扶我下去透透空氣，我悶慌啦！」

端木煌笑道：「算了，你還是好好躺着養傷爲妙。」

公孫強道：「不成，我要下去！」

端木煌知他個性執拗，說要怎樣就得怎麼，當下只得上前撩起車廂篷簾，扶他下來。

公孫強跟着大家一起坐下，苦笑笑道：「我只道跟海大俠躺在一起『與有榮焉』，誰知却大謬不然，不知怎的渾身直發寒！」

楚偉道：「二哥莫非怕死了的人？」

公孫強搖頭道：「不是！」

楚偉道：「不然，何以渾身發寒？」

公孫強伸手拍拍戚明星肩膀，笑道：「戚明星，我有一句話想問你……」

戚明星道：「公孫兄但問不妨，毋須客氣。」

公孫強道：「我們黑龍八俊此番是爲了一睹三花娘子的花容月貌才答允保護你的，對於海大俠的寶劍絕無覬覦之心，這一點你諒必已無懷疑？」

戚明星點頭道：「當然。」

公孫強壓低聲音，道：「那麼，你可否老老實實告訴我們，棺中所盛何人？」

端木煌七人見他明知故問，神色均爲之一愣。

戚明星也感意外，答道：「棺中所盛確是海大俠的遺體，公孫兄何以又有此一問？」

公孫強微笑了一下，又問道：「那麼，他到底是死了還是活的？」

戚明星道：「當然是死了！」

公孫強搔搔頭，道：「奇怪，我却覺得好像躺在一個活人的身邊……」

戚明星迷惑不解道：「公孫兄何出此言？」

公孫強道：「我覺得棺中人是活的！」

戚明星失笑道：「何以有此感覺？」

公孫強道：「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只覺棺中人似乎是個活的。」

戚明星搖頭道：「這是不可能的，海大俠確已毒發死亡，在下親手移他入棺，絕不會有錯！」

公孫強道：「可是……」

端木煌笑道：「海大俠乃是一代蓋世奇俠，英靈不滅，其死猶生，因此二弟才有這種感覺。」

公孫強仍不以爲然地道：「可是，我總覺得——」

戎龍笑道：「二哥可否也想跟三花娘子賭一賭，喊她一聲娘？」

公孫強連忙搖頭道：「好！好！算了，別再提了，算我神經錯亂就是了！不過，從現在開始，打死我也不上那馬車了，我要騎馬！」

宮漢卿道：「不成，騎馬顚動極烈，傷口會繼續流血的。」

公孫強說道：「我不管，我一定要騎馬！」

仇德善也很了解他的個性，見他堅持不再乘車，不由面容一凝，目注戚明星，說道：「戚明星，海大俠是否有復活的可能？」

戚明星搖頭道：「絕無可能！」

仇德善面作沉思之狀，道：「他的一身修爲實已達到神化之境，何以竟會被瘴毒所害……」

戚明星心頗不悅，正色道：「海大俠沒有僞死之理，就算他僞死，以他之能耐，也會僞裝得天衣無縫，絕不會讓任何人感覺出來！」

端木煌忙道：「好了，不要再說了，咱們目的在一睹三花娘子的容貌，管他棺中人是死是活！」

大家一聽這話，也都笑了。

歇了半個時辰，大家又起程趕路，公孫強說不乘車就不乘車，端木煌也拿他沒辦法，只好商請戚明星不要把馬車開得太快……

此後一路無事，第三天午後，一行人已抵達海門，大家在街上吃了一頓飯，即往海邊而來。

但將近海邊時，戚明星忽然把車子駛入一條南下的小路，端木煌看了奇怪，趕上前問道：「前面不遠便是港口，你不是要在港口上船麼？」

戚明星微笑道：「不是！」

端木煌詫異道：「可是，你曾一再表示要在海門港口上船——」

戚明星含笑打斷他的話，說道：「端木兄，在下已成衆人欲擒而得之的人，爲安全運棺返回我大殺門，豈能不虛晃一槍乎？」

端木煌這才恍然大悟，不禁大笑道：「足下智計過人，在下佩服之至！」

戚明星一笑道：「端木兄莫誇獎我，在未上船之前，危機仍在。」

端木煌笑道：「你一再表示在海門出海，目的在引誘覬覦者齊集於海口？」

戚明星點頭道：「不錯，眼下在港口雇船準備跟踪我的人大概不少。」

端木煌問道：「那麼，你打算從何處出海？」

戚明星含糊答道：「快了，再走三個時辰便可到達那地方……」

端木煌知他不肯明說，故亦不再追問，只笑笑道：「眞是好事多磨，在下只道馬上就可大功告成，一見三花娘子的廬山眞面目，不料還要再等三個時辰。」

戚明星笑道：「諸位欲見三花娘子的廬山眞面目而肯冒死保護在下，固屬風流雅事，但心裏最好要準備一下，莫要樂極生悲！」

端木煌一怔道：「此言怎解？」

戚明星道：「據在下所知，三花娘子自出道以來從不肯出轎與人相見，因此在下猜想見到她的人恐將無法活着離開。」

端木煌面容一懍道：「你是說，她讓我們見到她的面貌之後，便將下手殺死我們？」

戚明星點點頭。

端木煌似感不安，但強笑道：「我想不會，這次是她主動要求我們保護你的，雖然我們的要求使她很感意外，但我不信她會恩將仇報！」

戚明星道：「她可曾表明，不殺死你們？」

端木煌道：「沒有。」

戚明星道：「那麼，諸位仍以小心爲妙，她讓你們一飽眼福是一回事，下手殺死見到她的人又是另一回事。」

他說到這裏，掉頭望望後面路上，接着說道：「對不起，爲恐有人發覺追踪上來，在下要開一陣快車，公孫兄若不能騎快，可隨後隨行。」

語畢，揮鞭驅馬向前疾進。

黑龍八俊縱馬緊跟，老二公孫強的傷口雖然未癒，却不肯落人後，也推騎緊緊跟住馬車。

八騎一車沿臨海小路向南疾馳了約莫一個半時辰，算算路程已趕了八十餘里，宮漢卿生怕公孫強傷口迸裂，忍不住開口道：「喂，戚明星，距離海門已遠，且停下來歇歇如何？」

戚明星繼續驅車猛進，一面答道：「前面不遠有個小漁村，到了漁村再歇息可也。」

復行二三里路，果然到了一處漁村。

漁村瀕海而建，約僅二十戶人家，也許出海捕魚的漁人尚未歸來，海邊只停泊着幾隻船，村上只見三五小童在嬉戲，顯得很寧靜。

戚明星驅車至靠近海邊停住，跳下車來，說道：「咱們就在此地歇息片刻，然後就走。」

說罷，舉步向村上行去。

才走出數步，只見有個老漁翁由一間木屋走出，迎着戚明星走過來。

老漁翁年約七旬，身體却很健康，一點也沒有老態龍鍾之象！

戚明星迎上數步，拱手一揖道：「請問老丈，此地可有賣吃的？」

老漁翁問道：「小哥要吃甚麼？」

戚明星道：「聽說此地牡蠣好吃，小可頗想一嚐。」

老漁翁笑道：「要生吃還是熟食？」

戚明星道：「生吃。」

老漁翁笑容一斂，說道：「那要海上才有，小哥若不嫌麻煩，就同老漢出海去捕。」

戚明星點點頭道：「好啊！」

老漁翁望望站在馬車旁邊的黑龍八俊，忽然低聲道：「海大俠沒說會有這麼多人，他說頂多一人一棺而已！」

戚明星也低聲道：「不錯，只有一人一棺，他們八人不上船。」

老漁翁道：「那好，老漢已恭候數月之久，咱們這就上船去吧！」

說着，快步向海邊走去。

戚明星也回到車前，由車座下取出「無鋒」寶劍，往腰上一插，再轉到車後，拖出棺材抬在肩上，向怔在一起的黑龍八俊笑道：「諸位，在下要在此處上船，感謝諸位連日的護送，但願後會有期！」

端木煌目瞪口呆，半晌才道：「你不是說還要趕三個時辰的路？」

戚明星笑而不答，轉身便向着海邊行去。

老漁翁的船，是一艘單桅帆船，船身長約三丈，樣子還很新，似乎造成未滿一年，他見戚明星將棺材抬到，便幫着他拖棺上船，安放於船頭上，接着問道：「小哥那輛馬車呢？」

戚明星一縱身躍上船，說道：「不要了，老丈回來的時候，如果還在，便是你的了。」

老漁翁大喜，當即扯起風帆，將船撐離港口，即朝海上破浪駛去。

戚明星站在船上，向港口上的黑龍八俊揮手不已，直到彼此看不見方止。

老漁翁問道：「他們是你的朋友？」

戚明星搖頭笑道：「不，他們八人號稱『黑龍八俊』，是很有趣的人！」

老漁翁道：「如何有趣？」

戚明星不答，在他面前坐下，含笑道：「海大俠說您老叫陸老爹？」

老漁翁點頭笑道：「是的，老漢姓陸，却一生都在海上討生活，人生真是變幻莫測。」

戚明星道：「海大俠說他給您老一千兩銀子？」

陸老爹說道：「不錯，他吩咐老漢半年之內不要出海，只在海邊等你——你貴姓？」

戚明星道：「戚。」

陸老爹道：「與海大俠是何關係？」

戚明星道：「小可是他的繼承人。」

陸老爹道：「海大俠何處去了？」

戚明星道：「在這船上。」

陸老爹神色一愕，轉顧那口棺材，駭然道：「他……死了？」

戚明星點點頭。

陸老爹不禁長嘆一聲，道：「老漢雖非武林中人，却知道海大俠是個好人，為甚麼好人都不長壽呢！」

戚明星道：「因為好人付出的感情太多。」

陸老爹道：「他是怎麼死的？」

戚明星道：「身染病毒。」

陸老爹太息道：「怪不得他說有一口棺材要運出海，敢情他已自知將死……」

兩人交談間，船已離漁港頗遠，陸老爹接着問道：「海大俠遺言將他的遺體海葬麼？」

戚明星道：「不。」

陸老爹道：「不然，他要小哥運往何處？」

戚明星道：「您老先向東航行百里再說。」

陸老爹詫異道：「百里之外乃是一片汪洋大海，並無陸地呀！」

戚明星微笑道：「我知道。」

陸老爹疑惑不置，忍不住又問道：「小哥到底要將海大俠運往何處？」

戚明星道：「地點距此尚遠，小可現在要老丈向東航行，目的只在逃避某些人的追踪而已。」

他挺身起立，環望四面大海，輕吁一聲，自言自語的笑道：「只有到了大海上，才能擺脫那些人的追踪，海大俠真是籌思縝密……」

陸老爹聽說有人追踪，不禁有些緊張，問道：「誰在追踪小哥？」

戚明星含笑道：「一些貪心的人，和一些自命不凡的人。」

陸老爹道：「他們追踪你幹麼？」

戚明星道：「有的想搶奪小可的東西，有的想要小可的命。」

陸老爹愕道：「甚麼原因？」

戚明星搖頭不答，走去船頭立定，縱目眺望無邊無際的海上景色。

這不是他第一次出海，却是第一次置身於無邊無際的大海上，看着近處白浪翻捲，看着遠處海天一色，他的心情很開朗，但也在心底激起一股豪邁奔放的氣概！

他忽然有一種想法，覺得全天下的人都該到海上來看看，看看海之雄大，想想自己的渺小，然後大家就會明白所有的爭奪計算都是十分可笑的事了。

船行一個時辰，紅日已漸西偏，海上的黃昏，又是一番景象，海水被夕陽映成紫色，波浪在餘暉下更顯得光華奪目……

他向陸老爹問道：「現在距海岸多遠了？」

陸老爹道：「大約十七八里。」

「噢，只有十七八里？」

「是的，小哥真要向東航行百里的話，最快也要明早中午才能走完。」

「老丈怕不怕？」

「哈，老漢一生在海上，再遠的地方也去過，何懼之有！」

戚明星護運海書郎靈柩出海，發現後面有一艘雙桅船追踪。

「很好，老丈就一直向前航行吧！」

「看，夕陽西沉了。」

「哦……」

「待老漢去把燈點起來。」

「不，不要點燈。」

「為甚麼？」

「怕人追踪。」

於是，船在黑暗中破浪前進。

陸老爹的船上備有食物和酒，他固定船舵之後，即取出酒食與戚明星吃起來。

戚明星很愉快，連喝了幾盅酒，笑問道：「老丈貴庚幾何？」

陸老爹道：「快七十了。」

戚明星道：「兒孫一定很多？」

陸老爹道：「老妻已死，兩個兒子都不喜歡捕魚，住到城裏去了，因此老漢現在是孤家寡人一個。」

戚明星道：「您老這麼大年紀，實在也該退休享享清福了。」

陸老爹道：「不，老漢閒不住，一閒心就發慌——咦，後面好像有一艘船正朝咱們這邊駛來！」

戚明星吃了一驚，掉頭一望，只見船後遠遠的海面上閃耀着一點星光，知是船隻不錯，心中感到不妙，問道：「老丈可知那是什麼船？」

陸老爹起身眺望，道：「好像是一艘雙桅大帆船，奇怪，這種船隻在這一帶很不多見呢！」

戚明星道：「尤其是在夜裏？」

陸老爹道：「正是！」

戚明星道：「它距咱們有多遠？」

陸老爹道：「約僅半里。」

戚明星道：「他們看得見咱們麼？」

陸老爹道：「咱們的船未點燈，他們應該看不見，不過也很難說，今晚月色甚明也可能看得見。」

戚明星道：「要是彼此方向不變，咱們會被趕上吧？」

陸老爹點頭道：「當然，雙桅帆船快得多了。」

戚明星道：「那麼，老丈快轉變方向，向北全速航行，要是他們也轉向北方，便可證明是追踪小可之人！」

陸老爹應聲走去扳轉船舵，改向北方海上駛去。

航行了一會，見後面那點星光仍在！

陸老爹道：「沒錯了，他們確是追踪小哥之人！」

戚明星心甚不安，道：「他們船上必有千里鏡，否則不會把咱們的行動看得這樣清楚！」

陸老爹問道：「他們是誰？」

戚明星搖頭道：「不知道。」

陸老爹又問道：「他們要搶刼小哥何物？」

戚明星拍拍腰上的寶劍，道：「這把寶劍，這是海大俠的兵器，他們認為只要奪得此劍，便可君臨武林！」

陸老爹驚訝道：「怎麼搶到它便可君臨武林呀？」

戚明星沒有心情詳加解說，反問道：「老丈能否再駛快一點？」

陸老爹搖頭道：「不成，只能這麼快了。」

戚明星皺起了眉頭，沉容注視着後面

海上那點燈光，心中默祈道：「海大俠啊，你若死而有靈，就請助我殲滅來敵！」

不知是海書郎有靈，或是來敵還不想動手，那盞船燈始終不即不離的跟在半里外的海上，未繼續追近，陸老爹以為對方追不上，很高興地道：「看來老漢這條船還不錯，他們要想追趕上來，還得花一番功夫呢！」

戚明星見對方未繼續追近，心亦稍安，當下上前道：「老丈歇歇，讓小可來把舵。」

陸老爹道：「小哥成麼？」

戚明星微笑道：「成的，小可也是自小在船上長大的，各種船隻都能操縱。」

陸老爹於是讓他把舵，自己在一旁坐下，由腰間抽出一支旱烟管，裝上烟絲，點火抽起來。

他表現得很鎮靜而悠閒，竟無一絲緊張之色！

戚明星很佩服他的胆量，笑道：「老丈練過武功吧？」

陸老爹笑道：「沒有，老漢對武功一竅不通。」

戚明星道：「那你老為何不怕？」

陸老爹道：「老漢一生與人無忤，沒什麼可害怕的。」

戚明星道：「也許對方是一羣不問是非心狠手辣的歹徒呢！」

陸老爹道：「他們若敢傷害老漢，老漢也有辦法與他們同歸於盡。」

戚明星聽了驚異道：「如何與他們同歸於盡？」

陸老爹笑道：「老漢雖不諳武技，但水底功夫却不在任何人之下，尤其鑿船更拿手！」

戚明星不禁大喜道：「啊，老丈會鑿船？」

陸老爹點頭笑道：「是的，不過未到萬不得已時，老漢不做這缺德事，在這大海上船沉了，會有許多人喪命，那太殘忍了。」

戚明星道：「小可也不喜歡殺人，但到了我不殺人人便殺我時，只好幹啦！」

他掉頭再望望跟在後面的那艘雙桅帆船，又說道：「看樣子，他們似乎無意追上來……」

陸老爹道：「這却何意？」

戚明星微微一笑道：「他們可能打算跟踪小可到達某處，如是如此，他們必是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

陸老爹又問道：「他們是什麼身份的人？」

戚明星道：「當今武林最富盛名的高人，一位是和尚，一位是道士，人都很方正……」

陸老爹道：「既是方正之人，何以要搶奪小哥的寶劍呢？」

戚明星道：「如是他們兩人，那麼他們要的就不是寶劍，而是小可的命！」

陸老爹大吃一驚，道：「小哥與他們有仇？」

戚明星道：「沒有，他們自命為『悲天憫人』之人，認為除去小可，便是為武林除去一大害……」

他一面把舵，一面就將歷代大殺俠的作風描述一番，最後含笑問道：「老丈認為我們大殺門的這種以殺止殺除惡務盡的作風對是不對？」

陸老爹點點頭，道：「處亂世用重典，殺之所當殺，有何不可。」

戚明星道：「以感化易殺，可否？」

陸老爹道：「可，但收效不大，所謂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

戚明星動容道：「原來老丈竟是飽學詩書寄情漁洋的隱士，小可失敬了。」

陸老爹笑了笑道：「老漢小時確讀過一些詩書，然天資不高，庸碌之才，不敢當得飽學二字。」

戚明星回頭望一眼仍在半里外的海上跟踪的帆船，笑道：「老丈有無擺脫對方跟踪之策？」

陸老爹搖頭道：「沒有，在這大海之上，縱是滿腹韜畧之人，亦無計可施。」

戚明星道：「小可却有一計，只不知能否騙過他們……」

陸老爹道：「計將安出？」

戚明星道：「咱們減速慢行，故意讓他們追上來，然後小可潛海藏避，當他們發現小可不在船上時，必會上船搜查，那時老丈便有騙他們說小可早已在船離港口不久即跳海泅水上岸去了，讓他們以為已中了小可的『金蟬脫殼』之計。」

陸老爹道：「如他們盤問老漢欲將棺木運往何處，老漢如何作答？」

戚明星道：「隨便說個地名即可，小可怕的倒是他們傷害老丈。」

陸老爹笑道：「這一點，老漢不怕，一看苗頭不對，老漢立可跳海逃生，而且索性鑿破他們的船，叫他們個個成落湯之雞！」

戚明星與緻大起，道：「那麼，就來試試如何？」

陸老爹點頭稱善，於是將風帆拉起一半，帆船頓時緩慢下來。

戚明星將「無鋒」寶劍解下，改縛在背上，然後走去船頭棺前蹲下，不使敵船看到自己，並隨時準備跳海。

那艘雙桅帆船似乎未發覺陸老爹的船已減慢，故原是相距半里的距離，轉眼已縮短為百丈左右！

陸老爹進入艙中取出鑿船工具藏於懷中，即在船尾坐下，又抽出旱烟管，點火抽起來。

俄頃，雙桅帆船已更接近，只有七八十丈的距離了！

戚明星採頭窺望，一面低聲問道：「看得見船上的人麼？」

陸老爹答道：「還看不見。」

戚明星說道：「老丈態度要盡量表現得很自然，假裝不知道他們是在跟踪你才行。」

陸老爹微微點頭，說道：「老漢知道，等接近到二三十丈左右時，小哥即可跳下去。」

說話間，忽見那艘帆船竟改變航路，船身偏向右方，轉向東方海上駛去！

陸老爹神色一怔道：「咦，他們改向東方駛去了！」

戚明星也發現敵船改變航路，大為迷惑道：「奇怪，他們在搞什麼鬼？」

陸老爹似已想明白，笑道：「看樣子他們只想跟定你，却不想跟你見面！」

戚明星見敵船已漸遠去，只得起身而出，說道：「由此更可確定他們是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了。」

陸老爹道：「他們既打算剪除你，為何不在這海上動手？」

戚明星冷笑道：「他們不止打算剪除小可，同時打算毀壞我大殺門的一切設施，所以他們不會在這海上動手的！」

陸老爹道：「現在怎麼辦？」

戚明星道：「乘他們掉頭之際，咱們全速航進，看能不能擺脫他們。」

陸老爹乃將風帆整個放下，再以最快的速度，朝北方海上駛去。

一東一北，雙方距離頓時拉遠，但是那艘雙桅帆船往東航行不久，即又掉頭而來！

不一會，又出現在半里外的海面上！

陸老爹不禁苦笑道：「你看，他們又跟上來了！」

戚明星道：「這附近有無島嶼？」

陸老爹道：「前面約四十里外的海面上，有座島名叫南漁山。」

戚明星道：「以目前的速度，何時可到？」

陸老爹道：「天亮之前可以趕到。」

戚明星說道：「那好，咱們就到那兒去！」

他們不再理會那艘跟踪的雙桅帆船，一逕向北航進，而那艘雙桅帆船也始終跟在半里後的海上……

拂曉時分，船已接近南漁山，戚明星問道：「那島上有沒有人居住？」

陸老爹道：「以前有，後來島上發生瘟疫，據說人都死光了。」

戚明星道：「島有多大？」

陸老爹道：「從南邊上岸，步行到北邊，大約只須兩刻時。」

戚明星道：「那麼，老丈請把船靠上南岸，小可要在那兒下船。」

陸老爹問道：「小哥要去的地方，莫非即是南漁山？」

戚明星搖了搖頭道：「不，它距此尚遠。」

陸老爹不解地道：「既非南漁山，上岸何為？」

戚明星道：「對方緊跟不休，小可決定在島上跟他們見個眞章。」

陸老爹道：「他們人多勢衆，小哥一人豈是對手？」

戚明星微微一笑，說道：「打不過，小可尚可泅水而逃，總之非設法擺脫他們不可！」

陸老爹失笑道：「南漁山距陸地甚遠，少說也有七八十里，小哥能夠泅過七八十里的大海？」

戚明明點頭道：「可以。」

陸老爹不信，搖搖頭道：「沒有人能夠泅水七八十里，你不要冒險！」

戚明星笑道：「只要有一塊木頭，小可便能辦到！」

陸老爹一指那口棺材道：「海大俠的遺體怎麼辦？」

戚明星道：「對方要的是寶劍和小可的命，對海大俠的遺體不會有興趣，故小可打算暫時將靈柩安置於島上，日後再來搬運回去。」

陸老爹道：「老漢有個更好的主意，小哥在南邊上岸之後，就抬着棺木往北面跑，老漢則佯作離去，然後悄悄繞至北邊再接你上船，如何？」

戚明星想了想，點頭道：「如此亦佳，只是太麻煩你老了。」

陸老爹笑道：「不要客氣——看，南漁山快到了！」

遠遠望去，南漁山好似一隻駱駝蹲伏在平地上，而此刻的東方海上已微露魚肚白，朝霧如烟飄流於海面上，充滿一片神秘和雄渾之美。

戚明星迎着朝霧深深吸了一口新鮮空氣，含笑道：「這樣清潔美麗的景色，却被醜惡的人心染污了，眞可惜得很……」

一語方畢，忽聽把舵的陸老爹驚咦了一聲，叫道：「對面有船！」

不錯，對面約數十丈外的海面上，突有兩艘雙桅帆船破霧而出，迎着陸老爹的帆船直衝過來！

戚明星一見大驚，急叫道：「快向右轉！」

陸老爹疾忙轉動舵盤，帆船立向右轉，由於見機得快，就在驚險萬狀中，由迎面而來的雙桅船面前橫過，終於避開了一場互撞的慘劇！

「哈哈哈哈……」

那兩艘船上竟傳出一片粗野的狂笑！

戚明星一聽就知他們和跟踪在後面的是同一路之人，也知他們已準備在此動手，當即向陸老爹說道：「快，全力向東前進！」

陸老爹沉着把舵，面露一絲苦笑道：「恐怕沒用，你看後面那一艘也橫截過來了！」

戚明星轉目望去，果見原在後面跟隨的那艘船此刻已改變了方向，船頭指向東北方，顯然是要攔住自己的去路，他一見此情，心就發涼，暗忖道：「完了！想不到我戚明星今日竟要絕命於此……」

這時，隨後追趕的兩艘船已漸迫近，但見二船的甲板上各立着數名身揹弓箭的勁裝漢子，而使戚明星看了大吃一驚的却是船上一面迎風飄舞的旗幟！

旗幟上，有個斗大的「越」字！

他駭怔了半晌，才轉對陸老爹苦笑道：「小可弄錯了，原來這些人不是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

陸老爹道：「不然，他們又是哪一路的？」

戚明星道：「老丈聽過『鐵船帮』這三個字麼？」

陸老爹道：「聽過，據說『鐵船帮』勢力很大，十多年來，一直猖獗於長江流域。」

戚明星說道：「今天他們到大海上來了！」

陸老爹聽了微笑道：「在江上稱霸的人，到了海上不見得亦能橫行無忌！」

戚明星苦笑道：「對付小可却綽綽有餘！」

說話之間，只見原在後面跟踪的那艘雙桅帆船此刻已繞到前面，對着陸老爹的船遙遙衝來，而在後追趕的二船，亦已漸漸追近，三船成鼎足之勢，將陸老爹的船困在核心。

（未完）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血劍

孫玉鑫・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仁中在快意堂秘室，和堂主互拚內勁，兩敗俱傷，堂主退去後，命鳩圖鼓率虎進來向石仁中進攻，這時石仁中已運功復原，除去二虎，技服鳩圖鼓，堂主在外見狀，別出陰謀，命鳩圖鼓引石仁中往大堂，要求石仁中化敵爲友，爲快意堂二堂主，石仁中堅拒，堂主命人往取劍欲與石仁中決鬥，護法草上飛請命上陣，堂主藉故把草上飛震傷，並命人拖出去砍首，石仁中阻止，堂主命蕭雲往擒石仁中，蕭雲反向石仁中請教適才堂主所施掌法是否血印掌，石仁中答稱不錯，並可予以證明——

馭劍殲虎倀　策馬闖龍潭

蕭雲正色的道：「在下希望能給我證明。」

石仁中一楞，道：「這很重要？」

蕭雲頷首道：「不錯，那是不共戴天的仇恨！」

石仁中道：「好，我幫助你！」

他扶着草上飛站直了身子，低聲道：「你的傷處可否給大夥看看？」

草上飛苦澀的道：「江湖上都知道中了『血印掌』的人無藥可救，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可是這段深仇……」

蕭雲正色道：「草上飛，你放心，只要證明這是『血印掌』，你的仇，我的恨，咱們就併在一塊兒算……」

草上飛激動的道：「好，蕭老弟，在下謝了，有你一句話，我縱是死的再慘也不足懼了，唉，可惱的我也是作惡多端，死有餘辜……。」

石仁中拍拍他，道：「過去的別談了，眼前你的傷處……」

草上飛伸手往胸前抓去，道：「你們看吧……」

但聞一聲碎裂聲後，草上飛的胸堂頓時露了出來，一蓬勁道推來，石仁中大喝一聲，照着撲來的人影迎去。

「砰——」

雙方發動的都是快速已極，掌勁一觸之後，兩人身形頓時一分，石仁中定睛一瞧，只見那人一臉兇煞之像，雙目兇光暴露，寬厚的嘴角上噙着一絲殘酷的笑意。

石仁中冷聲道：「什麼人？」

那怪漢桀聲道：「仇獨——」

石仁中一楞，道：「仇獨——」

仇獨大叫道：「媽個巴子，你連俺仇獨都沒聽見過……」

石仁中冷冷地道：「沒聽過……」

蕭雲喟然道：「石大哥，此人是個粗人，看起來窮兇惡極，心眼裏却平平坦坦，從不會施鬼心眼……」

石仁中哦聲道：「他那種偷襲的門道可令人不敢領教……」

蕭雲道：「他不是這種人，一定有什麼苦衷——」

蕭雲抬頭朝仇獨瞥了一眼，道：「仇老哥，你這是幹啥？」

仇獨苦澀道：「我不准你們看——」

蕭雲一怔道：「爲什麼！」

仇獨嚅嚅的道：「我怕……」

蕭雲一呆道：「你怕什麼？」

仇獨痛苦的道：「我怕那眞是『血印掌』……」

蕭雲搖頭道：「眞是不可恩義，你到底怕什麼？」

仇獨顫聲道：「你知道我哥哥也是死在『血印掌』下……」

蕭雲哦了一聲道：「那不是很好麼？如果眞是『血印掌』咱們豈不正可找出了元兇，替死難的兄長們報仇……」

仇獨搖頭道：「我不同——」

蕭雲一楞道：「你不同，爲什麼？」

仇獨的神情一慘，炯光奕奕的目眶裏剎時湧出了一泡淚水，他痛苦的捂着自己的臉，道：「你知道，我和堂主間有着不一樣的情感……」

凡小青嘿嘿地道：「仇獨，你能想到這點，足見你還是個有良心的人……」

蕭雲道：「仇獨，敬重是一回事，情感又是一回事，總不能說放着親仇不報，任親人之血濺洒怨城……」

仇獨顫聲道：「我……唉，天哪，這怎麼辦？」

草上飛尖聲道：「仇獨，你這個空有一張人皮的東西，自認是絕頂的英雄，其實你豬家不如，放着親仇不報，妄言『感情』，呸，你對的起你兄長麼……」

仇獨被草上飛狠狠一罵，登時楞立在地上，這一刻他彷彿經歷了生命中一段艱苦難熬的恩攷，大吼一聲，頭上髮絲根根直立，睜着那雙驚恐惶然的目光，淒厲的一聲長笑，嘴角上噙着顆顆白沫，大叫道：「罵的好呀——」

凡小青急聲道：「仇獨，你瘋了。」

仇獨冷煞的瞪着凡小青，顫聲道：「堂主，我沒有瘋呀，瘋的應該是你……」

凡小青震怒道：「仇獨，你怎麼用這種態度待我……」

仇獨叫道：「這還不够客氣麼？」

凡小青沉聲道：「本堂主捫心自問，從沒有虧待過你，你今天受了別人三言兩語的挑撥，做出違逆於我的舉動，着實是很令我傷心……」

仇獨道：「你殺了我哥哥——」

凡小青憤然叱道：「胡說，這根本不可能——」

仇獨戟指指着凡小青叫道：「你不承認？」

凡小青理直氣壯的道：「凡事要有憑有據，那裏能由你三言兩語胡亂猜測，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不希望你聽信他們一派胡言——」

蕭雲忍不住，道：「仇獨，看看草上飛就知道他是不是兇手了。」

草上飛嘆着道：「對呀，看看我身上的傷痕就明白了。」仇獨把頭一甩，道：「不用看了。」

此語一出全場俱是一楞，料不到仇獨在最緊要的一刹那竟改變主意，蕭雲氣極一嘆，道：「石兄，別理他，咱們……」

凡小青突然慈祥的道：「仇獨，本堂主沒白疼你，哈哈，你果然沒令本堂主失望，哈哈，仇獨，你把蕭雲拏下來，本堂主有賞……。」

仇獨雙目通紅，牙齒緊咬，崩崩直響，大叫一聲，指着凡小青厲聲的吼道：「你……你！該……死……」

凡小青怔了一怔道：「仇獨，你怎麼啦？」

仇獨顫道：「我不用看草上飛身上的傷痕，就知道那是『血印掌』……」

凡小青惶聲道：「胡說，你沒看，怎麼知道……。」

仇獨嘿嘿地道：「凡小青，老實告訴你，三年前我就知道你會『血印掌』了，當時因爲你待我太好了，所以我不忍殺害你。……」

凡小青定了定神，道：「三年前！你怎麼知道的？」

仇獨冷笑道：「三年前，你有一次喝醉了酒，拉着我表演一手給我見識見識，那一次，你表演的正是『血印掌』……」

凡小青一震，道：「什麼？我表演給你看……。」

仇獨肯定的道：「不錯。」

凡小青急急地道：「是你記錯了，決沒有這回事——」

仇獨厲聲道：「不管有這回事還是沒有這回事，我兄長的仇總要報……。」

凡小青哼一聲道：「令兄之死，你認定我了……」

仇獨堅定的道：「不錯。」

凡小青嘿嘿地道：「仇獨，令兄之死就算是我幹的，你又能怎麼樣呢？」

仇獨冷漠的道：「我能報仇！」

這個年青人說的堅定無比，字音冷澀，態度剛毅，在他臉上所湧現出來的殺機愈來愈濃，而愈令人寒悚——。

凡小青不屑的道：「憑你們幾個，想在快意堂上……」

蕭雲冷冷地道：「快意堂的兄弟們早已不屑與你爲伍了，平日他們懾於你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現在……」

凡小青大聲道：「現在怎麼樣？他們敢造反不成……」

蕭雲道：「他們巴不得你早死——」

凡小青哦了一聲道：「眞的嘛，我倒不信有這種事——」

蕭雲道：「你何不問問他們……」

凡小青看了左右一眼，道：「有誰跟他們一道的全站出來……」

他面現煞氣，凶厲無比的這麼一吼，堂上兩旁的人自是沒有一個人吭氣，俱冷漠的站着未稍移動，不過從他們眼神裏，似乎正有一股烈焰在慢慢燃燒着……

凡小青得意的道：「蕭雲，怎麼樣？你估計錯了……」

蕭雲嘿嘿地道：「也許我估計錯了，可是今日却是你惡貫滿盈的日子了，凡小青，你下來吧，咱們何不乾脆的解決這件事——」

凡小青道：「你胆子好大，是不是仗着姓石的……」

蕭雲道：「我跟石大哥素昧平生，可說是風馬牛不相及，不過大夥爲了顧全江湖道義，爲武林除害……」

「呸！」凡小青道：「除害，除誰的害？是除你自己……」

仇獨道：「蕭兄，別說了，咱們一起上——」

說着一躍身，當先朝凡小青撲去。

蕭雲追逐而上，道：「好，仇老弟，咱們幹上了。」

這兩個年青人都有一股年青人的血氣，說到做到，話聲相繼而落，雙雙已出拳如風，各自攻去。

只聽有人叫道：「怎麼啦，想打羣仗呀——」

一縷刀影閃閃過來，照着仇獨，蕭雲身前削去。

蕭雲抽身一退，定睛一看，道：「尤貴——」

尤貴手持大長刀，道：「哼哼，你還認識我尤貴……。」

仇獨飛出一腿，道：「你姓尤的也不是好東西，滾開。」

仇獨的踢腿又快又疾，雙方離的也近，尤貴做夢也沒想到仇獨會突施煞手，在突然情形下一個閃避不及，腰上不禁挨了一下重的，他一聲大叫，人直朝石仁中身前落去。

石仁中伸手拍去，道：「閣下躺下來歇歇吧。」

他這一拍可謂拏捏的正是時候，尤貴只覺全身一痲，登時動彈不得，咕碌的摔在地上。

仇獨上前一脚蹬去，只聽有人叫道：「留下他——」

仇獨急急縮脚，定睛朝來人望去，一個小脚纏頭的老婦人，手持烏漆拐杖緩緩行來。

仇獨詫異的道：「你是誰？」

那老婦人道：「別問我是誰，我只要他……」

尤貴一見這個老婦人出現，面上立刻浮現出一層驚恐顫慄之色，企求的望着凡小青……。

凡小青沉聲道：「老太婆，尤貴是本堂的人，你……」

老婦人正眼也沒瞧他一下，用大拐杖挑起動彈不得的尤貴，轉身便走，對凡小青的話充耳不聞。

凡小青吼道：「站住——」

老太婆回眸冷然的道：「姓凡的，我告訴你，眼前之一關你就不用想過去，還有膽子來惹我，有本事你攔攔看——」

凡小青幾乎被氣結當地，楞楞地說不出話來。

那老婦人帶着尤貴揚長而去。

仇獨道：「她是誰？」

蕭雲道：「趙大娘——」

仇獨一震，道：「伏牛山喪子，爲尤貴一刀砍死的彭士弘的娘——」

蕭雲點頭道：「好呀，這眞是恩怨分明，一報還一報——」

仇獨大聲道：「對，咱們別放了凡小青——」

蕭雲叫道：「堂上的弟兄聽着，姓凡的爲惡江湖已經不是一天了，今天小弟和仇兄要爲親人復仇，如果各位能以義氣爲先，請給我兄弟一個機會，我和仇兄弟衷心感激不盡——」

仇獨大聲道：「對，是友是敵，全看各位的意思了。」

話音一落，堂上的人突然各自散了開來，紛紛站到一邊，凡小青雖然是雄霸一方的梟雄，但當他看見這一幕衆叛親離的情景時，也不禁有種凄然之狀。

他望着那羣唯命是從的老伙伴們，呆呆地道：「你們都反了……」

那些人雖然不恥他的爲人，但當凡小青出言責備他們的時候，他們也不禁有種愧意，個個避開他那憤怒的眼光。

仇獨冷笑道：「姓凡的，你作惡多端，詭秘奸邪，在江湖上造成的邪惡不知凡幾，『快意堂』顧名思義就是快意恩仇的意思，這種視人命如兒戲的鬼門道，早爲江湖上所痛絕……」

凡小青霍地跳了出來，道：「仇獨，我先收拾你……」

仇獨神色昂然不懼的道：「姓凡的，來吧。」

凡小青知道此刻是箭在弦上，不發不行了，斜睨了石仁中一眼，道：「石朋友，你一定要淌這混水——。」

石仁中冷冷地道：「家父之仇不共戴天，在下非弄明白不可，——」

凡小青冷然的道：「你等着吧。」

話聲微落，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朝仇獨的身上擊出一拳，這一拳狠辣兼具，斷非一般拳脚能比。

蕭雲驚呼道：「仇獨，小心——」

他焦急之下，顧不得自身安危，飛身斜掠八步，用足掌力，凌空劈向凡小青，攻擊之處正是凡小青尚未變式的腦後穴。

仇獨遇危不亂，臨時急躍，雖然避重就輕的化過了一刦，但身上還是被一股强勁的勁道擊中，哎呀一聲捂着胸脯倒退。

凡小青不愧是一方梟雄，那快捷的身手變式換招俱在一刹那間達成，傷了仇獨後，對於蕭雲所給予的攻擊不惟不懼，適時靈巧的由底而上，反拳兜去。

這一拳太快太巧了，不僅因爲閃身拋移而正好避開蕭雲的攻擊，居然能化險爲夷的反敗爲勝。

那靈巧的一拳直打得蕭雲連着吐了兩口鮮血。

蕭雲面色蒼白喘聲道：「姓凡的，你果然有幾下子……」

仇獨大吼道：「媽巴子，咱們跟他拚了——」

石仁中一擺手，道：「二位傷勢不輕，不能再動手了。」

仇獨雖然傷勢頗重，可是他血性方剛，衝勁猶足，忍着自己的傷痛，緊握着雙拳，嘶烈的吼道：「不行，非跟他拚了不行。」

蕭雲持重的道：「仇獨，石大哥說的不錯，咱們的傷都不輕，再動手只有白白送死，有道是青山不改綠水常流——。」

凡小青嘿嘿地道：「你倒還識時務滿知趣。」

仇獨叫道：「這是放虎歸山，再擒住他就不易了——」

蕭雲嘆了口氣道：「那有什麼辦法？只有等待來機了——」

石仁中道：「二位別急，在下和凡堂主的事尚未了呢——」

凡小青神色一變，道：「你果然在這個節骨眼上找碴——」

石仁中淡然的道：「在下做人有個原則——」

凡小青嘿嘿地道：「跟你這種人對敵眞有意思，居然講究原則，姓石的，少來這一套，我姓凡的也不是省油的燈，是文是武任憑閣下——」

石仁中頓了一頓道：「在下只想知道一件事——」

凡小青毅然地道：「有關令尊的事不用談——。」

石仁中冷冰的道：「那在下只有訴之於武一途了——。」

凡小青冷哼一聲道：「這一場想免也免不了。」

石仁中緩緩拔出神劍道：「請——」

這柄千古神刃一顫而出，縷縷艷光泛肌透骨，凡小青神情陡變，彷彿着魔似的，嚇得他急忙倒退了一步。

凡小青長喘一口氣，道：「想不到隔了這麼多年還能再看見這柄劍——」

石仁中淡然的道：「你心裏不會太舒服——」

凡小青道：「這柄劍留在你手裏太可惜了，這不應該屬於你……」

石仁中哦了一聲道：「我請問，它該屬於誰呢？」

凡小青道：「當今武林中能擁有此劍的只有一個人——」

石仁中一震道：「誰？」

凡小青道：「那還用問，捨武林之聖司馬先生外……」

石仁中哈哈大笑道：「司馬光武。」

凡小青道：「不錯。」

石仁中冷冷地道：「他不配……」

此語一出，凡小青憤怒的大叫一聲道：「你敢駡他……」

石仁中不屑的道：「你可以將此事告訴他，……」

凡小青霍地從身上抖出一條菱角形又帶鉤的鍊子槍，這種兵器怪中透邪，不屬十八般兵器譜列之中，但倒鉤斜撩，青光閃閃，顯然是件極特殊的兵器。

金管事叫道：「鬼鍊子……」

凡小青瞪了他一眼道：「你眞是吃裏扒外，姓金的，看樣子你在快意堂學了不少東西，可惜，你的命不長了……」

金管事喘聲道：「凡小青，你別逼人太甚——」

凡小靑不屑的道：「値得麼？」

這話一出，金管事臉色剎時蒼白，他氣的全身抖顫，一雙目光含蘊着一蓬憤怒的熖火，嘴唇顫動，可是却一個字也崩不出來。

石仁中拍拍他道：「金管事，別氣壞了身子，我給你出口氣——」

金管事顫聲道：「好。」

石仁中斜馭長劍，緩緩行去，道：「堂主，請——」

金管事忽然叫道：「當心，他鬼鍊子有毒——」

石仁中暗中一震，目光冷寒的注視着對方那條怪異的鍊子上，果見鍊上泛射着一片靑光，看來十分刺眼。

凡小靑哼哼地道：「姓石的，你害怕了。」

石仁中大笑道：「堂主，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了。」

凡小靑冷冷地道：「好，你注意。」

身形畧畧一弓，有如一彎明月似的，倏忽之間射了過來，鍊子槍彷彿長了眼睛一樣，在凡小靑手裏一縮一吐，疾然的朝石仁中攻了過來。

石仁中斜退半步，道：「堂主，在下得罪了。」

他見對方的招式十分怪異，絲毫不敢大意，長劍斜轉，迎着對方的鍊子槍疾快的削了過去。

但凡小靑絕非泛泛之輩可比，豈有看不出石仁中用意的道理，畧扯鍊子槍，一招怪式，鍊子槍霍地射了過來。

石仁中一震，忖道：「看不出來，他還眞有兩下子——」

何止兩下子，凡小靑能在快意堂獨霸一方，除了須要有驚人的武功做其後備外，尙須有驚人的智慧應付千頭萬緒的事件，他和石仁中都是千中選一的絕頂高手，雙方一交手，已各測出了對方的深淺，兩人不禁更加小心了。

石仁中身形疾急的變幻，劍光流閃，一連七招，七個不同方位，招招都攻向對方要害。

凡小靑全身一震，脫口讚道：「好劍法。」

饒他凡小靑武功絕頂，也不禁被對方逼的手忙脚亂，一個疏神，肩上中了一劍，手中的鍊子槍頭也不禁被對方的長劍削掉了一大截。

汩汩鮮血沿着他的肩上流下來，直滴地上——。

蕭雲大叫道：「宰了他，石大哥。」

凡小靑痛苦的道：「姓石的，我們拚了。」

石仁中冷冷地道：「你認爲有機會跟我拚命，可盡量試試——」

凡小靑未等石仁中的話聲曳落，人已似瘋狂般衝了過來，他握着那半截鍊子槍，兇厲無比的直戮過去。

嘴裏，還發出一種怪異的「嗯」「嗯」之聲，而他的人隨着那怪聲顯得慌亂，步法更加散亂——

石仁中一怔忖道：「他瘋了！」

忖念方逝，對方已借他稍一疏神的當兒，飛起一脚，悄無聲息的踢了過來，這一脚有如神來之招，令人防不勝防，躲不勝躲。

石仁中一時躲閃不及，股間竟挨了一下，他人一個踉蹌，朝後倒退了七八步差點未能穩住步樁。

凡小靑哈哈地道：「姓石的，你上當了。」

不錯，石仁中是上當了，凡小靑已佔上風，豈肯坐失良機，乘石仁中尙未穩住身子的時候，人似旋風般的搶了過來，揮起半截鍊子槍，一掃而下。

石仁中目睹對方那凌厲的攻勢，的確有點寒心，但他臨危不亂，處變不驚，斜側疾然的一個大轉身，飄退四五步，反手一劍削了過去。

「哎呀——」但聞空中散播出一聲悽然大叫，隨着一蓬血雨洒落下來，凡小靑的一條腿已被劃了一道大血口……

凡小靑抱着腿翻了個滾，道：「姓石的，你，……」

仇獨和蕭雲一見石仁中傷了凡小靑，心中不禁一陣激動，雙雙忘了自身的傷痛，同時搶了出去。

仇獨大叫道：「殺死他——」

「咚——」

空中突然響起一聲大響，數道人影有若幽靈般的飄了進來，俱手持劍刄圍住了凡小靑，他們俱鐵靑着臉，怒視石仁中。

只聽凡小靑呻吟一聲，朝領頭的那個漢子，道：「牛二哥，咱們這塊招牌讓姓石的拆了——」

姓牛的長得兇猛威武，腿大胳膊粗，一雙大眼烱烱有神，看相貌，他倒一身好架子。

他一拍胸脯道：「不要緊，有我牛鵬在，諒他們……」

凡小靑捂着傷處，道：「牛二哥，你可得給我拏個主意……」

牛鵬環眼瞪了石仁中一眼，道：「你姓石？」

石仁中道：「不錯。」

牛鵬道：「在下牛鵬奉司馬盟主之命特來請閣下手下留情。」

石仁中道：「司馬盟主何以干涉快意堂的樑子……」

牛鵬道：「這個在下就不淸楚了，不過在下是奉命行事，望閣下能宏諒，在下回覆敝盟主時定當將閣下的盛情……」

休看這個人雄壯粗偉，說起話來却是有板有眼，一點也不粗野，他說的不卑不亢，倒有幾分文卷氣。

石仁中不等他說完，道：「牛朋友，可否先聽在下一言——」

牛鵬連聲道：「當然，當然，咱們是在談條件……」

石仁中搖頭道：「這不是條件，不過姓凡的和在下過節頗深，非三言兩語能說的淸楚，在下如果把他交給你，只怕我那幾位朋友不能答應……」

果見蕭雲和仇獨俱是滿臉怒容，憤憤的瞪着凡小靑，牛鵬看在眼裏，鼻子裏哼哼兩聲。

牛鵬大步踏出半步，道：「有誰不服氣者，儘可找我姓牛的——」

仇獨冷冷地道：「牛鵬，別以爲你是司馬光武的手下就可目中無人，我仇獨雖然傷的很重，却不怕你……」

牛鵬冷笑道：「你不是我的對手，滾開——」

仇獨掙扎着出來道：「你說什麼？」

仇獨實在忍受不了對方那種冷嘲熱諷的態度，忍着滿身的痛苦，作勢欲衝過來，却被蕭雲一把抓住。

蕭雲道：「仇獨，別衝動——」

仇獨大叫道：「他太小覷我，我嚥不下這口氣——」

蕭雲道：「你嚥不下也得嚥，誰叫咱們都受了傷……」

牛鵬朝蕭雲斜睨了一眼，道：「還是你聰明——」

蕭雲道：「牛鵬，凡小靑你雖然能帶走，我們相信有一天他還是要落在我們的手中……」

牛鵬道：「到那裏說那裏，今天可不准你們再傷害他……」

語聲一轉，又朝石仁中道：「閣下沒有意見嗎？」

石仁中道：「憑閣下一句話就要把人帶走——」

牛鵬道：「你認爲我不夠份量——」

石仁中道：「至少你也要露兩手。」

牛鵬看了場中自己的手下一眼道：「我有人……」

石仁中不屑的道：「一羣草包不足誇耀——」

牛鵬大怒道：「你說什麼？你敢說司馬盟主的手下都是草包……」

石仁中道：「司馬盟主或可稱爲一代大師，但他手下却未必個個都是能手，在下這話難道說錯了麼？」

石仁中一劍削出，把凡小靑大腿劃了一道血口子。

牛鵬嘿嘿地道：「說錯了。」

石仁中不屑的道：「錯在何處？」

牛鵬道：「你這話骨子裏是瞧不起我們盟主——」

石仁中道：「我們河水不犯井水，他幹他的盟主，我做我的江湖客，瞧不起也好，瞧的起也好，並沒什麼可計較……」

牛鵬怒聲道：「姓石的，別以爲你能拚了凡小靑就可目中無人……」

石仁中道：「在下敢麼？」

牛鵬得意的道：「諒你也不敢——」

石仁中眉毛一捲，冷冷地道：「司馬盟主的手下怎麼盡是些夜郎自大坐井觀天的傢伙——」

牛鵬尖聲道：「你說我夜郎自大。」

石仁中道：「你還有自知之明——」

牛鵬氣的哇哇直叫，道：「姓石的，我們比劃比劃——」

石仁中道：「那沒問題，不過……」

話聲未落，牛鵬已自警覺的道：「你別談條件，我牛鵬不來這一套。」

石仁中道：「咱們必須先把話說淸楚了。」

牛鵬道：「有話你跟我們盟主說去，咱們還是動手吧。」

擺出一個架勢，招手有人送上一柄長劍。

石仁中一楞，似乎沒料到這麼雄壯威武的漢子所使的兵器會是一柄劍，以牛鵬的體型和個子，最使他乘手的該是重武器，那裏想到竟是輕靈飄忽的兵器之王——寶劍。

石仁中寒着臉道：「牛朋友，我話可

要說在前頭……」

牛鵬急躁的道：「有屁快放——」

石仁中正色道：「你贏了在下，姓凡的你當然可以帶走，那時在下縱是有心留下他，恐怕也無能爲力……」

牛鵬叫道：「廢話，廢話。」

石仁中冷冷地道：「如果不幸你輸了，姓牛的，你乖乖地……」

牛鵬冷冷地道：「好——」

話聲方落，只聽有人冷冷地道：「你還不快帶了人走，在這裏磨菇些什麼？」

牛鵬聞言全身一震，回首之下，只見一個白衫儒衣的年青文士緩緩行來，在他身後，隨着四個面容清癯的老者——。

牛鵬顫道：「少盟主——」

這聲少盟主一叫，全場的人似乎是同時一震，目光幾乎同時飄向對方身上，這位少盟主含着一絲微微的笑意，凌厲的目双一直盯在石仁中身上。

石仁中腦海中疾快的忖道：「看不出司馬耀宗幾年不見，已比以前老練多。」

那少盟主嘿嘿一笑道：「石兄，久違了——」

石仁中道：「久違了。」

少盟主嘿嘿地道：「石兄，快意堂這檔子事是你做的——」

石仁中淡淡道：「自己人窩裏反。」

少盟主道：「石兄，你錯了——」

石仁中一怔道：「我錯了。」

少盟主道：「不錯，你應該先打聽快意堂的眞正主人是誰？」

石仁中道：「不會是你司馬家吧。」

少盟主嘿嘿地道：「不幸的很，正是我家的……」

石仁中一楞道：「眞想不到司馬盟主的產業眞不少呀，連這種傷天害理，殺人放火的勾當也要插上一手……」

少盟主神情一變，道：「石兄，你當着我司馬耀宗之面，說我們司馬家——」

石仁中哼了一聲道：「令尊來了在下也是這麼說——」

司馬耀宗聞言大怒道：「石仁中，別認爲自己在江湖上闖了幾天，已小有名氣，就可目空四海，你該知道，江湖上比你行的人不知有多少，但是他們却從不敢說我們司馬家一句閒話——」

石仁中冷冷地道：「那是因爲有一羣自甘爲奴的人願爲人驅使——」

此語一出，似乎是觸怒了許多人，最顯明的是司馬耀宗身後那幾個老者，面上俱露兇光的凝視着石仁中。

司馬耀宗道：「石兄，當心，別惹火上身——」

石仁中道：「在下敢說敢當。」

司馬耀宗嘿嘿地道：「石兄，對你的武功，在下是有點佩服，但對你的爲人却不敢十分恭維，你說話前，似乎該先打聽打聽站在你面前的都是些什麼人物——」

石仁中不屑的冷聲道：「雞鳴狗盜之徒——」

這話說得的確太重了，那四個老者涵養再好，也不禁紛紛變了顏色，各自朝前跨了一步，俱手按兵双——

當中一個陰沉沉地道：「少盟主這位朋友說話好難聽。」

司馬耀宗嗯了一聲道：「湯三爺，你要包涵點，這位朋友可厲害的緊——」

湯三爺鼻子裏重重的哼了一聲道：「什麼東西——」

石仁中道：「閣下在對誰說話？」

湯三爺指着石仁中道：「你，我對你說——」

石仁中道：「那句話太不雅，請你收回——」

湯三爺嘿嘿地道：「還有更不雅的呢，姓石的，你要不要聽……」

石仁中道：「你眞是老而不尊，與賊同行了……」

湯三爺大手一揮道：「姓石的，別盡鬥嘴皮子，老夫要教訓教訓你——」

石仁中笑道：「你不配——」

湯三爺見這個年青人這麼厲害，比自己想像中還要難纏，心裏頓時一沉，他臉色一寒，氣的嘴皮子直顫。

牛鵬急步上前，道：「三爺，你老先別生氣，我牛鵬替你出口氣——」

湯三爺鼻子裏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司馬耀宗神色一沉道：「牛鵬——」

牛鵬急忙道：「少盟主有何吩咐？」

司馬耀宗道：「你在這裏幹什麼？」

牛鵬一呆道：「我，我……」

他是個老粗，被司馬耀宗突然這麼一問，頓時張口咋舌，「我」了半天，也說不出個道理來。

司馬耀宗嘿嘿地道：「立刻把凡堂主接回去，快——」

牛鵬暗暗喘口氣，忙道：「是——」

他那敢再怠慢，轉身疾奔，揮手叫道：「請凡堂主立刻上路。」

那幾個漢子在牛鵬的指揮下，扶着凡小青朝外行去。

石仁中道：「牛鵬你最好停下來。」

牛鵬一回頭道：「姓石的，你恐怕攔不了……」

石仁中淡淡地道：「那不一定——」

湯三爺哼了一聲，道：「小子，你好狂——」

司馬耀宗道：「他就是因爲太狂，所以才敢這麼目中無人——」

石仁中道：「少盟主，你叫牛鵬停下來。」

司馬耀宗道：「石朋友，有這個必要麼？」

石仁中肯定的道：「有。」

他的口吻說的堅定有力，使人有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任何人聽在耳中，都會暗中產生一股畏意。

司馬耀宗道：「假如在下不願叫他停下呢？」

石仁中冷聲道：「那後果將全由你來負責——」

司馬耀宗哦了一聲道：「石朋友，你的話太玄了，能否說的更具體點——」

石仁中道：「你眞不懂——」

司馬耀宗道：「我懂還要問你麼？」

石仁中冷澀的道：「那在下就實說了。」他面上神情一冷，堅定的道：「我要牛鵬的命——」

「哈——」司馬耀宗聞言大笑，道：「石朋友，這話不該由你來說呀——」

石仁中微笑道：「那一定是由你來說囉——」

司馬耀宗道：「不錯，不錯。」

石仁中一側臉，目光像兩道寒光一樣的凝視在牛鵬等人的身後，眼前牛鵬等人就要離開而去。

凡小青在牛鵬等人護送下得意而笑。

石仁中大聲道：「通通站住——」

牛鵬等人耳朵裏被這陣聲浪震的嗡嗡直响，但他們却恍如置若未聞一樣，踏着堅定的脚步走了。

在他們想像中，石仁中縱然是功力通神，也無法在少盟主等絕世高手的攔截下，而能有所傷害——

湯三爺不屑的道：「姓石的，你吼破了喉嚨也沒有用——」

石仁中道：「在下只有對不起——」

他臉上漾起一蓬寒凝無比的殺機，長劍緩緩舉在半空，但見一蓬瑰麗奪目的劍光閃顫在空中。

司馬耀宗變色道：「你要動手？」

石仁中道：「在下要牛鵬停下……」

司馬耀宗冷笑道：「你辦不到——」

目光一斜，湯三爺身子嗖的飄了過來，從身上解下一柄長刀，在身前劃起一道刀花，嚴陣以待——

石仁中沉聲道：「滾開……」

那兩個字有如金石一樣响遍場中，但見一道耀眼刺目的劍光突然衝天飛起，像是空中劃過的閃電，瞬間射向遠方——

「哎呀——」

只聽數聲尖銳的大叫，牛鵬等人的身子俱洒血而倒，凡小青早已身首異處，那幾個人竟無一活口。

全場的人全楞在地上了，誰也沒有想到會有這種結果出現，誰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高深的劍道功夫尚留傳世上……

湯三爺神情頹唐的瞪着一雙眼睛凝視着天空，似乎早被石仁中這一手凌古蓋世的劍道功夫所駭楞——

他顫聲自語道：「這是什麼功……」

司馬耀宗神色慘變，冷汗涔涔滾落，自語地道：「劍罡——」他彷彿突發現了什麼的，又大聲叫道：「是了，爹說的劍罡……」

此語一出，湯三爺和其他三個老人有若大夢初醒似的，俱暗中倒吸口冷氣，先前那股神氣勁兒一掃而空，立刻換成一副肅默的神色。

石仁中斜馭長劍，緩緩行來，臉上殺機漸逝，目光朝地上的屍首一瞄，一臉痛苦之色。

他黯然的忖道：「這種功夫太霸道了，我本來只想殺了牛鵬收手，誰知道氣勢一發，便不能自已，唉，以後要慎記，絕不能輕易的施出來……」

他面上冷冰一片道：「少盟主——」

司馬耀宗如夢初醒似的道：「石……朋友，有什麼事？」

那一手絕門劍道功夫早已把他震懾住了，他已沒有適才那股傲氣，換過來的是一種畏懼之色。

石仁中道：「在下得罪，請少盟主多多寬宏——」

司馬耀宗冷靜下來後，胆氣立刻爲之一壯，他看了看地下倒臥血泊中的手下一眼，兇厲之氣頓時冒了上來。

他冷冷地道：「你惹禍了——」

石仁中說道：「在下並沒希望你們原諒……」

仇獨暢聲大笑道：「石大哥，理他們個屁，你不但替武林除了害，還替我和蕭雲報了仇，哈哈，這眞是大快人心……」

司馬耀宗瞪了仇獨一眼，道：「你是什麼東西，也輪到你在這裏放屁——」

仇獨道：「我姓仇——」

司馬耀宗呸了一聲道：「你叫仇獨對不對，我早認識你了……」

仇獨道：「不錯。」

司馬耀宗指了指仇，蕭兩人道：「湯三爺，武二爺，把他和姓蕭的押回去。」

湯三爺道：「跑不了。」

蕭雲沉聲道：「仇獨，咱們跟這兩個老小子拚了。」

仇獨道：「好——」

他倆已抱必死之心，對自己嚴重的傷勢，根本不予理會，那種豪氣干雲，視死如歸的精神，的確是令人感動。

湯三爺和武二爺各自朝一個方位行去，另二個老者則虎視眈眈的凝注着場中，唯恐仇，蕭臨陣逃遁。

石仁中道：「湯三爺你請留步——」

湯三爺一震停下身子道：「石朋友有何指教？」

石仁中道：「在下有個要求——」

湯三爺嘿嘿地道：「這倒很新鮮喲，你石大俠居然還會有事求我——」

石仁中笑道：「閣下可否先別得意，這件事你未必做的了主——」

湯三爺哦了一聲道：「什麼事？」

石仁中道：「請不要爲難我那兩位朋友——」

不用說，湯三爺也知道他指的是什麼人，這事果然棘手，非湯三爺能決定的事，他頓時凝重起來。

湯三爺斜睨了司馬耀宗一眼，道：「這事果非老夫所能做主——」

司馬耀宗冷冷地道：「石朋友，你何不直截了當的跟我說——」

石仁中道：「跟你說有什麼分別？」

司馬耀宗微惱的道：「假如我不答應呢——」

石仁中道：「你非答應不可——」

司馬耀宗道：「你這是威脅我——」

石仁中道：「不敢，在下說的都是眞話——」

司馬耀宗道：「你比我想像中厲害多了，怪不得我爹交待我呢，寧可得罪十傑，輕易別碰姓石的——」

石仁中微笑道：「令尊把我看的太重了——」

司馬耀宗哼一聲，道：「但是我不信邪——」

石仁中道：「你是想碰碰了——」

司馬耀宗喘了口氣，說道：「不是今天——」

石仁中嗯了一聲道：「我也不希望是今天——」

司馬耀宗不禁一怔道：「爲什麼？」

石仁中道：「你不覺得今天的血流的太多了麼？嗯？」

他的話聲是那麼幽幽渺渺，冷冷冰冰傳進耳中，與冬日裏的頂頭風一樣的冷颯，使你不自覺的顫了顫身子。

司馬耀宗冷冷道：「不錯，血是流多了——」

石仁中道：「那你還會企盼這個結果麼？」

司馬耀宗臉上肌肉劇烈的抽搐了一下，道：「老實說，我不希望——」

石仁中哼聲道：「你不是不希望，你是在沒有把握之前不希望再看到這種血淋淋的後果，對不對——」

司馬耀宗不自然的道：「我如果否定了你的說法，那實在是違心之言，不錯，我總有一天會跟你較量一下，那日子不會太遠……」

石仁中道：「你頗有自知之明——」

司馬耀宗不自然的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石仁中道：「不賴，你在江湖上跑了這許多年，學到不少的絕竅，不過，還有一點你必須再加磨練……」

司馬耀宗楞了一楞，道：「你是指什麼？」

石仁中道：「『忍』字功夫，須再努力……」

司馬耀宗變色道：「你教訓我——」

石仁中道：「我敢麼？」

司馬耀宗聞言大笑道：「想不到還有不敢的事？」

石仁中道：「我只講『理』字，無理的事在下不敢強辯——」

司馬耀宗哼哼地道：「你說我們家的人都不講理——」

石仁中道：「我這樣說過麼？」

司馬耀宗臉色氣的像豬肝色，他斜睨了湯，武等人一眼，目中兇光畢露，狠聲道：「姓石的這段樑子你眞要管到底？」

石仁中道：「少盟主，這話你恐怕說的言不由衷吧，在下已殺了貴屬這麼許多人，縱然撒手不管，令尊只怕也不會放過在下……」

司馬耀宗嘿嘿地一哼，道：「你倒有自知之明——」

石仁中道：「所以說在下要將蕭，仇二兒留下來——」

司馬耀宗冷聲道：「這個仇，會愈結愈深……」

石仁中道：「這在意料中——」

司馬耀宗怒聲道：「好，姓石的，我認了……」

湯三爺急聲道：「少盟主——」

司馬耀宗道：「你有意見？」

湯三爺道：「咱們蜀山四狂跟隨盟主這許多年，無非是敬仰盟主的絕世功夫，想盟主當年力戰十霸，獨支五邪的雄威，至今猶存，芸芸江湖，提起盟主大名誰不豎起個大姆指，而今，姓石的放倒了我們的幾個弟兄，少盟主不但未能掙回面子，居然……」

司馬耀宗變色道：「這是什麼話？」

湯三爺道：「老夫說句句實話——」

司馬耀宗道：「湯三爺，以你之見又該如何呢？」

湯三爺面色一緊道：「擒下姓石的，由盟主發落——」

司馬耀宗冷冷地：「湯三爺，你自信能擒下姓石的麼？」

湯三爺一呆道：「這……」

司馬耀宗道：「你沒把握了，湯三爺，凡事要三思，咱們頭一回合也許輸了，但還有第二回合呀……」

湯三爺如夢初醒似的道：「是，我們還有第二回合……」

司馬耀宗朝石仁中冷聲道：「姓石的，蕭仇二人暫時交給你啦，不過你先別得意，告訴你一個不太好的消息，東方萍姑娘訂於下月下嫁在下了，哈哈……」

那刺耳的笑浪像針尖一樣的穿進石仁中，他全身劇烈的一震，內心裏彷彿被一柄無形的巨錘撞擊一樣，痛的他心裏直淌血……

他呃了一聲道：「眞的——」

「嘿嘿……」司馬耀宗不屑的道：「婚姻大事豈可隨口胡說……哈哈——」

說着一揮手，數道人影隨着他的身後朝外馳去，他那得意尖銳的笑聲自近而遠，嬝嬝地擴散着……

石仁中木然的站立地上，動亦不動。

金管事的掌傷發作的太快了，還沒交待幾句話就咽了氣，幾個人一商量就把他葬在快意堂。

石仁中似乎無心想別的事情，整日睡在自己的房間裏，從晨間到黃昏，他門亦沒有跨出一步，誰也不敢去驚擾他，也沒有人知道他到底爲了什麼事煩惱——

蕭雲終於忍不住了，他剛想推門進去，忽然發現早上，午間，晚間的餐食全部原封未動的放在那裏，這情形太不尋常了，他震駭的忖忽着怎麼一回事——

門輕輕地推開了，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石仁中，面上含隱着一種令人不解的煞氣，在那煞氣後彷彿透着一股痛苦的怨尤，他紋風不動的坐在那裏，有如老僧入定。

仇獨跑進來道：「咦，石大哥——」

蕭雲道：「噓，別吵他……」

仇獨楞楞地道：「爲什麼？」

蕭雲黯然的道：「石大哥一定有什麼傷心事？」

仇獨訝異的道：「像石大哥這樣的蓋世英雄，還會有甚麼煩惱……」

蕭雲輕輕嘆口氣，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誰知道……」

仇獨看了半天道：「我看石大哥決不是煩惱什麼。」

蕭雲一怔道：「那是幹什麼？」

仇獨似發現了什麼寶貝似的，道：「他在練一種武功……」

蕭雲冷笑道：「決不是，你仔細的看看石大哥，他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痛苦，心靈和身體正嚐受着無形煎熬……。」

仇獨莽撞的上前道：「石大哥——」

石仁中恍如未聞一樣，整個人浸淫在沉思中……

蕭雲輕聲道：「別吵他，他也許正在人神交戰中……」

仇獨一怔道：「人神交戰……」

蕭雲嗯了一聲道：「當一個人遇着不能立刻決斷的事情，心理上往往會產生一種矛盾，如果感情勝於理智，或是理智勝於感情，在這段互相糾纏的過程中，就是人神交戰——」

仇獨啊了一聲道：「石大哥難道是在情感方面有了波折——」

蕭雲道：「捨此而外，我再也想不出

更滿意的理由……」

仇獨苦澀的道：「石大哥如果爲了個娘們這樣痛苦，也未免……」

蕭雲叱道：「你懂什麼？」

仇獨道：「我雖然不懂男女間情愛的滋味，但是我總覺得男子漢大丈夫，要有拿得起放得下的氣魄，爲了一個女人而磨折了自己的威風，也未免太……」

蕭雲不爲然的道：「仇老弟，我是過來人，在這方面的感受比你來的強多了，『情感』這東西是最不容易捉摸的，你想它的時候，它會離你遠遠的，不想它的時候又會悄然的跑到身邊，來的容易，去的也快，要抓抓不住，要丟丟不開，不管你是何等大丈夫，總是無法掙脫它……。」

仇獨搖頭道：「我不相信——」

蕭雲道：「當你遇上這種事情的時候，你就會了解我說的意思了。」

話語間，石仁中雙目倏地睜開，在那雙神光四射的眼神裏，彷彿蒙上了一層霧，是那麼朦朧和迷惘，他突然長吐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烴不得古人說剪不斷理還亂呢……」

蕭雲道：「石大哥，你醒啦——」

石仁中苦笑道：「沒什麼。」

蕭雲道：「石大哥，還說沒什麼？我和仇獨在這裏站了半天啦，你也別騙我，石大哥，我看的出，你有很大問題——」

石仁中苦澀的道：「蕭兄，別胡思亂想，在下不是很好麼？」

蕭雲道：「你雖是個强者，可是你無法瞞過我們……」

石仁中唉了一聲，道：「蕭兄，別逼我——」

蕭雲道：「石大哥，除非你沒把我們當朋友看，否則，你就不該瞞我們，你該知道，把痛苦藏在，心裏是件最痛苦的事情，如果能適當的發洩出來，未嘗不是件好事——」

石仁中黯然道：「你們不了解——」

仇獨急忙道：」石大哥，我仇獨可能不了解，可是蕭大哥可了解的很，他是過來人，也許他能分担一點你的痛苦……」

石仁中雙目精光一閃，道：「眞的，蕭兄——」

蕭雲慘然道：「人都有傷心事……」

石仁中道：「對不起，我不該引起你的傷感……」

蕭雲道：「不，這段隱密還不如吐出來……」

石仁中道：「請你不要說出來——」

蕭雲一怔道：「爲什麼？」

石仁中道：「因爲我們每個人都應當有擁有自己秘密的權利……」

蕭雲怔怔地道：「我……」

石仁中道：「在下不想知道……」

仇獨道：「石大哥，你這是何苦，蕭雲自己願意說的……」

石仁中搖頭道：「不可以……」

蕭雲道：「石大哥，我不說可以，你得答應在下一個條件。」

石仁中道：「什麼條件？」

蕭雲說道：「把你心中的痛苦，說出來——」

石仁中道：「那是强人所難——」

蕭雲道：「你可以不必直說，我只要問你幾個問題——」

石仁中道：「不要枉費心機了，你永遠猜不到……」

蕭雲道：「我猜到了——」

石仁中道：「你猜到什麼？」

蕭雲道：「你愛上一個女人……」

石仁中苦笑道：「愛情的發生會隨時隨地的產生，人都有所愛的人——」

蕭雲道：「那個女人變了心——」

石仁中道：「也許是也許不是——」

蕭雲一呆道：「這怎麼解釋——」

石仁中道：「道理太簡單了，她要是不變心，不會想嫁別人，除非，她爹逼着她……」

蕭雲道：「後者的成分較大……」

石仁中道：「何以見得——」

蕭雲道：「女孩子的心眼最死，愛上一個男孩子永遠不會變……」

仇獨道：「眞有這麼嚴重——」

蕭雲正色道：「男女的感受不同，女人對愛情的感受，可說是生命的全部，男人只能說一部份，比愛情更重要的還有名利……」

石仁中長吸了一口氣，緩緩吐出來，道：「不談了。」他在屋子裏踱着方步，道：「在下要走了——」

仇獨道：「石大哥，我們就等你這句話——」

石仁中道：「幹什麼？」

仇獨道：「上司馬家呀——」

石仁中道：「二位好意在下心領了，在下爲了血海深仇，這趟司馬家之行勢在必行，二位何苦……」

蕭雲道：「石大哥，我們江湖上敬重的是條漢子，你石大哥叱咤風雲的事蹟，我等早久仰了，咱們已經患過難，共過事，從現在開始，你石大哥的事就是我兄弟的事，何況司馬家的事還是因爲我們引起的……」

石仁中突覺豪情一振，道：「二位這樣瞧得起在下，在下感激不已……」

仇獨道：「別盡說客氣話了，咱們快上路吧。」

石仁中目光一閃，堅決的道：「好，咱們就往武林盟主那裏硬闖一下……」

三個年青人仗着己身的藝業，干雲般的豪情，在熱血沸騰下，毅然的踏上了艱鉅征途……

× ×

窗外。

晶瑩的水珠閃耀的射着光彩，幾隻艷麗的蝴蝶翩舞在花叢中，幽幽馥馥的香味連綿的擴散着……

掀開窗子，春蘭伸出頭來，朝花叢裏一望，道：「哎呀，小姐，那株鐵樹開花了……」

鐵樹開花一百年，春蘭滿以爲自己這一嚷嚷，一定會引起小姐的注意，那料到靜悄悄的，連一點聲息都沒有，她心裏一震，急忙回過頭去，只見小姐滿面戚容的坐在床沿上，什麼話也不說，一股勁的發愁……

春蘭凄楚的說道：「小姐，妳這是何苦？」

那少女黛眉深鎖，戚戚哀哀的直嘆氣，道：「秋菊什麼時候能回來？」

春蘭道：「秋菊妹子說過，不管能不能找到石公子，今天一定趕回來。」

那少女淒然道：「唉，這是命——」

春蘭道：「是呀，小姐，妳已然知道這是命就要想開點呀，老爺子許的這門親事你雖然不太滿意，可是司馬公子也是少年俊彥，文武全材呀——」

那少女冷笑道：「不務正業，欺善怕惡——」

春蘭道：「不會吧，老爺子選……」

那少女不悅的道：「我爹看上他爹的名望……」話語間，屋外傳來一連串叩門聲……

春蘭道：「是老爺子……」

那少女道：「請他進來……」

春蘭急忙開門，一個藍布長衫的老者面色紅潤的站在門外，朝屋裏的少女望了一眼，大步跨了進來。

那少女急忙道：「爹——」

那老者嗯了一聲道：「萍兒，你準備好了麼？」

那少女道：「爹，準備什麼？」

那老者唉了一聲道：「孩子，你怎麼又說傻話了，明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咱們東方一門就你這麼一個掌珠，爹不能太寒傖，讓司馬光武譏笑我東方馭龍小家子氣……咦，春蘭——」

春蘭道：「老爺子有什麼吩咐——」

東方馭龍道：「你有沒有把司馬家來的聘禮讓小姐過目……」

春蘭一急道：「老爺子，我……」

那少女道：「沒什麼好看的，我不想看——」

東方馭龍道：「爲什麼？」

那少女說道：「爹，我不喜歡司馬耀宗……」

東方馭龍道：「這是什麼話，日子都選了，你還講這種話——」

那少女道：「爹，爲什麼你事先不問我——」

東方馭龍嘿嘿地道：「爹給你選的人決不會錯，司馬家威震武林，家大業大，你過了門，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那少女黯然的輕嘆道：「爹，你好俗氣——」

東方馭龍一怔道：「俗氣——」

那少女道：「爹，榮華富貴固然是生命中的一部份，那畢竟只佔一小部份，我們做人主要是充實生命，活要活的有意義，像司馬耀宗爲非作歹，不務正業——」

東方馭龍微惱道：「這是什麼話？」

那少女道：「爹，你不該把我許配給他……」

東方馭龍道：「你不滿意——」

那少女道：「我早說過我不嫁——」

東方馭龍神色變道：「你說什麼？」

那少女堅決的道：「我不嫁——」

東方馭龍氣憤的道：「你敢……」

那少女輕吁一聲，說道：「爹，你別逼女兒——」

東方馭龍道：「訂了日子，改也改不了，你明天準備做新娘吧——」

那少女搖頭道：「爹，你後悔——」

東方馭龍道：「你不聽父母的話就是不孝……」

那少女道：「女兒只有一死——」

東方馭龍全身一震道：「什麼？萍兒，你說什麼？」

那少女道：「爹，孩兒寧一死——」

東方馭龍道：「你瘋啦。」

那少女哀怨道：「孩兒不是瘋，而是想死——」

東方馭龍心弦直顫，道：「孩子，好死不如賴活着，你千萬別做傻事，爹也許是錯了，但是，在江湖上能夠與爲父齊名的除司馬一門外，爹再也想不出來還有誰有資格娶你——」

那少女眸光幽光閃動，道：「有，你不要——」

東方馭龍道：「誰？」

那少女道：「石仁中——」

東方馭龍神情一變，怒聲道：「不許提他——」

那少女抗聲道：「爲什麼不許提，爹，爲什麼？」

東方馭龍冷冷地道：「因爲他快要死了——」

那少女聞言後神色剎時變的蒼白，道：「什麼？爹，他爲什麼快死了——」

東方馭龍道：「他犯了司馬盟主的大忌，司馬盟主傳下武林令，聯合武俠同道設法截殺他，你應該知道司馬盟主的力量，他說的出做的到——」

那少女顫聲道：「爹，你也要幫助司馬——」

東方馭龍道：「我們已經是兒女親家，爹能袖手不管麼？」

那少女說道：「爹，我決不嫁司馬耀宗——」

東方馭龍苦笑道：「太晚了，孩子，日子訂好了……」

那少女道：「我不管，爹，你一定得幫助我——」

東方馭龍搖了搖頭，道：「爹也無能爲力——」

那少女淒然的道：「好，爹，那女兒只有以死諫父了……」

東方馭龍叱道：「胡說，你這樣做對得起你死去的娘麼？」

這話一出，那少女似乎再也禁不起心中那股幽怨的哀傷，雙手捂着臉悲悲戚戚的哭將出來，但見她哭的花顫枝搖，顆顆眼淚從她指間流瀉出來。

春蘭也是滿腮淚珠，撲到那少女的身邊，道：「小姐，小姐，你別哭壞了自己的身子——」

東方馭龍哼聲道：「春蘭，多勸勸小姐……」

春蘭突然跪到東方馭龍面前，說道：「老爺子，你就饒了小姐吧，她眞的會尋死——」

東方馭龍揮手，道：「去，去，沒你的事——」

春蘭泣道：「老爺子，小姐萬一……」

東方馭龍道：「你好好看着小姐，小姐如有個三長兩短，我就唯你是問——」

說着轉身朝外行去。

那少女突然抬頭道：「爹——」

東方馭龍回頭嗯了一聲，道：「什麼事？」

那少女道：「孩兒對不起你……」

東方馭龍混身一顫，心底只覺一股涼

氣冒上來，他詫異的望着這個從小在自己手裏長大的孩子，心中突然有種莫明的感傷……

他關懷的道：「孩子，有話直接跟爹說——」

那少女搖搖頭道：「沒什麼……」

東方馭龍深深的瞥了那少女一眼，他覺的她近日來雖然是憔悴不少，但那清麗的面容愈顯的可愛，與她娘當年的樣子一模一樣，他不禁嘆了口氣，忖道：「她太像她娘了……」

忖念未逝，人已朝外行去。

他終究是個男人，疏忽了自己女兒剛才那一剎那的神情，那樣子如果他能多加深思的話，他會不寒而慄——

那少女望着東方馭龍的身影自語道：「爹，別了……」

「春蘭，別了……」

春蘭蒼白的顫道：「小姐，你要幹什麼？」

那少女平淡的道：「春蘭，去園子裏採一把花來……」

春蘭一呆道：「現在——」

那少女道：「嗯。」

春蘭詫異的道：「小姐，你……」

那少女淒然的一笑道：「你別多疑心，我不會怎麼樣。」

春蘭點頭道：「小姐你要想開點。」

那少女揮了揮手道：「去吧，拾好的花採……」

春蘭猶疑片刻，道：「好，你可不能做傻事——」

那少女笑道：「你看我會麼？」

春蘭一呆道：「我……」

她凝注在那少女臉上片刻，似乎想從她臉上能找尋出一點蛛絲馬跡，結果令她那麼失望，她竟然什麼也沒看出來，那少女像座塑像樣動亦不動的坐在那裏。

春蘭不放心的道：「小姐，等秋菊回來再……」

那少女道：「爲什麼？」

春蘭道：「我在這裏陪你……」

那少女笑道：「你怕什麼？」

春蘭道：「我怕，我怕——」

那少女淒然一笑道：「你怕我死對不對？」

春蘭不可否認的點點頭，一臉愁苦的樣子。

那少女黯然的說道：「你覺得死可怕麼？」

春蘭顫聲道：「可怕——」

那少女道：「那是因爲你覺得活着比死有意義，所以你才會去留戀生命，愛惜自己，但是，當一個人認爲活着遠比死還要痛苦的時候，他就會覺的死比活着更來的舒服——」

春蘭瞪大了眼睛道：「小姐，你怎麼會有這種思想——」

那少女道：「怎麼，不應該有麼？」

春蘭道：「這不是我們這般年齡該懂的……」

那少女冷冷地道：「你那是在自貶自己，我們的年齡也許與別人有所差異，可是思維的能力却不一定比別人差，有許多問題，那些痴長於我們的人還不一定比我們懂呢——」

春蘭似懂非懂的道：「小姐，你眞了不起——」

那少女苦笑道：「了不起，算了，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

她眸光凝視着窗外，又道：「你看那些花開的多好……」

春蘭打趣道：「人比花嬌，小姐，你比花漂亮多了——」

那少女苦澀的說道：「花開花謝總無情，來亦匆匆，去亦匆匆，唉，人生如夢，幻眼成空，我眞不知道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春蘭急聲道：「有，人活着才能去享受生命——」

那少女搖頭道：「生命裏要有愛才有生氣——」

春蘭道：「我不懂這些，我只知道一個人能吃的飽，穿的暖，找個人嫁了，一輩子過好日子就行了……」

那少女搖頭道：「平凡——」

春蘭道：「我們本來就是個平凡的人嘛——」

那少女揮手道：「你還沒去採花」」

春蘭道：「好，我去——」

她突然輕鬆了許多，朗爽的一笑，人似輕風，嗖的穿窗而去，那快速的身影，連她主人都搖頭嘆許。

那少女眸子裏突然淌下了兩滴淚水，從袖子裏緩緩拿出一柄綠色玉柄的匕首，仰望着空中，她淒然的嘆了口氣，淚珠沿着面頰簌簌而落。

在她耳際彷彿響起慈母般的呼喚，她那死去多年的親娘影子剎時飄浮在她的眼前，是那麼的眞切——

她悲涼的道：「娘，你一定很寂寞，女兒來陪伴你……」

她舉起那柄匕首，緊緊閉起了自己的眼睛，用勁的朝自己心口窩上戳去，其速之快，令人目眩。

「小姐——」

春蘭一聲大叫，人似穿越空中的箭簇，迅快無比的撲了過來，玉掌斜撩，疾速的拍在那少女的臂上。

那少女只覺手臂一麻，哎呀一聲，那柄匕首已滾落在地上，眞是險中有險，分厘之差而已。

春蘭顫聲哀叫道：「小姐，你這是何苦——」

地上散滿了花朵，紅，黃，綠，橙……各色各樣的花瓣散散落落，這眞是人身似寄，花亦凋零……

那少女捂着自己的臉淒淒切切的哭泣起來。

春蘭急急說道：「小姐，別那麼看不開，……」

那少女泣道：「春蘭，別管我——」

春蘭道：「小姐，你不能死，你死了，老爺子怎麼辦？」

那少女全身一顫道：「我爹怎麼？」

春蘭道：「他會經不起這打擊……」

那少女說道：「他不該逼我嫁給那個人……」

春蘭道：「老爺子也是爲你好……」

那少女搖頭道：「你錯了，老爺子不是爲了我，他純爲了自己在武林中的地位，你該知道，司馬盟主如果和我爹聯合起

來，江湖上將沒有一派能與之匹敵，聯合最好的手段就是結上兒女親家……」

春蘭睜大了眼睛道：「真的——」

那少女點頭道：「我是犧牲者——」

春蘭噓了一聲道：「小姐，那也犯不着死呀——」

那少女輕嘆道：「難道我還有什麼法子，……」

春蘭道：「咱們可以逃婚——」

那少女一呆道：「逃婚——」

春蘭道：「是呀，你我收拾一下，遠走高飛——」

那少女一笑道：「你好天真——」

春蘭道：「難道不行——」

那少女道：「江湖上誰不知我爹及司馬盟主互通聲氣，我能逃出去，又有誰敢收留我們……」

春蘭一震道：「那怎麼辦？」

那少女苦笑一聲道：「看樣子只有認命了……」

春蘭道：「唉，那就沒法子了——」

那少女道：「最好辦法就是死——」

春蘭搖手道：「那更不行——」

那少女道：「為什麼？」

春蘭說道：「老爺子也丟不起這個人呀——」

那少女一呆，登時楞在那裏，她一心只想到死，根本沒想到這些，不錯，東方一門世代英雄，如果自己真的仰首自盡，只怕東方一門的臉全給自己丟光了。

那少女顫聲道：「那我連死的自由都沒有——」

春蘭道：「你不能死，我們只有另想別的法子——」

那少女道：「還會有什麼法子呢？」

春蘭道：「找石仁中——」

那少女道：「他有如閒雲野鶴，到那裏找呀——」

春蘭道：「不管怎麼樣，秋菊今天一定要趕回來……」

那少女道：「她回來，也解決不了事情——」

春蘭道：「那可不一定——」

那少女道：「好吧，只有這樣……」

說着一聲長嘆，幽幽的傳進耳中，聞者無不鼻酸。

× ×

遠方現出一點魚白，朦朧的上弦月，早已隱進了雲裏，縷縷陽光緩慢的散射出來……

在這稍有寒意的早晨，遠處緩緩馳來三道騎影，三個人風塵僕僕的跨馬而至，面上俱無倦意——

當中那個看看遠處道：「咱們已趕了一夜的路，該歇歇了——」

另一個道：「石大哥，你累啦——」

石仁中搖頭道：「累倒不累，我怕你們……」

那個先前說話的漢子道：「我和仇獨都挺的住——」

仇獨一笑道：「是呀，蕭雲和我都挨的過……」

話語間，遠處忽然傳來一聲馬嘶，刹時，一縷騎影朝着這裏如飛般的電疾射來，趕的又快又疾——

石仁中一楞道：「此人定有急事，咱們閃閃——」

仇獨道：「冒死鬼——」

正說間，那人已乘騎而至，一語不發，揮起一條長鞭，照着仇獨的臉上抽來，手法之快，殊出各人意外。

仇獨急閃，叱道：「混蛋——」

正因為他這急切的一閃，而讓出一條路來，那人已乘騎而過，可是仇獨開口罵，他那個人似乎被罵惱了，回過頭狠狠的盯了仇獨一眼，看的仇獨心中直顫——

好一雙幽怨的眸光，是那麼的顫動心弦……

仇獨一聲叫道：「石大哥，追——」

這聲石大哥一出，已馳出甚遠的那匹健騎突然前蹄一仰，陡然轉過身來，朝着這裏疾奔而來。

人未至，聲已先傳到：「誰姓石—」

石仁中朗聲道：「正是在下——」

那道騎影倏地停住，雙方這一打量，仇獨心中那股氣可冒大了，對方原來是個嬌滴滴的少女，仇獨哼聲道：「你是什麼人？」

那少女理亦不理，道：「石公子，不認的我了——」

石仁中道：「面生得很——」

那少女道：「石公子快跟我走——」

石仁中一楞，道：「跟你走……」

少女面上一片冷凝，朝着石仁中斜睨了一眼，說道：「石公子，你非跟我走不可——」

仇獨對這個神秘少女早就看不順眼了，此刻好不容易抓住機會，先前那股子火氣不禁全冒了上來。

他冷叱一聲，道：「石大哥憑什麼跟你走，……」

那少女杏眼一瞪，冷冷地道：「沒你的事，你滾開……」

仇獨吼道：「你是什麼東西？」

那少女冷冰的道：「不給你點教訓，你不會知道我秋菊的厲害——」

她面靨上透着一股冷厲的殺氣，右手緩緩的舉起來，休看她的動作緩慢優雅，暗暗蘊藏着無限殺機，蕭雲是個大行家，睹狀神色頓時一變。

蕭雲急忙道：「別打——」

仇獨叫道：「為什麼？難道說我還會怕個娘們……」

蕭雲道：「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說，來，讓我問問她——」

仇獨叫道：「問個屁，看她那副德性準不會是個好東西——」

秋菊怒道：「你說什麼？」

仇獨道：「我說——」

底下的話還沒說出來，蕭雲已撞了他一下，硬是把他底下難聽的話逼回去了，氣的仇獨直跺腳——

蕭雲轉首道：「石大哥，你跟這位姑娘……」

石仁中沉思道：「似曾相識……」

秋菊道：「我們見過一次面……」

石仁中緩聲道：「恕在下冒昧，不知道，……」

秋菊急聲道：「這不重要，你先跟我走……」

石仁中道：「姑娘，你不把事情交待清楚……」

秋菊道：「來不及了，再晚了你後悔一輩子……」

石仁中一楞，道：「後悔一輩子——姑娘，在下不懂你的意思——」

秋菊說道：「我說一個人，你就明白了，……」

石仁中一震道：「誰？」

秋菊道：「東方萍——」

石仁中全身直顫道：「是她……」

秋菊道：「婢子奉東方姑娘之命專程尋找公子……」

石仁中心中一凉，道：「貴小姐找在下有事麼？」

秋菊十分不悅的道：「當然有事了，否則我也不用千里迢迢的……」

石仁中道：「在下願聞其詳……」

秋菊說道：「東方姑娘，明天就要于歸——」

石仁中愴然的道：「恭喜她了。」

他愴然的說出這幾個字後，只覺得手腳冰涼，但面上卻表現的十分平靜，殊不知他內心之痛苦，決不是局外人所能夠了解，……

秋菊微惱道：「這就是你要說的？」

石仁中苦笑一聲，道：「我還能說什麼呢？」

是的，他還能說什麼呢？在這種情景下，縱有千言萬語也無法表達出來，只有把那無限的情意深深埋在心底，除了那默默的祝福，他又能說些什麼呢……

秋菊冷冷地道：「難道你不要東方姑娘了。」

石仁中道：「我能要麼？」

秋菊道：「為什麼不能？」

石仁中說道：「她已經是司馬家的人了……」

秋菊黯然的說道：「小姐始終沒忘記你……」

石仁中驟覺血氣上湧，叫道：「這話我聽多了……」

秋菊一震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石仁中道：「道理太簡單了，她如果真的還沒忘記我，就不會答應別人的求親，現在，她在結婚的前夕，告訴我這句話，是不是有意諷刺我……」

秋菊道：「石公子，你不能這樣侮辱小姐——」

石仁中冷聲道：「我會侮辱她麼？秋菊姑娘，請回覆貴小姐，就說在下恭喜她了，……」

秋菊幽怨道：「你不要見我們小姐一面……」

石仁中道：「那有什麼意義呢——」

秋菊道：「也許有許多事並不如你想像的那樣——」

石仁中道：「自古多情空餘恨，在下只有認了……」

秋菊急聲道：「你不能認——」

石仁中一怔道：「有原因麼？」

秋菊道：「當然有——」她長吸口氣，道：「我們小姐愛的是你……」

石仁中哼了一聲道：「女人嘴裏的話太甜了——」

秋菊道：「我們小姐不是個普通的女人，你不能以庸俗的眼光衡量她，她輕易不會去愛一個人，愛上了也永不會變，你們相識也不是一天了，難道，你連這點都看不出來……」

石仁中長嘆道：「那她為什麼要答應這門親事——」

秋菊道：「這純是誤會，一開始她就不答應這門親事，可是我們老爺子脾氣你是知道的，他不准小姐有反抗的意思。」

石仁中道：「這理由足夠了……」

秋菊怒道：「你這個人怎麼不講理，我跟你說好說歹的到底是為了誰，還不是為了你們好，沒想到你這個人不但不領情，反而狗咬呂洞賓——」

仇獨叫道：「喂，喂，你說話客氣一點——」

秋菊白了他一眼道：「我現在火氣很大，希望你不要惹我……」

仇獨道：「惹你又怎麼樣——」

秋菊哼聲道：「有機會你就知道我是不是好惹的——」

仇獨叫道：「好，丫頭，現在就是機會……」

秋菊不屑道：「我沒空——」她朝石仁中瞅了一眼道：「石公子，你到底打算怎麼樣？」

石仁中淡淡地：「她已是別人的人了，我還能怎麼樣？」

秋菊道：「不管怎麼說，你總要和她見一面——」

石仁中道：「不必了……」

秋菊瞪大了眼睛道：「為什麼？」

石仁中道：「往日的愛情已經遠去了，留下的是一串美麗的回憶，我能擁有這些已經很滿足了，不再冀求那些我得不到的東西……」他深長的嘆了口氣又道：「告訴貴小姐，我們之間的情意雖了，但，我們曾互相愛過，愛過對方，也被對方愛過，所以我們並不覺得遺憾……」

這一番話含有太多太多的哲理，也含有太多太多的傷情，仇獨在這方面是個初學，尚不能體會個中的酸楚，蕭雲却不同了，他驚訝石仁中對愛情了解的透澈，幾乎與他那玄秘的武功一樣令人深不可測，秋菊是個女人，在這方面的觸覺更敏銳，她似乎更能了解石仁中此刻的心情，黯然的望着眼前這個奇怪的男子漢……

秋菊幽幽地一嘆道：「我們小姐有眼光——」

石仁中微怔道：「秋菊姑娘，你話裏有話——」

秋菊道：「從你的話裏我已知道你是個什麼人了。」

石仁中道：「什麼樣的人？我倒想聽聽你們女人對我的置評……」

秋菊道：「值得愛的人——」

石仁中聞言哈哈大笑道：「值的愛，秋菊姑娘，你把我說的太偉大了……」

秋菊道：「你也許不懂，我們女孩子在這方面的觀察比較深刻，什麼樣的人只要一談話，也就摸個八九不離十……」

石仁中說道：「我們愈說愈離譜了，秋菊姑娘，麻煩你回去告訴東方姑娘，在我們之間，已沒有什麼遺憾，我願意祝福她，……」

秋菊變色道：「你不想多去了解？」

石仁中道：「了解的愈深，我愈會痛苦……」

（未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非·文
盧令·圖

魔劍恩仇



＊＊＊＊＊＊＊＊＊＊＊＊＊＊＊＊＊＊＊＊＊＊＊＊＊＊＊＊＊＊＊＊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易湘琴、袁玉急躁誤事，與巫九娘發生衝突，易、袁雙負重傷，巫九娘獨目又瞎，康浩急得搪詞善後，黃石生等假扮太平山莊少莊主，因探知易君俠卽將回堡，遂藉辭離去，臨行暗約康浩往後山相晤，康浩依言前往，得見駱伯傖等。巫九娘以獨眼已瞎，且年歲又高，暗存自戕之念，死前要康浩承受百禽宮門匙及娶月眉，駱伯傖以此爲消除雙方仇怨之唯一途徑，毅然命康浩承允下來。康浩在趕返一劍堡途中，見一中年站在山頭，康浩忙閃身荒草叢以窺究竟，未幾，那中年向草叢走來——

＊＊＊＊＊＊＊＊＊＊＊＊＊＊＊＊＊＊＊＊＊＊＊＊＊＊＊＊＊＊＊＊

涉險探隱秘　靈丹綰義魂

那人一轉身，正瞧得康浩機伶打個寒噤，原來那人一張臉上，全是縱橫交錯的傷疤，上起髮額，下至頸腮，幾乎找不出一塊完好的肌膚。

那些傷痕，似刀割，又似獸爪，雖然都已痊癒了，整個臉部却因傷口糾合，皮膚扭曲變形，五官也跟着錯動了位置，看來更是怵目驚心，猙獰可怖。

那人走到溪邊草叢裏，蹲下身子，用手挖開泥土，取出一個油布包裹和一柄長劍，然後又將浮土掩蓋復原，揹了包裹和長劍，仍向峭壁盡頭走去。

他好像對附近地勢已甚熟悉，回到峭壁邊，身形一閃，飄然而下。

康浩連忙緊跟了過去，可是，等他奔到峭壁邊沿，探頭向下張望，却已經看不見那人的影子。

康浩望着那遍佈苔蘚的峭壁，心裏不期泛起陣陣寒意，暗忖道：此人面目陌生，決非一劍堡門下，從他埋藏兵刃和包裹這些行徑推測，分明已在附近隱伏了不少日子，如此看來，必定是復仇會派來監視一劍堡的高手無疑了……

×　　×

風雲易變，天意難測。原本晴朗的天氣，入夜以後，竟突然下起雨來。

這陣雨，從傍晚開始，直下到二更時分猶未停止，雖然雨量並不大，却替康浩和湘琴的出走，造成了最好掩護。

細雨迷濛下，兩人悄然離開了後花園，冒雨越過護堡河，袁珠早已牽着兩匹馬，站在一棵大樹下等候了。

康浩接過韁繩，拱拱手，道：「咱們先走一步，在易堡主回來之前，後園方面，還要多多煩勞姊妹照拂。」

袁珠點了點頭，眼中閃亮着晶瑩淚光，黯然說道：「只等易伯父回來，我和二妹也要走了，今夜一別，不知何時才能重

唔……」

湘琴緊緊握住她的雙手，接口道：「放心，不會很久的，剛才娘告訴我，要我隨康大哥走，主要是爲了避開太平山莊的耳目，以便拒絕他們求婚的事，等這件事過去了，咱們很快就會回來的，妳和二姐儘管放心住在我家裏跟我娘作個伴兒。」

袁珠苦笑道：「咱們離家太久，也想早些回去看看，如果你們並無固定去向，在路過河間府的時候，千萬不可過門不入啊！」

湘琴笑道：「那一定要去看望你們的！」顯然，她並不知道一劍堡目下處境之險惡，只當是件隨情郞出遊，竟難掩內心的高興。

袁珠目光掃向康浩，無限眞誠的叮囑道：「保定府離河間不遠，但願少俠不吝移玉！」

康浩忙說道：「是的，如得其便，還要奉請賢姊妹駕蒞保定一行，另有要事相告。」

袁珠聽得微微一愣，却萬萬也想不到康浩所謂「要事」，竟是「奪命雙環」的消息，竟沒有深問下去。

這時候，細雨霏霏猶未稍歇，康浩見時間已近三更，便催促湘琴上馬，互道「珍重」而別。

兩騎併轡前行，轉過山脚，果然望見路旁有一片橘林。

康浩一夾馬腹，馳近林邊，向湘琴招招手，道：「雨太大了，咱們去林子裏避一避再走吧！」

湘琴詫道：「娘不是叫咱們儘快些走麼？這雨一時半刻停不了，何不索性趕一程呢？」

康浩道：「雨天泥地鬆軟，容易留下蹄印，咱們一面避雨，一面可以將途中蹄印掩去，以免遺下痕跡。」

說着，已下了馬，當先向林中走去。

湘琴雖不十分情願，也只好依他，兩人牽馬進入橘林，先安頓好馬匹，康浩囑咐湘琴在林中避雨休息，自己折了一束樹枝，藉口清掃馬蹄痕跡，實則出林探望黃石生的接應。

可是，他在林外等了好半晌，雨勢漸漸小了，時間也過了三更，却沒有看見接應的人出現。

正在納悶，突然瞥見林中有一條人影疾閃而沒。

康浩目光銳利，只覺那人影十分眼熟，分明是一個中等身裁的人，穿着一件天藍色的儒衫……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慌忙撤出木劍，飛步奔回橘林。

剛進林子，又聽見湘琴一聲驚呼——

康浩旋風般飛掠而到，趕至避雨的地方，一看之下，却驚得呆住了——原來林子裏不知何時多了三個人，竟是一劍堡主易君俠和秦金二老。

林中光綫雖然很陰暗，仍可清晰的看見易君俠正滿臉怒容，一隻手緊扣着湘琴的脈門，另一隻手高高舉起，似欲痛毆湘琴。而湘琴則張口結舌！惶然不知所措。

秦金二老聽見康浩的脚步聲，同時轉過身子寒光連閃，兩柄長劍已拔出鞘來。

一劍堡主易君俠面罩寒霜，冷冷掃了康浩一眼，哼道：「果不出方老夫子的預

料，閣下居然趁我不在堡中，誘拐我的女兒私奔，如今被我當場截獲，竟還敢持械抗拒，康朋友，你的胆量未免太大吧！」

康浩連忙拱手道：「堡主請暫息雷霆之怒，晚輩有下情稟告……」

湘琴也顫聲叫道：「爹！你別錯怪了好人，康大哥並沒有……」

易君俠叱道：「畜牲，你還有臉替他求情！我也斃了你這不孝的畜牲，再跟姓康的算賬！」右掌一舉，又待劈落。

康浩大聲道：「堡主且慢下手，一切罪責，晚輩承當，實與令媛無關。」

易君俠冷笑道：「你以爲仗着風鈴魔劍楊君達的名頭，我就不敢懲治你了麼？秦金二老，替我拿下了！」

秦夢熊和金松同應一聲，一抖長劍，大步直欺過來。

康浩道：「不勞二位動手，晚輩自願跟隨堡主前去領罪，只求放過令愛。」說着，抛了木劍，垂手而立。

易君俠似乎微感意外，怔了怔，道：「你別以爲這套苦肉計就能打動誰的心，老實告訴你，易某人不吃這一套，我先廢了你一身武功，再讓你領受活罪。」

康浩道：「只要堡主答應放過令愛，別說一身武功，便是性命晚輩也不惜。」

易君俠喝道：「你當我做不出來？」

康浩道：「晚輩不敢，敬請堡主出手就是了。」

易君俠仰面冷哂道：「好！既然你自求一死，易某人就成全你吧！」駢指點閉了湘琴的穴道，大踏步向康浩走來。

秦夢熊掉轉長劍，將劍柄遞給易君俠，低聲道：「堡主須防小輩使詐……」

易君俠一擺手，冷笑道：「諒他不敢。」說着，人已走到康浩面前。

康浩仍然垂手不動，肅容道：「堡主能否容晚輩在臨死之前，爲今夜之事畧作申述……」

易君俠截口道：「不必！我若錯殺了你，自願橫劍替你償命。」

康浩淒然一笑，嘆道：「既如此，晚輩無話可說，請堡主動手吧！」

易君俠不再多說，跨上一步，豎掌如刀，對準康浩頭頂，狠狠劈了下去……

康浩自份萬難倖免，但爲了湘琴的淸白，決心一死以求昭雪，俛首垂手，毫不作反抗打算。

誰知易君俠掌勢劈落，僅在他腦門上輕拍了一下，接着，一個熟悉的聲音笑道：「康賢姪，你這條性命，就這般不値錢嗎？」

康浩吃了一驚，猛然抬起頭來，却見易君俠和秦金二老都望着自己吃吃而笑，尤其那位「一劍堡主」，更是笑得眉飛色舞，大有得意之色。

剎那間，他恍然頓悟，驚喜的叫道：「你是黃四叔？」

「一劍堡主」聳肩笑道：「幸虧是四叔，如眞是易君俠，你豈不死得冤枉？」

康浩鬆了一口氣，赧然笑道：「四叔的易容術眞是妙絕人寰，不僅外貌改變，連聲音和神態全變了，叫人看不出絲毫破綻……」

黃石生搖頭道：「不！你說錯了，天下絕對沒有找不出破綻的易容術，一則夜間光綫陰暗，你無法仔細查看，二則因有秦金二老隨行，你想不到三個人都是假扮的，三則事出意外，你被眼前這種突然的變故所驚，神思已亂，自然不會疑心咱們是假的了。所以，易容一道，其理艱深，不僅外貌的酷肖，神情的模仿，身份的配襯，更須兼顧時間和環境，偶一爲之，定收奇效，時下有些人，以爲單憑一張人皮面具，就可以千變萬化，那簡直是在胡說八道。」

康浩點頭受教，接着問道：「但四叔如此煞費苦心，假扮成一劍堡主，有甚麼目的呢？」

黃石生微笑道：「我想趁易君俠返堡之前，先跟歐陽佩如談一談？」

康浩驚聲道：「四叔，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呀，他們是夫妻，只怕不容易瞞得過去。」

黃石生道：「夫妻同床異夢，跟陌生人沒有甚麼兩樣，何況他們已經分居了十多年。」

康浩道：「歐陽夫人武功，不在一劍堡主之下，萬一被她識破了，想脫身就難了。」

黃石生傲然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能否揭開易君俠身份之謎，端在今夜一幕，縱然冒點驚險，也是値得的！」

回頭向兩個假扮秦金二老的弟兄揮揮手，接道：「時間不早，把這兒收拾一下，咱們也該走了。」

兩人同聲應諾，一個便去驅趕馬匹，一個抱起湘琴，將她安頓在一株枝葉較密的樹上。康浩道：「她穴道未解，一個人留在林子裏，不會有危險麼？」

黃石生道：「不要緊，此地頗爲隱蔽，我另外又留了兩弟兄在林外守護，咱們早去早回，料無妨礙。」

康浩見黃石生身上也是一襲藍色儒衫，只當他就是自己在林外瞥見的藍衣人影，竟依言留下湘琴，跟隨着黃石生出林而去。

誰知他們離去未久，橘林中却幽靈般出現一個背揷長劍，肩上斜掛着油布包裹的藍衣少年。

那少年舉步輕如落葉，不帶絲毫聲音，一張遍佈疤痕的醜臉上，冷冰冰沒有任何表情，身形移動，迅捷而沉穩，眨眼間便到了湘琴置身的樹下。

他仰起頭來，望着昏睡未醒的湘琴，足有半盞熱茶之久，不言不動，就像連呼吸也全部停止了似的。

良久，良久，才見他緩緩伸出右掌，在樹身上輕拍了一下，那株比海碗還要粗的樹幹，竟然「卡察」一聲，應手折斷。

藍衣少年單掌一翻，托住湘琴，輕輕放在地上，彈指解開了她的穴道，自己也蹲下身子，用兩道銳利的目光，烱烱迫視着湘琴。

湘琴睜開眼睛，突見面前蹲着一個奇醜無比的陌生男子，嚇得失聲叫了起來。

「你——你是誰？」

藍衣少年沒有回答，只是目不轉睛的瞪着她，醜臉之上，一片冷漠。

湘琴想站起來，却怕碰着那張醜臉，想推他，又有些胆怯，迫得以手撐地，向後縮退了兩三尺，顫聲喝問道：「你是甚

麼人？你要幹甚麼？」

藍衣少年醜臉牽動了一下，似笑非笑，然後慢慢站立起來。

湘琴急忙挺身躍起，倒退一大步，用手按着劍柄，胆量才畧壯了些。

藍衣少年冷冷開了口，說道：「你放心，我不會殺妳的。」他說這兩句話時，語氣中充滿了狂意，倒像是他本來應該殺死她，如今答應不殺她，已經是十分寬大了。

湘琴驚疑不已，又問道：「你究竟是誰？問你話，爲甚麼不回答？」

藍衣少年木然道：「你最好不要問我，先讓我問你幾句話。」

湘琴望望他那張恐怖的醜臉，心裏不禁有些畏怯，點頭道：「好！就讓你先問吧！」

藍衣少年目光凝聚，緩緩問道：「妳告訴我，你就是一劍堡堡主易君俠的女兒嗎？」

湘琴道：「不錯。」

藍衣少年又道：「剛才那姓康的是你甚麼人？你爲甚麼跟他私自出走？要到甚麼地方去？」

湘琴遲疑了一下，不悅道：「這是我的私事，你管得着麼？」

藍衣少年冷漠的道：「我不想管你的私事，但是這關係你的生死，希望你老實回答！」

這番說，無意中激起湘琴的傲性，一怒之下，連怕也忘了，冷笑道：「哈！別以爲你自己有多了不起，你想威脅我，我就偏偏不說，怎麼樣？」

那藍衣少年毫無喜怒之色，只冷漠的說道：「我勸你還是老實回答的好。」

湘琴冷聲道：「假如姑娘我不高興回答呢？」

藍衣少年道：「那很簡單，我只有暫時將你帶走，直到事情弄清楚，再決定要不要殺你！」

湘琴黛眉一揚，翻手拔出了雙劍，嬌叱道：「少吹大氣，你來試試看！」

藍衣少年眼中精芒微閃，彷彿已有怒意，但仍然屹立未動，冷冷道：「你想跟我動手麼？」

湘琴道：「就算是又怎樣？」

藍衣少年搖了搖頭，說道：「想不到你外表看來很聰明，實際却是天下最笨的人……」

湘琴反唇相譏道：「你自己認爲很了不起，其實却是個胆小鬼，你若不敢動手較量，趁早快滾，吹大氣，說大話，就能嚇唬住誰了……」話猶未畢，一陣脚步聲響，林外奔進來兩名勁裝大漢。

這兩人都是黃石生留下守護橘林的得力弟兄，聞聲趕來查看，一見湘琴穴道已解，正跟一個面貌醜惡的陌生少年仗劍對峙，不由大吃一驚，急忙拔出兵刃，雙雙將藍衣少年擋住。

其中一個低聲對湘琴說道：「易姑娘不要慌，咱們是康少俠的朋友，特來相助的。」

另一個接道：「這醜鬼是甚麼人？姑娘請告訴咱們，自有咱們對付他，不勞姑娘親自動手。」

湘琴大喜道：「你們眞是康大哥的朋友麼？那太好了，這傢伙正在吹大氣，說要把我帶走，又說要殺我呢！」

兩人聽了，同是一震，其中一個向同伴揮揮手，沉聲道：「老九，你保護易姑娘，讓我先試試這傢伙有多少斤量。」話落，猛可向前踏出一大步，左手劍訣微領眼神，右腕疾送，長劍一式「白蛇吐信」，暴點而出。

那藍衣少年負手屹立，神態一派冷傲，對那飛刺過來的長劍，連正眼也沒有掃過一瞥，就像那刺來的不是鋒利的劍尖，只不過一根草梗而已。

出手勁裝大漢覩狀暗驚，心知對方越沉着，越不易對付，劍式才使出一半，忙不迭一頓手腕，便想撤招。

誰知就在他心念甫動的刹那，突聞那藍衣少年冷然喝道：「撤手！」

喝聲中，只覺暗影一閃，劍身已被藍衣少年探手一把握住。

那藍衣少年用赤裸裸的手掌握住劍鋒，就好像握着一截木棍，微一振腕，「錚」地一聲脆響，長劍竟然被硬生生折爲兩段。

勁裝大漢駭然倒退了三四步，一聲驚呼尚未出口，藍衣少年順勢一抖手，半截斷劍已挿進了他的胸口……

老九看得心胆俱裂，一面揮劍阻敵，一面急叫道：「易姑娘，快走！」

湘琴目覩那藍衣少年赤手奪劍殺人，竟比揑死一隻螞蟻還要容易，情知不能再逞強了，慌忙轉身便跑。

剛奔出十餘步，身後傳來一聲刺耳慘呼，顯然，那「老九」也遭了毒手……

湘琴連頭也不敢回，顧不得林中崎嶇，更顧不得樹枝交錯，扯散了頭髮，掛碎了衣衫……急急穿林而逃，只擇那林葉深密處，踉蹌狂奔。

正張皇奔逃間，突然發現林子虆着兩匹馬……啊！可不就是自己和康大哥的坐騎麼？被誰移藏到這兒來了？

湘琴喜出望外，急忙解開馬韁，飛身而上，用力加了兩鞭，伏鞍催馬向林外衝去。

那馬兒負痛，發蹄猛衝，不片刻，便透林而出。

林中寂然如死，不聞追趕之聲，湘琴只說已經平安脫險了，剛鬆得一口氣，突覺馬匹揚蹄嘶鳴，奔行頓止。

扭頭回顧，却見那張滿佈疤痕的醜臉，正怒目瞪視着她……

湘琴如見鬼魅，驚呼了一聲，沒等那藍衣少年動手，自己便從馬背上暈摔了下來。

藍衣少年將她橫放鞍前，翻身上馬，一抖草韁，緩緩向南而去……

× ×

雨，漸漸停了。浮雲散去，透出了慘淡的月光。

夜雨初歇，園中又起啾啾虫鳴，草木林梢，凝水如珠，雨後氣息，顯得份外淸新，在寧靜的夜色中，更播着無限生機情趣。

然而，在這恬靜幽美的景色下，却隱藏着四顆激動不安的心……那就是康浩，黃石生和兩名假扮秦金二老的弟兄。

他們冒雨潛入後花園，一直躲藏在距

離茅屋十丈外，目不轉睛注視着屋中動靜，可是，奇怪得很，茅屋門窗大開，燈光雪亮，却始終沒有看見歐陽佩如的人影出現。

如此雨夜，她爲甚麼還沒有安歇？既然亮着燈光，爲甚麼不見人影？如果她在屋中，怎會毫無動靜？如果不在屋中，爲甚麼又遍燃着燈火呢？

這種詭異的情形，令人猜不透其中原因，黃石生雖然滿腹智謀，也被眼前怪異現象弄糊塗了，只得耐心守候在暗處，不敢冒然現身。

雨停不久，康浩忽有所見，用肘輕輕碰了黃石生一下，低聲道：「四叔請注意茅屋後面那座峭壁……」

黃石生急忙凝目望去，果見一條白色人影，在峭壁頂端閃了閃，突然似星丸飛墮，循壁而下。

影歇，但見歐陽佩如渾身白衣，外罩一件雪白斗蓬，背插長劍，正由峭壁上匆匆返回後園。

黃石生心中一動，啞聲道：「幸虧咱們已經早一步離開了，她一定是發現咱們曾在後山紮營，特意冒雨趕去查看的。」

康浩道：「紮營的山谷距離尙遠，未必會被她發覺，我想，她一定是看見我遺留在石壁縫內那幾支樹椿了，要不然，就是業已發現那藍衣人的蹤跡。」

黃石生點頭道：「這三種情況都有可能，由此看來，她不僅武功很高，心思也很愼密，等一會見面的時候，倒要特別當心些才行。」

康浩道：「四叔，咱們還是走吧，別被她看出破綻，不好脫身。」

黃石生沉吟了一下，道：「既然來了，豈能半途而廢。賢姪多多留意園門和那座峭壁，如果沒有意外發現，就不必露面，一切自有愚叔應付。」接着，又向兩名假扮秦金二老的大漢吩咐道：「你們只遠遠跟隨，不可開口，更不可站在太明亮的地方，若有變故，便用連弩和天火霹靂袋掩護退却……」

這時候，歐陽佩如已經返回茅屋中，但她並沒有熄燈安歇，只在佛堂中停留片刻，取了一隻藤籃，又匆匆離開茅屋，直向水潭邊走去。

黃石生輕咳一聲，舉步迎了過去，揚聲叫道：「佩如——」

歐陽佩如聞聲一驚，猛抬頭，急忙倒退了兩三步，駭然道：「啊！是你？」語聲充滿了驚異，同時將手中藤籃飛快的藏到身後，似乎有些舉止失措的模樣。

黃石生微微一笑，說道：「不錯，是我回來了，如此深夜，佩如，你還沒有安歇？」

歐陽佩如又退了一步，冷漠的問道：「你到園裏來幹甚麼？」

黃石生道：「我剛剛回堡，特地來看望你……怎麼？你有事要出去嗎？」

歐陽佩如一縮身子，道：「沒有……沒有甚麼事。我只是心裏煩悶，睡不着，想去園子裏走走……」

黃石生見她言詞支吾，神色頗顯慌張，心中不禁暗暗詫異，表面上却故作關切的試探道：「佩如，你休養了這許多年，心境還不能平靜麼？」

歐陽佩如彷彿因這句話而大感不悅，佛然變色道：「笑話！我心地光明磊落，仰無愧於天，俯無怍於地，既未沾辱你們易府聲譽，更未敗壞咱們梅谷家風，倒要請教，我有甚麼不能平靜的心事？」

黃石生知道自己說錯了話，連忙轉圜說道：「佩如，你誤會了，我是指你的病情——」

話猶未畢，歐陽佩如已冷冷截口道：「告訴你，別跟我提甚麼病不病！我心裏煩，想早些休息，假如沒有旁的事情，就請你離開這座園子！」

黃石生楞了半响，訕訕笑道：「都怪我不會說話，惹你生氣，竟下起逐客令來了！」

歐陽佩如冷冷道：「豈敢。這是一劍堡的產業，我那兒有資格逐客？但咱們當年有約在先，未得我的允許，任何人均不能擅進這座園子，這項諾言，你大約還記得吧？」

黃石生忙道：「記得！記得！我親口答應的話，怎麼會忘記呢——」

歐陽佩如道：「那我要請問一聲，秦金二位教練到後園來，却是誰允准的？」

黃石生道：「是我太疏忽了，我這就讓他們退出園外去。」

回頭向二人使個眼色，揮手道：「你們先去園門外等候，我有幾句重要的話跟夫人商談，一會就來，如果方老夫子尋我，就叫他多派人手出堡去追，無論如何要把人截回來，知道了嗎？」

兩名假扮秦金二老的大漢齊聲答應，依言退去——但他們並沒有眞正離開後花園，却在園門附近隱身等候，以防有人潛入。

歐陽佩如凝目問道：「你要他們去追截甚麼人？」

黃石生故作驚詫道：「原來你還不知道？小琴已經被人誘拐私奔了！」

歐陽佩如輕哦了一聲，淡淡的問道：「誰說的？」

黃石生道：「我接獲方夫子急訊，連夜趕回來，難道他們竟沒有禀報你麼？」

歐陽佩如沒有回答，却仰面哂道：「那方濤的消息倒是够快，可惜仍然落後了一步。」

黃石生說道：「佩如，你的意思，是說——」

歐陽佩如冷冷道：「這件事，在我心裏整整悶了十八年，今天夜裏咱們是該好好談一談了。」

說完，微一舉手示意，當先轉身進了茅屋。

黃石生心中一陣激動——他知道，初步試探顯然已獲成功，只要自己應付適當，這一席談話，無疑將是揭開復仇會主身份之謎的緊要關鍵。

他一向自恃鎭靜沉着，此時面對那茅屋中明亮的燈光，竟情不自禁興起一絲怯意，臨入門時，扭頭向康浩藏身的地方望了一眼，才舉步跨了進去。

歐陽佩如似也難掩內心的激動，讓黃石生在正屋坐下之後，逕自提着藤籃，進入右則佛堂中，沒片刻，竟傳來陣陣誦經之聲。

——雖然只是匆匆一瞥，黃石生已看

見那隻藤籃中，滿盛着香燭紙錢等祭奠物品……

約莫過了盞茶之久，經聲歇止，歐陽佩如再度回到正屋，內心已恢復了平靜，親手替黃石生斟上一杯苦藤茶。

黃石生舉杯一飲而盡，藉那苦澀茶味的刺激，使緊張的心情，漸漸鎭定下來，揚目含笑說道：「佩如，你想跟我談些甚麼？」

歐陽佩如道：「想談的事太多，能談的事却又太少。」

黃石生道：「你我夫妻之間，還有甚麼事不能談的？」

歐陽佩如道：「並非不能談，而是不願談，也不必談。咱們雖是夫妻，實際形同陌路，有些事，我不願提起，有些事我縱然提了，你也不會聽信。與其徒費唇舌，倒不如不談它的好。」

黃石生要探她的口風，低頭不語，故作默然。

歐陽佩如微頓又道：「這許多年來，我茹素禮佛，對世間因果循環的道理，總算畧有些領悟，佛家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個人的禍福報應，端在自己本身作爲，旁人是幫不上忙的。常言又道：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這件事我本來不想多管，但是，如今，眼見你正在危難中，見死不救，於心又有所不忍。雖然明知說了也未必有用，也只好聊盡心意了。」

黃石生聽得怦然心動，表面却故意裝作不懂的樣子，笑道：「佩如，聽你的口氣，好像我馬上就要大禍臨頭似的？莫非我的氣色有甚麼不對嗎？」

歐陽佩如搖了搖頭道：「禍福變化，非關氣色，我不是在替你看相，而是說的實情。」

黃石生聳肩笑道：「好吧！你且說說是甚麼實情？」

歐陽佩如正色說道：「我無意危言聳聽，但要鄭重的警告你，如今一劍堡中已經沒有可以信任的人，稍一不愼，隨時都有殺身之禍。」

黃石生說道：「你是指，堡中有了奸細？」

歐陽佩如道：「事實上這已經不能算『奸細』了，因爲奸細只是少數潛伏之輩，我說的却是堡中大部份人，包括你的隨身侍從，最信賴的助手，以及堡內執事人等……換句話說，除了你自己，人人都可能是奸細。」

黃石生張目道：「你說這些話，想必有所發現了？」

歐陽佩如道：「假如沒有發現，我又何必無中生有說這些話來騙你？」

黃石生道：「能告訴我那些可疑的人是誰嗎？」

歐陽佩如說道：「我已經告訴過你了，全堡上下，人人都可疑，人人都不能信任。」

黃石生道：「但其中總有爲首的，譬如說，誰有可疑的行爲落在你眼中？誰涉嫌最重？你如此鄭重警告我，是根據甚麼事實？」

歐陽佩如沉吟了一下，說道：「你一定要問，我就索性全告訴你吧——那爲首的人，就是方濤。」

黃石生故作失驚道：「方老夫子？他會是奸細？」

歐陽佩如道：「他不僅是奸細？而且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更是復仇會派來一劍堡臥底的首腦，如今全堡已被他佈置的人暗中控制，事實上，他已成了一劍堡的主人，你這位堡主，只不過徒擁虛名的傀儡罷了……」

黃石生沒等她說完，忽然縱聲大笑起來，神態間，充滿了不信之色，截口說道：「佩如，你一個人在園子裏住得太久，難怪會生出這種奇怪的幻想，依我看，還是早早搬回堡內去吧，這樣下去，遲早有一天，你會連自己也懷疑起來了。」

他故意要激起歐陽佩如的不滿，以便從中套問有關易君俠的秘密，說着，站起身來，假作要走的樣子，一面搖頭道：「咱們結褵十九載，你就在後園獨住了十八年，一個人離世幽居，最易招惹心魔，我不能讓你繼續沉迷下去了，現在就去吩咐替你整理好後樓上臥室，今天夜裏就接你回去……」

歐陽佩如果然上當，沉聲喝道：「站住！你若逼我搬出這座園子，那就是迫我離開一劍堡！」

黃石生苦笑道：「佩如，我是爲了你好，這園子裏陰氣太重，不宜久住，如果你要唸經拜佛，我會叫他們替你在樓上另闢一間佛堂。」

歐陽佩如凝目問道：「你的意思，敢情是不相信我的話，認爲我是胡思亂想，瘋言瘋語？」

黃石生兩手一攤，道：「並非我不肯相信，而是那方濤分明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老學究，受聘到一劍堡來，已非一年半載，他怎麼可能會是復仇會的奸細？怎麼可能是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歐陽佩如冷冷道：「我早就知道你不會相信，是你一再追問，才據實相告，也算咱們夫妻一場，聊盡心意而已，如今我話已說明，信不信由你，有一天，你若吃了那位『老學究』的大虧，可別怨我沒有提醒過你。」

黃石生道：「這件事我一定記在心裏，加倍提防。可是，佩如，你爲甚麼要堅持獨自住在這兒，不肯搬回堡內去呢？」

歐陽佩如淡淡說道：「不爲甚麼，我只是喜歡此地的清靜，厭煩堡中的喧擾，而且，十八年來，一切都已經習慣了。」

黃石生試探着道：「我總覺得這樣不太好，讓外人看見，一定誤會咱們夫妻感情有了裂痕……」

歐陽佩如身軀微微一震，注目道：「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黃石生道：「剛才你提到咱們名雖是夫妻，實則形同陌路。這句話，使我感觸良深，回想十八年來，實情確也如此，至少，這一牆之隔，使咱們夫妻之間顯得太冷落了。」

歐陽佩如的臉上，掠過一抹驚容，但口裏却故作泰然地說道：「那也算不了什麼……。」

黃石生見她神色有異，心知話題已觸及隱衷，緊接着又道：「佩如，我心裏有句話，不知當問不當？」

歐陽佩如神情一楞，低聲道：「什麼話？」

黃石生道：「我想知道，是不是自己有什麼令你不滿的錯誤行為？影響了咱們的感情？」

歐陽佩如怔了怔，道：「這話問得好奇怪，我並沒有說過對你不滿的話呀？」

黃石生道：「但是我深深感覺到，你自從遷入後園獨居，人和心都同時離開了一劍堡，妳一直不願見我，除了小琴，你不再關心任何人，你寧願居住茅屋，自炊自食，也不願接受堡中的供養，你雖然沒有說出來，但是，在你的心裏，早已經不把一劍堡當作自己的家了，你自錮小園，看來好像在折磨自己，實際却在對我表示無言的反抗，你……」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故意頓了頓，偷眼打量歐陽佩如，只見她緊閉着嘴唇，眸子裏閃耀着激動的光芒，似在極力尅制自己，不讓內心沸騰的情感流露出來。

黃石生暗暗高興，接着又道：「佩如，咱們好壞總是結髮夫妻，俗話說：一夜夫妻百夜恩。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如果我有什麼錯誤，你儘可以當面規勸我，甚至責罵我也是應該的，可是，你為什麼不肯把內心的話說出來，却有意這樣冷落我，疏遠我呢？」

歐陽佩如沒有回答，也不作分辯，只用兩道深沉而異樣的目光，瞬也不瞬地注視着他……

那目光中充滿驚疑和訝詫之色，更隱藏着森森寒意，就像兩柄利刃，直欲穿透黃石生的內心。

黃石生倒被她瞧得心虛起來，假意仰面嘆了一口氣，道：「這些話，我本來不想說，但十多年來，咱們難得有像今天這樣單獨晤談的機會，與其讓它悶在心裏，不如說了出來。」

歐陽佩如仍然沒有出聲，嘴角邊却浮現出一抹淒涼的笑容。

黃石生不安的問道：「佩如，是我說錯了話麼？」

歐陽佩如搖搖頭，終於開口道：「不！話是沒有說錯，我只是奇怪，為什麼你遲到今天，才想起問我這些話？難道說十八年來，你眞的不懂我的心意？」

黃石生急急接口說道：「佩如，我眞的不懂……」

歐陽佩如又搖了搖頭，接口道：「你懂的，但是你假作不懂，無非是想逼我親口承認罷了，其實，這也並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醜事，我自問無愧於心，又何須推諉掩飾，十八年來，我雖然心如槁木死灰，却活得淸淸白白，决沒有半言寸行對不起你們易家。」

黃石生聽得心中狂喜，趁機追問道：「佩如，你完全誤會了，我絕無逼迫你的意思，但咱們是夫妻，理當坦誠相處，假如心中有着隱衷，最好把它吐露出來，千萬不可悶在心裏，你說是不是？」

歐陽佩如淡淡一笑，道：「你一定要我說，我就實說了，憑心而論，自從結褵至今，我無時無刻不在懊悔之中，如果不是為了小琴，如果沒有這座隔世獨處的園子，早就引劍自絕，不必再多受這十多年的痛苦煎熬了。」

黃石生驚道：「你怎麼會有這種可怕的念頭？難道是我什麼地方虧負了你？」

歐陽佩如道：「不！這無關虧負，而是我的心早已死了，古人說：哀莫大于心死。我實在早就應該離開這個世界了，當初與你成婚，根本就是一項無法原諒的錯誤。」

黃石生道：「莫非你認為我不堪匹配，覺得受了委屈？」

歐陽佩如搖頭道：「也不是。以你的人品和聲譽，本可娶一位勝我十倍的妻子，但你却偏偏娶了我，你明知只得到我的軀殼，從未獲得我的心，依然對我百依百順，毫無怨言，說起來，受委屈的是你，不是我。」

黃石生輕哦了一聲，道：「這麼說，我明白了，一定是我婚後的行為有所失檢，才使你心灰意冷，悔不當初，對嗎？」

歐陽佩如正色道：「若論你的行為，除了好名之心太重，以及誤將歹人當作親信這兩點瑕疵之外，其他尙無大錯。我懊悔的並不是這個。」

黃石生一直想誘她說出易君俠的秘密，聽了這話，不禁有些失望，緊接又問道：「那麼，你這『心死』二字，又因何而起呢？」

歐陽佩如眼中突然閃現一縷淚光，急忙扭過頭去，幽幽說道：「當年的舊事，你知道得很清楚，為什麼一定要明知故問，苦苦追詢？」

黃石生心念微動，彷彿若有所悟，但因不明詳情，只得含混的道：「時隔多年，我以為你早已把它淡忘了。」

歐陽佩如黯然嘆道：「你不是女人，難怪你不瞭解女人的情感。如果有一天，你也遭受到同樣的際遇，你就知道什麼叫做『心死』，你就知道那不是輕易能够淡忘的事了……」

黃石生聽她話裏顯然包含着一次感情上的挫折，正想設法繼續探問下去，不料遠處忽然傳來幾聲嬌叱，竟將話題打斷。

呼喝聲本來自園門方向，不用說，準是有人由堡中進入後園，和兩名假扮秦金二老的弟兄動了手。

歐陽佩如怫然不悅的問道：「你究竟帶了多少人到園子裏來？難道要我親自去送他們才肯走嗎？」

黃石生知道無法再留，連忙站起身來，假作氣憤的道：「這些東西太不像話了，不須你去，我自會懲治他們。」

說着，大步出了茅屋。

跨出屋門，揚目向康浩藏身之處望去，却不見康浩的人影。黃石生暗吃一驚，剛要抽身，猛聽一聲嬌喝道：「站住！不許動。」

隨着喝聲，兩條纖細人影，已破空掠到。

黃石生一見竟是「袁氏雙姝」，心裏暗暗叫苦，只得裝笑招呼道：「原來是兩位賢侄女，方才聽得喧嚷，可是兩位賢侄女發現了什麼壞人？」

袁氏雙姝各執長劍，一左一右堵住了茅屋出路，四顆烏黑發亮的眼珠，直勾勾盯着黃石生的臉，既不動手也不說話。

黃石生被看得心裏直發毛，强笑了兩聲，又道：「怎麼？兩位賢侄女連我也不

認識了麼？」

袁珠不答，却向茅屋大聲問道：「伯母，您老人家沒事吧？」

黃石生忙道：「她很好，兩位賢侄女請進屋裏去陪陪她，我去園門那邊看一下馬上就回來……」一面說着，一面就想開溜。

袁玉一擺長劍，橫身擋住去路，喝道：「站住！你敢動一動，別怪姑娘把你這一雙脚統統砍下來。」

這時候，歐陽佩如正由茅屋中走出來，見狀大驚道：「阿玉，你瘋了麼？怎能對易伯伯這樣說話！」

袁玉道：「伯母上當了，他不是易伯伯，他是假冒的！」

歐陽佩如倒吸一口涼氣，駭然失聲道：「什麼……他是假……假冒的……」

黃石生接口笑道：「佩如，別聽小孩子胡說，你再仔細看看，我像是假冒的嗎？世上那有假冒別人的怪事！」

袁珠沉聲道：「他的確是假冒的，易伯伯現在還沒有回來，剛才咱們在後園門口，遇見兩個假扮秦金二老的傢伙，被咱們問出破綻，用金環打傷，却被另外一名蒙面賊黨救走了……」

黃石生情知事已敗露，急忙岔口道：「這兩個孩子一定中了邪，滿嘴都是瘋話，待我將秦金二老叫來當面對證，讓你們看看是不是假冒的——」話猶未畢，袍袖一展，而人已仰面倒射而起。

他身形甫起，耳邊突然傳來歐陽佩如一聲羞怒交集的暴喝，「蓬」地一聲，胸前已重重挨了一掌……

歐陽佩如顯然是氣極了，那當胸一掌，直將黃石生劈得凌空翻轉了三四次，砰然摔倒地上，落地之後力道未盡，又滾出丈多，才被一片花叢亂石擋住。

所幸她挾怒出手的時候，黃石生正在仰身躍避，總算沒有實受那强猛無儔的掌力，饒是如此，落地後的黃石生，也已經口噴鮮血，當場暈死過去。

歐陽佩如兀自怒氣不息，一幌身，又追到花叢邊，纖掌再揚，便欲向黃石生頭頂劈落……

袁珠急叫道：「伯母別殺他，要留活口。」

歐陽佩如頓住掌勢，既羞又恨的一跺脚，罵道：「這無恥的匹夫——」本難怪，她出身梅谷世家，又是堂堂終南一劍堡的堡主夫人，身份何等尊高，如今却被一個陌生男人假扮自己的丈夫，纏着說了大半夜的話，回想適才交談經過，叫她怎能不羞？怎能不恨呢？

偏是袁玉不識趣，撕下黃石生一片衣襟，抹去他臉上血污和易容藥物，還與沖沖向歐陽佩如道：「喏！伯母你看，可不眞是假冒的嗎？」

歐陽佩如連望也沒望，揮手道：「拖下去，拖下去！」

袁珠忙瞪了袁玉一眼，一面應聲道：「伯母請回屋裏去休息吧，咱們會處置他的。」

歐陽佩如道：「不論你們怎麼處置，先把人帶走，別弄髒我的園子。」

說完，拂袖轉身，逕自返回茅屋，不多久，屋中梵音盪漾，木魚橐橐，傳出一陣陣誦經的聲音。

袁玉望望茅屋，又望望袁珠，困惑的問道：「好奇怪，易伯母好像在跟誰生氣呢……」

袁珠低喝道：「少說廢話！快帮我把這傢伙抬出園子去。」

袁玉道：「我看，不必白費工夫了，易伯母那一掌打得不輕，別說是個人，便是石頭，也打碎了，不如挖個坑把他埋了吧！」

袁珠道：「就算要埋，也不能埋在園子裏，咱們且在附近尋個僻靜的地方，試試看，能不能弄醒他，問問他的來歷和企圖。」

姊妹倆合力抬起黃石生，由小徑越過護堡河，向前走了片刻，又來到袁珠送別康浩和湘琴那棵大樹之下。

這棵樹雖然已在堡牆外面，却與後園隔河相望，呼應極便，樹頂枝葉層疊，宛如巨傘覆蓋，地勢也頗僻靜隱密。

袁珠將黃石生放在樹下，提劍繞樹巡視，直到確定附近無人隱藏，才低聲對袁玉說道：「你去河邊取些水來，當心別暴露了形迹，這傢伙的同黨，可能還沒有去遠。」

袁玉問道：「取水幹什麼？難道你還打算給他餵藥治傷嗎？」

袁珠道：「咱們要問他話，自然得先替他穩住傷勢，讓他淸醒過來才行。」

袁玉搖搖頭，道：「其實，問不問全都一樣，這傢伙一定是復仇會的人，决不會錯。」

袁珠道：「我也知道他是復仇會的人，如能從他口中多瞭解一些復仇會的秘密，對咱們總是有利的，你別躭誤時間，快些去吧！」

袁玉拗她不過，只好聳聳肩頭，快快而去。

袁珠又叮囑道：「當心隱蔽行藏，快去快回來！」

袁玉漫應道：「知道啦！」心裏却暗暗嘀咕道：眼看都快要斷氣了，何苦多費力氣，姐姐就是想不開，專愛給自己添麻煩……

懷着滿肚子不高興，懶洋洋的走到護堡河邊，四下裏一望，全是稀泥爛草，連個落脚的地方都沒有，心裏氣悶，又增了三分。

總算她還不太笨，檢了幾塊大石頭，塡一塊，跨一步，好容易由岸上到了水邊，這才想起沒有盛水的東西。

河水悠悠，伸手可及，無奈這玩意兒既不能抓，又不能捧，難不成讓她用口含了回去？

袁玉正自氣悶無計，忽然眼中一亮，瞥見上流飄來一截斷竹筒。

那竹筒約有碗口粗細，載浮載沉，順流而至，倒像是老天爺存心帮忙，特意給她送來盛水用的。

袁玉大喜，急忙捲起衣袖，伸手去撈那竹筒。

不料那竹筒居然作怪，眼看到手，又盪了開去，接連幾次，總讓她撈空，引得她又急又氣，越發把條玉臂盡力伸向河心，半個身子也傾出石外。

突然間，水花一翻，冷不防竹筒下竟

伸出一隻怪手，一把扣住了袁玉的腕脈，用力向河中拖去。

袁玉縮手不及，一聲驚呼才出口，已被拉入護堡河中。

她雖然也識得水性，却被這突來的變故驚呆了，骨碌碌灌了兩口水，剛要掙扎，背後穴道已遭點閉……

袁珠在樹下久等不見袁玉回來，想去河邊查看，又担心黃石生被同黨救走，正感爲難，忽然聽到袁玉驚呼之聲，畢竟是姊妹情重，急忙拔出長劍，飛步趕往護堡河邊。

這時，暗影一閃，大樹頂上悄沒聲息飄落下一個用布巾蒙面的碩壯少年，俯身抱起黃石生，邁開大步，如飛而去。

那蒙面少年，正是康浩。

×　　×

秦嶺之南，漢水之陽，有一處名叫「石泉」的小縣城。城中有一家客棧，名叫「石家店」，相傳這家客棧，曾是當年天下首富石崇的別業，其眞實性雖無可考證，但石家客店的房舍寬敞，庭園幽靜，稱得上城中首屈一指的大客店，這倒不是吹牛的。

石泉縣城並不大，唯因瀕臨漢水，順流可通襄樊，西經漢中可以入川，如果由長安南下武漢，這條路，要比藍田官道近了一倍不止，是以商賈絡繹，市面頗見繁榮。

這天一大早，石家客店的大門剛剛啓開，街上已風馳電奔般馳來三騎快馬，甫抵店門，一齊勒韁停住，由馬背上，下來老少三個人。

三人全都滿面風塵，爲首是一個獨臂駝背老人，斜揹着一柄沉重的金背砍山刀，老人身後，緊隨着一雙少年男女，兩人衣襟上各插着一枚小巧的白色喪花。

一名客店夥計正在門前打掃，聽見馬蹄聲，急忙含笑迎上來招呼道：「老爺子，二位公子小姐，要住店麼？」

那駝背老人抬頭向店裏掃了一眼，却沒有開口，順手將馬韁交給夥計，然後朝身後兩個少年男女點一點頭，逕自走入店中。

夥計匆匆拴好馬匹，也跟進店內，一面抹桌子，一面又道：「三位請暑坐一會，天剛亮，爐上還沒有生火，小的這就去替諸位燒水泡茶。」

駝背老人擺擺手，道：「不必了，你先去把石老三叫出來。」

夥計一楞，道：「您是說敝店的石掌櫃？敢情您認識他？」

駝背老人微微一笑，道：「不錯。咱們是老朋友。」

夥計聽說是掌櫃的朋友，忙不迭的哈腰巴結，道：「咱們掌櫃的還沒有起床，您老貴姓？小的這就去叫他。」

駝背老人道：「你去告訴他，就說我姓趙，是由保定府來的。」

夥計連聲答應，去不多時，那位客店掌櫃便如飛迎了出來。

石掌櫃約莫五十出頭，身軀肥胖，一臉忠厚像，大約剛從被窩裏爬起來，連衣鈕也來不及扣，踉蹌奔了出來，一見駝背老人，立即屈膝跪倒，欣喜的叫道：「屬下石三，給東家叩頭請安！」

駝背老人獨臂一探，輕輕將他挽住，含笑說道：「自己弟兄，不必多禮，快起來。」

石掌櫃那裏肯依，恭恭敬敬的叩了頭，方才起身，垂手侍立，說道：「屬下只知東家這兩天要來，却不想到會到得這麼快……」

駝背老人擺手攔住他的話頭，低聲問道：「康少俠和黃四爺都到了沒有？」

石掌櫃道：「昨天夜裏剛到，現在後院上房。」

駝背老人點點頭，又問道：「聽說四爺傷勢很重，是眞的嗎？」

石掌櫃黯然答道：「內傷的確很重，經過康少俠用『隔體注力』的方法，爲他接連渡了兩次眞氣，天亮以前，彷彿好了些，只是一直沒有清醒過。」

駝背老人仰面長嘆一聲，揮手道：「帶路！咱們先去看看他的傷勢再說。」

石掌櫃口裏答應，兩眼却望着那一雙年少男女，似想動問，又不便啓口。

駝背老人道：「這位是巫山百禽宮的齊少宮主，這位是齊姑娘，就是康少俠的未婚妻子。」

石掌櫃哦了一聲，急忙施禮問候，齊效先雖然有些靦覥，倒還罷了，却把個月眉窘得粉面緋紅，好不尷尬。

老少三人跟隨石掌櫃直奔後院上房，月眉想到即將和康浩見面，芳心遲疑，不覺落後，誰知當一行人穿過西跨院的時候，却無意間，發現院子裏有條人影一閃而沒。

那好像是一個客人正要開門出來，一見有人經過，突然又退了回去。

月眉本來沒有在意，不料那人等前面衆人走過之後，竟然又輕輕拉開房門，探頭向外窺望，他顯然想不到後面還有人，這一來，恰好被月眉撞個正着。

兩下裏一照面，那人立即縮身退回房中，同時迅速的掩閉了房門，月眉却嚇了一大跳——原來那人一張臉上，全是縱橫交錯的疤痕，不僅醜惡猙獰，簡直叫人怵目驚心。

這雖然只是一瞬間的事，那張可怕的醜臉，已深深印在月眉腦海中，不由自主急趕了幾步，心裏兀自突突狂跳，可是，當她壯着胆子回頭張望時，却不見那醜臉再出現了。

月眉沒有聲張，也沒有告訴齊效先，只是暗暗的將那間客房的位置，牢記在心裏……

抵達後院上房，康浩正在靜坐調息，掙扎着站起身來，叫了一聲：「駱伯父……」下面的話，竟哽咽無法出口。

駱伯傖緊緊握着康浩的肩膀，凝目細看，只見他臉色一片蒼白，雙目遍佈血絲，眼瞼浮腫，疲憊不堪……不禁憐惜的搖搖頭，凄然苦笑道：「孩子，別難過，多大的屈辱都受了，這點挫折算什麼？」

康浩強忍酸楚，極力擠出一抹笑容，虛弱的道：「四叔內腑全遭震傷離位，如果不趕快救治，只怕……」

駱伯傖道：「我知道，從現在起，人交給伯父，你儘管放心歇着吧。」

他口裏雖然說得輕易，心中却沉重萬分，目光移向屋角，望見黃石生直挺挺躺

在另一張木榻之上，面色枯黃如蠟，聽不到半點聲息，看上去，就和一具等待裝殮的死屍沒有多大分別。

石掌櫃長長嘆了一口氣，道：「可惜三姑不在，此地又沒有療傷的藥物——」

駱伯傖緩步走到床前，伸手一探黃石生的脈息，但覺觸手奇冷，如撫寒冰，那脈息若有若無，實已微不可辨，幾乎隨時都可能斷絕。

這情形，無異說明黃石生業已生機渺茫，眼看就要斷氣了。

駱伯傖一顆心猛往下沉，顧不得再說話，五指一緊，暗暗運聚眞力，由指尖源源注入黃石生的腕脈穴中。

齊效先見駱伯傖神色有異，心知必是黃石生傷危勢急了，輕輕扯了月眉一下，低聲問道：「奶奶留下的那瓶虎胆精在不在身上？」

月眉點一點頭，說道：「在，可是數量已經不多了，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別用……」

齊效先說道：「救人要緊，快給我一粒。」

月眉取出藥瓶，倒了一粒在手掌中，略一遲疑，又倒出了一粒，一齊遞給齊效先。

齊效先詫問道：「一粒儘夠了，要這麼多做什麼？」

月眉臉上一紅，却答非所問的道：「這藥不僅可以療傷續命，對眞氣虛耗過多的人，也一樣很有效。」

齊效先說道：「我知道很有效，但是，你……」

目光一轉，望見正瞑目行功調息的康浩，忽然領首笑道：「啊！我明白了，看來這藥丸並不像剛才那麼珍貴了嘛！」

月眉低罵了一聲：「討厭！」似惱，似羞，似笑，剎那間，連耳根全紅了。

齊效先走到床榻前，將一粒「虎膽精」交給駱伯傖，說道：「黃老前輩內傷太重，恐怕不是隔體注力之能够奏效的，請將這粒藥丸餵給他服下，再以內力助藥力發散，半個時辰內就能使他五臟歸位，淸醒過來了。」

駱伯傖驚問道：「此藥何名？眞有這麼大的功效嗎？」

齊效先道：「這是奶奶遺留下來的靈藥『虎膽精』，據她老人家說，只要人還沒斷氣，便能起死回生，立見奇效。」

駱伯傖大喜，連忙稱謝接過，感激的道：「倘能救得黃四弟的性命，此恩此德，沒世不忘。」

一面急急吩咐石掌櫃取水餵藥，一面準備再親自渡力幫助藥力化開。

齊效先又將另一粒虎膽精送到康浩榻前，低聲叫道：「康大哥，姐姐叫我替你送藥來了！」

康浩正垂首調息，聞聲抬起頭來，一時沒有聽淸楚他的話，茫然問道：「什麼藥？」

齊效先道：「我姐姐見你眞氣虛耗太過，不容易恢復過來，特地要我送一粒虎膽精給你，這藥丸，是咱們百禽宮的救命靈丹，所存數量不多了，你就快些吃下去罷。」

康浩用顫抖的手接過藥丸，說道：「齊兄弟，多謝你了……」

齊效先笑道：「別謝我，我只是奉命送藥罷了，要謝你該謝我姐姐。」

康浩仰起臉來，向站在窗前的月眉微微一笑，道：「多謝姑娘——」

月眉本來面對着房裏，突然一擺頭，移目朝向窗外，就像是沒有聽見。

齊效先伸了伸舌頭，想笑，却沒敢笑出來。

靈丹功效，果然不同凡俗，沒到半個時辰，黃石生業已生機復熾，發出一陣低低的呻吟之聲。

康浩得靈藥之助，更是疲態盡消，恢復了原有的體力，神采奕奕，起身跨下床來。

駱伯傖長長吁了一口氣，舉手抹去額際汗珠，嘆道：「總算上蒼有眼，爲駱某留下這一條得力臂助。」

康浩自責道：「黃四叔爲了求證易君俠和復仇會主之間的關係，不避危險，夜探後園，當時小姪實難辭其咎。」

駱伯傖搖頭苦笑一聲，道：「你們能够及時脫身，離開一劍堡，已經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假如再遲一步，那後果，更不堪設想……」

康浩道：「莫非六叔和七叔也遇到了麻煩？」

駱伯傖道：「你宗六叔行事機警，登門拜會方濤，跟他胡扯了半夜，倒還沒有發生什麼意外，可是，你李七叔奉命延阻易君俠的行程，却險些脫不了身……」

康浩驚道：「是不是被易君俠看出破綻了？」

駱伯傖道：「他天性耿直，又不太會講話，趕了一大羣牛羊，硬阻通路，自然容易引起對方的疑心，加上他一身橫練功夫，很難瞞得過行家的眼睛，所以，竟在官道上跟秦金二老動上了手……橫練功夫雖然不畏刀劍，咱們却忘了易君俠那柄紫電劍是一口削鐵如泥的寶刄。」

康浩說道：「這麼說，七叔豈不危險了？」

駱伯傖黯然點了點頭，嘆道：「他身被劍傷不下數十處，幸虧易君俠意欲生擒，才沒有送掉性命，等我和月眉姐弟趕到，可憐他混身浴血，幾乎成了血人，兀自死戰不退，手中鐵錘被寶劍削斷了，竟隨手抓起活羊當作兵器，終於沒讓易君俠通過。」

康浩急問道：「他現在什麼地方？」

駱伯傖道：「現由你宗六叔護送，隨後就可到了，我接獲急訊聞說四叔也受了傷，所以帶着他們姐弟先行趕來……」說到這裏，忽然咦了一聲，扭頭四顧問道：「還有一個人呢？」

康浩知道他是問湘琴，不禁慚愧的低下頭去，答道：「她……失散了……」

駱伯傖不禁一怔，說道：「怎麼會失散的？」

康浩道：「小姪隨四叔折返一劍堡，將她留在橘林中，由兩名弟兄守護……可是，待咱們回去尋她的時候，她已經不知去向了，兩名弟兄却被慘殺在林子裏。」

駱伯傖大驚道：「是她自己走的？還是被人劫走了？」

康浩道：「她的睡穴被黃四叔點閉，

不可能自己離開，而且，她也不可能在離去之前，將兩名守護的弟兄殺死。看情形，多半是遭人劫持去了。」

駱伯倫駭然變色道：「如果遭人劫持，一定是復仇會幹的，你爲什麼不趕快追尋呢？」

康浩道：「當時黃四叔的傷勢太重，委實無法分身，不過，小姪曾發現林外的馬蹄印，也是一路向南而來，竟跟咱們走的同一個方向。」

駱伯倫略一沉吟，道：「由一劍堡向南走，只有石泉這一條大路……」

語聲微微一頓，回頭向石掌櫃問道：「店裏共有多少伙計？有幾位是揷過香的弟兄？」

石掌櫃道：「伙計帳房一共九人，內中揷過香的有五位，其餘雖然沒有入盟，也都很可靠。」

駱伯倫又問道：「最近數天內，店中有沒有眼生可疑的客人投宿？」

石掌櫃想了一想，回答道：「這倒沒有發現，東廂房住的是幾位熟識客商，西跨院的兄妹倆是前天來的，本來昨天就要走的，那妹妹忽然患病才躭誤下來……」

月眉一直在注意傾聽他們的談話，聽到這裏，心中一動，忽然想到那張滿佈疤痕的醜臉——但她並沒有把這件事說出來，只是繼續默默傾聽着。

駱伯倫吩咐道：「你快去傳話，叫那五位入盟弟兄分頭打聽，近日內有沒有陌生武林人物，帶着一位穿紅衣的年輕姑娘由此經過？如有消息，立即回報，從現在開始，要他們分批輪流監視城中客棧和水陸碼頭，如果人手不够，寧可出高價收買眼綫，決不能大意疏忽。」

石掌櫃情知事態嚴重，不敢怠慢，匆匆答應而去。

石泉縣城不大，石掌櫃的人頭又熟，沒多久，已有初步消息回報，經查詢結果，城中其他客棧都沒有留宿過穿紅衣的少女，水陸碼頭也沒有發現可疑的武林人物離去。

駱伯倫這才鬆了一口氣，說道：「只要他們還沒有到，就不必担心了，一兩天內，準會被咱們截住。」

齊效先問道：「駱老前輩要尋的是什麼人？如有用得着我和姐姐之處，咱們也可以幫同去搜尋。」

駱伯倫忙道：「不須煩勞二位，連日趕路辛苦，二位請先去休息吧！」他不便說出要尋的是易湘琴，亦不願月眉姊弟參與搜尋的事，自然是顧慮他們之間仇恨未消，避免生出意外。

月眉冷冷一笑，說道：「既然沒有旁的事，我和阿毛就先告退了。」

駱伯倫立即吩咐石掌櫃替他們安排臥房，並且向康浩使個眼色，道：「這兒有伯父守候，你送他們姐弟去臥室休息。」

康浩剛應聲站起，却聽月眉哼了一聲，道：「不敢當，咱們有脚，自己會去。」說完，逕自推門而出。

駱伯倫原意是藉康浩伴送的機會，讓他們小兩口親近親近，不料竟碰了一個釘子，只有搖頭苦笑不已。

康浩更是尷尬萬分，正不知如何是好，裏床忽然傳來黃石生翻動的聲音。

康浩回頭一望，頓時驚喜叫道：「四叔醒過來啦！」

兩人奔到床前，只見黃石生正吃力的撐起半個身子，恍如大病初癒般，瞪着一雙失神的眼睛向四週張望。

駱伯倫急忙跨前一步，按住他的肩頭，低聲道：「快些躺下，你內傷剛好，千萬別勞動。」

黃石生喘息着道：「大哥，想不到咱們還能見面，這……這不是在夢中吧？」

駱伯倫點一點頭，又搖了搖頭，含淚而笑道：「如非康賢姪的搶救及時，和月眉慨贈一粒虎膽精，咱們只怕眞的不能見面了。」

康浩赧然道：「小姪目睹四叔負傷，未能出手援助，實在慚愧得很……」

黃石生道：「這怎能怪你，是我自己太大意，竟忘了堡中還有袁家兩姊妹。」

話聲微頓，臉上忽然浮現出一抹得意的笑容，接着又說道：「不過，四叔這一掌也不是白挨的，總算被我探問出一點端倪來了。」

駱伯倫道：「你重傷初癒，不宜多說話，這些事留着慢慢再談，且先調養傷勢要緊。」

黃石生搖頭道：「不！小弟自覺傷勢已經痊好了，事情悶在心裏反而難受，大哥還是讓我說出來的好。」

他不待駱伯倫開口，又逕自接下去道：「先前，我一直懷疑歐陽佩如假托患疾獨居後園，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而這個秘密，多半和易君俠的眞實身份有關，如今才知道自己只猜對一半，原來那歐陽佩如遁世獨居，竟是爲了另外一個男人……」

康浩和駱伯倫都大感意外，不約而同道：「另外一個人？誰？」

黃石生却沒有立即回答這個問題，繼續說道：「那個男人與歐陽佩如相識，遠在她下嫁易君俠以前，而且彼此之間已經有極深厚的感情，後來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竟然未能結合，但直到現在，歐陽佩如仍對他痴戀難忘，爲了他，不惜冷落易君俠，獨自遷入後園居住，十八年來茹素拜佛，以示懺情——由此看來，那男人在歐陽佩如心中的份量，比易君俠不知重了多少倍，換句話說，那人既能贏得歐陽佩如的芳心，其人的人品武功，決不會在易君俠之下，一定也是武林中出類拔萃的頂尖人物了。」

他體力仍很虛弱，一口氣說到這裏，早已累得喘氣咻咻，不得不暫時停頓下來，但眼中却閃動着興奮激動的光芒，似乎仍有些意猶未盡的樣子。

駱伯倫頷首嘆道：「不錯，那人一定是位絕頂高明的人物，可惜咱們不知道他是誰？」

康浩道：「據小姪猜想，那人多半已經不在人世了，否則，歐陽佩如怎會下嫁易君俠……」

黃石生喘息甫定，聽了這話，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康浩不禁詫異的問道：「莫非小姪猜錯了麼？」

黃石生笑道：「你們憑臆測，不能算錯，但我的猜想，却恰好跟你們相反。」

駱伯倫道：「怎樣相反？」

黃石生道：「依我的猜測，咱們不僅知道那人是誰，更可以斷言歐陽佩如下嫁易君俠的時候，那人一定尚在人世。」

駱伯倫愕然道：「眞的嗎？那麼他是誰？」

黃石生轉顧康浩道：「你還記得歐陽佩如對你說的那段故事麼？」

康浩連連點頭道：「記得！」

黃石生又道：「她可是對你說，二十年前，令師曾和一位名叫黃蓮花的俠女相戀，後來那黃蓮花發現令師已有家室，失意之下，仰毒而死？」

康浩道：「不錯，她還說那位俠女是她的閨中知己，黃蓮花三個字，只是虛構的姓名……難道那故事是假的？」

黃石生大笑道：「故事一點不假，黃蓮花三個字，也的確是虛構的，只是她沒有告訴你，那黃蓮花的眞實姓名，就叫歐陽佩如！」

這話一出口，康浩和駱伯倫同時倒吸了一口涼氣，彼此面面相覷，驚駭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黃石生又說道：「如果我的猜測得不錯，這也就是令師突然退隱的眞正原因，承天坪上，那一場變故，更是全由此事而起！……」

駱伯倫正色道：「四弟，此事關係重大，不能僅憑臆測，你是根據什麼理由作此猜想？」

黃石生道：「小弟當然有可靠的理由，決非憑空揑造，信口雌黃。」

駱伯倫道：「好！你說來聽聽。」

黃石生吸了一口氣，說道：「首先，咱們應該從二十年前說起，據歐陽佩如所述故事，那位黃蓮花不僅武功出衆，而且風華絕代，乃是當時頗負盛名的俠女，像這樣一位風靡武林的紅粉英雌，咱們縱然無福見到，至少也會聽到過她的名字，大哥請回想一下，二十年前，武林中可有那麼一位女子嗎？」

駱伯倫默然片刻，搖頭道：「好像沒有聽人提過。」

黃石生接道：「大哥再回想一下，當年另有兩位年輕貌美武功高強的女俠，乃是姊妹二人，曾使許多貴介王孫和武林俠少傾心醉倒，以致江湖流傳着一首歌謠：『生不願封萬里侯，亦不願識韓荊州，盼隨西風渡峽谷，長伴梅花說風流』……」

駱伯倫輕哦一聲，道：「你是說『梅谷二嬌』？」

黃石生點頭笑道：「不錯，當年的梅谷二嬌，也就是現在抱陽山莊和一劍堡的兩位夫人。」

駱伯倫心頭一動，凝目道：「你的意思是說，歐陽佩如只不過假托黃蓮花之名，述說的却是她自己的故事？」

黃石生笑道：「除了她，世上還有哪一個女子值得楊大俠傾心？除了楊大俠，世上有哪一個男人能使歐陽佩如念念不忘？設非如此，楊大俠怎會婉拒百禽宮的婚事？歐陽佩如又怎會遁世獨居達十八年之久……這些蛛絲馬跡，豈不是件件脗合了麼？」

駱伯倫沉吟半晌，忽然搖頭道：「你的推想固然很有道理，其中却有兩處不通的地方。」

黃石生道：「那兩處？」

駱伯倫道：「依歐陽佩如所述的故事，她曾經當面會見過楊大俠的妻兒，並且已經將兩柄風鈴劍交還了，但據我所知，當年楊大俠絕對沒有妻室兒子，那兩柄風鈴劍也一直沒有歸還，直到承天坪變故發生，才由四門五派掌門人携帶上山，這樣看來，那歐陽佩如的話也未必可信了。」

黃石生想了想，道：「小弟認爲歐陽佩如沒有揑造故事欺騙康賢姪的必要，很可能是有人假冒楊大俠的妻子，騙去了兩柄風鈴劍。」

駱伯倫道：「那人騙去風鈴劍有何用處？」

黃石生道：「自然是意圖嫁禍，陷害楊大俠。」

駱伯倫道：「果眞如此，那人二十年前就該發動了，又何必等到現在呢？」

黃石生苦笑道：「這個……小弟就不敢妄論了。」

駱伯倫又問道：「如果那設計騙取風鈴劍的人，目的只爲了嫁禍，承天坪變故發生，他已經如願以償，爲什麼又假扮楊大俠的容貌，搞出一個『復仇會』，這豈不畫蛇添足，多此一擧嗎？他一面處心積慮要害楊大俠，一面却又號召要替他復仇，世間那有這種怪事？」

黃石生聽了，臉色漸漸凝重起來，默然良久，才搖頭嘆息道：「這些疑問，目下還無法獲得解答，也可能當年騙取風鈴劍的，是一個人，復仇會主却是另外一個人……」

駱伯倫接口道：「以眼前情形看，誰最可能是復仇會會主？」

黃石生道：「若以小弟揣測，當然是一劍堡主易君俠涉嫌最重。」

駱伯倫搖搖頭，道：「這又說不通了，易君俠若是復仇會主，那方濤又該如何解釋？難不成他竟是奉易君俠之命，特地來視監易君俠自己的麼？」

黃石生被問得一楞，一時間竟答不上話……

他們對答談論之後，康浩就沒有再開過口，一面靜靜傾聽，一面回想自己和歐陽佩如初次見面時的種種經過，從那些耐人尋味的言語擧動，他相信黃石生至少猜對了一件事——那就是歐陽佩如和師父之間必定有過一段不平凡的交往。否則，歐陽佩如何以一再追問師父的生死消息？何以對兩柄風鈴短劍那樣不願釋手呢？

再退一步說，歐陽佩如和黃蓮花既是閨中好友，又曾親目睹黃蓮花爲情所苦而羞憤自盡，站在朋友的立場，她對師父縱然沒有遷恨之心，應該也不會再有什麼好感，但是，她非僅對師父未出半句怨言，更將唯一獨生愛女付托給自己，如果不是她對師父舊情難忘，怎會如此？假如這些忖測不錯，易君俠因妬生恨，陰謀嫁禍以圖洩忿，也就並非絕無可能了……

想到這裏，不禁悚然而驚，暗暗自責道：康浩啊康浩，你師門沉冤未雪，實在不應該冒然答應携帶湘琴同走，如今，尋不到她的下落，固然有虧承諾，倘若有一天，證實易君俠果然就是陷害師父的仇人，這樁錯雜的恩怨情仇，你又怎樣的去了結啊？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梟魅

文・單于紅
圖・盧令

前文提要：

＊＊＊＊＊＊＊＊＊＊＊＊＊＊＊＊

上回書至君之楓離開死谷，碰巧遇上前來找尋他的慧姑娘，兩人回抵金安藥鋪，金蛾子外出採藥，留下配藥妙方，由慧姑娘親侍湯藥，經三個月的治療，終使君之楓重見光明，三日後，君之楓與慧姑娘盛裝駿馬，前往三水鎭，進入鎭上的唯一酒樓，君之楓故意不上樓上雅座，只在樓下的一角坐了下來，更一而再的把伙記送來的羊肉麵摔落地上，慧姑娘不明就裏，向他詢問，君之楓答稱，如此一來，當可引來六鬼神，果然，不大工夫，樓梯傳來一陣步聲，四五條人影，已在樓梯口上出現——

＊＊＊＊＊＊＊＊＊＊＊＊＊＊＊＊

尖尖玫瑰刺　哀哀嘶嚎聲

只見來人俱皆粗壯大漢，前後五人，他們劈歷叭啦的下了樓，為首的一個壯漢當中一站，雙手叉腰，猛地扯開喉嚨大叫道：「伙計，怎麼搞得乒叭噹啷的？擾了爺們喝酒的雅興！」

顯然那些漢子並不知道是君之楓摔碗，不過那發話的壯漢剛說完話，已發現到角落的君之楓和小慧，他們顯然感到很驚異……

大漢們正上下打量着君之楓和小慧，掌櫃的忽忽惶惶趕到他們面前，面如土色的道：「三，三爺，是，是那位客官，不小心把碗摔在地下，小，小的在此代為向三爺您致歉……，請三爺您息怒。」

掌櫃老頭一面說話一面打顫，顯然那些大漢使他感到駭懼……

「哦——？」

長長的哦了一聲，那叫三爺的漢子便跑步走向君之楓……

君之楓神色安然的端坐着，他也在打量着他們：只見那三爺的漢子身材着實高大，一看上去就令人有孔武有力的感覺。他頭頂上戴着一頂貂皮帽子，但身上穿着的僅是單薄的黑色緊身裝，彷彿在顯露他強壯的身體不怕寒冷，粗眉，粗鼻，大眼，大嘴，一派的粗綫條。其外尾隨他身後的四名漢子，看來並不怎麼起眼，只是個個臉上掛着地頭蛇的狂傲，狐假虎威的搖着三角肩，踏着八字步，一派嘍囉像，令人噁心至極！

這時，其他的食客相繼離席而去，站在遠遠的一旁，似想看「擂台好戲」……

「這位小哥請了。」

人雖長得粗，話聲可細了，三爺到了君之楓前橫胸抱了一拳，發話道。

微一抬眼，君之楓也回抱一拳，但仍坐着不起立，他淡淡的道：「這位仁兄有何指教？」

見他愛理不理模樣，心中甚是惱火，當下嘿笑了兩聲，三爺雙手環抱胸前，左手輕扯着頷下的短鬚，睨着眼道：「兩位是外地來的嗎？」

嗞了一下牙，君之楓皮笑肉不笑的哼了一聲，大辣辣的點了一下頭：「唔！」

「他娘的，這傢伙還眞神得要死！」



三爺身後一名漢子顯然是看不慣，驀地張口叱喝，便想欺身上前……

橫臂擋住了那名漢子，三爺深深吐了一口氣，嘿笑道：「兩位好氣派，在下金三，人稱三爺，兩位可願道個名兒來充充耳？」

撩眸瞥了他一眼，君之楓懶懶的道：「我是你爹！」

「呂飛？」不知是君之楓咬字不清，還是金三耳根不淨？竟把「你爹」聽成了「呂飛」，只見他神情一震，張口說道：「原來你就是大名頂頂的『青衣客』呂大俠？」

微一怔之後，君之楓順嘴胡謅道：「原來閣下認識我麼？」

連忙把橫在胸前的手臂放下，金三一收他狂傲之態，恭謹的抱拳過頂，陪笑道：「小的有眼不識泰山，不知是呂大俠您駕到，冒犯之處，請不予見怪。」

說着，轉身向身後那幾名漢子喝道：「還不快來見過呂大爺！」

但見那些嘍囉一陣哄喏，紛紛向君之楓「呂大爺」長，「呂大爺」短……；而君之楓却只微微一點頭，架子十足，看得小慧心中直好笑。

金三滿臉堆笑，奉承道：「在下常聽老大他們提起呂爺，今天能親睹呂爺之廬山眞面目，眞是三生有幸！」

輕輕一頓，低聲問道：「呂爺怎不到樓上坐去？小的爲您設宴洗塵……」

君之楓含笑道：「我之所以在這兒坐，爲的是等待你們老大前來。你們老大告訴我，只要坐在這兒摔碗碟，自會有人來接我，難道你不知道麼？」

「哦——？」

翻着兩眼，金三哦了一聲笑道：「原來是這等暗號來聯絡，但老大一直沒告訴我們呢，可能是忘了吧。」說着，轉身拍了一掌，叫道：「喂，伙計！樓上擺個全席！」

語畢，恭敬的一擺手，說道：「呂爺，請！」

輕頷了一下頭，君之楓着實不客氣的搖擺着身子，當先步上樓上去。

小慧跟在後頭差點忍俊不住的要噴笑出來……

但見樓上佈置確實不同，富麗堂皇，優雅舒適，且每個桌席前後兩副畫有山水名畫的屏風環住，是以席上的談話聲不易聽見，甚爲寧謐。

落座之後，金三不知是被「呂飛」的名頭罩住，奉承不及，而致忽略了小慧？這時才向小慧拱手問道：「請問姑娘怎麼稱呼？」

小慧正不知怎麼作答，幸好君之楓在旁及時解圍，他曾見她披風上的一對鳳凰，靈光一閃，便道：「人稱『金鳳凰』便是！」

話落，唯恐金三不曾聽過這名號而起疑，接着又道：「她是半月前才崛起江湖的，還請三爺今後能多指教！」

金三連忙道：「不，不！怎敢當？怎敢當？」

君之楓看在眼裏，心中不禁忖道——嘿，不想「你爺」成了「呂飛」，算你瞎了狗眼。只是不知這些狗爪子是否便是六鬼神的同路人？我不妨慢慢套他……

心念轉定，正想發語，金三却已先開口：「呂爺，您風塵僕僕的趕來，想來是和我們老大錯過了頭了？」

故裝驚訝，君之楓道：「怎麼？你們老大不在麼？」

金三點頭道：「一個月前，呂爺您差人捎信來，通知我們老大到洛陽去『擺場』，但我們老大那時有些要事沒辦妥，直至十天前才起程赴洛陽的，老大他們說要走水路，所以才會錯了頭。」

「那眞糟！」拍了一下手，君之楓跌足道：「我就是因爲等不及才親自趕來的，想不到……唉，這眞是……」

說着又跌足一頓，看得小慧連忙翻過頭去，深怕忍不住要噴笑出來！

此時，伙計已陸續的上了菜，擺了酒，金三恭敬的爲君之楓和小慧斟上酒，雙手舉杯道：「小的敬呂爺一杯。」

君之楓大辣辣的端起杯子一仰而盡，那些嘍囉們也爭先向君之楓敬酒，以示巴結，以示媚好……

吃了塊蹄膀子，君之楓心中暗忖着——看他們那般孝順恭敬，顯然呂飛名頭很大哪，他說「老大他們」，顯然老大不止一個，八成是六鬼神沒錯……

思忖間，金三又道：「老大他們不是有回書說要慢些日子去嗎？」

君之楓道：「我知道，我就是因爲等不及，才急忙趕來的，誰想到他們會走水路，我蠻以爲會在路上碰頭的，眞是不巧得很……」

說着，又是一陣唉歎……

君之楓雖敢斷定他們便是六鬼神的手下。

但他必需明確的知道，有意套他出來，當下眨了眨眸子，遲疑道：「咦……，怎不見什麼……判官筆的？」

君之楓不敢一下子說出生死判官筆來，深怕不對頭而露出了馬脚，故意以鼻音模糊的說了判官筆三字。

「咦，呂爺您是說生死判官筆邢大忌，邢兄他嗎？」金三翻了下眼道。

君之楓連忙點頭道：「對，對，就是他。」

「原來呂爺也和邢兄認識。」金三微感訝異，旋卽黯然神傷道：「可是，他死了！」

「死了？」

佯吃一驚，君之楓道：「如何死的？我怎麼一點都不曉得呢？」

「詳細情形小的也不太清楚，我適巧外出不在……」喝了一口酒，金三接道：「四個月前，來了一男一女，邢兄和他兩位朋友，不知怎麼和他們起了衝突，就在這酒樓幹開了，誰料到邢兄他們却不敵被殺！」

「竟有這等事？」裝出了滿臉的驚楞，君之楓口中如此說着，心中確萬分高興，很明顯的，金三是六鬼神的手下無疑！

接着他又道：「那一男一女是誰呢？」

金三道：「不知道，江湖上從來也沒有這樣的人物。」

故裝驚訝，君之楓道：「難道說讓他們給跑了麼？」

金三道：「邢兄他們二老大是莫逆之交，老大他們據報立刻趕來，不過却讓他們跑了……」

從中插嘴，君之楓佯態道：「這麼說，你們老大連這等小人物也擺不下麼？」

言下之意，還帶了些輕蔑。

金三乾笑了一聲道：「那兩個點子確有一兩手，不僅殺了邢兄我們三位好友，就連我們老大六人聯手一時大意也給兎脫，而那個男的還是個瞎子咧！」

碰一聲！一巴掌拍在桌上，君之楓佯怒道：「少爺不信他有三頭六臂，我來會會他！」

堆起笑容，金三巴結道：「勿勞呂爺您出手了，三個月前，我們老大已把他宰了！」

「哦？」哦了一聲，君之楓傾前身子睨着他道：「三爺你講話總這般不俐落？一下說跑了，一下又說宰了，到底怎麼回事，我眞弄不懂，你直截了當說吧，別再拐彎抹角了！」

「哦，哦，對不起，呂爺，小的只是想您說得詳細點兒，所以從前頭說起，請呂爺別見怪……」連連陪笑，金三連忙道：「那個瞎子和江湖上的劍痴，追風俠被我們老大騙出來，都宰了！」

這番話聽得君之楓怒火中燒，一想起劍痴和追風俠的慘死，他幾乎就要發作，但一聽他說「被騙出來」，心中好生奇怪，按捺住心頭的怒火，君之楓哼聲問道：「怎麼騙法？」

金三道：「我們老大追蹤到隣鎭，在一家客棧發現了那女的，但男的却不在，本想先殺那女的，不想却冒出個程咬金，被人救走了……」

心頭猛地狂跳，君之楓一聽皇甫霏霏被人救走，欣喜若狂。

他噤忍不住問道：「你說那女的被人救走了？」

「是的！」點了一下頭，金三道：「我們老大是深夜趕去的，正欲投宿一家客棧……」

顯然君之楓沒那份心聽金三扯一大堆，他急欲知道是誰救走了皇甫霏霏，急急問道：「是被誰救走你知道嗎？」

搖了一下頭，金三道：「不知道，我們老大說是被一個全身連臉都用黑布包着的蒙面人救走。」

皺了下眉，君之楓輕唸了一聲：「蒙面人？」

金三接道：「那黑衣蒙面人很厲害，我們老大六人盡都攔不住他，但我們老大故意留了張字條，說女的被我們綁來了，便在路中埋伏，等候那瞎子來臨……」

以後的事情，君之楓是比他更清楚了，他此刻也聽不下金三說什麼，心中竊喜皇甫霏霏的被救，但他也奇怪皇甫霏霏爲什麼不到金安藥舖來找自己？另外，那救她的黑衣蒙面人是誰？……君之楓不禁沉思了下來……

金三滔滔講完了一大堆，却見君之楓壓根兒沒聽，不禁怔忡着，小慧見狀連忙用脚尖踢了他一下，君之楓方才如夢乍醒般的哦了一聲，道：「幸好那瞎子死了，只是可惜走了那個女的……」

匆匆搪塞過去，君之楓想起了死去的皇甫安，便又道：「三爺，你知道這兒誰慣於用箭的麼？」

「用箭的？」唔了一聲，金三問道：「呂爺您是說咱兄弟裏頭麼？」

「是的！」凝着眼，君之楓微微點了一下頭。

搖了一下頭，金三道：「沒有，我們夥兒沒一個慣於用箭。」輕一頓，問道：「呂爺，您問起這個是……」

君之楓連忙道：「哦，我只是想找個擅長用箭的弟兄帮我一同到洛陽去『擺場子』吧！」

君之楓嘴中雖如此說，心念却急轉，——他想既然皇甫霏霏被救走，已可暫時鬆一口氣，他接着想探出是誰殺了皇甫安，但他不能露骨的問，怕露出破綻，只是慢慢的套……

金三討好的道：「呂爺您武功高强，再加上我們老大六人，已是很穩當的了，爲什麼還要射箭的兄弟呢？」

這話可問到骨眼裏去，君之楓連忙端起酒杯一仰而盡，金三忙不迭奉承的爲他斟酒，這空檔，君之楓已很快的想到了對話，他想金三既然這般畏懼自己，便着實不客氣的揮了揮手，火辣辣的道：「這個，你別多問！」

「是，是。」

果然，金三連聲說是，一句話也不敢哼。

沉思了良久，君之楓方又抬眼問道：「三個多月以前，這裏有一個打獵的老頭子被殺死，三爺可知道這檔子事？」

揚了揚粗短的眉毛，金三思索了一下，沉聲道：「那段期間，我適巧有事在外頭跑了一陣子，並不知道有這麼一件事發生！……」

「三爺，我知道。」

坐在金三身旁的花袍漢子忽地從中插口。

轉首望向他，金三連忙說道：「哦，原希，你知道這檔子事？那快快稟告呂爺知道。」

君之楓更是迫不及待，連催道：「快說，快說！」

正襟端坐，那叫原希的漢子浮着諂笑，露出兩隻黑烏烏的門牙道：「差不多四個月以前……哦，對了，也就是生死判官筆邢大忌被害的前一天，那個老頭子曾到鎭上來兜售一頭大熊，之後也曾到這兒來用膳……」

似是很不耐煩聽他一大堆，君之楓嗞了一下牙，嘖聲道：「誰殺死他？」

眨眨鼠眼，原希道：「可能是過路的外客？」

猛一皺眉，君之楓道：「你不知道他是誰嗎？」

原希說道：「他是『黑旋風』的人，外號叫『飛箭絕鈴』。他和我們老大是好朋友，他在我們這裏，停留不到三天，便走了！……」

不待他說完，君之楓又沉不住氣的道：「你那『可能』是什麼意思？」

被他的咄咄逼問，顯得很不自然，原希吶吶的道：「這，這……這只是我們弟兄的猜想。」

睜了一下眼，君之楓道：「這話怎麼說？」

停了一下，原希定了定神，才道：「因為我們聽說飛箭絕鈴到這裏來是要殺一個人的，而他來不到兩天，便聽到那打獵的老頭被人用箭射死，飛箭絕鈴也離開本鎮，這些跡象看來，很顯然的那獵戶老頭便是飛箭絕鈴要殺的人，只因為我們沒親眼看到，而我們老大也沒提這件事，所以我們不敢絕對肯定。」

君之楓問道：「依你們的看法，那個獵戶老頭，便是被飛箭絕鈴殺死的，沒錯麼？」

點了一下頭，原希道：「我們的猜測是這樣的。」

君之楓又問：「你能知道飛箭絕鈴為什麼要殺他嗎？」

搖了一下頭，原希回道：「這我們便無從知道了。」

沉凝了一會，君之楓本想問「黑旋風」是怎麼的一個幫派，但一想怕如果問出這句話而致露出了馬脚，不是麼？說不定黑旋風在江湖上是頂頂有名的一個大帮派，如果自己說不知道，誰會相信他是江湖上大名昭著的「青衣客」？想了想，還是不問的好，待以後慢慢再探查。

心念轉定，君之楓遂道：「你認識那打獵的老頭子嗎？」

原希搖頭道：「我們只知道他是一個古怪的獵戶吧，很少到鎮上來，通常來是賣他的獵物，賣完便走，他看起來並不像武林中人，所以，我們壓根兒也沒注意他了。」

沉吟半晌，君之楓抬眼道：「你如何知道那老頭子被殺？」

原希道：「起先我們也不知道這件事，就是因為那殺死生死判官筆邢大忌的一男一女，曾經向掌櫃的問起這件事，我們是事後從他口裏知道的。」一頓之後，接着又道：「我們還知道那女的便是那老頭的孫女，他們是為報仇而來的。」

到此，君之楓想大概也問不出什麼來由了，便轉頭向金三問道：「三爺，水路現在能走嗎？」

思索了一下，金三回道：「可能行不通了，我們這雪雖下得小，但別的河段可能都已結凍成冰啦，我想我們老大雖早在十天前出發，可能也不能走完全程，必須換旱路呢！」

說完之後，金三沉凝了一會，張口問道：「呂爺，您問起那打獵老頭這檔子事，是……？」

君之楓早料到會有這一問，當下等他說完，便道：「你們老大在回書上曾提起這件事，我不過提出來問吧了！」

君之楓這招確實很絕妙，他察顏觀色知道這些人不過是些毛角色吧，相信六鬼神給青衣客的回書，他們是不夠資格看的，所以故意抬出來嚇他們。

這一嚇，倒也把金三嚇住，只見他連忙堆笑道：「呂爺，您還眞……」

方不過一啟口，話講不到一半，忽見一妙齡少女突然出現在屏風口，殺氣騰騰的道：「你們這些狗崽子！」

衆人皆感一震，紛紛抬眼望去——

但見那名少女看來不過雙十之年，正是花當正開之時，模樣兒之姣好，堪稱絕世尤物，但美艷之臉却蒙上一片冰霜，令人不寒而慄。她當中一站，雌風十足，尤其腰間兩把金光閃閃的短刄，更加襯了她幾分的嬌悍，君之楓和她正好是打直綫照面，是以他並不費力的便可淸楚的看到她紅色襖子的左胸上繡有一朵白色的玫瑰花，這又添增了她幾分嬌秀之氣……

衆人一楞之後，金三首先站起來發話道：「姑娘，咱素不相識，妳開口罵人為何而來？」

金三這話不慍不火，堪稱有涵養，但不想那紅襖妮子却咄咄逼人，但只見她瑤鼻一縮，冷哼一聲，嬌叱道：「罵了你們這些狗養鼠輩，還嫌髒了姑娘的嘴呢！」

此語一出，即算泥菩薩也要受不了！金三怒容滿面，跨步上前喝道：「臭女娃，妳是何方賤貨到我們三水鎮裏來撒野，何不探聽探聽此地容得了妳如此狂嗎？」

這一嚷一叫，已大大的震驚了整個酒樓，食客們紛紛圍攏前來看好戲，但當他一看到金三時，他們又速而走避，連掌櫃的也不敢上來勸架，只在老遠的一旁哭喪着臉，如喪考妣的一副可憐虫像，足見金三他們在這是如何的作威作福！

烏黑的眸珠子猛地一睜，紅襖妮子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道：「小小的一個三水鎮盡出了你們這些雜碎，姑娘今非把你們這些鼠輩殺盡不可！」

紅襖妮子左一聲雜碎，右一聲鼠輩，可把金三他們罵得怒火中燒，他們做夢也沒想到在他們的地盤上，居然有人——而且是一個小妮子，對他們公然的叫囂侮罵！是可忍？孰不可忍？只見原希那傢伙氣得滿臉通紅，當下大喝一聲：「賤人，妳眼中還有人麼？」

話出拳出，原希一個箭步衝上，單拳一掄，直搗紅襖妮子胸窩，去勢之疾，堪稱凌厲！

「本來嘛！姑奶奶眼中所看所見的盡是些猪，狗，蛇鼠之輩，那來的人？」

不閃也不避，紅襖妮子居然還開口罵人，眞兇得可以，直至原希的拳頭快沾到她的衣襟之時，只見她單手一撩，一切，看起來是那般的輕描淡寫，一點也不在意似的，可是就這麼的一撩一切當中，原希整個人已嚎叫着飛騰了出去！

「哇！」

碰一聲！原希偌大的身子仆倒了一片屏風，砸了個稀爛，而他老兄哇叫了一聲，噴出了一道尺來長的血箭，濺紅了屏上的墨畫！……

「原希！」

一名漢子睹狀，張口叫了一聲，衝上前去！

「你們也懂得情義麼？」當中站着的紅襖妮子冷冷一哼，也不見她怎麼動，只是玉腿輕輕的一踢，可是這輕輕的一踢又是何其的快，只見腿影掠處，那衝向原希的漢子正好吃上她這一脚！

「哎哇！」

又是一聲嘷叫，那名漢子的身形飛得更高，然後正巧的叭一聲，摔在原希的身上，兩人正好湊在一塊，寂然不動，想是不死也該是半死，差不多了吧！

這一去一來，不過是發生在極為短暫一刻間吧，短暫得令金三簡直就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他直楞楞的，彷彿僵了過去似

的，說句老實話，他何曾見過一個小小的女娃兒在舉手投足間便致人於死命？

就連君之楓也看得暗暗咋舌，他萬想不到眼前的女娃兒居然身負絕學，武功之高强，令人有高深莫測之感……

紅襖女子武功的厲害固然使人吃驚，但她的心黑手辣，一照面便叫人嗚呼哀哉，更是叫人心寒！

誰？她是誰呢？

衆人的心裏，不期然的都有了這個問號，金三打了個冷顫，像剛回過神來似的眨了眨眼，他顯然已失去了他原先的雄傲，他有點口吃不自在的道：「妳……妳是誰？」

雙手環抱，紅襖妮子傲氣冲天的睨着他，冷冷道：「是誰又怎麼樣？就算你知道了姑奶奶的名字，這又對你何補呢？這又能挽回你必死的命運嗎？」

這話，又狂，又傲，又諷，又辱，看來這紅襖女子不僅手上功夫厲害，即連嘴舌也像刀鋒那般銳利呢！但金三這回不敢再表示他的憤怒了，他的臉上已絲毫不能掩蓋他心中的駭懼，他回過頭望向君之楓，顯然他是求助於君之楓了。

君之楓當然明白他的意思，而他也當然不可能帮助金三的，說句不客氣的話，他要殺他還來不及呢！只見君之楓把頭一偏，裝着沒見到金三那投過來的求助的眼光！

這可把金三急得滿頭大汗，他低聲道：「呂爺……」

「怎麼？你們都全死了不成？」金三方不過一開口，那紅襖女子顯然很不耐煩，只見她紅櫻小嘴一張，杏眼圓睜，威煞十足道：「你們這帮人在三水鎮不是稱神稱鬼嗎？怎地都成了龜孫兒子一個？」

這紅襖妮子的罵語偏又那麼不留餘地，眞謂罵得人家狗血噴頭！金三雖說駭懼，但好歹也要有個顏面，他着實氣不過道：「臭女娃，你我素不相識，且近無寃，遠無仇，怎地一再咄咄逼人，且出手傷我弟兄？」

揚了揚柳葉眉梢，紅襖妮子冷嗤一聲，道：「喲，你們這帮人也講道理麼？算了吧！」

話鋒一轉，揚聲道：「你不嫌太嚕囌了麼？來啊！別儘站在那兒發楞發呆，嚼舌根子兒，你們為什麼不暴跳如雷呢？為什麼不怒髮衝冠呢？你們平常不都是這個樣子的嗎？來啊，為什麼不替你們的弟兄報仇？」

從一開始到現在，紅襖妮子就一直在散播火藥味，而她的罵語和出手都不留點兒情，顯然她和金三他們有着深仇大恨似的，可是金三並不認識她，她是為何而來呢？

雖是憤怒，但金三還是很有忍耐性，不，與其說他有忍耐性，毋寧說他有自知之明，不是麼？紅襖妮子方才的一撩手，一抬腿，已深深顯露出她武功的浩瀚，詭奧，和可怖，金三再笨也該看出來自己萬萬不是她的對手，所以說他雖是憤怒，也只有忍耐的份啦！

金三不敢動，另外僅餘的兩名嘍囉更不用說啦，臉都嚇得發青發白，只差沒發黑吧，而君之楓和小慧依然端坐不動，君之楓還甚至輕啜着杯中酒呢，彷彿眼前這事兒不關他事，事實上也和他不相干……

金三轉首望向他，他總以為君之楓會帮他忙的，可是君之楓一直沒動靜，他可有些奇怪了，他吶吶道：「呂爺，眼前這事兒，非您不可了！」

眼皮兒撩也不撩，君之楓慢條斯理的端起酒杯，緩緩的在唇皮邊磨擦着，哼了聲道：「怎麼？這點小事兒，也要勞駕我麼？」

猛是一楞，顯然金三是料不到君之楓會此一答，他呆了呆，道：「呂爺……」

不待他講完，君之楓懶懶的一揮手，道：「去去去，怎這般沒骨氣？好歹也得幹他一下，待不行，有我，怕啥？」

這麼一說，金三只得硬起頭皮面向那紅襖妮子，但他仍猶疑着……

紅襖妮子始終站在那兒，她也不殺將進來，但却盛氣凌人的道：「快啊！別拖我時間，姑奶奶我一直等你們出手，這已是非常的禮讓了……」

正說着，金三似乎已忍無可忍，猛地一聲暴喝：「臭婆娘，你別他媽的欺人太甚！」

話聲中，金三那龐大的身子已旋風般的疾射出去，半空中，他已凌厲也極的掄出五拳，掃出八腿！

但見一片手風脚影呼呼生响，直罩向紅襖妮子……

依然卓立不動，紅襖妮子確是一手好功夫，只見她纖纖柳腰微微一擺，金三一勁子的五拳八腿盡皆落空，連她衣角也沒沾着！

而金三疾射的身子擦着她身旁而過，也許他太用勁了，要不然就是他老兄太糟糕，只見他一個收束不住，一聲碰响，踢爛了一大塊的屏風，而他壯碩的身子一個拿不穩，一連退了好幾步，差點兒沒一屁股坐下去！

「當心啊！別把屁股摔成兩半喲！」

抿嘴嗤笑，紅襖妮子那張櫻紅小嘴能文能武，既能把人家罵得血脈賁張，也能損得人家渾身發燙。

臉上掛着罩不住的難堪，金三既羞又怒，一個轉身，猛地再次撲向紅襖妮子，身形之快，有如餓虎撲狼般……

而一直站在旁邊發傻的兩名大漢，此刻也同聲一喝，不由分說齊齊衝將而出！

彼此間的距離太短了，是以不過一刹間，三條疾射的身形有如激星電人般的彈指即至紅襖妮子面前……

說時遲，那時快，就當在千鈞一髮之際，紅襖妮子陡地嬌喝一聲，喝聲中，她那俏纖的嬌軀驀地騰空一拔！

那聲如出水吟龍般的喝聲依然在空氣裏迴盪震旋之時，她那看來是纖白細嫩的一雙手倏然左右開弓，也幾乎是在同個時間裏，她的一隻勾鞋蓮足夾着千鈞之勁橫掃而出！……

頓見一片哀聲血雨淒淒掀起——

不折不扣的，兩名漢子的喉頸吃住了她左右開弓的兩掌，兩道血箭帶着嘶號聲激射而出，而金三他老哥更慘，只見他闊大堅實的胸膛八卦上，正中的，結結實實的挨上了她要命的一脚！

於是，那三條原本是該會合在一點的

身形，却忽地猛然互散而開！只聞叭的一聲，三條身子幾乎是不分先後的摔跌在地上……

躺在那兒寂然不動，個個滿嘴，滿臉全是鮮血，而金三兩隻大眼却仍圓睜着，顯然他對自己莫名其妙的死是太不甘心啊！……但他又能怎樣呢？

纖俏的嬌軀緩緩飄落於地，紅襖妮子看也不看躺在地下的五條冤鬼，她依然站在原先的地方，自始至終都沒離開她立足的地方，有嗎，只有方才她騰身躍起來離開過，但當她飄回地上時，仍是在那地方。而她這樣，却使五條精壯大漢魂歸於地，撇開其外的不說，單就她這一手不離原地而叫人殞命，就令人胆顫心寒！

紅襖妮子的武功眞厲害到家，每凡一出手便要人命，武林上的蓋世高手也不過如此啊！

這叫那些旁觀者直看得目瞪口呆，呆若木鷄，他們怎能相信女人是弱者這句話呢？

君之楓看得心頭一凜，暗暗吃驚，而小慧吃驚的程度則更不用說了……

臉不紅，氣不喘，紅襖妮子若無其事的掠了掠耳邊鬢髮，瞪着君之楓冷叱道：「該你了，呂飛！」

被她這一叫，君之楓本能的一楞，道：「怎麼你也叫我呂飛？」

雙手環胸，紅襖妮子冷嗤道：「難道要我叫你狗東西，你才感覺到舒服嗎？」

君之楓知道她誤會自己的意思，連忙說道：「姑娘，你認錯人了，我並不叫呂飛。」

微微一怔，旋冷哼一聲，紅襖妮子鄙夷道：「原來名聞江湖的青衣客也不過是貪生怕死之輩，青衣客，你也不過如此吧了！」

說畢，又是一聲冷哼，滿嘴子的不屑和鄙夷……

君之楓有點啼笑皆非，想不到自己當眞被人認定了是那麼的青衣客呂飛，眞是百口莫辯，有話說不清，他認爲金三把自己認錯成呂飛，是誤聽了「你爺」二字，才錯得亂七八糟，但眼前這個紅襖妮子怎地也把自己認成青衣客呂飛？

君之楓眞要迷糊起來了，不過他馬上猜測到一定是那女娃和金三一樣都沒見過青衣客呂飛本人，而紅襖妮子一定是聽到了自己和金三的談話，所以也才這般肯定自己是青衣客呂飛……

君之楓正在盤忖着，紅襖女子似是很不耐煩，她氣呼呼道：「姓呂的，想不到你竟如此不好種！」

君之楓幾乎要被她激得怒火萬丈，但一想自己既不是呂飛，跟她幹起來那才眞冤枉，當下沉聲道：「姑娘，你再看清楚點，我是呂飛麼？」

紅襖妮子倒眞感到有點奇怪了，她楞楞的望着君之楓上下打量，隨又道：「算了吧，呂飛，對姑娘別來這一套，你以爲我是三歲小孩嗎？」

語聲一頓，輕蔑的接口道：「其實，我本來也不想殺你，你我沒冤也沒仇，既然你如此認輸害怕，也就算了，饒過你這遭。」

這番話說得君之楓笑也不是，氣也不是……

一揚螓首，紅襖妮子接着又道：「不過我鄭重警告你，如果我在洛陽找到了六鬼神，而你也在場的話，那姑奶奶我就饒你不得了，懂嗎？」

說罷，一轉嬌軀，咚咚的，快速的邁向樓梯去……

下至樓梯口，傳來她的聲音：「掌櫃老伯，這些銀子算是我的賠償，對不起了啊！」

接着響起掌櫃千謝萬謝的話語……緊接着，外頭響起了一陣蹄聲，漸去漸遠，終至不見……

而君之楓，却若有悵然似的，兀立不動……

小慧用肘膀推了他一把，嬌道：「胡兒，你發什麼呆啊？」

君之楓連忙道：「哦，我在想她的一身武功好生高强，不知道她是誰？」

睞了他一眼，小慧打趣道：「你不覺得她很美嗎？」

兩頰微微一燙，君之楓連忙又道：「瞧你，儘挖苦人啊！」

一頓，接着笑道：「那妮子長得很美是不錯，不過比起你慧姑娘來還是差了那麼一大截。」

料不到他反唇相嬉，小慧紅了紅臉兒，嬌嗔道：「去你的，倒佔起我的便宜來了！」

這時候掌櫃老頭和幾名伙計上了樓來，但他們顯然是君之楓和小慧感到駭懼，只是站在樓梯口，踟躕不前……

君之楓見狀，連忙上前道：「掌櫃的，對不起，壞了你的生意……」一邊說着，一邊從懷裏掏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子塞在掌櫃的手上……

欣喜若狂，掌櫃連連點頭稱謝。

君之楓在四個月以前雖曾在這鬧得烏烟瘴氣，這回重臨此地，掌櫃的却不認得他，這也難怪，那時君之楓是戴着一頂大斗笠，遮去了大半的面孔，而且身着襤褸舊衣，與現在比擬起來是判若兩人，再者事隔百日之久，也不能怪掌櫃健忘了。

這時，樓上是一片雜亂，桌椅屏風東倒西歪，杯盤狼藉，且地上橫豎躺着五條血淋淋的死屍，再也沒人閒情呷酒了，君之楓本想向掌櫃的探問皇甫安的死因，但一想他既非武林中人，就算他知道的再多也不會多過金三，再問也是無濟於事，而掌櫃和伙計也急於整頓樓上，君之楓遂偕小慧下樓去……

下了樓梯，但見圍滿了一片好奇的人羣，但他們一見君之楓和小慧下了樓來，却又紛紛走避……

這使君之楓和小慧感到很窘，不覺加快了脚步，想快些兒離開這裏……

正當他倆走到門口時，背後傳來一陣叫聲：「老弟弟，等等啊！」

君之楓和小慧不期然的停住脚步，齊齊向發聲的地方望去——

但見靠裏頭角落有一人正對着他們含笑招手。

那人看來至少是上了半百的老頭兒，但身上僅穿着單薄的粗布粗衣，在這大冷天裏依然顯得精神抖擻，紅顏鶴髮，獨自一人在那獨斟獨飲，意態幽閒至極……

君之楓感到非常驚訝，因爲，他並不認識他，何以會呼喚自己？他不覺怔忡在那兒……

直至粗布老頭再次朝他招手，君之楓與小慧方移動脚步走前去。

及至，那名老者並不起立，只是嗞牙一笑，露出滿嘴參差不齊的老牙，擺手道：「兩位請坐。」

君之楓和小慧相互望了一眼，雙雙坐了下來！

那老者爲兩人各倒滿了一杯酒，然後搔了搔蓬飛如亂草的頭髮，開腔說道：「這麼冷天，喝他兩盅，暖暖身子也不錯，是麼？」

這話倒叫君之楓和小慧傻了一傻，叫自己來就是爲了喝兩杯麼？但君之楓以爲對方或許認識自己，只是自己失去從前的記憶而不知道，遂拱手道：「請問老丈您尊姓大名，恕在下眼拙不認得老丈。」

逕自乾了一杯酒，蓬髮老人挾起了一塊羊肉，一邊放入嘴裏，一邊唔聲道：「你當然不認識老夫啊，因爲老夫也不認識你。」

不禁一呆，君之楓眨了眨眼，說道：「那請問老丈您招呼在下入座，敢問有何指教？」

拔長着頸子，用力吞下那塊羊肉，老人瞪了一眼道：「喝酒嘛！」

說吧，又仰首乾杯……

面面相覷，君之楓和小慧以爲是碰到了個老瘋顚，君之楓站起身子朝小慧道：「慧姑娘，咱走吧。」

小慧也正想起身，但那老人却開了口道：「你爲什麼冒充青衣客呂飛？」

這話一出，君之楓和小慧才知道對方也是武林中人。

事實上，他們早就該知道的，不是麼？在這冰天寒地裏，瞧他那身單薄布衣，仍精神健旺，非有武功之人那能禦此之寒？再說酒樓裏發生了一場血戰格鬥，衆人皆走避一空，只他一人仍在此獨沽自飲，如非武林中人對打殺司空慣見，他不也隨衆人走避而去麼。

小慧方出道江湖，對江湖上的閱歷只是一片空白，這不能怪她看走了眼；而君之楓在江湖上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怎也疏忽了呢？當然，君之楓在從前必定能一眼看出，只是自他跌下深崖，頭部受到嚴重撞擊，而致失去從前的記憶力，雖然他並不是完全喪失記憶力，自他被救起以後所發生的事他雖仍能記憶，但依然或多或少，影響了他的腦力的思考，甚至也使他的武功打了大大的折扣……所以，這也不能怪他粗心大意把眼前的蓬髮老人視爲「老瘋顚」。

「原來前輩也是武林中人，失敬了！」坐回原位，君之楓重新拱了拱手道：「末輩胡智請教前輩高姓大名？」

「胡智？」

皺了皺稀疏的眉頭，粗衣老者放下了唇邊的酒杯，睜圓着兩眼，滿存疑惑的向君之楓澈頭澈尾的打量了一下，喃喃自語道：「江湖上沒聽聞過啊！」說着，也不答君之楓的問話，反問道：「你爲甚麼冒青衣客的名頭？」

君之楓笑道：「非在下冒充青衣客。事實上青衣客何許人在下不得而知，只是他們認錯了人吧！」

捂了一下紅噴噴的酒糟鼻，蓬髮老人哦了一聲，翻了翻眼道：「眞是一羣猪腦袋，沒吃過猪蹄子也該看過猪走路，爲人嘍囉，連主子的至好朋友也沒見過，糊里糊塗的半路認了個爹，眞是！」

這番話顯然是在譏諷金三，但君之楓却拿揑不定對方是否也是六鬼神的同路人，當下戒心大起……

蓬髮老人抬眼又問：「你和六鬼神有仇麼？」

君之楓灼灼的凝視着他，不答反問：「在下第二度請教閣下高姓大名……」

懶懶一揮手，亂髮老人粗聲道：「啊呀，你管老夫什麼名字，叫我阿狗阿貓都可以！」

小慧忍不住掩唇輕笑，只覺得這老頭子風趣得古怪，而且看起來還有幾分的爽邁……

但君之楓可不這般想法，在沒有弄清楚對方的身份，是敵是友之前，絲毫不敢大意。

他凝聲道：「閣下您招呼在下前來，是有事商談對不？」

睜了一眼，亂髮老人道：「這當然是了，難道你以爲老夫是個呆瓜白請你們吃酒是麼？」

「很好。」笑點了一下頭，君之楓淡淡道：「在下拒絕回答閣下的問話，如果閣下依然堅持不表明身份的話。」

瞪睜兩眼，亂髮老人哼聲道：「小子你敢？」

微微一笑，君之楓平靜的道：「有何不敢？」

楞了一楞，亂髮老者兩隻睜大了的眼，骨碌骨碌的在君之楓臉上打轉……

君之楓含笑自若，端坐依然……

「好！」

半晌，那古怪老頭兒說了聲好，猛地仰乾了一杯酒，然後重新斟滿一杯，這才嗞牙咧嘴道：「想不到你小子名氣沒有，傲氣倒不小啊！」

輕輕一笑，君之楓道：「傲氣不敢有，骨氣不敢無，得罪之處，尚請……」

「算了，算了，忽兒硬，忽兒軟，小子存心磨折我老頭子這幾把骨頭麼？」搖着雙手，老頭兒皺着酒糟鼻道：「其實，我老頭子一時也想不起自己叫啥，別人管叫老夫啥的老人，哦，對了，是『四海老人』，如果你小子高興，儘可管着這般叫，但老夫倒高興你叫我酒桶，眞的，我將喝下滿滿的一桶酒哪，只是喝下去要瘋他三天三夜吧……」

這一番話，引得君之楓和小慧相視而笑。

瞪了一眼，他似乎很習慣如此，那叫四海老人的老頭子啞聲道：「怎麼？知道了老夫的名頭你們就高興了麼？其實你們知不知道，又有啥相干？難道知道了老夫是誰，你們就渾身發光，不得了、了不得了麼？嘿！」

君之楓和小慧不禁噴笑了出來！

四海老人却氣道：「呀呀，笑，笑，「啥好笑的？現在小子你可以說你是否和六鬼神有仇了吧？」

至此，君之楓和小慧已可以很明白的知道對方是個不拘小節，豪邁爽朗，遊戲人間的老前輩了；君之楓斂起笑容，抱拳道：「前輩……」

方一開口，四海老人又呀呀道：「年輕小伙子有幾分傲氣，老頭子不反對，有骨氣，那是最要得；但千萬別來這種酸氣，懂麼？」

君之楓聳了聳肩，只得改口道：「是的，我和六鬼神有仇——深仇大恨的血仇！」一頓，反問道：「你為什麼要問我這些呢？」

四海老人搔了搔耳根，道：「因為你冒充青衣客……」

不等他說完，君之楓截口道：「我說過，是他們認錯人！」

瞪了他一眼，四海老人道：「他們雖認錯人，但你小子却不否認自己不是青衣客，而且和他們東扯西拉，說了一大堆，老夫猜測你小子可能在套他們的消息，但你小子先前莫名其妙的一連把完好的羊肉麵摔在地下，你說這是和六鬼神連絡的暗號，瞧你那副樣子，老夫眞以為和六鬼神是同路人。但前後比較，我猜你小子大概是來找六鬼神報仇的，我之所以問你小子，只是要證明我老夫是個聰明人吧！」

說畢，呵呵笑了兩聲，一副自鳴得意的樣子……

微微一吃驚，君之楓道：「你怎麼知道得這般清楚？」

搓了一下粗大的手掌，四海老人哼了一聲道：「瞧你小子看來是蠻靈慧的，怎一副猪頭像？這等事只消用屁股想也知道，何須張口問？」

這番話，引得君之楓笑也不是，氣也不是，而小慧却被他那聲「屁股」緋紅了臉……

挾了塊蹄膀放入口中嚼了嚼，然後嘆一聲，把骨頭吐了老遠，四海老人這才又道：「你們兩個這身扮相，男的帥，女的俏，已够使人注目的了，何況再加上你小子瘋子般的把好端端的羊肉麵一連摔在地上，老實說，那時老夫看得兩眼冒火，正想揍你，幸好那些替死鬼出來，老夫樂得袖手旁觀……」

君之楓截口問道：「我們在樓上時，你在一旁偷聽是麼？」

「偷聽？」瞪大了眼，四海老人嗤聲道：「是你們把說話的聲音傳到我老夫的耳裏吧了，老夫沒怪你們干擾我的耳根清靜，已非常的不錯的了，你小子居然反說老夫偷聽？」

君之楓和小慧禁不住又相視而笑，他們覺得四海老人幽默得古怪。

停住笑聲，君之楓道：「很顯然的，您也是為找六鬼神而來的吧？」

四海老人搖頭道：「找六鬼神？老夫找他們幹啥？」

君之楓道：「那你……聽我們講話作啥？」

君之楓這回賣個乖，把「偷」字省掉了。

又是一瞪眼，四海老人道：「喲！你這人眞奇怪，難道老夫聽你們講話犯法了嗎？老實告訴你，老夫生平最喜歡聽人說『小聲話』了……」

一楞，君之楓道：「小聲話？」

嗞了一下牙，露出疏落而又黃膩膩的老牙，四海老人嘖道：「小聲話也不懂？嘰嘰雜雜的，那般鬼鬼祟祟見不得人的樣兒，準沒好事兒，老夫最愛聽了！事實上，老夫自稱包打聽，江湖瑣事，武林大事那樣不知道？老夫之所以稱四海，就是喜歡這跑跑，那跳跳，專聽你們這等人說『小聲話』也！」

這番解釋少不得又令君之楓和小慧莞爾一笑，但幾番話談來，君之楓和小慧也覺大致摸清了四海老人的怪趣脾氣，也不怎麼，君之楓笑聲道：「你這句『你們這等人』……」

四海老人截口搶道：「你認為寃枉是麼？」

聳了聳肩，君之楓也不想和他多說，心中暗暗忖道：「這老傢伙顯然是風塵異人，何不向他打聽些江湖事兒？」心念及此，遂張口道：「你自稱江湖瑣事，武林大事無所不曉是麼？」

斜着眼，四海老人哼聲道：「你小子不相信老夫是麼？」

「不不不！」一連說了三個不字，君之楓趕着忙道：「在下是想向您請教些事兒……」

眨眨眼，四海老人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小子你想問那樁事？」

君之楓正想開口，四海老人忽又道：「慢，慢！」

一怔，君之楓道：「怎麼？」

提着空空如也的酒壺，四海老人咧嘴道：「要老夫的消息很簡單，只要你小子付這些酒菜錢，另外再來一壺白干，怎麼樣？」

原來是這，君之楓莞爾一笑，道：「這不成問題，您老想喝多少壺請儘管喝就是。」

說着，擊掌呼喚伙計……

但伙計們都在樓上整理去了，樓下空空如也，只他們三個人，這座酒樓實際已呈了休業狀態，君之楓雖一連叫了兩聲伙計，却無人相應……

「沒關係，老夫自己來。」四海老人說了一聲，便跑到掌櫃桌旁，翻了翻，找到了放酒甕的地方，然後汲滿一壺酒，又匆匆回座……

君之楓正又想開口，四海老人却道：「等等，先讓老夫餵餵肚裏的酒虫，只要他們不造反，老夫一舒服，啥事都告訴你小子！」

一邊說着，一邊倒酒，一連乾了兩杯，這才吁了一聲，過癮似的用袖子擦了擦嘴角的酒漬，這才道：「小子，你可以說了！」

把目光從他抹上一層油光的袖子轉走，君之楓問道：「你既知道在下不是青衣客呂飛，可見您老一定認識這個人，您可以告訴在下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嗎？」

微微一頷首，四海老人道：「這小子在江湖上蠻有那麼點名氣，老夫耳聞他不少，也照過他幾面，年歲與你小子相仿，小白臉一個。平時喜着青色衣裝，故江湖上給他個『青衣客』雅號。但人與名雖雅，肚子裏的名堂可就不太雅啦，吃喝嫖賭一應俱全，尤以賭，是箇中老手，以前時

常四面跑，近一年來，便常在洛陽有名的『天九幫』攪場子。他與六鬼神，有臭氣之交，這回他為了要攪個大場面，發束請六鬼神去幫忙。概括一句，此人非正人是也。」

君之楓凝神傾聽，心中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和青衣客年紀上下，又穿青藍色襖子，再加上「你爺」和「呂飛」之誤，難怪金三要半路認爺了。君之楓知道到洛陽找六鬼神算賬，勢必也要和青衣客碰頭，不免想多了解他一些，遂又問道：「他的武功很厲害麼？」

微點下頭，四海老人嗞着黃膩膩的老牙道：「不賴，尤其他那雙『袖劍』，令人防不勝防。」

微一蹙眉，君之楓道：「袖劍？」

托着下巴，四海老人道：「連這也不懂？你小子可眞嫩哪！所謂袖劍，顧名思義，就是藏於袖中的短劍，不現之於外，要是與他交手而不知道他的玩意兒，很可能就要吃上悶虧！」

這麼一說，君之楓對青衣客呂飛無形中有了一股戒慎之心，君之楓接着問：「方才那個凶巴巴的女娃是什麼人物？」

「她呀？」挾了塊紅辣椒伴着一塊燉肉，一口吞了下去，然後趕忙又喝了口酒，四海老人才又接着道：「她是江湖上無人不知的白玫瑰左菁。」

點了點頭，君之楓想起了她胸前繡着一朵的白玫瑰花，他正想說話，不想四海老人嘿嘿兩聲，睨着他古怪的道：「小子，你是否在打她的念頭？告訴你，這枝玫瑰多刺，不好惹哪，當心點喲！」

君之楓料不到會冒出這等話來，不禁楞了楞，訕訕的笑了笑，眼角却瞥見身旁的小慧翹高着小嘴兒，一臉的不高興，君之楓不禁又是一怔……

四海老人轉首朝小慧咧嘴一笑，道：「小姑娘，妳也要當心喲！」

俏臉猛地一紅，小慧連忙別過頭去，裝着沒聽見……

尷尬萬分，君之楓忙岔開話題道：「有個叫『飛箭絕鈴』的人您老知道麼？」

好像是故意似的，四海老人却答非所問道：「白玫瑰那女娃是『萬花幫』總護法，她那身武功小子你看過了，厲害不厲害你自個知道。她比你早一步到這兒來，聽說六鬼神輪姦了一個萬花幫的婢女，萬花幫主盛怒之下，分別派出『十二金釵』和白玫瑰各處找尋六鬼神，為那名慘被姦殺的婢女報仇……」啜了一口酒，接道：「十二金釵各各武功高強，不在白玫瑰之下，都可獨當一面，看來六鬼神是罪惡滿盈，該差不多了。」一頓，望着君之楓似笑非笑的道：「可是那妮子不殺你小子，就大大出乎老夫的意料了！」

聳了一下肩，君之楓輕沾一口酒，淡淡的道：「如果您老知道她的目的只想殺六鬼神，並非青衣客呂飛的話，這也沒什麼出奇之處了！我和那女娃扯不上恩怨，咱不說她也吧！」

說這話之時，君之楓悄悄的用眼角瞄了一下小慧，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說這種話，他只覺得不願因談白玫瑰而引起她的不高興——他想她是不高興的，雖然他並不太清楚她為什麼不高興？

「不說就不說，老夫也不稀罕！」捂了一下鼻頭子，四海老人哼聲道。

君之楓便又提出方才的問話：「您老知道『飛箭絕鈴』這個人吧？」

略一沉思，四海老人翻了翻眼皮道：「這人老夫沒見過，不過並不陌生，概括一句，這人非等閒之輩，在江湖上是擲地叮噹的人物，他是湖南『黑旋風』的主要人物……」

君之楓截口問道：「黑旋風是怎麼的一個東西？」

哦一聲，四海老人道：「說起黑旋風話就長了，這勢必說到武林全盤的事！」

君之楓道：「您老是說黑旋風這幫派在武林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麼？」

嗞了一下牙，四海老人沉下了聲音道：「何止是舉足輕重而已，它幾乎是要宰割了整個武林的命運哪！」

心中一驚，君之楓為了要報皇甫安之仇，勢必與黑旋風要有一番週折的，他不免急欲知道黑旋風的來龍去脉，他傾前身子，低聲道：「您老願意為小子做些說明嗎？」

「當然了！老夫喝了你小子的酒，受了你小子的賄賂，所謂吃人東西嘴兒軟，老夫怎能不說？」

做着古怪而又有趣的鬼臉，四海老人瞪着他笑道：「只是……」

說了聲，便停住不語。

被他這怪樣兒引得心中好笑，君之楓道：「只是什麼？」

兩眼向上一翻，四海老人道：「欲細說武林中事，豈是區區一兩語？只恐怕語未完酒已盡囉，這將打斷老夫的興頭，多掃興哪！」

這話引得君之楓和小慧噗嗤而笑，君之楓連忙道：「您老請放一百萬個心，絕不就誤您喝酒。」

「好，憑你小子這句話！」

端起酒杯一仰而乾，四海老人這才慢條斯理道：「縱觀目前的武林大勢，可分為幾個方面來講……」

正說着，忽地閃進一條人影來，同時傳來一陣罵聲：「老不死的！這回看你往那兒跑？」

抬頭一看，四海老人哇了一聲，猛地一彈身子，破窗而出，口中哇哇叫道：「天哪！母老虎來了喲！」

話聲中，整個身形已消失於窗外……

那來人也尾隨跟上，一邊叫着：「老頭子，你插翅也難飛，上天下地老娘也要把你抓回來！」

不過一剎那的一剎那，兩人都看不見了，只留下發着呆，仍不知怎一回事兒的君之楓和小慧……

這發生的過程，來的是如此突然，去的又是如此促然，不過是在彈指間，君之楓和小慧甚至連那來人的樣子都沒有淸，只知是個手持拐杖的老嫗吧……

甩甩頭，眨眨眼，君之楓聳聳雙肩，攤了一下手道：「怪人怪事。」

轉了轉烏溜溜的眸子，小慧說得更絕，她道：「也好，否則酒錢不知還要付多少呢。」

說吧，兩人不禁相視而笑……

這時，樓上似乎已清理完畢，伙計們

正抬着金三的屍體下樓來……

「慧姑娘，咱走吧。」掏出一錠銀子擺在桌上，君之楓說了一聲，便與小慧離開酒樓……

冬天的晚上暗得很早也快，不過一下子，大地便淪於一片黑漆漆。幸好這衹是一下子吧，一勾下弦月露出了雲端，像一彎牙床似的輕睨大地，月光淸皎，如水銀瀉地般的，尤其道路上的積雪和四處的山巒，山腰乃甚於山谷的片片鋪雪，與銀鍊月光廻映成了一大片的淡淡淸光，放眼望去，朦朧幌漾，有若置身於虛無縹渺間，讓人有一股，我欲乘「虛」歸去之感……

也幸好有這些濛濛月光和淡淡雪光，給予這週遭光明，否則君之楓和小慧眞要寸步難行了，可是緊接着，一陣陣的山風却開始迎面刮來！

那風，刮起了地上的雪花，吹落了樹上的雪片，頓見滿天的雪花兒隨着呼嘯如狼狺般的風聲在空中打轉，飛舞和揚竄。

君之楓只覺這陣子的山風刮得很不是時候，令人憎厭，咒恨，崎嶇不平的道路本來就非常非常的不好走了，何況再加上這陣要命的冷風刮得令人睜不開眼睛，尤其是那漫天亂飛的雪片，就是能睜得開眼，也未必能看得見路來走！更要命的是，這陣風不僅强，而且冷——冷得像冰刀子的刮人膚痛。幸好君之楓與小慧都是有武功之人，且衣服也穿得不單薄，饒是如此，他倆仍覺得背脊間偶爾會有一陣子的隱隱冷意傳上來，令他們打顫……

人兒是挺得住寒，馬兒可就不同了，牠一不懂武，二不穿衣，如此冰寒酷峭之天，要牠們再繼續支持下去，似是一件殘酷和不太可能的事情。只見那兩匹馬經過了一整天的奔波，跋涉和翻越，而且又誤了牠們進食的時候，牠們低垂着頭，四足有氣無力的在「拖」着，口中不時傳出嘶哀鳴，股股熱氣不時自牠們的鼻孔中冒出，但馬上被那冰風寒霜凍爲烏有了，牠們只是在支持着，掙扎着……

扯緊了一些領口，把手遮在眉睫上，君之楓轉過頭望向旁邊的小慧——

但衹見她把風帽拉得低低的，幾乎要遮去了她的柳葉蛾眉，另外她把兩隻手都藏在披風裏，一手持韁，一手頂住披風捂着小嘴和瑤鼻，乍看下去，就像個蒙面人似的，只露出兩隻眸子。

君之楓看得心頭一陣好笑，也一陣愛憐。他覺得自己都要有挺不住的感覺，她是個嬌生慣養，養尊處優，像一朵生長在溫室中的小花，不曾受過風吹雨打，又怎堪受如此之冰雪寒霜的摧擊？

看着，看着，君之楓忍不住開口道：「慧姑娘，妳受得住麼？」

小慧回過頭來朝他點了點頭。

呵了一口氣，君之楓又道：「咱必須找個地方休息，休息。」

說着，君之楓凝眸遠眺，似想發現可棲身的地方，但四週轉來轉去，只是一些荒山嶙石和危岩枯林……

君之楓自是一陣懊喪，但却故作樂觀道：「還好，幸虧沒下雪，要不然就成了暴風雪，就不妙矣，慧姑娘妳說是嗎？」

說這句話，無非在安慰她吧。

拿開捂着嘴兒的手，那張原本是紅艷艷的嘴唇已滲白了，小慧打了個冷顫道：

「勿需要暴風雪，單這陣子風就够我們不妙的了！」

說的也是實話，風再不停的話，他們可能就要凍死，餓死，累死！

心頭開始沉重，君之楓凝肅着臉，他發現這已經是很嚴重的問題了，他咳了咳嗓門，正想開口——

「喲！」忽地小慧叫了一聲，連人帶騎向前傾了下去！

幸好小慧反應得快，連忙拔身射起，才免傾跌於地。

君之楓見狀忙飄身而下，扶住她的香肩，關切問道：「慧姑娘，沒怎樣吧！」

嬌盈一笑，小慧搖首道：「沒啥，我不是好端端的麼？」

說着，移步走向馬兒身旁，細瞧之下馬兒也沒怎樣，端然無恙的，小慧撩眸瞥向君之楓道：「也許絆着了什麼吧，要不然就是疲乏得要支持不住啦！」

挽住兩頭馬的韁索，君之楓道：「看來只好徒步走了。」

壓了壓風帽，小慧瞇着眼睫，聳了聳肩，莫可奈何的道：「也只有如此了！」

拉着馬走近她身邊，君之楓關注的道：「再忍耐一會，說不定前頭就有遮身的地方。」

小慧浮着淺笑，朝他點了點頭……

兩人低着頭默默的走了一陣子，風愈來愈猛烈，刮得整天價響，天上的月兒也不知什麼時候隱入了雲端，大地又回復了一片黑暗，這眞叫他們寸步難行了！

似乎是熬不住了，小慧挨近君之楓小聲道：「胡兒，我有點冷……」

「忍耐些。」君之楓回頭朝她溫柔的說着，他把兩條韁索都握在右手，然後騰出左手握住小慧有點兒發冷的纖纖玉手。他這樣一可藉此攙扶她，二可藉此運功與她暖暖身子。

被他這一握，小慧的嬌軀輕輕的顫慄了一下，臉蛋兒倏地泛紅，幸好天暗風大，君之楓也沒注意到那，小慧只覺他的手掌緊緊的握住自己的柔荑時，隱隱傳來一股熱流，使她感到一陣陣暖意，不自覺得也緊緊握住他的手，心頭泛起了一股甜蜜的感覺……

如此艱辛萬難的走了一陣子，君之楓只覺得眞要走不下去了，心頭正在暗暗叫苦，又幸好雲上月兒及時露出來，給予了他們照明……

君之楓不禁暗暗竊喜，可是當他勉强看淸週遭時，却是啊了一聲，大吃一驚！

正悶着氣的小慧聞聲抬頭一瞧，整個人也呆住了！

原來離遠前五尺不到的地方，正橫着一條條斷崖！

他們走到崖邊往下一瞧，只見漆黑一片，深不見底，心中連叫好險，要不是月兒再出雲來，說不定他們悶着頭走，就要悶到崖底裏去了。

君之楓面色凝重的道：「糟糕，我們迷路了。」

小慧默默不言，顯然她也心頭沉重！

忽然，她面露喜色伸手往左指道：「胡兒，瞧！那兒有絲光傳來！」

（未完）